

第三編

·93·

上海一日

朱作同　梅益　主編

民國叢書

第三編

·93·

綜合類

上海書店

第二部

苦難



第一輯 東南西北

戰爭爆發前的剎那（廿六·八·十三夜）

尾音（廿一·職員）

記得昨夜乘了兩路的末次交通車，在麥根路車站附近，談天說地的消磨了一整夜，但靜待着燃燒的火藥線，却始終沒有點上火，於是我們四百多個員工又沒精打采地回到北站，等候形勢的新發展。的確二天來淞滬線與寶山路一帶的緊張空氣幾達沸點，單就中國軍隊在該區設防的消息，就足够令人興奮的了！

車站像死去了一般沉靜得有些可怕，想起往日常高速度的飛快車開行前，倍形擁擠的境況，正不勝今昔之感！站門已由八十八師的弟兄們駐守，空寬的待車室與高聳的兩路巨廈，都已作爲他們暫時的營房，那些行將在戰場上爲祖國爭光榮的戰士們，個個都有着極結實的體魄，神武的精神，使人見了暗中欽敬！公安局的警察大隊亦全部出動，每個警士都佩上二枚手溜彈。大戰爆發前的一切，都充滿着恐怖與悲壯的氣息。

初秋的天氣還是那麼炎熱，天是靑的，微風吹拂着大廈頂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呵！那是多麼美麗與偉大呀！車站的四周佈成了電網，被封鎖了！留居在車站內的員工們，眼看着成羣的同胞，站在租界上的鐵柵裏面，用極驚奇的目光向車站觀望。路上的逃難者，異常忙碌，浮現着一幅慘不忍覩的流亡圖！

× × × ×

站內留着的，是我們素來敬佩的總站長，一副胖胖的個子，明銳的目光，流露着一種極幹練的神態，他忙碌着和駐軍的長官接洽關於員工撤退的事，同時打探着前線的接觸戰可曾發動？於是站長室的四圍便站滿了熱血沸騰的同事們，等待着好消息的光臨！月台上是意外的整潔，除剩着一輛列車留用外，縱橫的路軌上只是靜悄悄地，防空燈罩着黑色的紗布，倍覺悽然！站役們在各領班的指揮下，將寶貴的電報和其他行車用具搬上了車。時間是上午十一點半的樣子，我們飽餐了一頓，很興奮地走上了升火待發的最後一次的列車，去靜候那民族抗戰的第一砲！

因爲人多，車廂裏很擁擠，推窗外望，滿目悽涼，能不令人義憤塡膺，希望此去的車輛在明天就回到北站來！但無情的時間，終於渡過了午後的二點鐘，傳來了天通菴附近中日兩軍已開火的消息，於是全體決議將北站遷移到蘇州去，在那兒可以繼續着維持

京蘇間的交通，好在成爲軍用要道的蘇嘉路早已完成，因此浙蘇間的鐵路運輸亦不致中斷了！

× × × ×

「再會吧！北站！祝你平安無恙！」

車身是慢慢地移動了，沿旱橋與麥根路一帶的鐵路四周，密集了英勇的抗敵戰士，神威的英姿在我們眼前閃過。我們帶着會心的微笑，透送着這一羣羣年靑的英豪。車到南翔時，該站全體員司亦要求上車，加入我們的隊伍，在同一的陣線下，繼續去爲艱難的國家服務，從困苦中求民族的再生！

在車內並不感到怎樣寂寞，但一般議論的中心，也大都集中於對戰爭的未來預測，賢明的總站長給我們指示了這次中國政府抗戰的決心，他堅決地說：「蘇州是我們新的根據地，在那兒我們要用最大的努力去阻止敵人破壞交通命脈的詭計！」每個員工都是靜靜的聽着，情形是極嚴肅與悲壯的！

車過官瀆里，已經是黑夜了！八點正，車像長蛇般緩緩地爬進蘇州站。月台上擠滿了聽消息的員工和旅客，對於這般剛從前線回來的人們表示着極大的歡迎！立刻車站就熱鬧了起來。鎭靜的後方還是沒有絲毫異樣，只是忙碌的兵車，增加一些緊張的情緒罷了！

是夜，因無處爲家，只得於二〇一號公事車內寄寓。（726）

八月十二日的回憶

白　禾（十八・學）

又是一年了！

去年，自七月七日蘆溝橋炮聲響了以後，上海的戰爭空氣也就緊張起來，紛亂的謠言，一天中眞是千變萬幻，大有風聲鶴唳之概。於是閘北一帶的居民都忙着搬家，連鎭靜自稱的我也不覺恐慌起來了。

八月十二日的前一天的晚上還是好好的，只是風聲緊一點，但鑒於近幾天來的相安無事，也就放了心。我和幾個同事，照例地聚在一起談談說說，直到深夜時分，才各自上床安睡。

一夜睡得够舒服的，醒來時已紅日滿窗了。雜差的阿五正在大驚小怪地說話。看他的樣子像是很着急，話也期期艾艾地講不出來。我叱定了他，才慢慢地說道：「外面風聲不對啦，沙袋都暴了起來，各路口都有了保安隊防守，路也不能走了，怎麼辦呢？」

大家聽了他的話，都有些不大相信。阿五則發誓着說那是眞的，他還親眼看見一隊隊全付武裝的保安隊的行列，並且說：「你們不信，儘管到門口外去看看，可是謊話不是？」

眞的，光景是出人意外的，門口的沙袋已堆得有半個人那樣高，荷鎗實彈的弟兄，冷靜地站立在防禦物的後面，注視着前方的

動靜。那種英勇的姿態，我相信任何人見了都會感到十二分的興奮！

路上有幾處早已斷絕了交通，走近那警戒線的人們都被叱退回來，另走旁的路。我們也繞了一個大彎才到達廠址，門前已站了一大羣的工人，都在嘈嘈地私議着。

「我們到四週去蹓躂一下吧！」小而且沙的喉嚨，是大家都熟悉的小張的聲音。

「好啊！」有好些人附和着；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沿着嚴家閣路和青雲路間的一條小徑前進，沒有拐幾個彎就到了西寶興路。平時挺熱鬧的一條街道，現在冷落了許多，雖然那小菜場上還有一些交易。

不用說，搬家的人今天是格外多了，一輛輛的汽車，黃包車，老虎車，塌車都瘋狂一般地在瀝青路上飛馳過去，一切的車夫今天都得到很高的代價，他們的臉上都堆滿了滿意的笑容，步子比平時矯活了許多；相反地，那坐在車上的乘客，却是垂頭喪氣，滿面憂愁。

我們沿西寶興路向北折入青雲路，到了靠近虹口公園的一段，就退了回來。那時公司當局也已商量好了辦法，決定把一部份緊要的機械先行搬走。於是我們忙着收拾東西。

吃了午飯，已是四點鐘，差不多經過五六小時工作的身體，這時覺得很疲乏，就揀着一條干淨點的櫈子坐着休息。小張從大門外跑進來，看見了我，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身旁，喘着氣說道「你知道嗎，正規軍全開來了，人數很不少呢！現在都駐在天通庵路一帶的民房裏。」

「眞的？」我覺得很興奮，但也有點懷疑。

「誰騙你，不是我親眼看見的，我也不會來說給你聽！」這或許是小張的特性吧，倘使有不信了他的話，他就會發脾氣。

「不是說你騙我，我眞的料不到國軍會這樣迅速地開到上海來的。」這樣，才算把他的氣平了下去。

自從下午四時，廠中的東西一卡車一卡車地搬進租界去，到現在已經搬清楚了；於是開始裝載職工們的衣被等物。我就在最末一輛車上，安置了所有的行李，隨着馳進租界。

黃昏的時候，閘北的幾條街道上，除了武裝衞國的兵士外，看不見一個行人，只有我們這一輛裝載着許多物件的卡車在冷清清的街道上疾馳。或許是裝載得太沉重，車子好像力不勝任，發出軋軋的聲音，在靜寂的空氣中越顯出異常的單調。

車子不停地向前爬着，一個個的崗位，一道道的防線很快地向後退去。這時已入於戒嚴的狀態中，壯士們都伏在防禦牆後，刺刀裝上槍尖，擱在沙袋上，兩眼靜靜地注視着前方。班長，排長都緊握着手鎗，側身在牆角的陰暗處，注視着的眼睛，有時還回顧一下

他的部隊。原來他們已預備好了，在等候來襲的敵人，予打擊者以打擊！

車子終於在界路的鐵絲網口馳了進來，在將要離開閘北的一瞬間，我不禁輕輕地說道：「再會吧！可愛的閘北！你是我大中華民族復興的第二起點，希望你在戰爭中長出一個鮮美的果實來！」（515）

祥永及其女人

吳文舒

（一）

雖然是秋天了，老天還不肯涼下來，馬路上的柏油被太陽炙得發軟，風卻一絲沒有。在遠處，幾朵雲花似乎開在屋角上，動也不動。

空氣，非常嘈雜——哭聲，叫聲，汽車嗚嗚聲……遠處還飄着機槍聲。這時，人們只有驚惶與恐懼，從東家奔到西家，好像熱鍋裏的螞蟻。

「怕什麼！」祥永三步走成二步的趕到屋裏一望，自言自語地說。「嘿！女人最沒有辦法，一聽到槍聲，就像喫了瘋藥……天這樣熱，吹吹風不是很舒服嗎？……啊呀怎麼痰盂都碎了，該死該死！」他還樣連叫帶喊的說着，覺得他的女人實在可恨。

他沒精打采地跑出屋門，一直走向石灰張桃家去，想和他談閒天。石灰張桃的家裏先已聚着男的女的十幾個，他的女人也在裏頭正靠着張八仙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在說些什麼。渭泉先生最先看見他，提高嗓子喊道：「老祥巧得很，來來快些，你的老婆快要嚇死了，你鴉片吃夠了，辦法也得想想啊！」

「真的，老祥吃了鴉片，辦法也要想的。」石灰張桃附和着。

「不要理他」祥永的女人輕蔑地說「他早給鴉片迷了心，那裏還有逃難的心思。昨夜死命的咳，一夜裏總要醒二三十回，我也給他擾得沒有好睡。」接着便是一個長長的呵欠。

十幾對眼光一齊射過去，大家覺得祥永的確瘦了許多，並且穿得像落魄者一樣襤褸，兩隻眼睛洋人似的縮得很深，鬍髭差不多有三個月沒剃了，長得毛刷子似的，頭髮也亂得像個野人，假使晚上碰到人，送都會疑他是鬼！

「誰有心思想這個！」祥永略帶厭煩的聲氣說。「槍來，炮來，再好也沒有了，本來這日子也不容易過，假使他們一來，攪一個天花亂，再好也沒有了。到底誰死誰活還說不定呢。你們都講逃，我夢裏也不會想到逃的那回事。你們都逃光了，單賸我一個也不高興逃。」說到這裏興奮地把平叉着手掌向外一撇，表示他的膽大與勇敢。

他的話像一枝銳箭，直刺進他女人的心，於是哇呀哇的，他的

女人又哭了。

祥永覺得他的女人頂討厭，成天跟他作對，說得不對勁了就哭，能像妙根嫂就好，稱得上賢慧夫人，祇要妙根說一句，她便應十句。她不但長得漂緻，兩隻眼珠兒怪玲瓏的，滑溜溜的像在說話，還會做媚眼，討丈夫的歡喜……

忽然天空中飛來了轟的一響，將祥永的白日夢打碎了，他的心不禁一跳，於是祥永也覺得害怕而抖顫了。

屋子裏頓時鬨哄哄的，門外奔過了大隊的人羣，後面還浪潮似的擁擠着。一個不滿三歲的小孩子在人羣中哇的一聲被踏死了；一個頭髮蒼白的老婆子也被擠在牆脚下遭了同樣的不幸。

這時，順發嫂從樓上飛跑下來，背上背着個大包袱，兩隻眼睛早已失了神，潤紅的臉變成死灰色，牙齒格格格地響着：「呀……呀……快叫……汽……車……」

「順發不在這裏！」

於是，她箭一般地射出門外，找順發去了。

接着，扎布頭公公帶了兒子媳婦也跑出來了，他埋怨他的兒子太不識時務，不肯聽從他的早逃計劃，老鼠似的尖嘴吧咕嚕着，臉像鉛樣的沈重。

祥永的女人看着他們一個個的逃了，她的身上像有一萬隻針在刺着，於是她也一溜煙的跑回了家，預備逃難去了。

（二）

祥永的女人抱着她的五歲的女兒伏在臨街的玻璃窗窺望。

夜空像一塊鉛片，低低地伏在屋頂。灰色的鐵甲車載着日本水兵在疾馳着，車輪沈重地輾軋着光滑的柏油路，每次走過的時候，玻璃窗都在格格地打抖。街上異常冷清，商店的旗幟還在燈光中飄揚，在柏油路上閃着不定的黑影；兩旁的房屋在灰色的夜空中鏤刻着模糊的輪廓——這一切使人想起了中古時代的頹廢的古城。忽然她看見三四十個黑制服的水兵，半彎着身在陰影裏疾馳；手中都是裝好刀刺的來福槍，在迷茫的夜色中白晃晃地閃耀着。她心中明白：「打起來了！」

突然地，樓下轟的一響，一顆流彈擊碎了大門的玻璃窗。樓下祥永正躺着吸煙，一聽見有流彈，遍身的毫毛全豎起來，他的身體彷彿發寒熱，抖呀抖的。於是他站起來飛似的跑到樓上，拉起他的女人就跑。一走出門，慌慌忙忙地在幽黯的牆陰下飛奔，又遇到一小隊日本兵，嚇得他倆的呼吸和脈搏像觸電般的驟然停住，幸而日本兵祇是用兇惡的大眼睛望望他們，沒有過來騷擾。轉過彎，便是百老匯路，在那裏看得見一大羣一大羣的難民從四面傾流了出來。他們都是些藍布衫的沒有錢雇車子的窮人，抱着孩子，攙着老婦，背着包袱，男人們有的還挑着一担棉被和一些破鍋破爐。於是，他們三個也加入潮水一般的人羣中疾跑着。在公平路口附近

的人行道上，祥永看見一個中國青年浴血的尸體，頭部已被刺刀砍了好幾個淋血的大洞。忽然不曉得從什麼地方發出了聯珠的密密的機關槍聲，接着便是手溜彈爆炸聲，大炮的隆隆聲……

一個個的蒼白的臉孔，一個個的恐懼的心兒。每當鐵甲車在街上走過的時候，沈重的車輪好像是輾過每個人的心似的；每隻手溜彈響亮的爆炸聲，都使每個人緊張的神經抖了一下。祥永的女兒小娥，忽然喊着肚子餓，要東西吃，她似乎還不懂得槍聲的意義。

差不多擠了兩個鐘頭，剛才擠過了外虹橋，在橋的兩旁站滿着一小隊一小隊的日本兵，以射擊的姿勢握着來福槍，有時還很粗暴地檢查着逃難的人羣。

再轉過彎，便是外白渡橋了，在橋上，鐵絲網像蜘網般密佈，在橋脚下，倒着二三十個尸體，有的還在蠕動，血流滿了地，腥氣直往上衝……橋邊聚着四五十個藍布短衫的工人模樣的閒漢，好像是在看着什麼好玩的東西似的。一跑上橋，祥永看見橋頭那邊站着十幾個陸戰隊，板着張兇暴的臉孔，用裝上刺刀的槍桿，時不時向擠着的人們亂戳，不幸得很，祥永的肚子也給戳了一下，於是他慘叫了一聲，扶着他的女人顛顛地踱過橋來。

（三）

在外灘的一角，地上倒着個死尸，尸旁跪着一個女人，在流淚，在哭泣，一個小女孩拉着她的衣角要吃東西，哇呀哇的吵個不休。那就是祥永的女人和他的女孩子。

「我的兒呀，救救我吧，我活不了啦！」女人喊着說。那小姑娘卻睜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她。

大時鐘在大炮聲中悲壯地響了十二下。（480）

平安的歸來（廿六・八・一四・）

林珏

雖然不十分相信戰事就會波及到楊樹浦來，但也畢竟僱了一輛不大擎得起重量的黃包車，混在人的浪潮裏逃亡了。

雨絲絲的飄着，因為有幾千露宿的女工，使楊樹浦路更形混亂。

槍聲繼續着，沒有一家商店開門了。

九點鐘的時候，嗡嗡的響聲從浦江上空的雲縫裏送出來。

「啊，飛機。」路上人喊：「中國的，中國的」像六隻巨型的紙鳶，整齊的分作兩個三角形的小隊。

漸漸的逼近了。

十二個芒刺似的日光，彷彿撫慰的手掌，打動了不可抑制的興奮。

「給他們下幾個蛋，給他們下幾個蛋！」包車夫跳着脚喊。

不經意中，有兩架飛機在江面上兜了圈圈……頓時一個震耳的轟炸，使人不自覺的跑開兩步。

煙漩從江心洶湧的騰起來，烏柱一般的直冲在雲霧的尾巴上。

「好，給你嚐嚐中國的炸彈！」車夫勒着鼻子，同時緊緊的咬着牙根說。

「走吧，走吧！」毓嵐的臉色蒼灰了。她把孩子推在我的脊背上。

接着公大紗廠又揭起幾股黝黑的濃煙。高射炮彈，和花燈會上的彩炮一樣，升上去，又粉碎下來。

逃難的人更多了。

突然跑幾步，或者從馬路邊一面擠到那一面去，這完全是無意義的，只是人家如此，我們也如此。

不斷的機關槍聲。我們無暇辨別清楚，趕快地跑直到臨靑路口看見有幾個人身上綠着血跡，才知道，敵人的確向馬路上的難民開槍了。

毓嵐的鞋子與風衣都失掉了，她滿臉是汗。

「把孩子給我吧！」

「不，我抱得動，」

「給我吧！」我強持着接過來。

互相擠擅，誰都不肯退讓；同興紗廠有十幾處中彈，被牽連的商店，門傾壁倒，貨物飛散到馬路上，在人們脚前滾轉，但已經沒有誰愛惜這些東西了。

機關槍嗶嗶拍拍的響着。慟哭和紛亂，使人茫然的失了知覺。

「先生，東西掉啦！」包車夫失聲的說。

「不管吧！」我連頭都不抬地回答着。

提籃橋以西，槍聲比較稀少。天際上有幾十架巨型的飛機，在追逐搏鬥。

孩子的頭頂上被人撞破一塊皮，感覺不敏銳的小東西，只是咧着小嘴蠕動。毓嵐又復把它接過去，頓時覺得減輕我身上的重累。

人們在外白渡橋前堆集着，這裏被從閘北退過來的日軍佔據了。倉皇的神色，更深刻的描繪出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神神。

直到過午一點鐘，才有難民陸續的通過。我們因爲東西的重累，一時不能擠過去。

「毓嵐，你抱着孩子先走吧，我慢慢再想法子！」經過幾次的磋商，她答應先走。

我同車子到蘇州河北，已經是下午兩點多了。人們彷彿無頭的蒼蠅一般向白渡橋衝渡，衝上去又退回來。日機在頭頂上掃射，脚前有負傷的人躺下來呻吟。

包車夫是一個有點麻皮的江北人，他一句話也不說。因爲肚子餓的難受，我和他各自把褲帶緊緊一個環扣。

「總是這樣蹲着也不成功」我感傷的說「現在我背着這只箱子先走，其餘的東西聽你支配吧；我不要啦！」

「不，先生你先走吧，我有命一定把這些東西給你送過去！」

「何必呢，你不必爲它吃苦。這三元錢給你，你的車也不用要啦！單人跑吧。」

白渡橋南，有各地同鄉會，和慈善團體在收容難民，彷彿家鄉安旅館夥計兜攬旅客一般的喊着「寧波」「海門」……只是沒有「吉林」或「黑龍江」。

從這裏僱黃包車到法租界的任何地方，討價總在五六元以上。我只有背着行李走。

殮屍的卡車來往逡巡；大世界門前濃重的血腥，馬路中心的大洞，和附近商店破碎的門窗頓時使人觸到了新的恐怖。

到朋友的家裏已經是上燈的時分了。因爲我平安的歸來，興奮的使嫂嫂灑落幾滴眼淚。(1201)

別了我的家（二十六・八・一四・）

綠　鹿（十九・學）

整夜不會安睡過。

戰事的演進如何？家——虹口的家——能不能保持無恙？父親還守在家裏呢，還是怎樣？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怎麼會讓他一人住在家裏而自己却跑到外邊來。說不定那些沒有人性的侵略者會闖進家裏，說不定會……啊！我眞不敢往下想了。

天顯得朦朧，還有些雨意。馬路上依舊是熙來攘往，許是更熱鬧更緊張一點。電車站上，賣報者大聲地喊着標題，揮着報紙，紅色的大字報告昨日戰事在閘北開始。虹口的交通並未斷絕，我便乘電車到虹口的家去。

郵政管理局的大鐘指着八點，照例這上海的大動脈——北四川路應該開始行動了，但今天却冷落得如同死街；誰知道它是虹口的南京路，上海的神祕街呢？鐵絲網架驕傲地蹲在橋上，橋堍下沙包堆成的防禦工程裏，侵略者用着敵意的眼光，注視着每一輛車。每一個過路的人都感到恐懼但同時也含着憤怒。

商店都上了舖門，教人想起廢歷的新年。三三兩兩的浪人模做着酗酒的外國水手，打着歪斜的步子，滿街亂撞，吳淞路口更顯得緊張，連小菜場也失去了往日的熱鬧；日本巡邏隊橫擎着槍械，黑沉沉的槍口，亮得發白的刺刀隨時都想吮人的鮮血。

啊！還是虹口嗎？

× × × ×

到了家時，家好好的，父親也好好的，一切都好好的；雖然淸晰

地聽到炮聲。

弄口的人家忙着在弄內做一道木欄。唉，愚笨的傢伙！侵略者的暴行可是幾根木柵欄能制止得了的嗎？

時間是十點，大門上被重重地打了十多響，啊！是××兵在打門吧。這些沒有人性的侵略者會做些什麼呢？啊，誰知道這些瘋狂的野獸會做些什麼！我忙着想從曬台逃走，又想打後門跑，連鎮靜的父親也驚呆了。

響聲嚇住了一切：空氣也好像凝結了的樣子。

門外沒有動靜。玻璃窗中，一隻飛機倉皇地竄向南去；接着，有三隻中國飛機排着極嚴整的陣勢掠空而過。——啊，不是敲門聲，那是機關槍聲呢！

幾響沉沉的爆炸聲遠遠地傳來，三架鐵鳥又往北飛去。

局勢非常緊張，早晨逃出去的人們又背着箱籠包裹，沮喪地跑了回來：

「裏虹橋，四卡子橋，中虹橋都攔斷了。」

「祇剩外虹橋了。」

「人軋得……軋了半日，還軋不過去。」

「比「一·二八」還厲害，那時橋上還可通行呢。」

走，不能不走，不能蹲在虹口；這裏是侵略者的掌握，隨時有被蹂躪的可能。我們不能這樣白犧牲！

× × × ×

父親和我交替地挈着隻皮篋，走出了家。啊！別了，別了我的家，我們幾時能再會面？我不禁惘然了。

行人並不少，祇是路上冷靜得可怕，連空氣裏都混着戰爭的氣息。還沒越過鴨綠路，飛機又在上空發生遭遇戰了。清脆的機槍聲，尖銳的子彈破空聲震撼着每個人的神經。我們連忙避到街旁的屋簷下，但還抬着頭關懷着上空的戰爭。一隻日本鐵鳥被幾隻中國飛機追逐着，飛速地向南逸去。遠處又是沉沉的機槍聲。

四卡子橋，裏虹橋，中虹橋靜靜地跨在虹水上；鐵絲網架隔住了橋道；戴着鋼盔的侵略者眈眈地望着橋東。

外虹橋上沒有容足的地方。黑壓壓的人頭，像潮水一般的滾着，湧着。橋這邊的想早些離開這危險地帶，拚命地擁過去；橋那邊的都懸念着家中人口的安全，忘命地擠過來。兩邊的人都想早一刻衝過這唯一的通道，於是緊軋着，擁擠着，推着，嚷着。汽車被擠得高聲喊叫；掙扎了一個多鐘點，祇移過一二間舖面，巡捕們熱得袒了制服，一邊更瘋狂地揮着攔路的毛竹竿打人。

××的學生也效着他們侵略者的行動，舉着槍睥睨地跑來跑去。戴鋼盔的守着重機槍，殘忍地獰笑着。

「砰——砰砰砰——砰砰。」鋼甲礮，高射機關槍連珠地響着。祇隔一埭房屋呢！要是槍口換一個方向，我們這些無辜的被侵

略者都將沒有代價的白犧牲了。但誰都不會想到，也沒法顧到。重機關槍，鋼盔，閃亮的刺刀，硬殼的坦克，侵略者的獰笑，鋼甲礮，黑沉沉的槍口，高射機槍，鐵絲網架：這一切都在四週逼來，這一切都在威脅我們的生命。走呀！快離開這恐怖的魔窟，至於皮篋，那祇好丟了。

走下白渡橋時纔鬆了口氣，啊！這時的生命纔是我們自己的生命呀！

× × × ×

我國飛機已經兩次來空襲敵人侵略的中心——停在浦江中的出雲艦了。那灰色的怪物上，幢幢地忙着些人影；旭日徽的水上飛機仆仆仆地不住在浦面上巡邏，一會兒又飛上去打着盤旋，兜了老大的一個圈子。

路上更緊張了，萬國商團在蘇州河的橋樑上構築防禦工程。雖然過路人的臉上還露着驚恐，但他們都很興奮，都笑了、復仇似的笑了。

灰色的天空出現了我國空軍的雄姿，市民們好奇而又興奮地竚望着。高射礮又在江邊匆促地響起來了。

還是第三次的空襲！

高射礮聲和飛機聲響遍了上海，遠遠地，灰白的棉絮似的陣中浮出一縷縷的黑煙，漸漸地淡了，漸漸地散開；接着又是幾個響聲。我國的鐵鳥就在那煙霧裏翱翔着翻騰着，完成它們的使命。

大世界前的十字路口，都擠滿了人；一個個起勁地張着嘴，望着東北方。電車和汽車不斷地來往着，更顯得熱鬧。我和父親邊說邊走，但還忘不了幾步一回頭地望望那些在雲堆裏打滾的鐵鳥。

我們到了成都路口，看見兩架鐵鳥踉蹌地飛了過來。牠們差不多要互相碰上了，但又極力掙扎着蕩了開去。

突然二個炸彈斜斜地溜下去了！

在大世界那邊，冒上一陣火光。紅紅的火星，黃黃的火炎，箭似的向四週飛射。大世界的尖頂還閃現在火光的影裏。白煙瀰漫着，籠罩了一切。接着聽到沉鬱地兩聲：

「轟轟——」。

× × × ×

晚報上的大字標題：大世界前落彈，死傷六七百人。

這一切是誰的賜予？誰的賜予？（900）

驚心（廿六・八・十四・）

芝誠（十七・學）

一整夜，時斷時續的炮吼；單調的，倒成了租界上人士的催眠曲。誰都睡得穩穩的，只有窗檔嗶喇嗶喇的抖了一夜天。

晨，五時起身。黑黝黝的；又是個陰天，曙色更形黯淡，冷清。這豆

窗干似的斗室中，今天是多了五個——虹口來的小客人。

早餐後，眼巴巴的望着，等着，只不見一個大客人到來。焦燥得在屋裏團團轉，乾着急。八時許，顧不得東廂採奶，西間李媽的勸阻了，一口氣跑到戈登路車站，恰好一輛十路公共汽車隨後駛來。「交通既不斷絕，治安自然是不成問題了。」放心的上了車。「九分票到公平路。」賣票的也沒露出驚訝或詫異的神色，於是更覺泰然了。寬懷的只是盤算着，怎樣去規勸那頑固的姊。

車顛簸的爬過白渡橋，心開始有些忐忑。尤其是瞧着花帶似的車輛，螞蟻似的人叢，儘在向南岸移去，更不免惶恐起來。愁苦着臉，望了望同車的約有五六十人，略覺安心。

一路上車慢慢的，——也許比平日快些。三三兩兩的路人，絡繹不絕，揹的挑的與我走着相反的方向。下了車滿目淒涼，往日的鬧市已變成荒涼的廢墟。

弄堂的鐵門關上了，鉛絲紮得緊緊地。從小門裏，側着身子閃進去。可真令人驚愕，姊們却正安逸的在吃早餐呢！四叔聽說抱了二週歲的外甥到滙山碼頭閑逛去了。真是沒有辦法，怎麼勸說，姊只是不肯走。一個同鄉的木匠司務正忙着釘門窗。我的心上七上八落的不知怎麼是好。一會子，對門榮哥跑來報告：公平路底的機關槍掃射起來了。滿室沸騰，急於逃難，可是姊說等姊夫從工廠歸來再走。於是慌慌忙忙的帶了四歲的外甥——六弟，托木匠司務抱了，跟着榮哥就走。

路上紊亂了，僅開着的幾片店也關上了門。引翔港去的十路公共汽車也就在鄧脫路掉了頭。人像怒潮般的追逐着車子，我們四個人緊緊的擠着混在人羣的漩渦裏。我極力鎮靜，總禁不住心頭的狂跳，好像有莫名的恐怖籠罩在四週。

好容易才在兆豐路出死力擠上車。人雖是給塞得如罐頭魚那樣的透不過氣來，但心可釋然了。車緩慢的行了一程，忽又起了騷擾，只聽得一陣響亮的，聯珠般的怒吼聲突起在車後。這勃勃，勃勃的沉重的聲響奪去了每個人的靈魂。遠遠地看見路轉角的人們，仰望着天空四散的狂奔。車停了，恰在雷氏德校門口。人擠在車門口像瓶塞似的給塞住了。榮哥木匠司務從車窗跳了出去，又接過了不啼也不叫的六弟。我失了魂似的亂跳着，狠命擠出車門，給榮哥一把拖進橫路裏。

人羣，像潮水般洶湧着。車輛，頭銜尾的長排在路中。兩脚軟軟的一顛一簸的走着，漸漸的聽見人羣的雜沓聲，冰涼的手足才感到有些暖和起來。

可是，我已辨不出東南西北；盲目的給拖進了條狹窄的街道。隨着迤邐的大衆低頭狂奔。

「撲撲！撲撲！」機槍的怒吼，突然的迎面而來。死亡捉住了每人的心房，凌亂的隊伍，立刻更加紊亂起來；高速度的向後飛奔。走

在最前頭的現在變成押隊，押尾的却被狂推着回頭走。

死！死亡！大家沒命的狂奔，想逃出這危險的環境。

榮哥狠命的撞開了扇平房的矮門。木匠司務却給人羣的漩渦捲去了。我毫不遲疑的，搖動兩條戰慄的大腿，追將去。

路邊恰好有一段凹牆，我拖住灰白了臉的木匠司務伏倒下去。緊遮着臉，蜷伏在垃圾桶畔。急喘的呼吸也忍住了，不給發出聲音。

惡魔格格格格的獰笑，一陣緊似一陣，愈號愈刺耳了。牙齒也給震得上下廝打起來。二個人像患着劇厲的瘧疾，顫抖着，却把六弟擠出一句話來：「什麼人放爆竹，這麼利害啊！」我們沒有話，只面對面地苦笑了一下。

冒着險避入一爿裁縫店。裏面的人很多，七張八嘴的互戒着不許說話。

突然的又是一陣子鬼嚎，低低的緊壓着屋面。大家立時仆倒下去，半晌才捧了頭，掙扎着立起來。往門縫裏一望，街上已有慌張的人在奔跑了。

大家一步高，一步低的踏着脚，魚貫而出。「血！」前面的驚呼起來。

可驚的，烏黑的柏油道上沾着紫赤的血漬，銅錢樣大，斑斑點點，沿路皆是。可怕！可怕！大家四顧悚然。

隱隱的突然又有什麼爆炸起來了，大家驚愕着，正待奔回路轉角，石砌路上却轉過輛塌車來。——我們眞是驚弓之鳥啊！

一路風聲鶴唳，擁過了外虹橋。恐怖的餘味，漸漸的淡了，有了生氣了，衆人貪婪的目光怒掃着路上遺棄的什物：米啊！被啊！飯啊！破碎的瓷器啊！要不是大家的目光互相監視；那亂抛在路上的幾口箱、簏、包裹、怕早給冒牌的主人抬走了。脚畔有個大香蕉想拾起來給六弟，不防後面冲上個冒失鬼，踏了個稀爛。

平安的過了白渡橋，好像出了鬼門關，慶幸地呼了口氣，抹去額上的臭汗，人輕鬆得像要升上天去。外灘眞是人山人海，喧鬧得車輛也發昏了；十六路無軌電車衝過了卡德路，八路走外灘的電車竟也直放到靜安寺。

抵家，榮哥已先到了。免不了大家一番歡喜。接着的却是滿腔的憂急。——四叔和姊……

午後，平靜了一上午的炮火，又怒吼起來了。只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衆人七張八嘴的埋怨，悼恐，憤懣，驚慌，但盼不見一個人來。我只是沒頭沒腦，進進出出的亂跑。

正是外甥們——六個小客人，大哭，小叫，和猛烈的炮吼，作二部合唱時；二輛貫價的黃包車拖着蒼白了臉的姊，還有慘無人色的四嬸，抱着小外甥，載着大包小裹安抵門口了。一陣熱烈的歡喜淚流過後，不對呀！五個人步出險境，四叔和姊夫在外灘是坐公共

汽車的，照例應該先到呀！於是又是一陣子埋怨、悼恐、憤激、驚慌，同時每人的腦裏浮上了可怕的幻想。

這會子可不能再跑出去了；外面淸脆的響着嗶啪聲，聽說打起了什麼高脚炮。天空灰黯的，開放着一朵朵的小白花，接着又神秘的立刻凋謝了；據說那就是炮彈的爆炸。站在當地多危險！於是八家雜姓立刻大呼小叫的跑進屋裏，關上牆門。如臨大敵般的面面相覷。給遺棄在門外的却狂搖狂敲着門，快要擠死了！

好奇心驅走了恐怖，我偷溜上了街頭，却吃了老大的一個驚嚇。萬馬奔騰似的炮吼下，突然眼前火光一閃；趕緊伏下，抬頭看，路中心柏油皮給刮去了一片。心中萬分懊悔，沒奈何跟走路的緊貼在牆畔，發怔。

佝僂着身子回家，人聲熱烘烘的已在開會，致歡迎詞了。房東姥姥念着阿彌陀佛；八家雜姓圍着湊熱鬧。四叔、姊夫、狼狽的端坐在包圍中。和四叔等同時到的，還有西橫頭遭着流彈的惡訊。我跑出去一看，低矮的平房；屋頂果然開了個面盆樣大的透明窟窿。

三言兩語，說不到幾句話；恐怖威脅着姊夫一刻也坐不得了。接着浜東也聽說中了顆高射炮彈由屋頂墮入地板、一尺多深；於是姊等也騷然了。小孩們偷覷着黯空的白花，大人們却忙碌的又在準備三十六着的上策了。

在崩崩的炮吼催促下，慌亂的把大包，大箱搬下來；小裹，小囊緊紮着。又在一陣銀色汽車的叫聲中，昨晚來的，今日到的，一窩蜂似的懷了恐怖奔向安全區域——法租界去了。

我望着滾滾的灰塵，鼻子裏感到一陣子辛酸；身子也冷抖了一下，好像一顆心也給汽車帶走了。

「流彈！流彈！……人！死人……」可怖的喊聲，在四週飄蕩，於是人們散亂，奔跑，雜着窗門的關闔聲，霎那間釀成了無上的恐怖。許久許久才恢復了原來的鎮靜。

荒場上靜悄悄的，躺着一個人。血！鮮紅，一件汗衫都給淋赤了。我驚悸着。回到房裏，捧頭，掩面，亂轉，亂踱。狼嗥似的救護車駛過去了。於是又是「流彈！流彈！……」我下意識的狂奔出房間，插進八家雜姓的大隊。

澡，不敢洗了，惟恐萬一飛來了流彈。心潮忽起忽落，像狂濤；爸又不回家，只有妹妹，娘姨，今晚可怎麼過呢？

八家雜姓，再加上每家的雜親友；可驚的人數，就超過六十了。黑暗中一圈兒圍坐着，互嚼着驚慌和恐懼。炮一聲吼，人圈子就跟着收緊一層。富榮哥東牆去小便，西間李媽，就尖聲的怪叫了起來。

一炮又一炮，人圈子給驚散了。又給擠進了屋。於是關起門，上了鎖，還加了條大木拴；衆人才拍拍胸膛，高枕無憂了。

房裏，妹睡熟了，我獨個兒和着炮聲的節奏，來往地踱着。燈，豆火樣吐着黃光的油燈，映得滿室昏闇。「流彈，流彈……」一顆昏

腦袋，不住草木皆兵的銳敏起來。窗外、黑暗的。遠處、發着斷續的炮吼；近窗、索落索落的發出低低的嘲笑聲。我不覺駭怕起來了。

上了床。意外的，炮火也稀疏了。九時，竟告寂然。四下裏萬籟無聲，寂靜得出乎尋常的冷清。

「流彈！流彈！……炮停了，什麼鳥的流彈……流彈……」心定了，放倒了擔滿虛驚受足恐懼的腦袋，模糊的入睡開始重演白晝的驚懼和恐怖的悲喜劇。(511)

從戰區帶來的消息（廿六・八・十五・）　嘯涓（十八・學）

在炮聲隆隆，槍聲迫迫，狂風暴雨，烏雲慘澹的八月十五日中午，一位從戰區逃出來的朋友跑來看我，他形容憔悴，面色枯黑，黯淡無光的眼睛，灰白如紙的嘴唇，都在說明他受了不少的驚嚇和很大的痛苦。我們相見之下，自然是又悲又喜的。當我慰問他一番之後，他告訴我下面的事實：

戰事爆發時，街上更覺冷落蕭條了。居民跑的跑，躲的躲，連一個人影也找不到。雖然我和朋友們，滿心震慄，也只好躲在屋裏，暫作「安全計」，希冀可以避免鬼子的欺凌。然而終於被那慘無人道的×軍發覺了。他們馬上實行總檢查，翻箱倒櫃，但毫無所得。終於因為保險箱的鎖匙遺失，一時無法啟開，以遂他們的心願，那「如狼似虎」的鬼子們，就懷疑起來，以為有甚麼不利他們的東西，不敢自行啟開，於是不問情由，把我們押到他們的司令部——三元宮去。

這樣的，我們就做了俘虜，成為「甕中之鱉」了！到了司令部，我們被縛在柱子上，好像待決的死囚，那半像人半像鬼的司令，逼我們供述籍貫職業等，一一記在簿册上。

雖然我的心房撲撲地跳動，脈搏也較前跳動得更厲害，可是在那些「耀武揚威」的××監視之下，已像「籠中鳥」只好聽天由命了！

終於「害人自害」他的出雲旗艦，被我軍炸傷了！炮聲如雷，屋宇都受震動，窗門上的玻璃，都被震碎了。接着，門也倒了下來。這種消息，傳到敵軍的耳鼓時，他們慌忙失措，一時秩序大亂，於是紛紛解除戎裝，狼奔鼠竄地逃走了。

在這種危急的情勢下，那自歐自賞的司令，便命一個無名小卒，把我們從柱上解了下來，並且允許我們的要求——領出白渡橋。

「手無寸鐵」的我們，如今得以脫離這「虎口」，自然是喜出望外了。然而白渡橋上的人，擁擠得如錢塘江的怒潮，奔騰澎湃地在尋求出路。那時，地上嬰兒的哭聲；行走遲緩的老弱的男女，被壓在地上的呼救聲，呼兒喚女的悲啼聲——這一切的聲音，震動

天地，慘澈心脾。又因人心慌亂，亟望逃出戰區，所以人如蜂擁，老人和小孩，便當作行人的肉墊，做了「寃魂」。難民爲了要逃生，衣箱也拋了，被褥也丟了，滿路盡是遺棄物，把寬闊的馬路弄得隘狹難走了。

歷盡了許多艱難危險的我們，才能逃出這「虎口」。現在我的身上只有幾件單衣和一張薄被，天氣又冷起來了，試問將怎樣對付……他說到這裏不禁掉下了眼淚。(413)

楊樹浦上的血賬（廿六・八・廿一・）

孔毅（自來水公司職工）

今天早晨六時後，我們十幾個人就聚集在××體育會裏開會，會場中沒有主席，更沒有什麼儀式，只有緊張的空氣。最先提出討論的問題是：「在抗戰中我們應該担負些什麼工作？」可是很快地就被指出「要工作必先離開這裏。」「離開」的問題引起很多的辯論；最後康君堅決的發表着非離開不可的理由，他說：「青年就是國家的力量，我們如果苟安就是國家的損失！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如果我們逃避，畏縮，那怎麼對得起祖宗，又怎樣對得住子孫？」以職業爲前提的人們都被說服了，都同意康君的意見：「離開。」

可是往那條路走呢。陸路是絕對不能通行的。要走，只好從黃浦江上走，但很危險。有人主張「突圍」，但又有人反對，而工作時間已到，不能再討論下去了。大家一致地說：「到廠裏討論去。」

不過，我是不能參加討論了；因爲我一進廠，就被洋人監視着同去修理昨天被飛機的機槍打壞了的機器。等到完工的時候，有十二個同志已經實行冒險「突圍」，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受了廠方嚴密的監視，一步也不能多走；而且沿浦的通路完全給封閉了，謀而不成，只好暗地裏嘆氣。

×　　×　　×　　×

「孔，快來看！」突然的呼喊，是張的聲音。

我隨着聲音走上去那地方有二層樓那麼高，站在上面，可以看見馬路中的景物。

「一個人，」張輕輕地對我說。

我也看見了，有一個屍身倒在街沿上，對面便是×人的臨時司令部。這時候，一個×兵正在査看死人手中的一小包東西。

借了王先生的千里鏡，我瞭望着。映入鏡底的是一個女人；約廿來歲，週身是血，還有一些氣息。過去一些也有一個屍身，可是牆壁遮住了視線，只看見二只脚是男性的脚。啊，那是多麼悲慘的景色啊！

還幾天來，我所聞見的，都是被×人打死，刺死，血淋淋的死屍。死屍！死屍！四圍都是死屍，就是我們工廠旁邊，近黃浦江的那一帶，

就有三十七具，都是被蒙着眼睛，塞住嘴吧，反縛着兩手的。啊！這裏全是死屍！……

想到這裏，我不忍再瞭望了，於是和王先生他們走下來，可是心還隱隱地作痛！

× × × ×

大約在十二點鐘的時候，張伴了母親，妻子和四個小孩，最小的剛出世五天；他們受不住死神的威脅，也不顧妻子是産婦，應該避風，只想冒險渡過浦江，然後由浦東再轉入租界。他們跳上沒有主人的小舟，自己搖着槳，才離開碼頭二丈遠，就給×艦放出幾下槍聲，斷送了三條生命，張母親，和他的一個孩子。

×艦上無情的槍彈還在威脅着，但張的妻子已經無力划船，只抱着已死的丈夫，問道：

「打中了那裏？打中了那裏？」

七歲和五歲的兩個孩子，一面哭一面拿了兩根木板撥着水，把船慢慢地靠了岸。

當他們遇見我們的時候，張的妻子灰白着臉，滿面淚痕，領了二個孩子，還抱了個女孩，呆呆地站在我們的面前，半晌才說：

「他……爸……死……請……叔去……救……」

於是她昏倒了。

後來還是孩子告訴了我們，才知道他們的不幸的遭遇。突然地，憤怒，同情，友愛；佔住了每個人的心！我們決定去把屍體搶回來，即使有很大的危險也不怕。可是，很順利地，我們將三具屍體扛了回來。

× × × ×

下午四時左右，×兵衝進了我們的公司裏來了。全屋子頓時充滿着槍聲，秩序大亂。我來不及逃避，只好躲在門後，可是被×兵發見了，我立刻高舉着兩手。呆笨的×兵，描準我的頭部，但不放槍，也不走過來捉住我。其他的×兵又亂放槍示威，一理也不理我。於是我乘着機會，反身就跑，雖然中了×兵一槍，但非中要害，而第二槍打來時，我已轉彎跑了十幾步路了。

我沒命的跑着，絆着了一個受傷倒地的工友，跌了一交，幸而×兵沒有追上來，才保全了生命。那工友已不能行動，只聽見他說：

「痛啊！痛啊！」

那時我顧不了許多，連忙爬起來，跑到靠馬路的小棧房裏裏面，已躲着廿幾個人。×兵正向着馬路邊的鐵皮門射擊，鐵皮門上已佈滿了刺刀洞，槍彈不斷地從破洞射進來，可是對我們毫無傷害。因為門的兩旁是鋼骨和水泥築成的，變成絕好的防禦工事；我們躲在二個角落裏，永遠不會被刺刀或槍彈所碰到。

槍聲忽然停止了，×兵也知道這樣攻打不是辦法。於是砰的一聲，拋進一個手溜彈來。立刻地，每個人的身上都有血；手，足，面部，背

脊都受了傷。尤其是我的大腿的傷痕，更加利害。

當第二個手溜彈拋進來的時候，我們都往小門裏躲。而護廠的外國兵也已趕到了，這才救了我們的命。一見外國兵，×兵就停止射擊。當我被送上救護車的時候，車上已擠滿了人，我只好坐着，看着自己的身上兩件衣服都給汗和血濕透了。(698)

渡江(廿六·八·十八·)

盲訓(十七·學)

「八·一三」戰事爆發，我和母親沒有離開楊樹浦，因為捨不得美麗的家園。母親憑着「一·二八」時的經驗，以為這裏決不會有危險。我用盡了種種方法勸告她，可是敵不過她的偏見，於是我們就延擱下來。

八一三，八一四……一直到八一七還不走，雖然戰事一天緊似一天。

八·一八的中午，情勢更惡劣了，轟轟的大炮聲沒有中斷過，附近又落下二三枚炮彈，房屋差不多給震倒了，門窗也發起抖來，鄰居大都逃走了。恐怖的消息不斷地傳來：什麼白渡橋交通斷絕了，中國兵要衝過來了……。

母親的意志動搖了，臉色是異樣的：我一向熟悉的溫和、明潔、含笑的臉，現在變成驚惶、恐懼、焦急的了。

我們決定走，於是着手整理箱囊，小小的屋子起了一陣騷動；翻着檢着忙過了一陣，樣樣都想帶走，不過一個是老弱，一個年幼，那能搬得這許多。

在小屋的門口聚集了十七八個鄰人；大家在相量逃走的方法。外白渡橋通不過，到市中心的路程又難走又遠，此外，只有一條路——渡江到浦東。最後的決議是試走第三條路。

當我們開始走路的時候，我回顧一下我的家，那十九世紀式的矮平房，白牆黑瓦，裏面雖沒有富麗堂皇的陳設倒也相當的整潔；左邊的一間是我心愛的書室，我的大部分光陰消磨在那裏，當然使我加倍的留戀。現在別了，也許是永別了吧，回來時恐怕牠已變成廢墟，只供憑弔了吧？……我不忍再想下去了。

瞥見母親的臉，淚水如明珠般掛在眼眶的四週，我從沒見過她流淚，這次的流淚引起我莫大的悽愴。

大路的轉角再也看不見可愛的家了。我們的隊伍有年老的，年青的，年幼的，男的和女的，倒很熱鬧；不過大家都是勞苦的人們，男的光着背，女的蓬着頭，還有拖着不值兩個銅板的蒲包，如瘋如狂地奔向黃浦江邊。

兩旁的店舖關得緊緊的，馬路上再也看不見往日風馳電掣的汽車，高貴的紳士和摩登的女郎已是絕跡了，祇有像我們同樣的貧苦的一羣，散散落落無目的地向東西南北奔走着。

通過無數敵人的崗位，明晃晃的刺刀在我的眼前閃着；猙獰的面目刺激着我的心；我的胸膛不禁燃燒着激憤的烈火！

經過兩次的搜査，我們大部份的錢是給敵人和漢奸分贓去了。（不曾掠去的因爲藏得法。）

終於到了江邊。黃浦江的兩岸陷於絕望的死境中，聽不見往日勞動者的歌聲，看不見商務上運輸的紛忙。——滙山碼頭堆積着軍火像小丘那麼高。啊！這就是殘殺我們同胞的利器呀！我恨不得把胸中的怒火吐出來一口氣地將這些殺人的利器焚燒個干淨！一批批的敵人從一隻運輸艦中魚貫地走上岸來將到前線去作炮灰了。

××碼頭靠着一隻渡船，船頭的漆大部剝落了，像禿子一樣；船裏坐着一個年老的船夫悠閒地在吸紙煙。

「喂！浦東渡不？」我們中的一個紅鼻子的男人高聲問。

「去的廿元錢頂便宜」船夫笑着臉回答。

「呸！這樣兵慌馬亂的時候還要敲老竹槓！」紅鼻子叱罵着。

「先生沒得法子，我們背了性命來幹這種生意，聽說東洋人快要不許我們再渡江，我們飯也沒有吃了……」船夫哭喪着臉解釋着。

「十元去不去？不去拉倒！」

「不過……就算了罷。」

船身並不大，擠下了十八個人，搖起來左傾右側，眞是趁不慣。浦江中佈滿着插太陽旗的兵艦；一隻中國輪船也沒有，洋商的船輪也很少，偶然能聽見汽笛的叫聲，聲音總是那麼愴悽——黃浦江是變色了！

「我們所處的地位是多麼險要？是敵人兵艦開槍，我們豈不糟了……」我作了一陣癡想。

船已快到了，行過了大約十分之九的路程。

「危險一定不會再降臨的」我心頭像放下了一塊石頭，自已安慰着。

「拍！拍！拍！……」一陣機關槍聲從右面的一艘小型兵艦傳來，白色軍服的敵人描準着機關槍對我們射擊，船身的四週起了許多漣漪，子彈嘘嘘地射進水裏去；我們不安的夢被驚醒了，每個人的臉都變得那末慘白。

船夫拉起櫓拚命地搖着。

「呀——」一個悽愴的銳叫，站在船頭的少女被槍彈射倒了。

看呀！她淸秀的臉頓時變得那樣可怕，滿是血；血的頭髮，血的耳朵，血的鼻子，連衣襟也給血染得通紅了。全身起了一陣顫動，——呀，什麼都完了！

一陣辛酸刺激着我的神經，我幾乎發昏過去。

「耶穌……耶穌……救……我們……」我的母親顫抖着手畫一個十字，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沉重的悲哀和恐懼壓着全船的人，船夫奮起他所有的力如箭般向岸上摇去；機關槍更兇烈了，但是我們的船已平安地到達光明之地——浦東了。

我永遠忘不了這幕慘劇。（609）

逃難雜憶

希　賢（十八・失業）

風聲一天緊張一天，形勢越嚴重了。市民們到底還沒有忘記「一二八」時敵人殘酷的行爲：殺人，放火，搶刼，姦淫……。再加上這幾天敵人黎日夜的武裝巡邏，遊行示威；我方在閘北南市方面趕掘壕溝，堆沙袋，眞鬧得滿城風雨，好像戰事立刻就要爆發似的。於是市民們毫不猶豫的收拾一切，整理行裝，準備作第一次或第二次，也許是第十數次的逃難了。搬家的搬家，回鄉的回鄉，各人在找尋各人底暫時安全的歸宿地，希望能够避免可怕的戰爭所給予的厄運。

這幾天，馬路上的情形熱鬧極了。尤其是北四川路一帶，人和車排成長蛇般的行列。有背起包裹走的；有拖兒抱女跟在老虎車後的；有舒適地坐在汽車上的；蠕蠕地前進，投入租界（蘇州河以南）的懷抱裏。從早到晚，無時無刻不在忙着逃難。街上的店舖幾乎完全停業，準備搬家；弄堂裏冷靜得可憐，沒有孩童的嬉戲聲，十之八九的人家已經遷移了。這一切的變異動摇了我們堅固的信心，也在打算着怎樣逃命的計劃。回鄉吧！船票無你的份兒；遷移吧！界內租金既昂，又無適當住所，自然不可能；留下吧！住所附近是日僑集中地，且在敵人控制下，危險性較大，更不行。在這四面楚歌的情勢下，活活送死自然不必，那只有冒險全家搬到浦東去暫避，再作道理。第二天的清早，我們雇一艘大舢板，連人載物，作第二次的遠遷。

浦東的景色，實在令人留戀，過慣都市生活的我，到了那裏，眞是耳目一新！不要說風景美麗，空氣新鮮，而且交通便利，離市鎭又不遠，在這亂世的當兒，誰不會羨慕那是「世外桃源」呢！

假如沒有報紙的話，也許我眞的會不曉得閘北方面已於十三日和敵人接觸起來，展開轟轟烈烈的戰事。這裏的一切都和平日差不多，鄉人似乎對戰事很平淡，也許他們沒有明瞭抗戰的眞義。除了米價稍漲以外，晚上還有保衛團巡查行人，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四野是一片昆虫青蛙底狂鳴，間或有隆隆的炮聲，很淸晰的從浦西方面吹送過來，劃破了周遭平靜的空氣。這時候，對岸我英勇的健兒，正在拚着熱血和頭顱；爲國家民族，爲正義和平，和侵略者作猛烈的肉搏鬥吧！我在牀上這樣胡思着。

第二天的中午，我正在屋外閒眺着鄉人工作，突然爆竹似的高射機關槍聲「砰砰」連珠似的高射炮聲「通通」在這些槍炮聲裏夾有幾聲我從未聽過的巨響，聲音是那樣沉重而有力，幾乎震得耳膜碎裂。我底心劇烈地跳動着。胆小的鄉民沒命的東奔西跑，惶恐地躱在樹蔭下，而我仍舊鎭定地站在屋角。天空裏迸發出一朶朶奶黃色的火花、像游龍樣的矯捷，交織成緊密的火網，裏面困了三隻巧小玲瓏的飛機，在太陽光下更反映得雪亮。我緊張着情緒，提心吊膽替那三架鐵鳥担心，額上吊下一顆顆冷汗。我不能不稱贊牠們底駕駛技術高超；只看牠們上下翻騰、左右穿插，靈活地翱翔，好像故意賣弄本領一樣。在這危險萬分的氣氛裏，那鐵鳥終於衝出重圍，像鷹隼般直入霄空，悠然向西北方飛去。

看了號外報，才知道是我國空軍出動轟炸出雲旗艦，雖未命中標的，但是已給敵人一個大大的驚嚇。這無疑是給上海市民的一服興奮劑，雖然不幸演出大世界的慘劇。從此每天總有數架飛機在這裏上空盤旋偵察，有時眞低得可憐，非但那兩塊「紅膏藥」的標記看得清清楚楚，連那駕駛員的上半截身子也看得見。警察時常用責備的口吻叫行人靠路邊走，以免意外。這裏的人家顯然沒有以前那麼快樂了，也許他（她）們正爲着未來的前途担憂吧！

這幾天，敵人在浦西的進攻毫無發展，準備對浦東有所舉動了。浦江敵人的武裝汽艇，巡邏着，覷住機會想偷渡，敵機不時到鄰近鎭市投彈轟炸，實行無理的報復。昔日的熱鬧已成過去，留下的是一片斷牆殘壁，瓦礫場所。間或有一兩幢市房依然矗立在瓦礫堆裏，這該是炮火洗禮下的倖運者吧。居民多逃得精光，留下的不過是些老叟和老嫗們，不忍離去可愛的家、景况是相當的悽愴。幾具焦頭爛額的屍體還未移去，上面附着無數蒼蠅，野狗舐着腐爛的死屍，發出一陣陣難聞的臭氣，這應該「感謝」敵人的「賜予」吧！

那是一個沉悶的陰天；滿天烏雲蓋得黑壓壓的，好像要把整個殘酷的世界吞滅一樣。不時飄下陣陣的雨絲，更增加人們的煩惱。浦江裏的日艦望這裏發炮，一陣疏一陣密的咆哮着，這好像是他們日常的必修課；聽慣了反而討厭牠刺耳朶。我和父親兩人呆呆的坐着，默無一言。這時候，再聽不到熱鬧的人聲，看不見可愛的伙伴，除了屋頂有「軋軋……」的飛機聲外，大地上是異樣的寂靜。逃，逃吧！那裏是我們的逃處？

黑暗籠罩着大地。夜又照例降臨人間，天上沒有閃爍的星兒，明亮的月兒，有時括起陣陣刺骨的寒風。越顯出這附近戰場的原野，陰森可怕。我睡在牀上，總是合不上眼，想這樣，想那樣，更想起隔鄰給流彈打傷的菜販阿福，默祝他早日痊愈。「噹噹，」兩下清脆的鐘聲，打破這苦悶的氣氛，使我意識到是夜深了。勉强地蓋下疲

乏的瞼皮，矇矓矓的睡去。

突然西北角上起了陣陣緊集的槍聲，「砰砰砰」「嗵嗵嗵」的交響着。浦江岸邊的我國防軍已和偷渡的敵軍交殺了。浦江日艦「轟隆轟隆」的發炮，虛張聲勢，掩護着敵兵的偷渡，一時炮火非常猛烈，窗上的玻璃「格格」的抖動，從門縫裏面，我可以看見一隊隊英勇的士兵，荷着槍，敏捷的跑向西北方去，這大概是增援的生力軍，上前線協助抗戰吧！這時的炮火比前更緊密，更猛烈，我們裹着棉被，蹲在屋角下，以防意外的危險。忽然從後街上發出一聲巨響，嘩啦一聲，有如排山倒海一樣，接着冲起了一道大火，熱烘烘的大火，其勢十分兇猛，有蔓延到我們這裏的可能。立刻我們收拾了兩個包裹，含淚離開家門，在黑暗中摸索着。頭上流彈亂飛，我們不得不伏在地上，匍匐前進，那時的我，簡直以爲那就是我最後的歸宿地。我們冒着萬險，把身子挨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前進，一股股的泥臭，糞臭和垃圾臭，衝進鼻管，心頭悶得作嘔，這種苦眞是難以形容。我們總算幸運的脫離危險地，走到一間破廟休息。疲乏而無力的身子，躺在潮濕的石階上，呼呼的在喘氣，膝蓋皮破了，胸骨有點酸痛，滿身都是泥污，這時的我，不知成個甚麼樣子。沒有多久，東方已微亮了。

七點鐘，我已在東昌路的市渡輪上。浦江的濁浪仍是那樣滾着，激起雪白的浪花，又照舊消逝在濁流裏。我重新踏入這萬惡的都市，我憎惡的都市。

煩苦盤據着我底腦海，我感到彷徨，兩條腿在路上無目的地前進。在這人情冷暖的社會，我將那裏去呢？……（869）

逃到祖母的家裏

何凌（女工）

是八月十四日吧，開戰的第二天，我覺得這一天的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那日，我還在廠裏做工——南洋先是在早上十點鐘光景，突然有一連串轟轟的炮聲，越來越急，把我們的耳朵亦震聾了。不多時，祇見一批一批的人從楊樹浦那面逃過來，廠裏的工友大家看到這種情形都恐慌起來，個個嚇得面如土色，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我看形勢不佳，一時姊姊亦找不到，沒有法子，祇有跟着廠裏工友混在路上逃難的人羣裏，像潮水一般的湧到蘇州河那邊去，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加上車輛，擠得透不過氣來。

有一個七八十歲禿頂白髮的老婆婆，由一男一女扶着她走，那付乾癟而沮喪的臉，令人不忍多看。還有一個中年的女人，手裏抱了一個，身邊帶了二個，都是天眞可愛的孩子，後來，那二個走着的拉住了她的衣服哭着要她抱，急得她眼淚亦要併出來了。我看了，心裏萬分不忍，就過去幫她領了一個孩子。那時四面緊圍着逃難的人羣，像螞蟻一般的擠着。當走到公和祥碼頭的時候，轟然一

聲，天動地撼，接着是一片乒乓的玻璃碎裂聲，這使在恐怖中的逃難者，更嚇得亂竄亂避。遇見一輛電車，大家都蜂擁雜亂的搶進去，我亦給擠在裏面，心卜卜的跳個不停。等了好一會，大家的心才鎮定一些，從電車中走出來再向南逃；好容易過了白渡橋，我方才安心。

在外灘的亂糟糟的人層裏，我把孩子還給那個中年的婦人，患難相逢的朋友，又隨口問道：『你們爲什麼不早點逃出來？怪可憐的這三個小孩子！』她哭了，帶淚地說：『我又沒有朋友親戚住在租界；更沒有錢租房子，怎麼逃呢？現在他爸爸還在廠裏做工，不知道怎樣了……，』她越說越傷心，我祇好安慰她幾句，其實我自己這時心裏也很想哭呢！

到了南京路就和他們分路，我獨自急急地回到祖母家。時候已是正午。祖母正在家裏哭，看見我走進來就收了淚，問：『姊姊爲什麼不同你一起來？』我將經過的情形告訴給她聽，同時，我已忍不住地哭起來了。中飯也吃不下，祇像木頭人一樣地呆倚在窗口，盼望着姊姊立刻就會回來。這時，天空突然傳來一陣機槍聲，密如連珠，抬頭向東望去，祇見兩架飛機在雲霧中上下旋轉，正在作劇烈的空戰。不一會，有一架低飛下來，隨着墮下二個熱水瓶般的黑影，頃刻間轟轟兩響，屋宇搖撼，黑煙四冒，嚇得我直叫起來。就在這時候，姊姊面無人色，連跌帶爬地跑進來，張開着口、想說話而沒有聲音，只把手指着外邊。我跑出門口一看，啊呀！一個滿身是血的人，驟然映進我的眼裏，眞把我嚇死了！聽說大世界門前落下二個炸彈，流難到那裏的難民以及路人都被炸傷炸死了。這個血人，就是從大世界那邊逃出來的。聽了這慘不忍聞的噩耗，我好像站在雲霧中一樣，祇覺得眼前一陣昏黑，如醉如癡地在發獃；不知道後來是怎樣跑回屋裏的。(1202)

在梵王渡

益　平（二十・律師服務員）

患着心臟病的父親是經不起戰爭的威脅的，不健康的聽覺雖然使他聽不見遠處隱約傳來的炮聲，但當飛機俯衝下來投擲炸彈的一剎那所發出的吼聲，卻給予他極度的驚恐。一聽到這種聲音，他的全身便起着可怕的顫抖，臉色是蒼白的，嘴裏發着絕望的呼聲：「天哪，又是……」沒等到他說完，「轟……！」的一聲似天崩地裂的劃開了緊張的空氣，連房屋也似乎搖幌了幾下。

伴從着這樣脆弱、衰頹的老年人，作爲兒子的我惶急得失去了縝密的考慮與堅決的主張；而自己，卻又接到了公司的「留職停薪」的通知，似一下子掉在冰窖中樣，焦急得火辣辣的心給冷了半截。每天，當我拖着沉重而疲乏的脚步到他那邊借宿時，他總是絮絮的像一個孩子似的懇求着我：「平兒，我看我們還是回到

鄉下去……」

確實，位置在錢塘江邊的故鄉那時還沒有直接受到戰事的影響。充滿着濃重的鄉土味的家庭對於父親的病體，該是一個最適宜的療養處吧；但對於我，家庭始終是一個累贅的東西。我受不慣這種古老的死一樣沉寂的空氣；我需要火一樣的熱情，風一樣的自由的生活。爲了再尋找職業的機會，我總婉言地殘酷地拒絕了他的要求。

但隨着父親的心臟病的漸漸增重，戰事却越來越凶猛了。流彈紛飛着，直覺的指示出租界的危險，而作爲交通動脈的滬杭鐵路，却隨時有中斷的可能。經不起父親的哀求，親友的指責，我終於決定了把他送回家鄉去！

那是去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事，我清楚的記得。曙色剛透窗，我們便張着惺忪的睡眼，在胡亂地吃着早餐。說是因爲人擠，早去購票比較便當些的緣故，沒到六時，我們便跨上了這艱難的旅程。

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沐浴在初秋淡黃的晨曦中的梵王渡站已蘇醒過來了。那喧囂的呼喝聲，哭罵聲，那堆積如山的行李，一下子倒把我們怔住了；但立刻，四週的環境給予了我們解答——

蓬鬆的頭髮，紅腫的眼，睡意還留在臉上呢，望着懷中正做着無邪的夢的嬰孩，自己却也止不住打起盹來：她們該是昨天來的，過度的擁擠使她們只好在這裏露宿了一夜。

我把父親安頓在一棵大樹的濃蔭下，自己便擠入了站台上的人羣中，鐵門還關着，裏面却儘推動着人的潮。

「多半是沒有希望了，買票——怎末多的人！」緊貼在我身邊的一個中年人痛苦地搖着頭。

「說不定還要來擲炸彈呢。昨天就來偵察過。」另一個穿藍布短衫的自言自語，在他的敞開的衣服上，蒸發出一陣難聞的汗臭。

「炸彈！」我的心不覺一怔，這也許是可能的，雖然是小站，但現在，這裏已作爲唯一的上海火車出發點了。

耐不住熱，擠，我便鑽出了人羣，回到父親處，他老人家已和傍邊的一位年長者談開了。現在，陽光扯開了朦朧的霧幕，原野顯露出清新的面目，曉風是那樣溫柔的吹拂着，但也帶來了遠遠的隱約的炮聲。

人越來越多了：肩挑，背負，一部分還是從遙遠的地方步行來的。是那樣的狼狽，疲倦，每個人的臉上交織着憤怒與怨恨，給煤灰，汗水拌和着，表情是怎樣深刻，痛苦呵！

突然，一聲尖銳的迫切的呼喊：「飛機！」似槍聲樣的壓倒了繁雜的人聲；人們都本能地仰起頭，搜索着蔚藍的天空；擁擠在站台的，現在似水一般的瀉了下來。警察大聲的呼喝着：「散開去！」接着鞭子便像雨點般落到那正在奔逃的人身上。

「嗡……嗡……」輕微得似成羣蜜蜂的鳴叫。

作爲隱蔽我們的那棵大樹離站太近，我便扶着父親踉蹌地移遠一些。繁密的野草恰好遮蓋着我們蹲下來的身體，這是天然的避彈窖，可是父親，他還是哆嗦得直打抖：「抖怎麼咧？——不要緊吧！」

像暴風雨的突擊，吼聲越來越響了。

我偷眼向上一望，那撈什子已在站台的上空盤旋了：一圈，降低些；再一圈——「嗡——呼——」，像半空拋擲石頭樣的迅速的衝下來，發出了這叫人心悸的聲音。

「天哪！……又是——」父親輕微的呼喊，他的臉色陡地蒼白了。

但接着來的並不是：「轟……」，而是一陣奇特的吼聲，那傢伙竄到上面去了。

蒼鷹似的盤旋着，瘋狂似的衝下來；這樣，有半句鐘在騷擾與恐怖中，人們都屏住了呼吸，連一根野草的微動都受到了咀咒，待到機聲去遠時，他們才似從夢中驚醒樣的把頭一個個探了出來。

一剎那，站台上又麕集着螞蟻般的人羣了；可是父親，經過了這樣的驚恐與意外，匍匐在地上的身子好久不能起來，我撫摩他的胸膛，他的心是怎樣劇烈的跳躍着呵！

「不回去了……路上遇到了怎麼辦？」貪血的嘴脣翕動着，吃力地。

這麼着，我們便離別了這動亂，恐怖，繁雜的梵王渡而踏上了歸路；初秋的正午的太陽還含有相當的威力。攙扶着父親的軟弱的身體，憤慨似火一般的在心中燃燒起來：是什麼在迫使我們離開上海，而又卑鄙地阻止我們的行程？……(22)

死裏逃生(廿六·八·十五·)

反 沓(商店職員)

爲着求學，一向住在楊樹浦叔父家裏。在去年八月十日，我本來要回家去過暑假。但是一天天的風聲很急，所以嬸母弟弟都逃回鄉下去了。叔父爲着他一生的心血都在這兒，捨不得離開，我要陪着他，所以亦不回去。

這最使我們看了担憂的，便是那搬場汽車，不絕地載着許多的人、傢具、箱籠、舖蓋、向蘇州河南搬去；並且一批批日本的海軍陸戰隊，亦不斷的駕着炮車軋軋的在馬路上示着威。可是叔父是決定不搬的；一方面爲着東西太多，又都很笨重，一方面爲着車子叫不到，時間亦太匆促了。

八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我們聽到一陣陣清晰而滯慢的槍聲；下午便有賣報者在叫賣中日開戰的號外。

「畢竟開火了！」叔父驚呼着。

我乘機進一步的催促他逃出這危險的地帶。但他望一望滿屋子的東西，都是他老人家的心血結晶品，最後他嘆氣地說：

「看吧，明天再說吧！」

還好，戰區還沒有擴大起來。我睡在床上，只聽到一陣陣緊密的機槍聲，那樣的有節奏，好像很悅耳，於是矇矓睡去了。

「轟！」突然的巨響，震撼着我們的屋子，睡床，和人身，把我嚇醒過來。

「這簡直要嚇煞我了！還是……」叔父張大着眼睛，呢喃着。

「轟！」接着又是「砰！砰砰！」一塊玻璃給震碎了。機槍聲越來越大，好像戰爭愈來愈近。屋頂時有嘶嘶的流彈飛過。叔父呆了半晌，忽然說：

「樓上很危險，還是到下面去吧！」

於是各用一條棉被沒頭沒腦地蒙住身子，我們走下扶梯，扭亮了電燈，把幾件常用的衣服打成一包——後來打開，才知道有許多不適用，想當時是急昏了。

黎明呷了兩口冷開水，吃了幾塊餅乾，又整理了一番，聽見外面槍炮聲稀疏了些，便走出屋門。那養了二年的美麗的三色大貓，正伏在門口趁着和暖的晨曦用脚洗臉，見我們出去，祇是嗤嗤的叫個不住。我想到我們將要同牠永別了的時候，不覺非常悲傷！

路上行人很少，公共汽車倒還有，我們跳上了一輛公共汽車，牠把我們帶向安全地帶去。

才駛過外虹橋，突然有三隊飛機，向我們頭頂軋軋地飛來，飛得很高。當汽車駛上了外白渡橋，突然聽見一個長長的悲鳴聲，接着是轟——轟！兩個炸彈，已在我們後面爆炸了。同時有一種形容不出的巨響，眞如天崩地裂，震撼得連白渡橋也在發抖。我們的公共汽車停了。那賣票的、司機的、都跑丟了。我拉着叔父也連忙跳下來沒命地向前狂奔。假使我們不早跑一刻，我想我們即使不被炸死，也得被人羣軋傷的。

「琪琪！」叔父一面跑一面喊我。我也「叔叔！叔叔！」地叫着。我們恐怕被擠失散。

才下白渡橋，又是兩炸彈！黃浦江上的烟霧、火光，灰沙，被炸物，四處飛濺。接着，那高射炮連珠似的向天上開；於是槍聲彈聲飛機聲鬧成一片，直把人嚇糊塗了。

我們跑到寧波路外灘，回頭看見許多人排山倒海向前衝來；突然又是轟的一聲，比剛才的還要利害，這把我們嚇呆了。一時神態失常，心慌意亂，回頭向寧波路跑去，一口氣跑到甚麼地方，連自己也不知道，只覺得聲音遠了，才停止了足步。

「叔父，我傷嗎？」我急促地問。

「沒有，我呢？」叔父喘息着。

「也沒有。」

我們呆視了一會，慘笑着，因爲我們知道自己非但沒有死，並且沒有傷。

定了定神，才知道我們是走到河南路寧波路的交界處。叔父提議到朋友家裏休息一會再說。於是我們走向南京路去。在路上，遇到一輛卡車滿載着屍首，血肉模糊，倒很像剝了皮的生牛肉，令人看了不覺全身打顫。

在叔父的朋友家裏，他們聽了我們脫險的述說之後，又驚又喜地向我們道賀：「險啊！你們的生命都是拾來的了！」

我們也自歡幸沒有遭到那横禍。

後來，叔父忽然想起那衣包，但已不知失落在甚麼地方了。他說是我拿着的，而我可沒有聲辯，因爲我知道他不能不原諒我。

從死神手中溜了出來（廿六・八・十五・）吳運弼（十九・學）

我不願放棄家鄉的田園，更不願犧牲這幾年來的心血。雖然處身在這已經爆發了的火藥庫裏——浦東，我總依依不捨的不肯離開她。十天廿天很艱苦的挨過了，直到最近，白天是飛機掃射，入晚則大炮轟炸，自己知道死守這兒亦不是辦法，於是決定在十五號的清晨逃到上海來。

還沒有六時的光景，敵機已經到浦東轟炸了！我因爲穿的白襯衫，目標十分顯著，立刻將衣服除下，再把那塘河裏的汚泥，向身上亂抹一陣，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汚泥的腥臭也就不管了！

田埂是泥濘得很難走，差不多要走一步滑一步，等到聽見巨大的爆炸聲後，本想伏下去暫避一下，不料早已給那幾聲巨響震倒在地上了！敵機過去之後，回頭看看自己的村莊，已在烈焰中燃燒着。我幾年來居住的房屋也給火焰吞沒了。這熊熊的烈火，直燒到我的心頭，連眼淚也給燒乾了。忍住了一切憤怒和痛心，在腦海中緊記着一句話：

「焦土抗戰，願意犧牲我個人的一切，來求得全民族之最後勝利！」

敵機向我頭上飛來，我心中異常恐懼，立刻跳下河灘，伏在深草堆中。飛機像在找尋什麼目標，飛得出人意料的低，距離我身上祇有五六尺，我相信假使我身旁有根竹竿，準定可以打得着，甚至那戴着飛行帽的飛機師的面目也能清清楚楚的被我看見。他不時在搖着機上的機關槍，他的目標無疑是這一羣正在奔跑的難民。

敵機可說沒有片刻離開浦東，不時有炸彈和機關槍向下掃射。我已把生死置於度外了；心裏則在放着「高射炮」

走到××村的時候，那必經的要道正被烈火所吞沒。我們因

為急於要離開這虎口，立刻下着最大的決心，向火中竄去邁烟便人悶得難以透過氣來，皮膚給火灼得疼痛。尋覓着火沒有燒到的地方，每個人冒險地飛奔過去。有的人不幸被倒下的頹垣所壓死；有的人精疲力之死在狹路的火中。能逃出來已是萬幸了！然而將到出口的地方，敵機上的機關槍又很清晰地在上面響了起來。在我身旁，就眼看着一個個地倒下去，心中悲憤極了！不過自己又沒有武器可以反抗，也不得不暫避一下，然後再逃；但後面的火又追來了，於是硬着頭皮向外爬行。槍彈像雨一般的落下，我對於自己的生命已宣告絕望。生命力催促着我，繼續地向外匍匐着。突然「嘶」的一聲，一顆子彈從我身邊落下，把泥土穿成一個小穴，我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在萬分的困苦中跑了三四里路，總算到了江邊碼頭。小渡船載着我們這些難民渡過江來，擠在船上的時候，心中還是跳個不停。（830）

南站遇險追記

韓承明（五十一·商會）

去年八月廿六日那天，因有特別重要的事情，必須要赴杭一次，所以在戰事劇烈的時候，也顧不得一切。在那天的早晨起程，到了南火車站，只見離滬的乘客，萬頭攢動，非常擁擠，因為在當時的情形看來，戰事或不至於波及杭州，所以在上海的殷實人家也有赴杭避難者，又有餘姚紹興等旅滬商人，避難回籍者，亦頗不少。可是那個時期的火車班次，每日只有上下行車各一班，但並不是滬杭對開，而是由杭來滬的火車，只打一個轉回，直至下午二時，南來的車尚未到滬。那時許多鵠候站上的人們，非常焦急，後來得到消息，才知道南來火車，被敵機炸毀路軌，尚未修復，以致遇誤鐘點。

追至二點三刻光景，只聽見軋軋的敵機聲，出自上空雲端，漸漸地盤旋而下，俄頃之間，愈降愈低，忽聞砰然一聲，震動屋宇。那時的我，聽得了一聲巨響，即轉身俛仆在地上，登時神志不清，知覺已失，兩耳亦被巨聲震聾，昏昏沉沉，如入黑暗之鄉，約歷十分鐘後，漸漸甦醒，只覺身上壓着笨動之物，揩眼一看，但見秩序大亂，那血肉模糊，身首異處，被難男女的屍骸，竟有數百人之多！我見此慘狀，不覺心胆俱裂，驚駭欲絕，誰知在頃刻之間，遭此浩刼，痛恨殘暴的敵人，以無辜平民為投彈之目標，不亦「寃哉枉也」嗎？

我在許多死人堆中，爬了起來，差幸所受彈片之傷，並非要害之處，尚無生命之虞，我的一條微命，卻是死裏逃生，總算在黃泉路上回了轉來，還算上上大吉！那時只聽見人聲嘈雜，哭聲震天，有子哭其父者，有妻哭其夫者，有年老之人哭其子女者，有摩登女子受傷而滿身血漬者，有西裝青年被炸而手斷足折者，有孕婦炸死而腹部流出胎孩者，有一家五六人死得只剩一個老嫗者，其種種慘狀，令人酸鼻！

後來見有許多救護人員驅車到來，行使其救護工作，非常忙碌。那時我的神志稍微清爽，但精神疲憊，手足疼痛，不能行走。身上所穿的一件夏布長衫，扯得粉碎，頭頂亦被彈片擊破，鮮血仍在湧流；幸而腦殼未被損傷，還算不幸中的大幸。頭上所戴的草帽，和足上的鞋子，大約都壓在死人底下去了。全身都染着了血漬，額上則有二個小洞，腳膀上被鏟去了五六寸長的皮膚，不能舉步，只能匍匐而行，暫且在車站旁的階沿上坐定，稍事休息。救護員的工作，也將完畢。被炸死的屍體，用善堂棺木入殮，零落不全的殘肢斷腿，一併裝進棺木，血腥觸鼻，血水滿地，像這樣的慘狀，是我入世以來所未曾見過的傷心事呢！許多重傷輕傷的人們，大都用帆布床，人力車，送到各醫院去救治。這次的死傷人數，據次日的報紙上所載，死傷約有七八百人，亦不可謂非空前的浩劫！

迨至五時光景，我也乘坐人力車返寓，家人瞧狀，無不驚喜交集，手足無措。他們所驚的是活跳活現的時候出門，弄得半死半活地回來；喜的是倘幸死裏逃生，沒有生命的危險，還算不幸中的一幸。於是家中老小，去請醫生的，買藥品的，泡姜湯的，滌涼茶的，忙得不亦樂乎！我則靜臥床上，精神非常疲乏，手足不能移動，一張嘴吧，亦不能張開，因上下齒腔，亦被震傷。承老友西醫陳君到來，即將傷處敷藥包裹後，稍覺安靜。此次因受損過重，休養三十餘天，方始復元。

到了深夜，有幾個親友，聽到我遇險的消息，承他們都來探望，善言安慰，銘感五中；並承他們說些好話，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等謬讚；然在萬劫之中，得能脫險，仍能與家人團敘，與親友晤言一室，誰說不是一種幸福呢？（655）

逃出南市

葉灝

因爲不願離開這久住而舒適的老屋，又因爲靠近租界的關係，雖然閘北方面的炮火非常劇烈，日機又時常在南市上空翱翔偵察，我們一家仍安然地住在南市，好在身體虧弱的媽已回故鄉。

日間，路上的行人，熙攘往來的情形，不減往日；各人面部的表情也沒有顯露出絲毫驚慌的樣子；店門照常開着；走過小菜場時，那股腥臭的氣味和喧鬧的聲音依舊很熱鬧：尤其是鄰近南陽橋一帶，添列了許多吃食攤，這一切相當地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力，覺得這兒還沒有危險。

在晚上，景象比較冷靜些：路上行人絕跡，萬籟俱寂。偶然，有二三個公民訓練隊隊員蹲踞在沙袋前，黯淡的月光照在他們的背上的槍刺，反射出閃爍的寒光。每當月亮被烏雲遮沒時，更顯得這景象陰森森的，很是可怕；風吹葉落，像鬼嘯般的聲音，聽見了眞有些毛骨悚然！這淒靜的境界，却不是一般平常過着喧囂的都市生

活的人所能得到的。

大場失陷的一日，路上的情形萬分騷亂：滿堆着物件的汽車，老虎車，黃包車和背着包裹的人們，塞住了整個鐵門。眼看着逃難的人羣不斷的增加，在路上排成長長的行列，我們也感到莫名的恐懼。於是回家將東西整理整理，預備一待情形再惡劣時，就進租界。那時，租界內已沒有空屋，父親囑我往親戚處商量，如危險時暫在彼處就擱一下。

蔡勁軍決心死守南市的宣言，用着特大號的字刊布在報端，然而，這壓不住人們的驚慌。

在南市失陷的前一日，我起身很早，走出門外，看見那些逃難的人，已在鐵門前蠕動着。這一天的空氣始終充滿了可怖的謠言。我想從消息靈通的地方打聽個確實，跑到朋友的店裏。他們同事間正紛紛地議論着惡化的時局：有的人絕對信任當局能死守南市；有的認為南市是一切週圍被困的死地，決無死守的可能，而且根本沒有死守的價值，現在作戰的那些部隊，不過是在做掩護後方大隊撤退的工作，南市是早晚間要放棄的。這種言論使我的內心更形紛亂，雖用種種的方法，總控制不了這顆跳動得非常利害的心，我担心着我的年老的爸爸和那些弱小的弟妹。

約十點鐘光景，傳來了一個異常壞的消息，說是日軍先頭部隊和坦克車已出現於徐家滙一帶。我立刻打了個電話到住居在徐家滙對面租界裏的朋友處，他告訴我：這傳說不是揑造的，他告訴我正有大批的人從對面跳過河浜逃到租界區來，並勸我趕快離開南市。

時機已不可再遲延，我趕快回到家中，告訴父親。弟妹們目瞪口呆的怔住了。那時，最頑皮的小弟弟也一聲不響，好像也懂得事態的嚴重。商量的結果，父親叫我先陪着弟妹，帶些東西進租界，到親戚家暫住。我們儘可能地拿足了東西。大妹的兩手已是滿滿的；但還捨不得遺下那件她心愛的大衣，便拿來披在身上。那時候，天氣還很熱，我們兄弟姊妹四個人走在路上，引得路人都嗤嗤暗笑，當她正在發神經病。我們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望見鐵門邊蜂擁着忙亂的逃難的人羣；我想這重難關不容易通過，只得帶着弟妹鑽進一爿認識的商店內，以平日交易的情面，店主答應我們從後門走進租界。我把弟妹安頓在親戚家，立刻回去迎接父親。

那時的情形真是混亂到極點，沿華界的許多商店，法租界當局命令不許私自放進避難人，後門都被釘起來。我從老北門的鐵門走出，鐵門外的人真像螞蟻一樣的多。民國路上，坐着許多制服不齊的警察，他們都用小車帶來了許多舖蓋箱子。看樣子是從作戰的地方退下來的。沿路的商店也都關起來了。扶老攜幼的人們，斷斷續續地從城廂內跑出來。

跨進大門，爸正凝望着那些傢具和書籍。瞧見他是不忍捨棄

那些陪伴已久的傢具和畢身心血所儲藏的書籍，以及這幾十年的屋子。他用那雙滿是縐紋的手輕輕地撫摸着牠們。他要守住這些。經我再三的催促，他搖了搖頭，方始帶着悲傷的情懷離開這座足可留戀的老屋子。跨出門口，他回頭再睜大了眼睛，對那些傢具和書籍作最後的一盼。那時，我看他兩手不住地顫動，乾澀已久的眼眶包含着老淚，但我沒有說一句慰解的話，只扶他走到南陽橋。

街路上，車子和人擠得水洩不通。我們費了許多力氣，方才鑽過這人羣，走近鐵門旁。鐵門前，用竹竿做了個欄柵，幾個聲勢洶湧的巡捕把守住，非要有通行證才可進去。這一羣人都沒有通行證，只好等在竹柵外，等着機會。後面的人向前面的人堆裏擠，想擠到前頭，能早一步走進安全區。大家互相擠挨，爭鬧，一股汗臭的氣味，眞是難受！

從遠處傳來的槍聲很清晰。天空中出現了一架日機，忽然間，西面發出轟的一聲，這是日機在炸白雲觀。但是，這驚懼過度的人羣以爲這炸彈正爆發在他們附近；同時日機發出咯咯的機槍聲，這槍聲像對準這羣人射來；於是起了個重大的紛亂和騷動，後面的人盡力向前擁。男的叫，女的哭，夾雜着被擠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踐踏的慘叫聲。但是，他們繼續互相擁擠，誰也不能從這堆人羣裏，救出那被擠倒的孩子。假如蹲下來，就有遭到同那孩子一樣的命運。

那時，我這瘦弱的人却沒有被擠倒，並且還照顧着年老的爸爸。到現在回想起來，眞有點不明白我那時怎有那末大的氣力。

突然地，一羣像奔騰澎湃的潮水般的人衝破了竹柵，狼狽地竄了進去，那些巡捕看到這情形，也束手無策了。我扶了爸也隨勢跑進去。走進這天堂和地獄的關口，我們輕鬆地透了口氣。

不久，來了許多巡捕，他們出死力地將竹柵豎起，擱住了那些想衝進來的人；被關在外面的人露出極大的失望的情態。我們這些已衝進租界的人覺得很僥倖。但是，當我眺望着家門時，內心不禁起了一陣深深的悲痛。不知何時，我們才能回到那塊可愛的地方啊？

隔日，南市便完全失陷。(325)

鐵門的內外(廿六・八・十七・)

笠嵩(學)

租界的鐵門緊閉着，「巡捕老爺」靠近鐵門蹣跚地背着槍踱來踱去，鐵門的內外擁擠着人山人海，租界內的人想出去不能出去，南市的人眼看着租界的熱鬧——其實是混亂，而不能進來。法租界巡捕房的鐵甲車完全出動，各要衝地帶都堆着沙袋和鐵絲網，僅留得一條窄路，供行人往來。

我們總算幸運得很，在前三天帶了幾只箱子與家中人一共

六口，一齊都到了租界上寄居在親戚的家中，但是除幾只破舊的衣箱之外，一無所有，重要的物件，統統拋棄在南市，想要回去拿點應用的東西出來也是沒有辦法。街上什麼東西都比原來的價錢貴了兩三倍，而且有的連化錢都買不到呢！尤其是米和煤更是恐慌，蘿蔔乾一元也不過買四斤。父親同二哥每天還得去做事，沒有功夫再問家中的一切，只有我一個人來照應着。阿囡姪女要吃餅乾，但是冠生園的店門也拉了起來，有錢也無處買；吃飯的竹筷，問了一問，也要兩角錢一把，天氣又熱，洗浴也是一個絕大的問題。

一天到晚的奔走，不是東借板櫈，就是西借銅壺，或是打聽什麼地方可以出租界，到家中去拿點東西出來應用，固然市上的物件難買，而且物價的昂貴，也使我們不得不這樣去做。

馬路上只見汽車、老虎車、人力車不住的搬東西，公共租界的人家也向法租界搬，但是界外的人們，守候着鐵門希望能踏進租界一步也不可能，我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黃浦江中盡是些碩大的兵艦，黑的烟囱，高的桅桿，以及各色各樣的旗幟。飛機不斷的在天空翺翔，高射炮聲也繼續地響着，報販的喊聲拚命在喊，都是號外，大紅字很觸目。法租界大馬路兩廊下，充滿了難民，牆壁轉角處，貼着法租界巡捕房的告示，一張中文一張是英法文，警告市內居民「空襲時勿出外觀望或喧譁」以及一些維持治安的話；另外還有告市民進出租界須領具有照片之通行證，但是鐵門緊閉，我四面亂轉也沒有看見過任何鐵門開過。製旗商生意特別興隆，都在趕製着米字旗或花旗，供給人家置去掛在高樓上，轉移敵機的目標。公共汽車、電車完全沒有交通工具，唯有人力車，但是人力車動輒一元，而且我也無乘車的必要，我仍隨着大衆蠕動着向前進。

一輛插白旗的卡車，向老北門那邊駛去，人羣也跟着它激動起來。「老北門的鐵門開了，快些！快些！」人們大聲的喊着。於是我趕快奔跑，但前面是擠得水洩不通，我竭力地擠着，終於離鐵門只有數尺了；我看見汽車出了鐵門，人羣擁出了一部份，也擁進來一些，但是我又看見「巡捕老爺」漸漸的帶上了鐵門，把鐵鎖鎖了起來。「巡捕老爺」開始趕着人羣。羣衆們倒退着，「巡捕老爺」的手舉起來了，執着鍾形的木棍，用釘在棍端的皮帶，開始向羣衆鞭韃。羣衆奔跑着，呼喊着，擁擠着，他們漸近了我了，我向行人道上跑，站立在一家烟紙店的門口。

「快走，還不走嗎？」

「阿拉弗特伊拉一道軋，立勒此地弗動！」

「不動偏要你動」「薄——薄——」，皮帶落在背上發出了清脆的聲音，背上起了一陣麻木，不知道痛，我只知道跑，傾全力地跑，回頭看看他們還向道邊趕來，人羣在他們前面移動。

雖則他們遠了，慢慢的走着，仍舊不斷的喘氣，背上倒反覺得

疼痛起來。我暗自想着，生活是這樣的艱難，下學期不知還能够照樣的去上學？要不是怕死的話，又何必到租界上來受死呢？被打不算一回事，勞苦的大衆，不是時常受到工頭的皮鞭嗎？如今這個味兒我也嘗着了，我不恨巡捕，我只恨使我們遭遇到這樣境遇的人！

「阿要看剛剛出版格號外，東洋人吃敗仗！……」報販的喊聲嘶啞了；飛機和高射炮的聲音仍然在響，馬路上還是人羣，汽車、老虎車、人力車不斷地擁擠着。(556)

母親還在南市(二十六・十一・十二・十)

汪經莊

剛剛從震澤冒着危險，吃了足足兩天苦頭回到上海。會見仁芬兄，他說：「母親還在南市大南門，她老人家性情太頑固，屢次勸她暫避租界，始終不肯，我爲職務覊身，又不能天天去，現在你來了，很好，亦去勸勸，或者可使她回心轉意。否則，就去探望探望，也盡你爲子之道……」

翌晨，便開始生平從未經歷過的事蹟。那是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我永久記念不忘的一天。那一天，天才亮，我就到南陽橋鐵門口，鐵門緊緊閉着。時光雖早，鐵門內外的人擁擠不堪，有的想到華界搬些東西出來，有的已經搬到東西想走進租界。雖然嚷着，要求着開門，結果非但不獲所望，站在前面的，還挨着中國巡捕和安南巡捕的皮鞭木棍的抽打！直到十點鐘左右；方見來了一輛大號灰色汽車，跳下三個法國捕頭，鬼議了多時，才將鐵門開了一角，祇許放進華界。當時我雖猶疑着，恐怕當天難返租界，然想到老母的處境，便毅然進了鐵門。初見方浜橋一帶的難民齊集，直接到小北門口，頗使我驚奇，可是我因急欲到目的地，無暇去巡禮這個慘景。走過陳英士記念塔下，見圍着許多人，爲好奇心所動，擠進去一看，地上倒着七個吃了衛生丸不久的死屍，老的，少的，甚至有老嫗。聞人的議論，逃不了「漢奸」這名詞！由老西門側斜土路前進至林蔭路口，突然來了一名巡警，很客氣的說：「朋友，不要走，幫幫忙。」說了，把我拖去站在糟坊門口，左右還有二名巡警看守着。我驚怪的問：「什麼意思？」「沒有關係，並不是拉夫。因爲前邊吃緊，幫忙堆十分鐘沙袋。」可是等了半小時，尚不足二十人，其中長衣者居多，奇怪的是西裝客缺席。拖來的人個個都說有要緊事體在身，請求釋放。爭鬧間，來了一位年青的警士，嚴厲地訓話一番：「諸位，我知道今天到南市的一班人，誰都有重要事體的。不過，我們現在正缺少人手，暫請諸位幫忙堆些沙袋，爲國家服務。有國才有家這一點，諸位都是智識份子，定能了解的，不要多說廢話。跟我們一起走，如再嚕囌，就得武力解決，莫怪言不在先！」這位年青的警士，說話雖短短幾句，可是有精神，有威力，非但使我不再存要求釋放之念，而且把老母處境的危險亦擱之腦後；其他的人亦一

樣，很輕快地跟着他走了。一跡到陸家浜小菜場西首泥簣中，分配着「鏟」「裝」「堆」的沙袋工作。一小時後，第二批來接手。才得到解放。小心翼翼地防着飛機上無情的亂彈，下午一時左右達到目的地，我見着老母，雖將今天路上難行，遇着拉夫，還空了肚子，及南市形勢的緊張，速離此地爲妙等等說明，但老母非但不允所求，反大訓了我一頓，責我不該冒險再到南市，非但不留我吃飯，更迫我自顧自火速離開這險地。她說：「我們不妨事的，此地有三家隣居，都剩得一個老年人。東西已經搬空。四個老太婆都是空着身子，遇危險時，亦來得及逃的。你快些走吧，再遲了，鐵門又要關了！莊兒呀！這種時勢，還是一人顧一人的好，租界上棧房，住不起。房子，亦租不到。本家親嘗雖有，都是勢利之輩，住着耐不住氣。此地雖處恐怖，卻還自由自在……」

眞的，年老人頑固的脾氣，雖以勸動分毫的。抱着「恭敬不如從命」的態度，我不捨地離開了老母，並約妥了再會的地點。那時已經二點鐘了，急急跑過小西門，蓬萊路，文廟路，老西門，一帶商店門戶緊閉，除了幾個警士和保衛團威嚴地站立着，更多了許多堆沙袋橫排着。至於行人，可說絕無僅有。跨上和平路，看見某某鐘表店門前，圍立着許多長袍短衣者，顯明的，這些人是被請來幫忙堆沙袋的。我雖極想前去自願帮劝，奈自覺體質素弱，實不勝其勞，慚愧地避過了。到陳英士紀念塔下，剛才的死屍已經不見，但滿地鮮血，印在水門汀上，這亦是同胞的血，然而非但不足引起人們的憐惜，恨不得用足去踏上幾踏呢！到達方浜路口，已見人山人海，大籠小件，遍地皆是，費了吃奶的力氣，擠到鐵門邊一打聽，才知道今天鐵門雖開過二十分鐘，但祇準進，不準出的，所以人愈集愈多。門不開頂兒，就是爲國盡忠的警士和保衛團，亦無計可施。雖用安慰的吻吻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何必一定要逃避租界上去，靠外國人的勢力？」然而說了還是不發生一些效力。正在嚷着，哭鬧着，突然鐵門外來了一輛紅色汽車，跳下二個碧眼兒，拿出快鏡，對着門內，有欲攝影之勢。保衛團連呼：「快些站開去，不要給他們拍去，他們是拿去當好玩的東西來恥笑我們的……。」可是人太擠了，欲退不能，阻止碧眼兒不行，最後取出槍口對着門外躍躍欲放，才把碧眼兒驚駭地逃回了汽車。頃刻上空飛機聲，炸彈聲，高射炮聲，和着一片哭喊聲，奏演着生平從未聽到過的一套威嚴而又悽慘的交響曲。雖然亂彈到處橫飛，已無可再避，只好聽天由命。飛機逗留了十五分鐘才離去，幸未傷人。直到四點半，尙無開鐵門的希望，我才覺得中飯尙未吃過，以及晚上膳宿的問題，遂折回小北門到新橋街口，突見前面的人，正似潮水般的激蕩着。近前一看，原來租界上的同胞在做好事，買了一籮一籮的大包子，大餅，油條等拚命地向裏擲進。飢寒的人是不顧一切的，年輕力壯的雛胞，跳得高，搶得快，二口一個的一個個很快地搶到就吞，可是弱小的孀兒以及年老

無力的婦女，只能喊着：「先生們，我餓煞了，一天沒有吃過東西，把我二塊，救救我吧！」我自己雖還不覺肚子頂餓，然已萬分不忍地也手不由已地不吝氣「跳搶」搶到的，便分派給近身的老人幼子們，聊以自慰心裏的不安。時光飛快，已近六時，天色漸黑，門外的食糧，已停止擲進，驚心着眼前自身的難關，不勝惆悵。陡然心計轉移，記起我和方浜橋轉角的某某當舖素來認識，現迫於環境，冒昧前去相商，結果如願以償，才得免於嘗着飢寒交迫，露宿馬路之苦。進門後，就吃了四大碗飯，倒在床上便睡。在十一時左右，槍聲，炮聲大作，從甜夢中驚醒過來，被舊侶兄拖至樓上窗口處。但見一片黑暗中點着一盞炬大的燈兒下面，飄揚着一面法國的國旗，七八個法蘭西陸軍無聊地閒蹓着。景象之悽涼，不勝使我回憶到二個月之前，這地方是何等的熱鬧，商店及小食店正在上市做賣買呢！

「經莊，你看那邊來的是一批什麼人？」詩臣的說話把我驚醒過來。果然，方浜路內走出一批正式軍隊，人數雖寥寥不多，有一位年輕短小的勇士領導着，直到華法交界處，爲法兵所阻，必須繳械。經再三交涉，仍不得通過，最後該勇士仍召集部隊回至方浜路口，排齊了，喊着立正，威嚴地響亮地堅決地演說着。

「弟兄們，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爲國犧牲的一刻了，平日受着國家的供養，現在應該來報効了，但我不强迫你們，有二條路由你們自己去選擇：將全身的軍用品，完全去繳給外國人，放你們過去做亡國奴；否則，盡我們最後一滴血，向前進！」

「不願做亡國奴，我們要向前拚命的……」是全體壯士慷慨激昂的答復。這位年輕的勇士興奮極了，繼續地喊着一二三……的口號，向陳英士記念塔下，踏着日間遺留的血跡未乾的水門汀……走去。還悲壯大聲地唱着「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他們遠去了。非但使我感動得流淚痛哭，連得那些不干事的法國兵個個不由自主地舉槍站正！(314)

只好走了（廿六・十・十一）

展新（十八・學）

早上七時左右，我正由南市家裏到法租界學校裏去；剛走到陳英士記念塔時，突然發見七八個死屍，倒斃在地上，紫紅色的血，沾染着死屍的衣裳和地面。那正是做漢奸的結果。

到了方浜路口，黃包車和楊車排滿在路的兩旁，一直拖延到鐵柵門口；人山人海的擁擠着。這時，我碰到了個同學就問：

「上學校去？」

「誰知道？」他倒答得有趣。

「我想，今天不能上學校了。」

「就不去吧，學校當局不能當我們曠課的。」

這時，不知誰在說：

「老北門開的。」

於是我向老北門走去。老北門的鐵柵果然開，不過只准空身人走。起先我預備進去，我又想拿個書包，恐怕不能過去，就回家了。

過了中午直到三點鐘，還很平靜，那知到了四點鐘後，局勢緊張了。「呼、呼」的小鋼炮彈聲在空氣中掠過，接着是房屋倒坍的轟聲；敵機又在天空盤旋，飛得很低；我全家突然圍坐在一起，面面相覷，驚得一聲不響。

「大概在日暉港接觸了。」哥哥突破膠肅的空氣。

「是不是在炸蓬萊路的公安局，」是瑞姐的發顫的聲音。她剛說完了這句話，敵機的鋒直下降的怪聲，好像魔鬼在號哭，接着，就聽見轟的一聲巨響，連房子的玻璃窗也被震得在發抖。

我們又是默默着面面相覷。敵機不斷地擲炸彈。我低下頭望一望屋外的天空，黑烟直衝上雲霄，知道隣近的甚麼地方已中彈在燃燒了。

「我們已住了三個月，現在火就在面前，只好走了。」爸爸開口說，黯然地。

「你們儘管走你們的好了，我在這裏看屋子。」母親慨然地答。

「媽，你還這樣不明白，危險到這樣還不肯走！」大姐勸說着。

「不走不應該，白犧牲的。」我也和氣地說。

經我們幾張嘴再三的勸說，總算說服了媽，她終於說：「明天一早走吧，今天預備些要用的東西。」

這時，敵機的喧鬧聲也漸漸的去遠了。

外面很肅靜，只聽到「獨獨」的皮鞋聲，間或有一兩聲的人語。我獨自一個人走出去，見一個青年保衛團員，背着兩支步槍，很神氣地走來。

「喂，走開些，爲甚麼圍在一起？」他叫喊着。

我跟着他叫喚的那邊看去，有一羣人圍住在街心，街上有兩個人抬着一塊木板，上面躺着個兩足受傷的壯年男子。走在前面的是個頭裹白布的婦人，坐在黃包車裏，白布上沾濕了鮮紅的血。

電料公司的一個樓角，已被炸掉，瓦礫散滿一地。對面的一家牆上也有個大洞，那受傷的男子就是從這家搬出來的。

街上的人漸漸地多起來了。他們見面都在商議着「搬」的問題。另一個保衛團員由南面慢慢走來，站在我們面前，很和氣地說：

「諸位不要驚慌，他們白天神氣活現，夜裏就怕我們了。」停了一會，接着說：「你們明早到難民區去，再想法轉入租界，不會有危險的。」

天黑了。在往日，雖然禁止燈火，但我們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層

布，依舊開電燈，可以看書或讀報。可是今天不對了，電燈綫被炸斷了，滿屋漆黑，街上也是黑黝黝地，景象非常可怕。我們很早就睡覺了。(1203)

搬家的紛擾

劉維生（廿四・失業）

跑了一個上半天，始在南陽橋租到一間三層擱樓。趕急跑回南站，把家人接來，路上行人如蟻，陣陣聲音喧嘩，間夾着呼娘喚兒的慘聲。每一個人，都呈現着一只緊張悲慘的面孔。好容易走到將近法租界鐵門時，前面的人都站住了，不能前進，原來門已關閉，不准入租界了。一聞此話，猶如冷水澆身。急撇開了家人，在人叢中擠了過去，只見鐵門內許多法警和安南兵荷槍把守。門外的人，如木雕一般的擠立着，悲慘的眼光，和界內外兵對視。忽然想起我所租的房子，是臨界邊的，可以由前門進去。遂擠到該屋叩門，房東在內問是誰？我即說家中搬來了，但鐵門關閉，不能進來，我想走你們前門進來呢。房東答道：門外人多，若將門開了，別人也都要衝進了，倘被巡捕看見是要受罰的。我說道：待我先把家中接來，等在門口，待機而行罷。遂又擠了過去，好容易把家人接了過來，倚門而立。這時有許多人，見我們要走這大門，都擁了過來。我見這種情形，知是不能開門；祇得若無其事地坐在門口。這樣捱了一個時辰，圍的人也散去了許多，有的也不十分注意了，我即暗暗地關照房東，一面自己也預備好。突然門一開，我們即竄了進去，接着外面的人，也接踵地衝了進來。房東發急地喊道：「巡捕來了啊！快關呀！關起來呀！」七八個人用盡平生之力，總算把門關上。雖然我一面幫着關門，而心裏卻覺得非常難過。房東告訴我：隔壁人家做這種生意，放一個人進來要兩塊錢，已被巡捕發覺，罰了二百元。忽見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飛奔着過來對房東說道：「巡捕拿着木板來釘門了。」房東著急地吩咐着進來的人道：「快點上樓去，若被巡捕看見了，就知道是放進來的。」於是都急速地奔上樓去。突然後門乒乓地發出一陣緊急的敲門聲，房東一面故意問敲門是誰？見人都已上樓，即過去把後門開了。跨進來五個高大的巡捕，其中一個是法國巡官，眼珠四處掃射，直至前門，用木板封釘，旋即轉身走了。房東叫我到弄堂裏去看看還有巡捕沒有。知道沒有巡捕，房東就把放進來的逃難人，都送了出去，至此心神始略為鎮靜了些。走到樓上，憑窗下視，只見難民比前更多，箱籠被褥，木器家具，千車萬担，綿延數里，呼號啼哭，慘不可喻。忽見第四家樓上，向下面拋擲許多大餅，於是萬頭鑽動，爭相奪食，不一刻發完了，人也漸漸地散開，只有少數的吃着，多數的望着。

母親叫我去買些燒餅來充飢，可是我拿了一張報紙出去，走了好幾個燒餅攤，都賣完了，還圍着許多的人。忽然鄰居的張媽媽

驚慌地迎面走來；她見了我站着問：「你看見我的兒子麼？」我說：「沒有。」她說她的兒子早上回去取些用具，至今未見回來，現在已不能進來了；她已替他測了個字，說是有難關。說時不勝淒淒，遂匆匆地又走了。我買了二斤生麵，借房東家灶鍋煮熟，加些蔴油醬鹽，覺得味美無比。突聞下面發出一片騷擾聲，即丟碗憑窗觀望，遠遠地有三只飛機向這邊飛來，下面的人都驚怖地亂動，有些婦女，連哭帶跳，如瘋狂了一般。旋見人叢中有幾個揮手喊着說：「大家不要亂動，這樣是很危險的呀！」於是一唱百和，秩序也就安定了些。飛機越飛越近，軋軋之聲，震耳欲聾，我不由地替他們捏了一把冷汗，下面的人，如在等死神的降臨。忽見飛機轉向東南方去，心裏始覺一鬆。剛舒了一口氣，突見該機一陣狂鳴，向下直落，即見三顆炸彈，脫離機體，旋聞轟然數聲，似在高昌廟附近。俄見一團黑烟，直衝上來，我知是着彈燃燒了。天黑了，天空一片紅光，那火不但不滅，反愈猖獗了，像要吞吃全上海的樣子。母親叫我吃晚飯，我捧了飯碗，心裏不知是被什麼東西梗住了，一點也吃不下。夜裏睡在舖上，時被下面的孩子哭聲所驚醒。（803）

逃亡（廿六·八·十六·）

蓮夫

由於「一二八」所得的經驗，膽子似乎給炮火嚇大了；在「八一三」的晚上，同事們先後搬進了租界；我却和兩位胆大的同事，留守南市的校舍中。

十四和十五兩天，在空戰的恐怖中過去了，十五的晚上，只剩我一個人過夜；廚房中廚子逃光了，校工也只有一位，吃飯便大成問題，飯店也關了門，有錢無處吃，小點心雖還有，却也不易買到，於是乎我也不能再留了。

到租界上去，最近又最安全；然而我認爲有損中國人的尊嚴，還是冒險渡浦，回家鄉去的好。

八月十六的早上，吃了些隔夜買來的糕餅，喝着冷開水，因爲老虎灶也關門了。

在一陣敵機掃射之下，瓦片上畢剝的中了流彈；我便帶了隨身的東西，走出學校。

中華路上，不大有人，比年初一還要冷落十倍。只有三五成隊的公民訓練班，在防守路口，巡邏街道。有許多工人，在掘壕溝，疊沙袋。我茫然的走過許多冷落了的鬧市，接近黃浦。然而黃浦面上沒有船，設防的地方也不准通行。我想，不能渡黃浦，只好走進租界住上一二天再說。但，就此回去，心有未甘；跟了同路人向前進發，希望往南或有方便之處。

沿裏馬路往南走，走到南碼頭鄰近，突然街口有人招呼我，不是熟人，是一個搖擺渡的船夫。他說二角大洋到浦東去。當然我也

不嫌貴；同行的人，也有渡浦的。走到浦邊，一船五個人，三男二女，在日機偵視之下渡過了冷落的浦面。或者我們太微賤了，不值得浪費幾個子彈。所以在低飛的敵機監視之下，竟得安然的渡到浦東。

浦東大道上，却很熱鬧，難民組織成的潮流，往南不絕的流動着。肩挑背負，扶老攜幼的流民圖，躍然顯現於眼前；而我自己也成爲圖中的一份子了。

走到上南鐵路，火車還在開，車上也擠滿了難民；沒法，只好仍舊煩勞兩條腿子，往前再走。

難民的潮流，還是在流動着。在經過楊思橋時，有一部份被吸收去，過三林塘，也有相當的減少。直到天花菴過去，還是前後相接，他們都要到遠浦的。

我的前面不知有多少已經走過，遠望前面，直到看不清的地方，有許多人頭在蠕動着。我的後面也不知有多少人，在沿着鐵路前進。

天又熱，口又喝，肚子又餓，手裏提着的東西，越發沉重，手骨酸痛，手指麻木，提着實在無力，拋去却又可惜。汗出光了，倒不再出；望出去，在强烈的陽光之下，晶亮亮的似乎有幾個金星在流動；黑沉沉的，又似看見幾個暗影。

自己想，我是個壯健的人，也已感覺到困憊，不知那些老弱婦女，困苦到如何地步！

不斷的炮聲，從北方傳過來，又看見幾枝黑烟在往上升。突然有三架飛機來了，大家慌張着，向草叢中亂竄。據說早上已經打死過幾個人。飛機兜了一個圈子，低翔着，銀色的翼上，有人看得出我們的國徽；或者是我們自己的飛機。

我走過了天花菴，才和大隊的難民分開走；却也有七八個同路人。走到蘇家橋小鎮，才在小茶館裏泡了一壺茶，鬆一鬆氣，補充我血液裏缺少了的水份。茶一進口，汗便往外流，這麼迅速，好像口與皮膚之間，有一條直接通連的管子。

茶客中正有不少逃難的人，各自敍述他從虹口逃出的經過。他們比我要困苦得多！

有一位可憐的老者，問我討一角錢。他說：他是擺雜貨攤的可憐人，昨天虹口中了幾炮，可是無法逃出，今天清早才跟着大隊難民過浦；敵兵把守着，不准帶東西，他的包裹被搶；他要收回，險些送了老命。老命雖然保全了，鈔票却跟包裹一同去了。

不管他說的是眞是假，我總要滿足他的要求，他年紀這麼大，樣子怪可憐，而且是客邊人。

另一個女人在哭泣，她在今天逃出時，和她的孩子擠在兩隻船裏，過了黃浦，又不是停在一個碼頭，終於失散了；找了好幾處找不到。她是寧波人，在虹口開飯館的。

我自己想一樣是逃難的人，我還是最幸運的。(2104)

僱船（廿六·八·二十·）

菲菲

戰事爆發到今天，已有一個星期了，我們那神出鬼沒的英勇空軍，却時常在敵方的高射炮亂鳴聲中飛到租界的領空上來，伺機在敵人的陣地或兵艦上來一回轟擊。我們眞興奮，願意在街頭去觀望那鐵鳥的雄姿，那「無事家裏靜坐，有事快快走過，切勿佇立觀望，免遭飛來橫禍」的警告，和流彈的危險，在我們都已置之腦後了。

我從虹口逃了出來，只天天在街頭奔忙，心裏却不知怎麼是好？老是徬徨着。——去參加後方工作嗎？離開上海到內地去嗎？自已可沒有主意決定。但是，是同鄉會裏選擧我擔任的遣送難民工作，却無法辭去，況且也不容許我辭去。

到同鄉返籍登記處去一問，來登記的同鄉已有五百多人，然而第一次開出去的那隻輪船，到今天已經一星期了，還沒有回來，並且連消息都沒有一點，所派去幾位押船的人也不見回申，正不知道前途吉凶如何？來登記的同鄉仍是那樣擁擠，已登記的同鄉却絡繹不絕地來探聽船期。其實，他們在焦灼，我們何嘗不在焦灼，只是慚愧自己能力薄弱，想不出一個辦法！

天氣眞是熱，汗珠是不斷地從額上掛下來，大毒的太陽灼晒在皮膚上有點發痛，幾日來的奔波，使我的臉變了棕色，許多朋友見了我，都驚訝地以為我剛從南非洲旅行歸來呢。

走出了門，再去拜望沈君，因為我們這張通行證是託他向京滬警備司令部裏去代領的，他和部裏的秘書原是舊同寅，所以可比較迅速一點。據說通行證到今天下午好取，他叫我們快去接洽輪船及拖船好了；一方面，却還得備一封同鄉會的公函，和紅十字會的旗幟。

我們的空軍又突然在天空中出現了，於是慌亂的高射炮聲劈歷拍勒的響着，在天空中，只見數十隻蜻蜓樣的飛機，無數點高射炮彈的黑烟球和白烟球，烟球追逐着飛機、飛機却精警地讓過了烟球，那種勇猛而活潑的技術，眞使人看了高興。

那時我冒着炮聲和機槍聲，走到了天后宮橋堍，在河裏却見不得一班輪船，再到盆湯街橋以及老閘橋等輪船公司裏去一打聽，都沒有輪船出租，問他們自己可有開出的船期，回說也沒有一定。於是我失望地回到了天后宮橋，去僱木頭貨船或無錫快，可是都說沒有輪船拖帶不去。而且代價每條船到蘇州是三百元，到朱家角是二百元，最多每船可坐五十人。但是我們既沒輪船拖帶，也出不起每人十多元的船費，我們的同鄉會是很窮的，又那兒賠得起許多本。最後，我們由於幾家米行的介紹，僱到了七條米船，而且並不需要代價，願意送到蘇州；伙食當然由同鄉會負擔，不過到了

蘇州每人須出酒資一元給船上的夥計，但實在拿不出的也可免却。

那眞是喜出望外，弄了一個上半天一點也沒有辦法，現在却毫不費事地接洽妥了七條船；——這七條船都是八·一三以前運米到上海來的，現在却因爲沒有通行證而不能回去，被閉斷在新閘橋那邊，既不能上岸又無法離船，所以烟火將告斷絕，如今他們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自然也是求之不得。

下午，我們幾位負責遣送的人又會議了一次，分配定了各人的職務，去取通行證的，辦應用物品的，通知登記者的，辦旗幟公函的，都分頭出發了。同時，我們又推定了幾個職員，十四個人擔任護航及糾察的工作，三個人是擔任庶務，兩個人擔任交際，此外我們因鑑於同鄉中不能完全認識，更難免份子優莠不齊，恐有漢奸混跡其間（這在別處的難民船中已經發現，故軍事當局極爲注意）這不獨影響許多人的安全，並且妨礙抗戰前途，因此，我們又指定了四個人盤問回籍同鄉的底蘊，和檢查行李等件，遇有形跡可疑或者帶有違禁品和危險品的，便拒絕他們趁船。

一切都辦理妥當了，決定明天上午在新垃圾橋下船，船大約九點鐘開行，於是我們到藥房裏去配購了一些紅藥水，防疫藥品，棉花紗布橡皮膏碘酒痧藥水八卦丹凡士林萬金油等一類應用藥品，然後各人去計劃着明天自己的職務如何進行。一天的奔忙，肢體實在太疲乏了，可是明天還有着更重要的工作。（750）

工房之夜（廿六·八·十五·）

鄭耀祖

廠裏的職員工人都跑光了，偌大的廠房祇剩下我和三四個工人。聽慣洪隆的機器聲和一天到晚過着集團生活的我，感到寂寞無聊。天氣雨後下着濛濛的細雨，這情景簡直有些凄涼。

因爲風雨沒見飛機出動，但砲聲隱約可聞。

爲了心頭煩亂，平素不抽烟的我亦拚命抽起來，午飯時，還喫了一鍾酒。

下午大雨。

據報上說今天下午四時將有空戰。雨大，想不致實現。砲聲亦稀，約半小時聞一響。

後面空地的地穴內挖好了，有四尺左右立方，上邊蓋了木條和泥土，看去不十分堅固。亦聊勝於無，自騙自罷了。代價是七塊錢。

天暗得很早，晚報上說日本航空母艦到了。

吃過晚飯，放下碗就進工房去睡。關照夜更華松如有飛機來，先熄滅電燈再趕來喊我。

狹長的甬道左邊四間寬大的工房，就睡着我這末一個人。沒開電燈，在牀前點了一枝洋燭，牀檔上縛了一把蒲扇，遮住射向窗

外的燭光。牆上映着龐大的黑影，使暗澹的房中更增加了一股神祕的彩色。四周沒有一絲聲息，從窗外傳來淅瀝的雨聲。空氣是死寂的。我躺在牀上看巴金譯的克羅泡特金原著「我的自傳」這倒是一個適宜於看書的環境呢。

吹熄燭，放下帳子，朦朧地睡去。黑暗寂靜的空氣緊緊圍着我。

近十點鐘，突從甬道口傳來一陣脚步聲，沉重而急促，一步步踏在我心頭上一樣，我的心在發冷。

「鄭先生，飛機！」——是華松。

黑暗中一躍而起的開了門，先遮住了他手裏往上射的手電，披了大毛巾，拿了洋燭火柴，兩個人跑出甬道。

外面下着大雨，空地上的泥土濘滑不堪。匆忙的脚步使我滑倒在泥水中，撐起身，跨下地穴。

沒有料想到的，地穴裏積滿一尺深的水；先前放在裏面的幾隻小木凳浮在水面。赤足立在水裏，洞頂不時滴下汚黃的泥水點，毛巾一不留心就浸在水裏。點着的洋燭，像在玩戲法，舌燄長得三寸高，幾乎舐着了洞上的棵木。

耐着心聽外面風雨聲中隱隱地似乎雜有輕微的呼呼聲。但沒聽慣飛機聲的我，委實辨不出是否真有飛機。

捱了五分鐘，華松先出去了。二分鐘後，我亦冒雨奔回房內。帶着溼衣，擠進帳內。滿室漆黑，雖在牀上，還似在洞中，離頭三寸，就像洞頂緊壓着，不時用手伸上去摸。

第二輯 在近郊

吳淞行(八·一三·十)

莫明(二十·前市輪渡職員)

一

上海的風雲，一刻緊似一刻；戰爭的恐慌，猶似浦江裏的浪潮，一起一伏地在每個人的心裏，飄蕩不定。灰色的軍艦，突然的佔據了浦江裏不少的地位。美麗的莊嚴的市渡輪，在那些灰色巨物的空隙中，不息地穿來穿去的行駛着。這時候，它正負着一個重大的使命——把它自己的主人（市民們）一羣一羣的從吳淞載到浦東，載到租界。

二

還是偉大的一天——八月十三日的早晨。我被派到吳淞碼頭照料。同時，我還帶去十二打金鼠牌香烟——那是同事們買來慰勞那些將要替我們出一口氣的弟兄們的。

沿岸一帶的碼頭，沉的沉了，燒的正在燒着。弟兄們一個個的伏在自己剛剛在岸邊挖好的戰壕裏。槍口對着浦江。每雙銳利的眼睛，注視着浦江裏往來「視察」的灰色巨物。嘴裏嘰咕着：「媽的，還不『上班』」

碼頭上，候船室裏，甚至於候船室的鐵門口，街路上，都擠滿了挑擔帶籃，扶老攜幼的「難民。」沒有一個人露出笑臉。即使要找一個勉強苦笑的人，恐怕也很不容易罷？大家都捨不得家，同時也捨不得命。有錢的人，早已跑了！留下這一羣——貧苦的一羣，還想硬着頭皮，想作最後的掙扎。但是，經不起炮火的威嚇，心裏起了恐慌，覺得還是走更好。逃命固然要緊，可是，他們都迷惘着：到那兒去生活？

三

一方面是一船一船的載去，另一方面是一批一批的奔來。究竟人是不會在無形之中增多的。所以，約摸過了四五個鐘點，候船的「難民」是比較少了。然而，整個的形勢也比較更緊張了。弟兄們好意的通知我們：「留意着。」

從飯店裏叫來的一桌客飯剛送到。上海管理處的緊急通知，也同時收到；限我們在午前撤退。最後行駛的一艘渡輪，恰巧也到了。於是，我們準備隨輪撤退。碼頭上所有可以攜帶的物件，我們都

把它們搬上輪船。同時把剛才叫來的一桌客飯；一齊送給弟兄們。飯錢是照常付清的。等等，看看要搭輪的「難民」差不多是沒有了；才把碼頭上的鐵門「咯嗒」一鎖。船上的汽笛，大叫三聲。就在我們和弟兄們揮手道別的當兒，這最後的一艘渡輪離岸了。

四

浦江裏，除掉水浪衝擊的聲音之外，的確比不久的以前寂靜得多多了。在北岸，有些碼頭，還在冒着煙火。在魚市場的附近；隱隱約約的，還可以看得出有許多穿黑衣的警察，在架機關槍。這是正在預備賞賜敵人們的一個打擊。

船抵慶寧寺，我奉命上岸休息了。

五

剛在病舍裏休息了一會，吃了一頓冷飯，上海管理處的電話來了。副理吩咐我候乘第六號渡輪，再到吳淞去。因為，「聽說」那邊「遺留未逃」的同胞，還很多很多呢。

搭輪同去的職員，連我共有六個。其中有五個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一個是中年。大家認為，此去是一種冒險的行動。但是，為了「救人」，憑着我們這股血氣，什麼都不怕，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六

船到高橋，停泊了一會。正在那個時候，有一艘軍艦正在浦江裏轉身。把它自己的船身，橫泊在浦江中央；把長長的江水，一切兩斷。船尾對浦東，船頭對準魚市場。無疑的，它是在覬覦那地方了。另外有一艘，正從上游向高橋這邊駛來。不一會，已在高橋碼頭對過泊定了。這時的形勢，顯然的更緊張了。

那位六號輪的司舵，已經嚇得從船裏奔上岸來，連說：「回去吧！回上海去吧！」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到吳淞去。那位司舵連連的搖頭搖手說：「去不得，去不得！白白的攢掉性命，誰高興？……」

究竟是去呢，還是不去？我們想打個電話到上海去請示，可是電話不通。而那位司舵，連連的催促我們回去。這是他的好意。但是我卻很堅決地回答：「你回去吧！我決意乘別號輪船到吳淞去好了。這是我的責任！」其餘的各位同事怎樣呢？他們都齊口同聲地贊成我的意見，他們都願意同我一塊兒去。

七

眼看着這艘「胆小」的六號輪，悄悄地回去。又眼看着它的姊妹船五號輪的到來。我們便跟五號輪的司舵商量去。這位快到五十歲的陳先生——五號輪的司舵，很果敢的答應了我們的要求。他還說：「我的年紀老了，可以死了。今天預備拚着這條老命幹去！」

我們聚集在碼頭上。大家很慎重地宣過誓；為了盡我們的責

任，萬一遇到什麼危險，我們是準備犧牲了！

老年人的思想計劃和做事終比浮燥的青年人要來得周到些——雖然不盡是如此。當時這位陳先生吩咐船上的水手們把堆在岸上的厚木板，搬了幾塊到船上；遮在甲板的外邊緣，厚厚的有好幾層。這樣，對於防避槍彈多少有點效用罷？

八

渠亭裏的鐘，正好敲了四下，我們便踏上「征途。」這時，我們之中，已多了二位同事——這二位是在高橋碼頭上服務的職員。因為被我們的精神所感動，而臨時加入的。他們的參加，使我們感到更愉快，更興奮。而我們自己也覺得更有勇氣了。

司舵很鎮靜地指示輪機間開快車。我們的情緒，也跟着緊張起來。每當駛過軍艦的面前，我們都一齊伏倒在艙中。很幸運的，沒有受到槍彈或炮彈的「賞賜。」

九

太陽已經落山了。紅的、黃的、青的、白的顏色，塗滿了整個的天空。我又回到吳淞了。船上的汽笛又高高的叫了三聲。這是歡呼，也是招呼。招呼那些要逃命的人，快點趕來。

碼頭上是靜悄悄的。除掉二三個弟兄們站在那邊之外，不要想找人，就連鬼也找不出。

五分鐘之後，祇有三四個人來上船。於是，我們決定到各條街上去，分頭招呼了。

街上比碼頭上更靜了。因為這兒附近還沒開火，所以槍炮聲還聽不到。除去有幾只狗在街上徘徊找尋食物之外，人是差不多絕跡了。

「一二八」時留下的殘壁斷垣，依舊矗立在那邊。可是，第二個「一二八」又來了。將會使這些壁垣更殘更斷。將會使這劫後的吳淞，再劫一次。我想，這是最後的一切了！

十

當我走進一間矮矮的破屋子裏，看見有一個老頭兒坐在暗地裏喝酒。我招呼他：「老伯伯，這裏要打仗啦，還是乘我們的船到上海去吧。」他對我瞧瞧，苦笑着。我又說：「老伯伯，乘船是不要錢的。」他不響，只搖着頭。我很失望地走出來。

在一家荳腐店門口，坐着一對中年男女。他們在談話。當他們聽到我的腳步聲的時候，都掉過頭來注視着我。起初他們對我表示很驚異。後來一看到我所穿的制服，他們才知道我是市渡輪上的職員。我對他們先開口：「兩位要逃到上海去嗎？這是最後的一條生路了。」接着我又補充了一句：「現在乘船是不要買票的。」那個女子不響，只是低着頭；似乎用手帕在擦着眼淚。那個男子搖搖頭說：「逃出去，是沒得吃的啊。」後來他又輕輕地說了一聲：「唉！總歸要餓死的。」

十一

我空着手，獨個子很惆悵地回到船上。同事們都很關心地在等着我。他們之中，有幾位略有成績——召來了五六位「客人」。汽笛又叫了三聲。我們又等了五分鐘。看看再也沒有「客人」上船來了。於是在汽笛的長嘯聲中，我們又別了吳淞——還才是眞正的別了，從此，就再也沒有機會回來了——除非在抗戰勝利以後。

在半路中，我們發見有一艘軍艦在跟着我們，在監視我們。大家的心裏都在想，大概它不會對我們「開火」吧？

十二

當我們回到高橋，那艘軍艦也泊定在浦江中央了。碼頭上已有三個同事在揮着手巾，歡迎我們很平安的回來。幸虧敵人沒有誤會。否則，假使他們以爲這幾位同事是在打旗語，與對岸通訊：那就糟糕了。或是他們以爲，這幾位是在揮白旗表示投降，那可也糟糕了。

從高橋起航，未到東溝的時候，鄰近的一艘軍艦突然開火了。它準對着魚市場猛攻。同時，駐守在魚市場裏的弟兄們，也動手答還了。

「格格格格…………轟轟！」

「轟轟轟！格格格格格……」

十三

外界的空氣和內心的情緒，跟着槍聲炮聲驟然地，極度地緊張起來。

天已經黑暗下來。一閃一閃的火光不斷地從軍艦上，魚市場裏發出來。襯托在這偉大場面背後的，是一片大火大煙。

船很快地離開了這個危險的地帶。但是一閃一閃的火光，依舊能夠很清楚地看到。不過，稍爲小一點罷了；像一粒粒明星般地射來射去。

十四

一年了。整整的一年過去了！我想，每個同胞的腦子裏，以及心裏，祗盤迴着英勇的弟兄們的壯烈抗戰，救護隊的奮勇工作……。但是，他們那裏想得到，在這全面抗戰的初期，我們這一羣小職員小水手們也曾有過勇敢的表現呢？雖然，這不能說是「爲國」，至少可以說是「爲民」罷？(290)

從江灣到上海（三八·十·十）

常　靈（商二十·）

「八一三」一週年了！這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日，這震驚整個世界的一日又降臨了！

去年的今日，筆者還在江灣跑馬廳附近某工廠服務，直到戰

事發生，方才離廠取道大場、眞茹、同抵上海。今將沿途所經過情形，概略寫成此文作爲我生平重大遭遇的一頁，同時也算作紀念這偉大的一週年的表示！

虹橋飛機場事件的發生，實爲「八一三」滬戰的導火線。我方在事前早已嚴密戒備，十二日的淸早，我大軍就開入市區接防，撕碎了五年來喪權辱國的「淞滬協定」。

當時防守江灣區的我軍集合在跑馬廳，經長官一番視察，就分段駐防放哨，入於警戒狀態中了。有兩排的兵士宿在我們廠中。一位身材並不高大却十分强健的官長，一望而知是個久歷疆場的戰士，首先走來，操着不純粹的國語，很客氣的對我們——同廠尙有其他職工五人——說道：「現在我們有幾十個兄弟，奉命駐守在這一區，要借貴廠駐扎駐扎，很對不起。」說完，一揮手，門外半數的兵士立刻進來，卸下了槍械及其他備帶的東西，取水的取水，休息的休息；他自己也將背在身上的東西卸下，喝水吸煙，和我們交談起來。他是百粤人，年方二十四歲，十六歲就開始軍隊生活，軍事經驗相當豐富，「一二八」淞滬戰役也曾參加，那時隸屬八十八師，建了不少戰功，他指着面頰上和手臂上的傷痕給我們看，露出光榮的笑容。最後他又極懇切的對我們說：「此地是咽喉要衝，戰事發生，敵人必出全力攻擊，你們最好還是早離此地，免受意外的危險。」我們領受了他的盛意，並深謝他的關心。

一天的時光，全耗在友善的談笑中，感覺到分外的短促。入夜後，我們數人集議着從那條路走的問題：那位軍官在燈下展開了一張軍用地圖，聚精會神的在那裏仔細察看。室中比較的寂靜，只是香煙一縷縷在打着旋。

「拍！拍！拍！」幾聲淸脆的來福槍聲，突破了沉寂如死的夜，撥動了每人的心弦；隨着是一陣緊密的機關槍聲和隆隆的小鋼炮聲。這些簡單的音調合成了一支「八一三」神聖抗戰的前奏曲！這是民族解放的衝鋒號！

我們都不約而同的脫口而出：「動手了！」那位軍官早站起來命令弟兄們準備着。五分鐘後，遠遠傳來了機器脚踏車的聲音，到廠門前戛的停住，一個傳令兵進來行禮：「報告！敵人在天通菴附近向我陣地開始射擊，命令各部隊一齊準備，不得違誤！」說後行禮，立刻返身上車，聲音漸漸遠去。

我們得到確信後，都說趁此戰爭初起時，早些動身，比較安全些。於是將廠中該關的，該鎖的，料理一下，與那軍官幷衆弟兄作別。臨行還承他指示：「你們回上海，還是多走些路，比較安全，水電路柳營路至閘北恐已禁止行走，還是先到大場吧！」我們十二萬分的感謝這位相交只有一天，而很投契的軍官，和他握別好像離開一個老朋友。

路燈早已熄滅了。天空中懸起一彎極細的月牙，只撒下了無

數的銀針，一閃閃的故意不幫助我們，使我們在黑夜中更難走路。到江灣車站時約有二時許了，橫在地上的鐵軌我們只能看到數尺長，再多是無能爲力了。在路上我們遇着三個中年的鄉農，他們是從蘊藻浜來的，恰巧也要往大場去，我們就合夥兒一同前往。他們都是本地人，這裏的路是一向走慣的；他們帶我們走上曲折的捷徑。於是我們轉灣抹角，東抄西襲，翻陵越阜，跨溝涉浜，活像一隊軍隊的迂迴行進。偶然滑入田溝，爛泥就塗滿了全足；偶然一只田雞在你足邊驚的跳入草中，又受了陡的一驚。在田野間走路尤其是在黑夜中，實在不是普通人所能勝任的事！

到大場已是五時光景，東方隱約透出了曙光，像乳白色的油漆緩緩地塗在木板上。初秋的曉風，吹在身上相當涼爽。看不見煙突中冒出的炊煙，看不見荷鍬肩鋤的農人，只有鳥兒一羣羣的飛出窠巢，同平時一樣的去尋找牠們的食料。牠們怎知道這個世界，在最近的將來會變成個烽火滿天，流血漂杵的地獄呢？牠們一向生於斯食於斯的樂土，會給無情的炮火所吞噬毀滅！

我們在那領路的鄉農的朋友家，吃了二碗平時不值一看而此刻如同至寶的西米粥，休息了一會。這一家年輕的，在昨天中午就逃到上海去了，只剩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婆婆，她說：「逃難是頂苦不過的事！非但沿途吃盡辛苦，担足虛驚，就是逃到了租界上，也得要吃，也得要住，家裏有的是現成的，吃了三月五月還不要緊，何苦走去受些折磨呢？我年紀也算不小了，一生不曾做過喪良心的事，天老爺總有眼睛的，就是真的給流彈打死了，炸彈炸死了，也是命中註定，無法可想；但比客死異鄉，做個野鬼，要好得多吧！是不是？」她不脫老年人迷信的口氣，自已解慰自已的說了一大串。我們也只有「唯唯」而已。臨走的時候，我們要給她半元錢，作爲六人茶食的代價，不料她非但堅決不收，又說了一篇大道理：「幾碗薄粥能值多少？況且大家都是遭難人，正應互相照料，拿你們的錢，不怕罪過死嗎？死了又不能帶去，倒不如行些功德，反能得到菩薩的保佑！」我們非常感謝她，唯有祝她「老天有眼，」「菩薩」一定「保佑！」

第二目的地是真茹，我們又匆匆上道了。此刻天已大亮，走的又是公路，比較昨夜是大不相同了。果然，不一會，敵人的鐵鳥已成羣的出現在我們的頭上。牠們的影子已够使我們害怕，再加上震耳的機聲，更增加了驚懼的心理。離我們不遠的前面，有輛運貨卡車，立刻成了牠們的目的物，趕上前去投彈。車給停在一棵樹旁，車夫，小工，沒命的奔跑，向田野中逃避。我們也只得匿伏在田溝中，靜待着「命運」來支配，「死神」來選擇。

當牠低着頭衝下來投彈時，那種特有的吼聲，再加上機關槍彈掠過四周的呼聲，的確使人感到極大的恐怖！在不到半分鐘的時間內，那只酒瓶似的炸彈，比箭還快的已觸着地面，這一霎那間

每人心中的意味，恐怕沒人能講得出吧。「轟」的一聲，地球好像跳了一下，我們給彈起有半呎高，接着是一股不知是煙是灰——實在兩樣都有——的東西直噴起來，沙石、泥土、樹枝、下雹一樣的向四周拋擲下來，只要在她的勢力圈內，不論房屋，小溪，田地都給弄得「體無完膚。」機聲遠了，大家的神志慢慢的也恢復了，方才一個個鑽了出來，有的泥漿滾滿了全身，有的給碎石彈破了頭，有的給樹枝打傷了背，也有身上並不遭到什麼傷害，手中却緊握着連他自己也不知何時從土中拔出來的兩把青草，綠色的汁液也給擠了出來。大家相互慶幸，都說：「那勞什仔明明是直照着我的頭落下來，我只緊閉眼睛等死，等到轟的一響，却遠在那邊呢！總是老天有眼，一陣風將牠吹了過去，大概我們不應受此惡報！」他們怎知道這是物理學必然的現象呢！

卡車損壞得不能行動了，乘車到內地去的人們也只得和我們同回上海。真茹過了，折入中山路，一輛輛裝着偽裝的卡車，滿載了忠勇衛國的勇士，駛赴前線增援。他們的臉上都浮出了極端興奮的神色：他們知道報國殲仇，揚眉吐氣的日子已經到臨，一切犧牲都在所不計！數年來壓積在心底深處的一腔怒焰，將於一朝之中同淺間山爆發時一樣的迸裂出來，給殘暴無理的軍閥燒個焦頭爛額。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老祖宗，是不可侵凌，不可侮辱的！

抵達梵王渡，已午後一點多了。幸虧同行的卡車小工，他的熟人在此操舵，將我們很快的渡過對岸，不然，真不知等到夜裏還能不能過渡呢！我們給了六角錢的渡資，又深深的致謝那小工與三個鄉農，各自分別。

踏進了安全的區域，給遺忘了的疲勞，却作怪起來了！街沿上坐了下來，使緊張的心臟鎮靜一下，乏力的身子休息一會。當我抬起頭來深深呼了一口氣時，那樹在豐田紗廠屋頂上的膏藥旗，映入我的眼簾，懶懶的垂着，一揮一揮地像日本勞苦弟兄的老母，嬌妻，彈淚送她們被迫出征的愛兒和親人時，揮的手帕一樣！啊！這紅日！勢將與西墜的夕陽一般，漸趨衰微！漸歸沒落！

一年了！多快呀！那位軍官，那些弟兄，那幾個鄉農，那個老婆婆，那個小工；那黑夜行路的困苦經歷，那吃粥時狼狽可笑的狀態，那敵機轟炸時驚避恐怖的情形；一件件，一樁樁，浮出了腦海，在眼前不斷的放映。這些人物，這些情形深鐫在我的記憶版上。十年，廿年，永不會磨滅！除非與我整個的軀體同歸死亡！同歸消失！(308)

離開高橋(八・十・四)

修　君(二十・學・女)

戰事於昨日爆發了，下午父親派了一位伍先生來接我們到他的辦事所去；因爲他病着，所以不能親自回家。我們知道父親病得很厲害，假使戰事不發生，我們也預備南行了。

今天的上午，母親，伯母，伍先生及我等，收拾妥當後到輪埠去乘船，但是交通已斷絕了，在無可奈何中祇好徒步走路，這樣的，我就離開了高橋。

風呼呼的括着，還夾着細雨；沿途軋軋的機槍聲和隆隆的砲聲，淸晰可聞，路上的行人，成羣結隊，絡繹不絕；有來的，有去的，有挑的，有背的，攜着不同的東西，但帶着相同的面容：恐怖和焦急！連綿在數里長的村道上。

「雨倒停了，路也並不泥濘，風還是大一些的好，否則，敵人的飛機來了，這麼多的人，那是多麼可怕呢！」母親好像很幸運似地說着。

灰黑色的天空，陰沉得可怕，我們急急的走着，似乎惟有快些走，才能保全我們的生命。

在將近東溝的時候，天空中起了轟然的響聲，我抬起頭來，祇見八架飛機在天空中飛翔。

「媽！飛機來了，我們躲樹下走吧！」我心中很怕這飛機，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正在這時候砲聲響得格外厲害了，一朵朵烏雲似的黑煙，連續不斷的向上升。

「不要怕，那是我們中國的飛機；你看，日本兵艦不是在開高射砲嗎？我們向前走好了。」伍先生高聲說着，鼓勵着我們前進。

我們匆匆地走着，然而可憐了母親及伯母，因爲她們是纏足，走起路來總不及天然足的方便。沿路又沒有車子可雇，直至離慶寗寺不遠的錢郎中橋，才有了一輛小車，母親和伯母就乘了車。

「眞危險、我們的小船過江時，飛機炸公大紗廠，高射砲開得眞緊。」

「喂！你看見嗎？一隻兵艦，差一點兒被我們的飛機炸沉。哈！哈！眞勇敢，我們的飛機！」

「現在的中國飛機眞不錯，也能飛來出出風頭和炸日本司令部了；倒是沒有想到的事。」

路上的行人興奮地談着，但同時也現出慌張的樣子，脚步顯得踉蹌似地。

在萬分的驚駭中，我心中起了莫可名狀的愉快，我們的飛機，能在敵人的彈雨中，施展莫大的神威，去轟炸敵人的陣地，我相信最後的勝利，必是屬於我們的。

小車推到了洋涇，母親等又下車走了，這時候砲聲更響了，地也被震動，媽嚇得只是向人家的屋裏鑽。

「阿修：這樣看起來，我們恐怕不會走得到了，也不能再見你爸和弟弟了！」媽絕望似地說着，臉變成了灰白色，眼淚也快流出來了。

「媽！你怎麼說這樣的話呢！走路的人多着，不單是我們幾個，況且是高射砲，不要緊的，快走吧，爸還等着我們，一定等得很焦急

了。」我裝出十分鎮靜的樣子，安慰着母親，但心中也同樣的害怕，害怕流彈會降臨在我們的身上。

到了陸家嘴，伍先生叫我們等着，他去雇船，然而船夫隨你出他高價也不肯行，於是我們還得走，及至董家渡，才雇到一隻破划子。划船的是一位江北老婆子，所索船資也並不高，但船是漏的，風浪又很大，沒奈何，我們只得上船。伍先生一面汲去船中的水，一面講着十六鋪江面封鎖的情形，他的語調很是激昂，我們都很受感動。在五時左右，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楊思鎮。媽見了弟弟和爸爸悲喜交集，只是流淚，讓歡悅的心代替了過去的恐怖。(618)

月光下

憔悴人

去年秋冬間的某一個晚上，隆隆的炮聲自遠處漸漸移近，振撼了整個的村莊。村子裏的空氣就立刻地緊張起來；平時感到死寂的我家茅屋裏，擠滿了一羣平時不多見的親戚們，他們都三五成羣地在竊竊私議着，臉上帶着懷疑和驚懼的樣子。煤油燈微弱的光線在茅屋的一角跳動，越顯得這茅屋的一大部分是充滿了黑暗。而母親的舉動，在這一晚也顯然和平時大不相同，她不時急遽地從小妹妹的病榻旁，跑到茅屋另一角的藥爐前去檢視爐上的藥，一面還怱忙失措地指導着姊姊去整理一切逃亡時必需的細軟，一種莫名的焦急和惶恐的情緒，充分地表現在她幾個月來爲妹妹的病累黃瘦了的面龐上。姊姊，她在平日祇曉得吃飽了菓子在草場上溜搭的年青的姑娘，用着她那不純熟的手法，把父親底破棉袍子，舊氈帽，和一雙帶着黃泥的草鞋，夾雜地包到一塊兒去。她睜大了疲憊無力的眼，不時向擠到一起的親戚們矚望，想從他們那兒得到一些什麼似的，但另一面她却又必須留神着母親的吩咐，因爲不是這樣，她立刻會覺得沒有事可做了。

小舅舅喘着氣怱怱地跑了進來，全茅屋的喧嚷就立刻自動停止了。沒有一句話，衆人都靜悄悄地看着他那在黝黯的光線中顯得更黧黑的面孔，好像就在他的臉上看出了某一個特別符號，這符號暗示着他們剛才所猜疑着的可怕的答案一定是無誤的；因此他們都不敢發問，怕所得的答覆眞的會證實他們的虛擬！

「鎮上怎麼樣了？」經過一度的沉默，還是母親先問：「姐夫呢？他店裏怎樣？」

小舅的答話是那樣地語無倫次，他那種說話時下顎的可怕的抖動，到現在叫我想起來還害怕，他說：「不對了！鎮上連鬼兒都不見一個了！……警察都背上了長槍大刀，據說警察局也搬場了呢！……鎮上還到了許多傷兵；壯丁却開了上去，聽說預備巷戰呢！……姐夫沒有看見，店裏連排門縫裏都是黑的……。」停了一下，

他在額上抹了抹，又道：「後來……後來聽說壯丁隊打敗了，我們先跑回來的……姐姐，還是走罷。」

「向那裏走呢？」眾人的叫喊像雷一樣地響了起來，可是另外有一個特別提高的口音壓服了大眾，那是跛子李三，他叫道：「我住在這裏三十年了！我不願走！」

「我的母親七十五歲了！」四族叔顯得憂傷地說：「我怎麼走呢？」

母親的聲音阻斷了他的話，「我不能走的！」她幾乎是在狂喊了！「小毛默病得這樣厲害，動一動她就會死的……再說，他們爸爸沒有回來，我也不能離開這裏，」

人叢中的議論又發生了，這幾乎是一種近乎爭吵的議論，他們都莫明其妙地喧鬧着，聲音是大得連茅屋也顫抖起來，有的主張立刻就走，有的卻想再等一回兒，看情形再說；有的預備往山谷裏暫避一時，有的卻要逃到更遠的鄉村去投靠親戚。然而不久他們卻又暫時的沉靜下來了，因為不知在什麼時候，在隆隆的炮聲中又加入了一種帕啪的新的聲響、這槍聲一陣緊似一陣的，到後來連子彈飛過的那種嘘嘘的叫聲都非常清晰地可以聽到了！母親的不逃走的意思，終因小舅和我兩人的勸說而完全改變。等到隨着大眾，在黝黑的微光中，越過了田野，涉過了濕地而到達一個大家認為比較安全的山谷時，我回過頭去；只見背上小妹妹的慘白的面孔在淒淡的月光下變成了青色，她已經在人們自顧不暇的當兒，在隆隆的大炮聲夾着嘘嘘的槍彈聲中，離開這殘酷的人間世了！

整整的一年了！在這糜爛的孤島上，每當淒淡的明月高高懸着的時候，我又想起了去年的那一晚，母親的焦急，姊姊的失措，和小妹妹的一副鐵青得使人害怕的面孔！(206)

逃出家鄉——羅店

蕭德基

自八一三滬戰爆發後，我的家鄉——羅店——[illegible]上的重要據點，但沒有重兵駐守，而居民已多半遷居，但是市面仍然不減往昔的繁華，一些兒也沒有表現出戰時的狀態。全鎮居民每日都聚集在收音機旁，探聽前方的消息。上海的捷報不斷的傳來，使居民加倍興奮，有些人以為在上海方面能得步步打勝，羅店可以高枕無憂了，所以每天找尋快樂，飽食酣睡的過日子。

八月二十二日的上午二時，居民正睡得甜蜜的時候，有巨大的砲聲，從敵陣中打來，把房屋門窗震動得索索作聲，我睡的床鋪也在那裏東搖西蕩，好似小兒睡的搖籃一樣。起初我不覺得什麼恐怕，但是細想起來，現在家裏祇有我同母親二人，母親年紀又老，假使萬一有危險，那是很不便的，於是爬起來。電燈線早已弄斷了

所以找尋了自來火，點了洋燭——美孚燈——開了門去看看街上的動靜。街是黑暗的，靜得像死去的一般過了一刻，在黑暗中隱隱約約的看出一隊一隊的居民，拿了大包小包，扶老攜幼的向西奔走着。我爲好奇心所動，就跑去探問他們的究竟；說是日本兵已在川沙口——寶山縣屬的川沙——上岸了，使我汗毛不覺豎了起來。但是還不十分相信，我就告訴母親，叫她守在家裏，我再到外面去打聽一個確實。拿了電筒先到區公所去探聽，只有鐵將軍守門，不過裏面有一點很小的微光，在那裏隨風搖蕩着。我知道裏面有人，就用了一身的力氣叫着：「裏面有人嗎？」出來了一個工役似的青年，我問他：「區長在嗎？」「不在。」「裏面還有別的人嗎？」「一個先生都沒有了，都出去了。」「他們到那裏去？」「不知道。」「他們出去的時候對你們說過什麽話嗎？」「沒有什麽話對我們講過。」又走到壯丁守防隊去；見大門開着，沒有守門的人，我就一直跑進去，走了一周，什麽都找不出，眞是鬼也沒有一個那時我有些着急了，又趕到公安局去，也是空空的，聽說警察都各自逃走了。我覺得事情眞不妙，更着急，就趕回家去。那時房客金君也從店裏回來，他很急的對我們說：「日本兵上岸了，我們現在怎樣呢？」我雖然着急，但是還不十分相信這消息。

肚子很餓，我就叫母親去燒一點粥。吃過粥後，大家靜坐着，待看事態之推移。

東方灰黑的天邊已變成魚肚白，曙光照着大地，大地的一切已略可辨別了。我們又從家裏走到門外，看見一羣羣的人，挑的挑，背的背，大哭小喊，不絕於道，問他們從那裏來，都說：「從川沙盛橋來的，」——這二處都是寶山縣屬的小鎭。「究竟如何？」「日本兵上岸了。」「確嗎？」「我們親眼看見的，並且房屋已在那裏燒了。」——每個人都是這樣的說。

我們還是走吧！到那裏去呢？商議的結果是到房客金君的女婿家——婁塘，暫避一下再說。走到離鎭二三里的一個村莊上，頭頂上有很多的日本飛機，不絕的盤旋着，並且放射着拍拍拍的機關槍，向我們示威。那時，看見遙遠處有六架飛機，追逐而來，看來非常勇猛，像中國飛機。不一會，的確不錯，天空已發生劇烈的飛機遭遇戰了。我攙了母親躲到一家草棚裏。大約過了半個鐘頭，日機向東逃去，我們心內的恐怕也就消散了，我們又開始走路。走了一二里的時候，聽得巨大的炸彈聲，回頭一看，但見黑煙冲天。

「那裏定是羅店吧！」我在這樣的預測，「我的家不知怎樣？」

但是不能回去探看，祇好在默視其無法。

再走着，頭上的飛機，還是不停在飛翔着。牠看見人多的地方就用機關鎗掃射。我親眼看見幾個行人飲彈倒地，慘遭非命，所以我對於飛機更加害怕了，每逢飛機經過時，怕得什麽似的，總是臥

在田裏隱蔽着。高年的母親，那裏經得起這樣的驚慌呢？但是飛機還要同我們尋開心，你越怕它來的次數越多，走了數十步，就要在田園裏隱蔽一次，在最厲害的一刻鐘，簡直不能使你前進一步，眞苦極了！又走了三四里，飛機是比較少，走路比較爽快得多了，但是火盆似的太陽掛在中天，放出它强大的威力，威迫着苦難的我們；汗水濕透了我們全身的衣服。母親覺得很疲乏，不能再走了。於是我們到那個不知名字的村莊上，借了一張凳子，給母親休息一下。這個時候，又有一陣巨大的飛機聲，嚇得我們連忙躲到那一座橋底下去隱蔽。我看得很淸楚，前面有六架漆着紅日徽號的日本飛機，後面有三架青天白日徽號的中國飛機，在追趕着，到我們上空的時候，又發生一場空戰。我們一動也不敢動、氣也不敢透。約五分鐘後，日機向前逃去了，華機仍舊奮勇的追趕着。我們覺得苦受够了，再不能這樣的悶在橋下了，還是起來趕路好。幸虧這裏離開我們的目的地，只有八九里路，我們就更加緊步伐，什麼劇烈的太陽，什麼汗流濕衣服，都不管，祇要趕快達到目的地。還算僥倖，在這一段路上，祇遇到三架飛機在我們的上空經過，此外沒有什麼遭遇。在午後二點鐘的時候，我們趕到了目的地，一切害怕雖然可以解除掉，但是忐忑的心還在跳動着。

這樣的害怕，這樣的苦難，我非但沒有受到過，就是我年高的母親也是生平第一次的遭難。這一天的印象太深刻了，總在我的腦海裏徘徊着使我永久不會忘記！（202）

轟炸的前後（二六·八·二八·）

劉　璨（十八·學）

昨晚（廿五日）我正睡得濃，忽然媽用悶住的高聲叫我。我總以爲又叫我當心後半夜的天氣轉涼，要多蓋點被頭，所以我抓了一角被頭遮着，翻了一個身又睡，而媽急得什麼似的推着我，急促地喊着：「飛機！飛機！」

「飛機？」我剎地坐起來想問，而轟炸的轟響已傳了過來。媽急急地拿了我的棉被，匆匆地奔下樓，把她鋪在已經鋪着很多被頭而顯得浮腫的桌上。那時桌下已擠着弟弟等一行人；我最後也被媽推了進去，其實裏面窒息得難耐。

轟炸聲還不斷地傳來，每次都使我們的住屋震動着。我們臉上都顯着恐怖的表情，除了哺奶不懂事的小弟弟平靜地睡着外，都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懼怕，尤其是爸的酒意全給驚醒了。

「在掃機關鎗呢！」媽輕輕地嚅嚅地說，於是我們又緊張起來。眞的，機鎗聲是那麼淸晰地格格地響着，而且是那麼近，幾乎就在我們的頭上。槍聲時斷時續，突然又在靜寂的空氣中激蕩着，像搗碎了心似的。

直到十一點半，我們才聽不見飛翔聲。我帶着恐怖的心理，輾

輕地跟媽走出了後門，弄裏的居民也不在喧嘩議論，已安靜下來了。那時天正藍黑，月亮也已婀娜地升上天空，她的冷靜，嚴肅，好像可憐我們的遭遇。我俯視脚下的黑影，看看月亮淡黃的光彩，感到周圍是太空虛，太寂靜，那裏像個剛受轟炸過的市鎮呢？我走近搖籬頭的蘆粟，撫摸着濕潤的葉子，天也剛在流淚哩！水珠是冰涼的，沁透我的心肺，我才覺得我正穿着短袖的夏衣。

我添了衣服，莫名其妙的睡熟在用椅子拚成的牀上。大約六點鐘吧，媽已忙碌地整理着物件，分別打成包，說是下鄉去，由同里的楊媽媽領我們到她的故主家暫避。媽是和藹的，人家又是一片赤心，我們也無可無不可地決定了；可是我憂慮我們將愈遠離我們的舊家上海了。

匆匆地吃完了早飯，（其實心緒亂得雜噍）我們便動身，媽同余媽落後，爲了些瑣事得料理。我們已穿過田野，在狹長的田岸上，小心翼翼地走着。爸領弟弟，我領了妹妹。田裏植着些金黃的稻；綠的棉田間也點綴着白絨絨的棉實，我可無暇領略這富有詩意的村景。我們是難民，目前只有一個目的：趕到安全的地帶。然而途中並非沒有波折。我們走了一半，敵機又出動了。我們很迅速地向田裏躲；僥倖的是牠只開了一排鎗就飛去，在我們不遠的後方拋炸彈。我和爸同時回轉頭去，只見地上升起一縷黑煙，彷彿藏着無限死者的爔肉在顫動。「唉！」爸長嘆，我驚奇的看着爸，默默地踏着泥岸。

我已混身是泥了，汗水跟灰塵混合成膏體，黏着皮膚怪難受。我的手麻木得不能再由我使用了，但是還麻木地抱着妹妹。腿酸得有時匍在地上，我不得不時歇時走。我很像休息，但好像有什麼魔力驅策着我繼續趕路。有一次，我突然倒在地上，臉色變了灰白，是漫闊的田野，叫我向甚麼求援呢？

到了大宅，爸正揮着扇子，（爸担子輕，早撵了我。）我惦記着媽，再反身去找，幸虧迎面遇着。我想媽一定走得比我累，加着小脚，更費力，可是她反含笑地安慰我，我怨恨得想哭，終於把眼淚吞向肚子裏去。

承宅主人寬洪地撥出間屋子，給我們住；可是我們剛走到那門口，便聞得一股霉氣，而且積滿着灰塵珠網的家具，像經年未嘗拂拭過，使我有點躊躇，而媽却忍耐地首先地進去了。在屋裏，我們仍不斷地聽到轟炸聲，據說是運兵的緣故。那死不盡的漢奸的平白造謠，却累了老百姓，首遭其禍的是一家酒行，死了六個夥計。

飯菜是很草率的，就只一碗塌菜和一碗湯，然也勉强嚥了下去。晚上蚊蟲的打擾是不必說，而弟弟已早在稻草上追尋苦中的樂園了。媽忙碌了一天，終於不能自持地倒在桌上瞌睡起來。現在又變得安靜了，屋內充滿着鼾聲，屋外的草地上，青蛙，蟋蟀嚷成一片使我記起我去年捉蟋蟀而摔交的趣事，然而現在：：

夜這空洞而黑暗的，在我面前只有枝搖晃着的蠟燭，映出巨人似的黑影。我已忘了疲倦，執着筆，記着白天遭遇的事，當我寫到在田野裏伏着躲避敵機的掃射時，我好奇的看看脚，原來襪底已不翼而飛了。……總之，死的傷的傾家蕩產，骨肉流離，是誰的賜與呢？記着，記着我們的敵人！（645）

從北新涇到上海

冷

一　檢查

去年的夏天我們從上海逃回到故鄉去，而今年的夏天却又要從故鄉逃回到上海來。我們從一個很遠的地方，坐了四天的輪船，在×月×日的一個晨光曦微的早晨，纔到達已能望見都市的大煙突的北新涇！

船緩緩的靠近了河岸。一個嘴唇上留下了一抹小鬍鬚的軍官，帶了三五個兵士走了下來。

「檢查！」船上特聘的翻譯像是命令着，又像是關切的照應：「大家預備着。手不要放進袋裏去，也不必害怕！」

各人的心中都起了一陣劇烈的震盪，特別是那班可憐的女人：有孩子的急忙抱入她們的懷裏；有的還餵奶給他們吃；——據說東洋兵很喜歡孩子，這樣可以避免去「女人的危險」——沒有小孩的和年輕的姑娘們，雖然曙光還是沒有大亮，但我們却清晰地看到她們的臉色先紅而後白。

歪戴了軍帽的頭顱已從船頭鑽進艙裏來，跟着的還有一族裂開了笑的嘴巴。

「檢查，檢查！」是上海話，而且並沒有生疏的樣子。我簡直疑心他不是「東洋」人！

於是，安放在艙底下的行李又遭到了一次搜查。這已是我們旅途中的第十三次的檢查了！自然結果不會有甚麼「違禁品」——接着是「人體搜查。」他們的面部就立刻升起了興奮的神情，眼睛斜睨着那幾個低垂着頭的女人。在我的左邊坐着一個在餵乳給小孩的少婦。那小鬍鬚從那邊踱了過來，驀然的在她的肥白的乳房上捏了一把，一面就立刻輕浮地笑起來：

「好白的乳房！」

女人的臉部立刻紅暈了。但是她必得笑，即使在笑的背面墊着了眼淚。然而她怎能笑呢？

每個女人都有點惴惴自危起來，特別是那畏縮得蜷伏在船梢裏的一對年青夫婦。然而惡劣的命運是不會放鬆着懦弱的人們；像選擇一樣地，小鬍鬚又在他們的面前站定了！

「脫下你的衣裳！」

顯然的，這是一件困難的事，要在大衆的面前脫下自己的衣

羞可是他們有什麼方法來反抗這無理的命令？除了在男的面部增加了一層憤怒的紅雲，女人的頭垂得更底一點以外！

「快快一點！」這次他的手已捉住她的肩頭。

「……」女的掙脫了他的手，然而依然是呆呆地蹲着。

「還是脫吧！」旁邊的一個老頭兒插嘴道「你已經關係了我們全船的安靜了！」

「是的，憂！」男的也發言了！「沒有辦法可想，暫時的忍耐一下吧！」

在好幾次的催促下，無可奈何地，她解下了自己的外衣。

「不，還有那！」小鬍髭又指着那襯衣。

這顯然是件更難的事！那時，女人的面色變得更蒼白了，身體在不住的抖動，左手拉住了她丈夫的衣袖，無光的眼睛流露着乞憐的神情。——像是個垂死的病人，也像是個待決的囚犯。

「一併脫了吧！」老頭兒又說：「為了全船的生命，他們都會原諒你的！」

終於，那單薄的襯衣又從她的肩上褪了下來。

「哈哈！可是」小鬍髭一面笑着，一面却：「還有那，褲子！」

「呀！」女的突然尖聲地叫了起來，同時把身體退後去靠着了欄繩。

「不要緊，看看有什麼要緊呢？」顯見是一種侮蔑的而又卑劣的神情。

「不，我不能！」在過度的壓迫下反抗是必有的事！

「不能？」接着是「拍」的一聲，蓬亂了頭髮的面龐上中了一下手掌。

「不能！不能！」像發了瘋一樣地，她猛力地頓着足；同時迅速地旋轉身，向着污黃的水面撲去。

可是更迅速地，她被拉了回來。在小鬍髭的嘴角邊露猙獰的神態：

「嘿，你預備逃？」

………

以後的事情我究竟應該怎樣寫呢？而且更不知是否要記載下來：可是當時的情景却已永遠地固執地留在我的回憶裏了！

半小時後，留下一個被眼淚浸濕了面龐的女人和紅了眼球的男子，他們却帶了滿意的微笑踱出船頭。

二　途中

船一直還沒有開，據說是岸上戒了嚴。大家兀坐在艙裏，靜聽着那個可憐的女人的淒泣和那男人的悲憤的嘆息。時間是那麼的快，中午已過去了！岸上的一大羣從早晨被阻擱到現在的小販都已挑上他們的擔担而前進了，但我們的船仍然沒有開行的消息，於是有人提議走陸路，因為距離上海已不大遠了；自然這建議

是立刻被通過的。我們，連剛才受盡侮辱的那一對年青的夫婦在一起都爬上了河岸。像展開一條綿亘的戰線，長蛇一般地在那條煤屑路上活躍起來了！

路面顯見得很不平；有幾處大概是受了大砲的摧殘而變成不淺的窟窿。兩旁的房屋都變成一片瓦礫場了。有幾處殘垣的前面豎着一條細細的木棒，上面寫着「上等兵××××殉難處」一面還寫着「出身福岡縣」等類的字樣。有的牆壁的缺口處還堆着沙包，在沙包中間，却已長出叢叢的青草，這青草是從志士的鮮血中生長起來的啊！我們走完了這條綿長的路，在一家過去是晶華玻璃廠現在却被作了××株式會社的商品陳列所(?)前停住了！前面是塞滿了一大堆人。

爲什麼不前進呢？回答是：「沒有解嚴。」

人們有秩序地站立在兩旁，路的中央巡邏着二個揹着槍的東洋兵和四個國貨的徒手警察。我們找了一個叫馬玉×的同胞，(他們都有一條黃布把名字標在胸口)問他什麼時候可以開放；他搖着頭，做了下手勢，意思說他也不知道。望着另外的一羣，他們都有着不耐煩的表情。據說有些已是從清晨等到了現在。等着等着，錶上的指針已三時半了，但還是沒有開放的消息。我們又去找姓馬的問，他的回答是：

「你們有這好幾千人，他們祇有兩個，爲什麼不衝過去呢？」

「這算什麼意思呢？」我說。

「我帶領你們去好了！死又有什麼道理呢？」

可是我們大家僅互望了一下沒有真的這樣做。我好奇地想，假使真的做了不知將鬧成怎樣的局面呢！

四點鐘的時候，又有十幾騎兵士挾了個西裝青年同來。立刻，警察們又喊起來了：

「站好，大家站好！」

「又是做甚麼？」我又問那警察。

「拍照。」

「拍照又幹麼？」

「不必多問，等着得了！」

於是在迅速的一剎那間，我們都被收入到他們的俘虜的宣傳品裏去了！

一直到四點三刻，我們才聽到了一聲「開放」的命令，感謝那一班「主子的主子」們，給了我們一個「逃生」的機會！

沿着不坦的馬路走到鐵道邊。

這裏有一對「直轄」的督辦公署職員，他們是負了檢查「走私」的責任。我的同伴因帶了一個被包就給暫時留下了！

當我們穿過「警戒線」(?)望到兆豐花園裏悠閑的叢林，開始噓出一口積鬱的悶氣。

以後，該是我的新生的開始吧，我想。(380)

在薔薇新村

徐秀蓉（女 卅八・）

「八一三」的戰雲突起，神聖的抗戰開始了。我們所住的還個世外桃源——薔薇新村，似乎還無知無覺地過着很安適的生活。在鄉間，雖然有好幾家已在一星期前，就把紅木傢俱和古董等東西搬到安全地帶；但當我眼看着搬場汽車來搬運的時候，還以爲他們是庸人自擾咧！我和胆大的幾家不想逃，還預備了米，煤球，鹹魚等等舒服地住下去。因爲那邊沒有重要機關，大家以爲戰事重心在閘北，滬西是不要緊的，豈知事有大謬不然者！

我們白天躲在屋內，晚上出來走走，有時聽見隆隆的炮聲，但四面風景還是恬靜的。敵機時常來低飛偵察，我們也司空見慣，一些不怕。九月十一日那天，萬惡的敵機來了十七架，對道所沒有設防的平民樂園，大施轟炸，竟投下炸彈二十餘枚，炸毀了四所洋房，燒掉了五座屋子，同時園工的妻子二人受傷。

敵機飛行很低，機中人的面貌，看得清清楚楚。當飛機在屋頂盤旋時，我即逃至廚房中，嚇得兩腿發抖，不能站立，只得蹲下來，雙手掩耳，雙目緊閉，等待死神的降臨。炸彈下墜時的一聲長鳴，聲音那樣悲慘，令人聽了不禁心酸淚下。我和孩子們屏息待死，神魂飄忽，直到聽見幾下遙遙的炸彈聲，才知附近已遭了災禍，我們還沒有炸死！方自慶更生，不料惡魔去而又來。在炸彈爆炸聲中和機鎗掃射聲中，住屋和左鄰，以及曹沈二宅仝時坍下。我們伏在地上不敢動；等了許久，聽不見機聲，知道真的飛走了，於是走出後門，見紛紛奔跑的人們，有的抖着腿兒，跌下去又爬起來。兒童樂園的草地上，伏着不少的人；河裏也浸了幾個濕淋淋的身體。還有一位平日只知跳舞打牌，那天因爲玩乏了回到村裏來休息，正在好睡的時候，給女僕拉起來，和汽車夫同伏在泥地上，嘴裏還不住的念「阿彌陀佛。」

現在新村是大家不敢再住了，要逃到租界上是很不容易，這麼遠的路——大約有二十里——汽車還要費時二十分，步行一定要走到天黑。村裏雖有一部汽車，因爲經理先生逃回無錫，沒人管了，好像變成某某所私有。那天他帶了愛妻子女特地到村裏來吃雞鴨，誰知受着一場虛驚，一家六人丟下筷子就坐了這唯一的汽車逃進租界去。當時有一位太太，他的丈夫已死，她提了一個包裹，攜着三個小孩，苦苦的哀求着帶她們全逃，那裏知道狠心的某某，正眼也不看她們一下，口中只說「坐不下，」就抱了公子，挽了愛妻如飛的去了。

王家的少爺真好笑，他竟擠上汽車去。他赤着雙足，穿着短褲，一手拿了一雙皮鞋，一手提了一隻小皮箱，站在車門邊，用頭頂住

門框，雙臂撑住車門，還樣一直站到租界上，纔下來套長褲，穿皮鞋，另坐黃包車到他的目的地去。

我帶了孩子們坐了别人的汽車，逃到自己的姪兒家，總算沒吃苦，不過家裏的一切全丟了。那天各人的狼狽情形，眞是又好笑又可憐，使我永遠不會忘記。至於爲什麼要炸新村，我到現在還不明白。有人說因爲村中有幾家晚上不熄電燈，起了敵人的疑心；又有人說因爲某某等每天汽車進進出出搬東西，敵機看見公路上有汽車，自然要投彈。這些都是猜測之辭，不一定對。——想投彈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吧？

最可惜的，每家的房子都是新蓋的，有的只住二三個月或半年，有的還沒有搬進去，住得最久的也不過一年的光景。我家在前年八月搬進去，去年九月就逃出來，還不足一年呢。回想美麗的新村，家家滿種着薔薇花，家家門前有草地，家家有各色各樣的窗帘，有各式各樣的電燈罩。家家的主人都有正當職業，有年輕的太太和孩子們。此外還有一所公民堂，樓下是大禮堂，閱報室，會客室，乒乓球室，樓上是小學教室和教員宿舍。村中有二條白色的橋，每條橋上還裝着四盞白色的美麗的電燈。每當夜裏，電燈光斜照在平靜的小河面，掩映着夾岸的垂楊和夾竹桃，是多麼的清幽閒雅的景緻啊！人在濃密的樹影下的綠色長椅上，閒坐遐思，眞不知是在人間，在天上！

還樣美好的地方，經了這一次的亂喪，各家的東西都給搶光了，聽說連地板和窗戶也被撬得干干淨淨，花木電桿也被掘去了，祇賸下殘破的屋子。幽雅的庭園，已經變成荒涼的處所，只有斷頭折枝的薔薇花，還在期待着主人們的歸來！(1305)

在天利淡氣廠最後的一天

陸肇基（二十二·職員）

十月廿七日是我永不能忘記的一天；也是值得我一生應該紀念的一天。

我們的廠址，在滬西周家橋過去的浜北陳家渡，當「八一三」的炮聲震駭了全上海時，全廠工作已完全停頓了。十月廿七日那天，乳白色的天空正泛着燦朗的朝霞的時候，從很遠很遠的天空，軋軋的機聲轉到我們的耳中。那時我們正在搬運機件。機聲漸來漸近，刹那間人字式的東洋飛機一隊又一隊地在北新涇一帶的空中翱翔着。接着就聽到炸彈爆炸的轟轟聲。但這轟炸聲並沒有擾亂了我們，一個個仍是鎮靜地進行我們應做的工作。

八點左右的時候，形勢漸漸地險惡起來，廠中工友和搬運的脚夫（即槓棒）個個臉上都露着緊張的神色，有的甚至捲起鋪蓋行李想躲到租界去。廠內的秩序突然紛亂起來了。後經負責者

的商安，先將一部份膽怯的人打發走，留下來的只有二十餘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十時過了二十多分鐘，廠內外的空氣更來得嚴重，南岸逃難的同胞都躲到馬路旁的樹蔭下去；角落裏，牆陰下，黑壓壓地盡是行人，倉倉皇皇地，情景十分可憐。但空中的「神乎其技」的日本飛機正表演着直上直下循環擲彈的技術，好像北新涇南岸一帶是它們練習擲彈的廣場。

「木耳」樣的烏黑的彈片，隨時噴射到我們的廠裏。為了避免無謂的傷害，大家都擁進預設的防空壕內去。灼人的驕陽已掛在中天，我們已經有些餓了，可是找不到飯司夫，誰知道他早已驚惶失措地躲在防空壕裏，臉皮變得生薑般的顏色。

「飯司夫！快燒飯去，若是形勢更壞，我們吃飽飯就到事務所去。」

經我們的催促，他才戰戰兢兢地摸牆摸角摸到廚房去。

嗡！嗡！嗡．飛機又來了，接着就聽到不斷的轟炸聲，震天裂地，令人心悸！避在壕內的諸位同事，以為這次的炸彈一定是投在廠內，大家你擠我，我挨你地顫抖着，怕壕上面疊好的沙袋坍下來壓死我們。

漸漸地，嗡嗡的聲音去遠了。飯司夫顫着聲音氣在叫：

「吃飯！吃飯！」

在驚魂甫定的情景中，聽見了叫「吃飯」的聲音，大家纔提起精神，顫着腿兒，從防空壕裏爬出來，偶然望一望對岸天原電化廠及較遠處的周家橋鎮，已經牆傾壁倒，化為瓦礫場了！猛烈的火燄，伴着烏黑的濃煙，一陣陣地衝上去，瀰漫了整個滬西的天空。

「飛機又要來了，阿要快些吃飯？……」飯司夫又驚又恨地在催我們。

時候是下午一點半了，大家你瞧我，我瞧你地瞧了一會，於是蜂擁到吃飯廳去。正嚥落半碗飯的時候，突然又驚慌起來了。嗡！嗡！嗡！接着又是拍拍拍的機鎗掃射聲……

我們習慣地仆臥在地板上，靜聽着屋樑上的灰塵，息束息束不斷地墮下在菜盆、飯碗中，這樣地，直到三點多才好容易吃完了我們的一頓午飯。

情勢愈來愈緊，漢奸們不斷的放着鎗。對岸的白利南路靜悄悄地杳無人跡。大家纔定今晚到租界暫避一夜，明天再來搬運機件。我們派定五六個工人駐留在廠中巡夜，其餘七人，一點東西也不帶，離開了工廠。離開的時候，我默默地望着工廠的房屋，暗暗地說：「明天再見。」

走出大門，踏下渡船，頭頂上飛機一隊一隊更來得多了，彈片卜通卜通地墮落在蘇州河中，泛起的漪漣慢慢地蕩開去，消逝了。當我們的船渡駛到河中心時，突然有一聲很大的巨響，把我們嚇得進又不是，退又不是。我們向發出巨響那邊望去；好奇怪！「神乎

其拔」的兩架飛機「搖身一變」而爲七另八段地墮在到羅別根路那邊的郊外了。過了一會空中現出半個白質球形似的東西，垂着像臭蟲樣大的一點黑影在天空中飄蕩，理智告訴我：「這是降落傘。」

在白利南路上，我軍嚴肅地沿着南岸佈防，個個雄糾糾的守在壕溝裏。經我們說明之後，一個態度很和藹的湖南守軍，對我們說：

「你們別走在馬路中間，才可避免敵機的視線。」

多謝他的好意，我們一行人從一個個英姿可敬的守軍背後跑到周家橋想直達梵皇渡車站走入租界。誰料到周家橋的交通早已截斷，眞使我們束手無策，幸而對面走來一個守軍，很親摯地指示我們道：

「此處不通了，你看！（他用右手指着周家橋鎭正在起火的地方，）你們可繞後面的小路走。」

他的態度是這樣鎭靜，熱摯和藹；引了起我們內心的尊敬與感激。爲了他是「守土有責」，我們就向他揚一揚手表示「再見」的意思，他也很從容地作了個「立正」的答禮。

穿過小徑，繞到中山路林肯路，走進逃亡的人羣裏。一片悽涼悲慘的嘈雜聲，令人聽了會掉下同情的眼淚。總之這一幕活生生的逃亡悲劇，非我這枝拙筆所能描寫得了的。

再折回白利南路中山路時，又是一幅慘絕人寰的流亡圖。自鐵路柵門西至中山路口，黑壓壓的人羣，爭先恐後地想拚命擠進租界。母親們因爲喪失了她可愛的孩子而嚎啕哭；十來歲的孩子們，看見他父親或母親被炸得鮮血淋漓，發出悲切的凄啼；到處是哭聲，到處是血肉模糊的現象……我眞不忍再寫下去了。

五時許，碧眼的異族人纔將鐵路的柵門緩緩打開，但要有規律的一個跟一個地走入租界，如果稍爲性急些，那無情的槍桿很快地會擊在你的身上。

我們一行七人，也在不知不覺之中，走進兆豐花園的地段了。

第二天（即廿八日）一早起身預備到廠裏去，但是報紙上已經印上斗大的字：「中日兩軍對峙於蘇州河兩岸」了。(572)

躲往後園去

呂　特（十八·學）

——日記的一頁——

是一個初冬的早晨。

東方剛吐了一些魚肚白，太陽還鑽在地平下。素日聽慣了的礮聲，今天特別來得響，隱約地還夾雜着一陣陣的槍聲。街上已有不少人在走動，語調是够緊張的。

我一骨碌從牀上爬起來。照例地，靠在窗口眺望那田野的晨景，四週是白濛濛的一片，風吹得很緊，空中是成塊的厚大的黑雲，被風吹得加速地轉動，一會兒，東方的魚肚白也罩上了一層灰色。空中飄着絲絲的細雨。地上盡是落下來的黃葉，梧桐只剩下幾株禿枝。

「轟！轟！」礮聲是愈來愈密愈響；有時是連接不斷的一排礮，機關槍猛烈的帕帕啪，也隨風一陣陣地傳來。前面是街，人愈多了，只聽見急迫的脚步聲，很少有說話的。

「榮哥，早，你聽見嗎？不對呀！礮聲這樣的近，好像離這裏不過十來里路了！」對過雜貨店裏的夥計，杏伯，給隔壁的米店老闆打招呼。

「不是嗎？昨晚一整夜，我就老睡不着，恐怕一會兒就會逼近鎮上來了。聽說眞茹已經失守，不知怎樣？唉，這裏總不可久留了！」

「唔，不見得那麼快吧？」杏伯帶着不自信的口調。「今天的天倒還照應，鬼飛機總不會再來了吧。榮哥，昨天眞得駭死我呢！」

「說不定啊。」

天漸亮，毛毛雨已收了點，太陽亦推開了黑雲，羞澀澀地露出他嬌嫩的臉龐。天轉晴了。這對於人們是添加了憂慮，大家預料敵機今天又會來一次轟炸的。

時間照例地走得這樣快，十點鐘敲過了。人們的臉上是緊張，憂懼。

「報紙來哉，報紙，今天的，剛到……」一個奇特的聲音，衝破了這裏的沉寂。

「喂，立報有嗎？多少錢？」我搶着出去喚住他。

「有，五分。」他隨手抽了一份，動作是那末敏捷的。

「噫！不是上海的交通斷了？你怎樣來的？那邊還好嗎？」我像遇到一個久未見面的旅行的老友，一連串的問着。

「喔，我沿公路騎自由車帶來的，路上太危險了，這些（報）是從死中搶來的。」他很簡短的回答了，接過銅子，轉身又找主顧去了。

我靜心的讀着報上的每一件新聞，一字不漏地想從它的字裏行間，看出它的眞實來。

「嗡嗡嗡……」是飛機聲，這在我是聽慣了的，我滿不在乎的繼續着看報。

「哥，十六架東洋飛機！他們說是從西北方向飛來的。」八歲的幼弟，從外面喊着進來。

「十六架？眞的？」我也有些發急。

「眞的，你去看。」他轉身跑向外面去了。

「弟弟，不要出去，危險的。媽呢？」我把幼弟喚回來。

「嗡嗡嗡……，」飛機聲愈[illegible]近。外面的人聲雜亂得很，人

們在找躲避的地方。十六架飛機就像小鳥兒在頭頂上打着圈，忽上忽下地偵察着。

媽從樓上驚叫下來，我們都驚呆了。

「媽，到後面竹林去吧，這裏太危險了！快，弟弟先走！」我發急地嚷着。

「轟……，」一聲霹靂，屋子也跟着震動。人站不住脚，老是東倒西歪地跋着。空氣中滿佈着火藥氣。我們担憂屋頂會立刻崩下來。弟弟在門檻邊絆倒了。他嚇得狂喊，面色突然變成灰白，眼淚從眼眶裏淌到他的蘋果色的臉上。他用最大的力氣從地上爬了起來，沒命的奔回來，倒到蹲在地上的媽的懷裏，嗚嗚地哭了。

「達達達……達達達……拍拍……，」飛機上的機關槍在開始掃射了。子彈穿過屋頂的磚瓦，打通了樓板，直鑽進泥土裏去，地面只餘一股黑煙，在急轉亂旋着。幼弟捲在媽的懷裏，兩人縮做一團。他停了哭，張大着眼，已經驚呆了！媽的牙齒打顫得很利害，身上一陣陣地起了寒戰。我却伏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

「轟……轟……砰砰……，」轟炸得更凶了。轟炸如連珠般地爆發，夾着緊密的機槍聲。

我憂慮，我恐怖，我怕這多年的老屋會立刻倒塌下來。我們現在是處在進退兩難的地位，逃出去吧，炸彈機槍是這樣的密，難保不會碰上。停在裏面吧，房屋保不住會中彈塌下來。我擔心我們這三條微弱的生命，會掩埋在這瓦礫之中。

「拍！……拍！……拍！」機槍聲似乎疏了些，我屏着氣輕聲的對媽提議：

「媽，這裏離縣署太近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裏等死。炸彈說不定會來光顧的。媽冒一次險到後園竹林裏去吧？那邊比較安全些。」

「明，明兒，我在做夢？我雖免了，這次逃不過了，我……我不能……走！」媽的聲音低微而且顫抖得利害，最後一句還是拚力說出來的。

「媽，不要這樣想，這次遭難的多着呢！走吧，不要留戀那些陳舊的東西了。」他着急地催促着，預料第二次的劇炸又要來臨了。

「弟弟，」可是幼弟驚呆了，沒有動作。「弟弟！不要怕，我們往後園去。」我邊說邊拖了他，另外的一隻手攙了媽，一步一跌地靠着屋簷移動。

「轟！」窗戶都震得格格亂響。我脚軟了，沒法子再前進。我們三個伏在門檻裏面。

十分鐘平靜地過去了，空中沒有飛機的軋軋聲。我重整了整精神。嘘了口氣，探頭出去，不覺驚叫起來。呀！在牆外不遠的地方，中了敵機的硫礦彈起火了，熊熊的火勢燒得正盛，黃黑色的煙幕攪成了一團，冲上雲霄；耳邊是一片鬧雜的炸聲：房屋的倒坍聲，受難

的呼救聲，着火後的木材的爆炸聲。我流淚了。

…………………

竹林裏是陰森的，除了我們三個人，更沒有第四個。初冬的風，雖然不見得怎麼冷，可是在受了驚悼遭了危難的人，覺得它比酷寒裏的西北風還刺肌膚。剛才急出的冷汗，黏緊了內層的襯衫，更覺難過。簌簌的竹葉聲，使人疑心會有鬼出現。

嗡嗡的機聲比較剛才來的輕些，飛機都一隻隻的膽入雲裏，可是還聽得見隱約的機槍聲。他們勝利了？

在竹林裏過了三刻鐘的光景，一切都平靜了。餘下的是一片劫後的慘景。

這天的飯是下午二時吃的。一切平靜了。媽和幼弟驚呆在家裏。我走出了大門，想看一下燹餘的劫灰。

街上還沒有打掃着火的房屋依然在燃燒。斷了的手，脚，臂胳，大腿，肉塊，……零亂地堆在路旁。缺了頭，或沒了身的屍，浸在血泊裏。可怖滿眼是血肉，是中華民族同胞的血肉！河中浮着大塊的焦木和什物。空中還留着火藥氣。悲慘的號哭聲，飄浮在空氣中。……

這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五日。(739)

難民船中(廿六・十・九)

凡鳥君(十八・商)

戰線已經離開了上海，幸運的我，終算在飛機的掃射和轟炸中逃出性命來，到現在痛定思痛，回想一下，眞覺得不寒而慄。

記得去年九月十四日，正是上海極度緊張中的一天，爲着環境的壓迫，我終於冒險逃回故鄉去。爲了這天要逃命，所以一夜沒有睡覺。天還沒有亮透，立刻背着用被單打成的衣包，忽忽地出亡。這時候的情景，實在不忍再去回憶。唉！這是誰賜予我的呢？

到了五馬路外灘，已經七點半了，在那裏已經有許多逃難同鄉踯躅着，每個人的臉上都呈着憂慮的樣子，半小時後，一個個地上了船，看這船汚穢得不堪，可是沒有別的辦法，只得坐了下去。逃難的人們，越來越多，幾隻船都擠滿了，但船還沒有開。頭上的太陽，曬得非常灼熱。大淸早到現在，什麼都沒有吃過，肚子裏又是餓，又是渴，一陣一陣的汗臭氣，薰得人覺得很難過；小孩子們的哭聲，大人們的相罵聲，鬧得腦兒都昏了，比較關在牢獄裏，恐怕還難受得多啦！最後船開了，看看江海關的鐘，已是十點。船慢慢地走着，搖蕩得非常厲害，一隻一隻向西搖去。前面早已有一隻小火輪在等候，於是我們的幾隻船，就拖在牠的後面，接着火輪也就開動了。這時船非常平穩，不再搖蕩了；可是幾個暈船的女人，已經嘔得差不多啦！

船上人提了一桶茶來，我和許多人，好像發見了什麼玉液瓊漿，拿着飯碗，搶着舀來吃，不多一刻，已經桶底朝天了。許多沒有吃

的要求船上人再來這末一桶，懇求了好久好久，方才又提一桶來，大家又從新搶喝起來，我呢，雖然前次搶到一碗，可是仍舊解不了渴，於是這次又舀了一碗喝着。

正在這時，忽然隱隱地聽到飛機聲音，大家開始恐怖起來；雖然每隻船都扯了二面紅十字旗，可是這根本沒有效力的。船上人被禁不許聲張，但這終究壓不住恐怖的呼聲。有幾個女人，嘴裏只管嚷着「怎麼辦，怎麼辦……，」一架飛機，漸漸地看得見了，看牠的徽號，正是我們所駭怕的記號。每個人都面面相覷着，有幾個人商議着說：「飛機擲起炸彈來，應該伏在地上。」可是這兒是船上，坐都坐不穩，怎樣伏法呢？有幾個說：「還是跳到水裏去。」可是這個意見很少有人贊成。

最後只有希望飛機不注意我們，但希望終是希望，飛機已經盤旋在我們的頭上了！前面的小火輪早已離開，我們的船也一隻一隻分散，飛機竟以我坐的最末一隻做目標，祗聽一陣「拍拍拍……」的聲音，我知道在掃機關槍了！看見機身打一個盤旋，我想，再坐在船裏是不興的，於是趁個機會往河裏就是一跳，幸虧靠近岸的一邊，所以不怎樣深，我掙扎着爬向岸邊去。這時候又是一陣機關槍，在我的左近也着了幾下，可是幸運的我，沒被射中。不多一刻，飛機擲炸彈了，轟的一聲，幾乎把我的心臟震碎！我伏在淺灘上，不敢動。飛機轉了幾個盤旋，向西去了。直到聽不見飛機聲音，我纔敢立起來看看自己的船，正冒着煙！船尾已經炸去了，船的後半截沉在水裏，還聽到被炸傷的慘呼聲。有許多人正從水裏和船上，踏着水，爬過來……

我沒有勇氣，再看這幕慘劇了。爬到岸上，身上都是汚泥和草，濕得非常難受。顧不得汚穢，呆坐在地上，好像發昏了，直到船上人都上了岸，方才恢復知覺。所有的行李，都由船上人拿了上來，我尋着了自己的包袱。這時候，紅十字會的車子到了。大家把這件事細細地告訴了他們。已死的難胞，由他們打撈埋葬去了。我只得跟了幾個人重新回到上海來。

明天的各種報紙上，用大字標題着：「野雞墩慘炸難民，死傷百餘人。」唉，九月十四日和野雞墩在我的腦海中，將永久存留着很深的創痕！(231)

回家

大路（十八·學）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天氣晴

今天已是廿七號了。搬到租界上來已住了整整的十五天。每天的日常功課除掉聽飛機和高射礮的聲音外，只是自家兄弟們玩玩撲克，談談「國家大事」。

每當想起十三號那天整理東西時的慌亂情形，眞是又好笑

又好氣，大家好像很明白似的：以爲這次的逃難含着旅行的性質。

「不久就可以回來的啊！何必帶多少東西。」大家都這樣想。

因此我們所帶的，只是日常所要用的東西：臉盆、毛巾、牙刷、牙膏、幾件夏天所穿的衣服，以及廚房中用的東西。假使要我們自己開起火倉來，那根本不生問題，單就筷一項來講：全家八個人倒帶了十幾雙筷。父親的西書，一行一行很整齊的放在那頂大的書櫥裏；其餘的雜誌報紙也滿滿的堆在另一個書架；新買的自由車也沒有鎖上，讓牠靠着牆。

「鎖住多麻煩呀！下次回來時騎起來又要多一麻煩。」那時我心中很得意的想着。

現在房子已經住定了——住在薛華立路×號。帶來的東西也佈置了起來。狹狹的兩間房子，住在裏面怪不舒服的，還不如我們在滬閔南柘路旁的新屋子。我們所以要住到那上海市的邊上（和江蘇省上海縣接壤）地方，因爲我們厭惡這繁榮的租界，我們喜歡接近大自然，可以多呼吸些新鮮的空氣。誰知沒有住上一年，又被逼回租界上來。

父親這幾天似乎瘦了些，因爲受這混濁空氣的薰陶，嘴裏老是咒這租界。

昨天休息了一天，今天本來又可以休息。但是這幾天的母親，因爲看看戰事不至於就停止，看模樣恐怕要延長下去；因此想回去搬些東西出來。經過幾天的奔走，在昨天借到了法租界和中國地界的「通行證」，又問人家借用汽車開來回一次，今天可以出發，所以叫我等在大門口，恐怕汽車找不到人家便賭氣開了回去。大約等到下午一點鐘，汽車才來，母親便匆匆的帶了一個僕人和我上了汽車，向滬西一直去了。

× × × ×

汽車沿着徐家匯路慢慢的駛着，沿途通中國地界的橋上都堆滿了鐵絲網，沙袋等阻礙物，所以不得過去。一直到楓林橋，橋上的鐵絲網堆在兩旁，中間空出一部汽車可以開過的空隙，汽車從空隙中穿了過去。橋的那邊便是戴着鋼盔的年青的中國兵士駐守着，他們很愉快的拿着槍，靠在沙袋上看着來來去去的人們。當我們汽車開過時，他們只對車中望了一望，也沒有加以檢查，便放了過去。

汽車由斜土路而轉入曹溪路，沿途逃難的人並不怎樣多，但見三兩個中國兵站在路畔的沙袋旁，有時伸手撫弄那鄉下的小孩子。雖然遠遠的礮聲不斷的響着，但是他們的態度都很安閒。當然「鎮靜」也是軍人要索之一。

在中山路口，被哨兵攔住停了下來，檢查「通行證」後，即放我們的汽車繼續開駛。汽車一刻不停的在滬閔南柘路上疾馳。路上常常遇到雜亂的樹枝堆在那裏，把很直的路攔成S形，因此汽

汽不得不減低速率，灣灣曲曲的行駛。本來站崗的警察，現在也都全付武裝協助軍隊警衛工作，有時來搜查汽車，看有沒有可疑的東西。

將到漕河涇鎮了！曹氏墓園依然很安閒的在那裏，我雖然進去玩過一次，但還想再玩一次。假使沒有正經事體要幹，我準會停車去玩個痛快。漕河涇鎮上的居民似乎也少了些，汽車開過後的灰沙，使我不能再詳細的檢閱一下。惠靈中學的操場上，本來總有人在那裏打球，有時可以聽見口琴聲，或三兩個學生在校門口，站着，點綴着這鄉景；但是現在汽車開過時，沒鬼影子都瞧不見一個。

省立上海中學四五百畝地上站着莊嚴嶄新的校舍，但願這校舍不至遭受厄運！

過了上海中學一些路，便到了可愛的家。牠很寂寞地呆呆地站在那裏，也許在回想過去朝氣蓬勃的生活罷？芭蕉已抽出了幾張很大的新葉子，法國梧桐長得更茂盛了，桂樹也開了花，可惜我們辜負了牠們！

母親忙忙的和僕人將衣服塞在箱子裏；我只在花園裏踱着方步，覺得一切的花木對我都戀戀不捨，我折了一朵花插在我的衣襟上。突然我被從屋裏發出來的聲音止住了我的步伐：

「×兒！快進來幫幫忙呀！」

我只得快快的跑進屋去。

約一個半鐘頭後，我們把箱子抬上了汽車，裝得滿滿的，然後才開動汽車，上了歸途。

過一頂橋時，又被橋上站崗的兵驗了「通行證」。汽車繼續開行着。突然，看見路旁一隊兵士押着三個年青的農夫，三個人的雙手都反縛着。我不覺發了疑問：

「漢奸？」

「拉夫？」

但沒有人回答我，我一直猜想着，猜想着。

汽車到了楓林橋，忽然拋了錨，中國的一個兵士跑上來，含笑的問我們：

「你們汽車壞了麼？東西放得太多了！」

我對他感激的笑了一笑。

汽車拋了一刻鐘的錨，才開回薛華立路×號。(465)

過關(廿六・十二・三十一)

汪經莊(廿八・典業)

時局轉移，向來稱為樂土的震澤鎮，也淪陷在敵人的鐵蹄下了；人民日夜不安，恐怖的壓迫，不由我不重復兩轉上海。在小小的划船中，一路上遭遇的危險，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受了四天的磨難，纔到了上海的最後一個關口——北新涇，也就是我首

次和日本人交談的一天。那是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船剛到北新涇的埠頭，就有三個短衣漢子，目空一切地跳上船來。其中一個臉部瘦得和猢猻一樣的人問着：

「誰是船老班？」

「是我。」靠着一隻划船爲生的黃老二驚慌地回答。

「帶着多少貨物？」

「一些沒有。」

「放屁！那裏一包一包的是什麼？」

「都是客人的，『菊花』『鹹菜』！」

「你姓什麼？」另一個矮子大塊頭，眼睛一揚問着我。

「汪」我眞不願和這些東西多說話！

「她是你什麼人？」他指着我的妻。

「我的家小。」

「從那裏來？」

「震澤。」

「到上海的吧？」

「是的，」我接着說：「你的頭腦很滑，隨機應變的本領，高人一等。眞的將來還有將來呢！」

「這話什麼意思？」矮子大塊頭莫名其妙的追問着。

「因爲你未問我到那裏，就能够知道我是到上海去哪！」

「不見得，不見得，」矮子大塊頭得意地微笑着。

「小蘇州，不要和他們多說廢話！」又換了一個長子，臉黑得發光，吃相頂難看的，一口江北話狠狠的說着：「喂，你帶來多少『菊花』和『鹹菜』？捐過沒有？」

「五包『菊花』，不滿二擔；三袋『鹹菜』，不滿一擔，這是不値錢的東西，所以沒有捐過。」

「那不行！此地須要報了捐，才可通過，否則，都要充公！」

「捐多少錢？」

「三十元。」

「這些東西，我買它只有二十五元錢。」我覺得他們的心，比狼還狠！

「那不管，總要捐。爽快些，我們還有公事在身！」黑臉顯出紅光來了！

「實在沒有錢，身邊一共僅有五元錢，還要坐車子到上海呢！」

「他不肯捐，把他們帶到司令部去，就得咧。」猢猻臉又開口，說了逼我倆上岸。

「我一個人去行嗎？」我說。

「不行，」矮子大塊頭朝我妻子笑迷迷說：「要去，一對成雙去。」

「不要臉的狗頭。」——我心中的憤怒恨不得將這三個奸賊，一個個地抛入河心才甘心！眞的，時勢如此，可是恐怕和我立在並肩的淑貞亦沒有聽出我說的什麽話。

一里路途，到了所謂司令部，是一座典當房子。門口有四個日本憲兵，荷槍壁立着。直到大廳報了詳細履歷及事由後，給了一塊廿四號的銅牌，命我倆排坐在一條長板櫈上等候，兩頭還有兩個憲兵監視着，「不準說話，」「不準吸煙，」像看病般的一個一個的挨着進去。這時纔知道這許多人都是到此地補捐的。好容易等了二個時辰，纔聽到叫「廿四號！」

一間小小的臥室似的，擺了三張分着左右中央的小桌子，剛才引我倆進來的三個寶貨分站在三張桌角。左右的桌子坐着兩個厚皮嬉臉的同種，中央坐着矮而且黑的日本人，强打着上海話：

「你們是夫妻嗎？」

「不錯。」

「帶了這許多貨物，爲什麽不報捐？」

「根本是不値錢的東西，況且從麗澤到此地，一路也無處可報。」我還是第一次和日本人對話，心中感着奇特的不安！

「那末，現在你捐十元錢吧。」聽了兩遍，纔聽出來！

「一共祇有五元錢，假使都捐了，我就不能到上海！」

「那有辦法。」坐在右面桌子上的煙容滿面的老槍，看了一看淑貞，殷勤地對着日本人說，從滿口焦牙的嘴裏發出雌鷄般的聲音。

「放他去拿錢，（指着我）限他五小時內繳錢，否則，把她（指淑貞）押起來，和你談談說說，亦可解解你的寂寞……」

「這話虧你說得出口！」我氣憤極了，朝着煙鬼不顧一切地大聲說。

「我倆又沒有犯法，何致於要把她禁押起來？十元錢捐不出，大不了由你們將貨物全部充公！」

「你們年紀青的人，氣火眞大，隨便什麽事總有商量……」左面桌子上的一個小麻皮，說話還和氣，不由我不聽他的下文；「你把五元錢交了出來，另外送些『菊花』給那日本人，『菊花』是淸火的；其他的一號人，隨你多少給些就得咧。」

「經莊，你就依了他們吧，現在本來不是說公理的時候。」淑貞還是第一次開口，打着徽州話勸我。

虧得淑貞身邊還有二元錢。在黃包車歸途上復映着剛才的一幕，不勝使我嘆恨着。「國家的敗類，何其多呢？」我們誠然不必和他們爭論，徒費精神，只消牢牢地記着他們，等時一到再復仇雪恨不遲哩！（672）

龍華淪陷了

阿　英

一夜緊密的機槍聲，到清晨漸漸地踈靜下來；東方開始放着白光，在村間這時候不算早了。我趕忙起身，爸已老早穿好衣服坐着在喝茶，媽也忙碌地在預備煮飯，英妹和五歲的傑弟却還在夢裏；我不去驚動他們，獨自舀些冷水擦了把臉。這時，鄰居農民們都已起身，全在忙碌着。此處雖僻在郊野，可是敵機也曾在附近低飛掃射過，農民們不敢白晝舉炊，每個早晨，就得預備一下一日三餐的飯食。

爸開始說：「看來這裏也不是安穩地方，我們還是回家，再設法逃到租界去罷！生活困難固然可慮，但這幾個孩子怎麼再受得了呢？」

媽只是歎息着並不作聲，默認爸的話是不錯的。

這幾天來的驚慌實在够受，要是鬼子眞會衝過來，那還有命嗎？我的心裏可更苦悶，要不是自已失了業，決不致讓年老的父母和幼弱的弟妹，來受這悲慘的生活；英妹不是嚇得慘白着臉時常在發怔嗎，年小活潑的傑弟不是天眞地嚷着要回家去嗎？可是我傷心得喊不出一句話來；一想到誰使我們不能過着安適生活的問題，我不禁拼出憤怒的熱淚。

我們原住在龍華。當龍華古廟被炸之後，我們不能再安逸地住下去，於是搬到離龍華六里外的鄉間；可是仍然不能避免戰神的魔手。

太陽由血紅而變成白色，空際有幾處滿佈了層雲，但天氣還相當晴朗。剛吃好早飯，從東方的天空遠遠地飛來三五成隊的敵機，飛得異樣低，速度也比平時慢得不知多少倍，又不投彈，只往來盤旋着，偵察着。

我們開始預備逃亡，整理好的衣物僅兩條被褥和一包裹衣服。爸挑着一擔，餘的都給英妹拿了，媽跟我打算輪流抱着傑弟走。

田野的風吹在身上是舒暢的，但我已無心欣賞了；我抱着傑弟跟大家往回家的路上走。敵機在頭頂上翱翔盤旋，然而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匍匐躲避，只知道趕緊回家設法逃命，別的不再去顧慮了。

天眞的傑弟却拉着我的衣襟說：「哥哥！看那不是東洋飛機嗎？怕要擲炸彈了！」

是的，戰爭給傑弟弱小的頭腦中印上恐怖的惡影。他罵過日本人，還要打日本人呢！然而現在聽到敵機的怪叫，弱小的心靈也許給震動了，我禁不住一陣辛酸，撫摩傑弟安慰着說：

「不，弟弟！不是東洋飛機，不會擲炸彈的！」

同時，我勉強指着那露出樹梢的半截龍華塔影，告訴傑弟那裏就是我們的家；當他望見熟識的家鄉古蹟，這才張開小嘴笑了起來。

縱橫的田陌打我們面前緩緩向後移動，這時晚稻剛割好，一

叢叢的稻根棄散遍了田間，有幾處還留着些泥水脚跡；農民們由勞苦而獲得豐稔的收穫，大概會滿足的皺起額紋微笑的；可是惡魔的肆虐，逼得他們無法安居樂業，不得不捨掉祖宗遺下的田園，往異鄉逃亡、逃生！正對着我們這條路，仰面走來一二十個逃難農民，有的挑着飯鍋，有的背着細軟衣物，孩子們給母親抱了，年老的却由年輕的扶持，一步一踏的走着。爸放下担子跟他們打招呼，他們帶着驚慌的神情，急喘着氣述說着今天的遭遇。他們都是附近鄉村的農民，清早打算到租界去，可是到楓林橋附近，華租兩界交通已經斷絕，聽說日兵已迫近南市，才急速的退轉來。爸急問：日兵已開到南市嗎？他們回答說：雖未見日兵，但西、北面槍聲甚急；說完帶着憔悴的神色趕路去了。我們却疑心這或者是謠言。

這時遠處巨大的炸彈聲，轟通的震破了田野的靜寂；媽和英妹本已走得乏了，聽到了意外的傳言和巨大轟炸聲，禁不住潤濕了眼珠。爸却耐心的安慰說：

「天無絕人之路，我們趕到南村再說。」

我順着爸指的方向看去，離龍華尚有四里，寂靜的古塔依舊莊嚴地矗立在綠野的懷抱中。

前村終於到了，逃難人羣却聚集不少，他們全是龍華附近的鄉民，有的說聽見槍聲，有的說敵人鐵甲車已開到中山路；雜亂的傳說攪得頭昏神亂！我們在村中熟識的農家暫歇，他們多數還不會逃亡，如果要走，大家可合夥，於是稍覺安心。接着飛行港附近的居民也陸續地奔來，說敵人的鐵甲車已開過來了。但這裏與飛行港的交通只是河流小道，鄰近又無市鎮，敵人或不致一直衝來，我們仍冒險坐着歇力。

村前橫着一條河，臨河的東北角上，矗立着龍華塔的上半身。在塔的後面隱約掀起一陣濃煙，傾刻間却越昇越高，遮得通天烏黑，近地面處，紅光和白煙交錯着，還正是南市閘北的大火刦！

河邊的路上，逃難的人逐漸稀少，也許他們向別的小路逃亡去了。大家站着，呆望沒有盡頭的鄉間大道。突然，在路上閃出一個人影，喘着氣急跑了來，原來是我們的老鄰舍；四十多歲的他，本來什麼都不怕，可是今天遇到了殺人的兇神，也膽怯的逃跑了。據他說，機槍聲從中山路一帶射擊過來，又看見敵人的鐵甲車開到飛行港，沿途還擊倒路上的難民呢！

敵人第一輛鐵甲車開進龍華時，大概在午前十點多鐘光景：沿途掃射着機槍，隨後從龍華塔旁駛進龍華寺。這時，全鎮不聞雞犬聲，已成一座死市；數百年來香火不絕的佛教聖地，遂遭遇敵騎的踐踏，而塔頂的舍利燈（航空標幟燈）也不再大放光芒了。

爸跟其他的鄉民們在開緊急會議，以爲西北兩面已滿佈敵兵，而東南則隔着黃浦，要逃走，祇能渡浦到浦東，雖浦東一樣也極危險，但總比這裏平安些。這是個冒險的計劃，然不如此又怎麼辦

呢？接着鄰近鄉民跑來告訴說，敵人已在二里外的地方佈崗；好像有不再前進的模樣；這消息，使大家跳盪的心神稍覺寬慰。

太陽漸向西斜，白光變成了黃色；東半天掀起的黑煙依舊不會消失，重暈的炸彈爆炸聲還不時從遠處傳來，緊張的空氣使人窒息得透不過氣來。從爸媽憔悴的臉上，可以知道他們的內心是怎樣的憂急，英妹定着眼珠在呆想，她的神經怕被打擊得有點麻木；傑弟却在和小同伴們遊戲，可是沒有以前那樣活潑了。

晚風有點寒冷，樹叢裏聽不到歸鳥的啼聲，陰沉沉地越顯得大地的蕭瑟。我們不敢再躭下去，跟村上的農民們到離此較遠的小村去過宿，大家通知着，如果有聲響必須互相照應。是的，在患難中大家都是親兄弟，要活命自然就得相互的團結，幫助。

夜裏，我們在農家借宿，媽跟英妹料理着晚餐。晚餐很簡單，僅用開水泡着冷飯吃。天空漸漸地暗淡，長夜開始降臨到大地。我就伸直走乏了的兩腿，合着疲倦的眼皮睡下，但忐忑的心神却不會安寧，轉側着身體，那裏睡得着？這一夜比被判上斷頭臺的罪人還要難過；我惆悵而且憤怒，重又張大了眼睛，希冀在這黑漫漫的長夜裏，能看見農民武裝反抗的火花，突然爆發了起來！(533)

阿毛

路濱基

第三批擠滿難民的木船被小汽艇拉着，像螞蟻拖着一串米粒，艱窘而遲緩地，離開了招商碼頭。

這時，蹲、坐、跪、立的難民們，在木船上，還固執地為了破夾襖，小布包袱等零碎破亂物件安放的不相當，而糾纏着爭吵着。拖着小孩的阿毛則因為失掉隻破布鞋，在人羣的一角上掀起了騷動。於是咒詛連同女人們的說笑，孩子們的苦啼，吃東西人們的推讓交組成一片喧噪。誰也沒對這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在別離前稍送以惋惜或留戀的一眼。這和初來上海時，驚歎那高聳雲霄的危樓大廈，或一排排像鴿子籠窗戶那樣奇小的心情正相反；都在顧忌着自身的安全，盼望早一些平穩到家。

「救濟會派的這個小王倒滿好，他是不是能送我們到家？」阿毛早已找到那隻破鞋，這時滿面正經地問。胸前針釘的有紫色印的長布條難民證，在不住地飄動。

誰也不答話。大餅鹹菜在他眼前提來提去。半個身子擠到阿毛的半跪的大腿上，那個有髮髻的女人，依老賣老地漸漸把全身倚靠攏來。并且左面一位兩眼朦朧的老頭子，又將肘臂緊壓在他肩膀上。阿毛搖了搖身子，猛然想起自己那份大餅來，於是發覺他的掛着洋瓷飯碗的小行李捲不見了。

「老鄉！借光……閃一閃，我的東西丟了。」他一邊從人們交錯的腿骨間伸入手去探索着，一邊又用滿壯的身子掙擠起來。擺

着並睡在他右胳臂間的小孩驚啼了。

「還江西老俵總是……」不知誰在哪噥。大概是徽州同鄉會遣送來那個老頭子。

「怎麽的……船都要……你看……」坐在船頭上的黃臉漢子嚷。

「別動……坐穩了」亂哄哄的吵聲。

船身已向左歪側。大量浪花撲向人們臉上，有的竟是全身水淋淋的了。

「操他娘，誰在動，就……」船頭上坐的黑臉漢子猛地站起來。

「他媽的……不想活了。」誰又加了句。

阿毛喘了口悶氣，焦灼地搖動着頭，想想找不到的小行李捲，兒罵起在臂間啼喊的小孩來：「他娘屄的……你妨死了你娘，讓你娘炸死了，你又他娘屄的妨我，你又他娘的……」算是出了口氣；雖然小孩子更加猛烈地哭叫起來。

阿毛向貼近他大腿的女人瞥了下；於是想起了四天前還活生生的老婆來，這時那女人正在說笑什麼，那笑聲也極像自己老婆的笑，就是嘴裏多了隻閃光的金牙齒。

「我娘准老了，五年沒有回家……這回我們經過二姨娘家的村子，先到那去看看，再雇驢到我三妹夫家去住一天。明天……後天……五天就到家了。」小婁髻上滿染了塵土，她搖撓着牠說，坐在她背後，兩膝當胸的麻皮漢子，扭着頭，和她繼續攀談下去。

——……誰叫我想從南車站走，你炸死了……拋下孩子這塊累贅……阿毛眼裏又充滿了淚水，默瞅着臂間的小孩。

突然，飛機在上空出現了，嗡嗡地。因爲飛得過低，那翼上的紅圈圈顯得更刺目。一轉眼間前面在拖的那條小汽輪已經解掉了拖船的繩索，自由自在迅速地向前駛去。

「小王小王」

「小王……」喊聲釀成一片。

「小王……跳水吧！……快淹死比……」黑臉漢子喊。

「對……比炸死好……」阿毛叫。

轟——後面的木船有一條粉碎了，屍體和傷者在血水中翻滾。

普咚……阿毛抱着小孩跳入江流裏。

轟！轟！

普咚！普咚！普咚……混雜着哀叫急喊聲音，難民像靑蛙樣跳進水層。

轟！轟！

身子，胳膊，大腿，攪作了一團，在水裏上下滾動。每個最後的意識在爭求活命，不管是親屬是愛妻，彼此推按着，攢抓着，企求將自

已身子浮上來喘口氣。

阿毛兩手抓住一塊破船板,於是脚蹬了下別個身子,竄了一下,頭露出水面,哇地吐出口濺進去的血水。

神經錯亂中阿毛終於依了破船板的浮力,跳上岸來。那裏,黑臉漢子扯了他一把。

「你的小孩……」

「呀……我去……」

阿毛剛跳進水裏又被黑臉漢子扯上來:「……已經找不到了。走……家裏是回不去的……」

「走」阿毛回頭望了下漂散在水面的屍身和在水中竄動的人頭撥動兩隻脚板向前走。走到那裏去他並沒想起,然而這時不但小行李捲已經離開他的腦子,連老婆孩子也無暇想起;他走,要活,要復仇,憑他九死一生後的一個光身!(自烽火第六期)

鄉間的逃難(廿六・七・廿六・)

重鳴

窮鄉僻壤的土老兒,對於城裏人是非常尊敬的,并且很高興和城裏人結親饒贈……。我們就是利用這情形逃難到鄉間去的。

我們因爲戰爭的逼迫,炸彈的威嚇,不得不離開熱鬧的上海,到冷靜的鄉村借住人家年久失修的祠堂;雖然沒有上海舒服,享福;可是總比在礮火下安逸得多了,同時也得和陌生的農夫,久疎的自然界重逢交際……

綠色的菜葉,黃色的稻穗,垂柳成蔭的河岸,縱橫的阡陌,似乎有點春的意味,不初秋的夕陽,已把一切鍍上黃金色了。我們年齡相彷的青年男女,攜手並肩的鑒賞大自然的景物,似乎忘了一切,更忘了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原因。

「三哥!你看那邊,大約是閘北吧,又燒了!漫天的烟霧,大約是剛才日機的暴行!」妹妹很忿恨的說。

「閘北的東面着火了!」無智的農民帶一點高興的口吻喊着。

我們一家都去看火,有的似乎關心自己的房屋,不知受損沒有?於是啼哭,忿恨的種種表情,在每個不同的臉上同時表現出來。

嗡嗡的聲音由遠方漸漸地近了。飛機又來了。遵着防空常識的規定,我用官長指揮士兵一般嚴肅的口氣,叫他們散開,到屋子裏去,不要亂動亂走。一會兒飛機去了,他們又復活似的喊着,跳着。

「呵!天然的風景,活潑的農民,還不知國家的厄運!」我嘆着對妹妹說。

「我們回祠堂去吧!」她不耐煩的提議着。於是一羣年紀相彷的青年男女,默然地走回去。

在太陽和月亮實行移交手續的當兒,黯黑的天幕低低地壓

下來；大家正忙着末次的聚餐並祈禱明天的安全。

南面犬吠得異常兇，大哭小喊的吵聲非常熱鬧，好動的人都被牠吸引出來了。小黑飛奔着連聲喊道：「你們還不跑？—日軍到南城脚，黃色衣服，破皮靴，樣子很可怕！」他一面嚷一面跑向左方；去照顧他的妻子，行李，財產。於是大家也擾動起來，打鋪蓋，收拾東西，每一個人都似整裝出發的士兵。

「為了二三個日兵，大家就如此！」×對我說。

「還不走嗎？想什麼？你有什麼妙法抵抗牠？不要為了一時的氣忿，做無價值的犧牲，去！」我很誠懇的說，幷且催他走。

大包小裹的，成百成千的男男女女，大家心上忐忑不安的，接接着在一個二尺闊的田岸上奔跑，不住回頭望着，或者是：……

「他們在橋頭了！看！黃色衣服，黑鬍子，兇猙猙的追來了！」似乎是走在最後的一個老婦發出來的警告，要走在前面的人們，加緊足步，不顧一切的向深山中跑去。

狂笑震耳，接着是罵聲：「馬鹿，不行！」

落後在橋上的三個農婦被他們扣留，用鎗對着她們。

忽然「撲通」一聲，平靜的水面突然被弄得水花飛濺，接着又一個「撲通。」膽大的壯年農夫立住脚回頭看，失驚地報告着：

「呵！×家姑娘被日兵趕上，都投河了！」

他們下河去救她們上來。一個個被抱上來，許多人都停脚回頭看她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着急，恐怕做她們的替身，逃得更慌張了。……

淡淡的月色，照着羊腸小道，凄涼的金風，吹得稻穗發出蘇蘇的低吟，再加上山谷中的松樹枝葉的磨擦聲，又憶起剛才橋上的情景，眞令人膽寒心悸！

躲在人家看山的茅屋裏，那是羊牛棚，草堆，鷄鴨窠的堆棧；中間餘不到十方尺的空地容住廿餘人，在汗臭，糞味，土氣的夾攻下，門也不敢開，恐怕火光射出去惹人注意；屋裏又沒有窗戶，透氣的祇靠草皮和土牆的罅隙。寂靜的捱到夜裏大約在十點鐘左右，村裏來了個通信員——留下的農人——報告我們：

「×家姑嫂二人，被三個日軍脫得光光的，上王家草棚去，身上的錢也搶奪去，幷且把王家的牀劈着當柴燒，現在……」

×家婆再也耐不住的號哭了，王家的小黑不高興的催他再往下說，幷且阻止她的哭。

「你家，他家都燒完了，猪鷄也被殺光了，她們姑嫂是被他們帶去了，幷且在走的時候留下一面旗子，恐怕明天還要來的……」

大家嘩然哭聲震動山谷，誰也沒有想到今天會眞的如此倒霉啊！

「明天恐怕他們還要來的！」大家又要商議明天是逃還是抵抗……？

「狂笑，駡聲，還在你們諸位的耳邊，逃跑總不是辦法，我們要努力合作，協助國軍，總有一天得到勝利；否則，我們個個都要被他們殺害的！與其坐着等死，不如挺起胸膛，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不管是鐵鎚，鐮刀，照準敵人的胸膛打去，砍去！！——看上海的抗戰烽火，已燃燒起來了……！」我忿怒的說。

「幹！大家幹！拚命！」這是農民大衆讚助我的答復。(238)

第三輯　奔波

罹難

徐流（三十二・會計員・）

——敬以此文哀念亡友徐白樺君及徐鳳女士——

這是我有生以來所遇到的事中，最危險，最悲痛的一件。因為我幾乎失去了性命而我二個朋友的性命，就在這時候犧牲了。

開戰以後，我們就回到故鄉宜興去居住。最初的三四個月裏，是極安穩的，從國軍退出上海，宜興即遭轟炸。很快的，在十一月廿六日開到大隊的日軍，為了屋子裏還有傢俱衣服，所以妻同孩子先到鄉下去躲避，留我在城裏看守着。

同一條街裏的鄰居，是我們的本家，留着兄妹二個看守。為了是同姓，而我們又都是同學，所以三個人一直是很談得來的。白天，聚在一處閒談着解悶，夜裏各自回家分住。他們都祗有廿歲左右，但，輩份却和我的一樣。

日軍來後，拍拍的槍聲不絕，我可有些害怕，不過他們二人到還是很大胆，每天照舊到我這裏來。這幾天各處都起火燃燒，心裏的恐怕，是不容易說得像的。

在第三天的早晨，果然出了亂子了。

照例地，他們走到我屋子裏來。誰知一出門，就碰見五個日本軍，朝他們開槍。他們極力的跑到我的家裏。日本軍追進來了。我和他們很慌張地亂躲着，但有什麼用呢，終給找到了。

站在最前面的一個日本軍，舉着槍要槍斃我們，後面一個嚕嚕嘰嘰地說話。另外二個到我房裏去搜查，將現銀金器全都拿去，找到一本蔣委員長的西安半月記，於是五枝手槍一齊舉起，威脅着我們出大門。

胡亂地走了許多路，到了我們城裏一家有錢人開某的屋子裏，這是宜興最大的一間房子，可是門窗櫈凳全被他們劈去燒飯了。門口站着七八個守門兵，二十來個婦女和男子的死屍，橫七豎八地堆在一旁。

到了裏面，將我們關在一間黑暗的房間裏，什麼也看不出，好像站在人身上一樣，軟軟的；又像有點呻吟聲。一絲光線也沒有，地下是人，還是別的東西，可不能認清。如果是人，那是死人，還是活人，更不知道了。我們就坐在這些人的身上。我剛坐下去，下面「呀」的一叫，我連忙站起來，知道還是活人；走過去一些，腳下險些兒被

那東西絆倒了一跤。再坐下來的地方，像是在人的頭上，可是不響也不喊才安心坐在上面，脚下踏的像手臂像脚膀。這時候也不害怕了，反正不久我們也是一樣的。妹妹低低地哭起來了，阿兄罵道：

「你哭？你哭就是催他早點來殺死我們呀，這時候哭還會有用麼？」

她並沒有理會他。我不知怎麼却唱起五月的鮮花來了：

「……失掉自由更失掉飯碗，屈辱地忍受那無情的皮鞭……

……」

× × × ×

大概時候已在飯後，我肚裏已餓得怪叫起來。也沒有人進來，大家也沒作聲。妹妹停止了哭泣，彷彿像睡着了一樣。

過了許多時候，外面傳進來「拍拍」的竹片聲，和嘰哩咕嚕的日本話，這聲音的回答是一個男人的喊叫，也聽不淸楚到底是爲的什麼？繼續着大約有半個多鐘頭，最後「砰」的一下槍聲，這喊叫也隨着消滅，猜想這人大約是槍斃了。到了這地步還是乾脆地死了好！

「這樣的痛苦，我們一定也免不掉的。」我想。

又過了多時，進來的門上有「卜碌」的響聲，隨後門就開了，還是沒有一點亮光。四個日本兵，將電筒射照着，把我們三個人帶了出去。臨走的時候，借着那燈光，向地上看一下：原來都是男人女人的死屍，有的連衣褲也沒有，身上滿是血汚。

手槍威嚇着，走過了幾條走廊，我們到了間點煤油燈的大房間裏。十多個日本兵坐着立着，有一個掛着武裝帶手裏拿着這本我向朋友借錢買來的西安半月記。旁邊有二個穿西裝的中國人，他們用日本話講了一番，穿西裝的就開始問我們：

「你們三個是什麼關係？」

「本家。」

「你姓什麼？叫什麼？幾歲？做什麼的？」他一連串地問我。

「姓徐，叫××，三十一歲，做生意的。」我說。

依次的問過去，問到妹妹時，那人裝着笑臉在她臉上摸了一把，她也沒法子反抗，低下了頭，又羞又怕，日本兵都笑了起來。

這人向那掛武裝的說了一番，那人又向他說了許多話，再回過來問我：

「這本書是誰的？」他把西安半月記放在我們面前。

「是我的。」我說。

「好！你胆子大，做共產黨！你知道犯法嗎？」這人板起了臉孔，很兇狠地罵我。我沒有理會他，他走到我面前，在我臉上重重地打了一下，我感到麻辣辣地怪難過，但在這所謂文明國士兵的槍下，吃記耳光，那算得什麼！

「你說，你是共產黨嗎？是間諜嗎？啊！不說？槍斃你！」我還是沒

理會他，他連珠似地說。

「好的，你們三個，幹得好，要破壞我們『皇軍』嗎？你快說，到底你們是幹什麼的？」他狠狠地指着我。

在這樣嚴厲的審問中，一定要我說：「我是間諜，」我沒有做什麼間諜，難道也要承認嗎？可是，對那野獸是沒有理好講，也不必講，講也死，不講也死，反正一定是死，那末，要強，索性強到底。絕對不會有什麼希望了，死，快點吧，祇希望活的，拚命幹到死吧！

鬧到這裏，他看到我們都沒有口供，將牛尾巴那樣粗的皮鞭，在我們二個男人身上重重抽上四五十下；妹妹哭了。血漸漸地噴出皮外，流，流，流到地上，——讓牠流吧，願意流到死，絕不喊一聲「饒了我們！」我脚軟了，眼前黑了，慢慢地失了知覺……倒下去了。

× × × ×

當再恢復知覺時，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渾身皮開肉綻，厚厚的棉衣上，濕滿了鮮血，痛得不能動彈。她的哥哥，同我一樣，滿身是血，似睡非睡地閉上了雙眼。

這間有光亮的屋子裏，關着十來個年青男人，都是候死的一羣，有的雖然被他們打傷了，可是，臉色仍舊很剛毅的。

「再也不會有希望了。」每個人都在想。

在昨天，我昏過去了以後，妹妹就不會再看見，自然，不用說是被他們侮辱後殺了的我也不悲痛，因為我是將也要死去的。

我想告訴我的妻，說是我死了以後，叫她好好地保護我的孩子，替我復仇。後來，我覺得還是多餘的，也是不能辦到的。復仇，已有成千成萬的戰士們在代替我的孩子，並且，我的孩子今年才十歲。

真的，死神降臨了。

第三天的早晨，三十多個日本兵，押了我們十三四個青年「叛變者，」走出了這「等死室，」過了園子，廣場，街道，押上了汽車，前後有兩汽車的護送者。在車上，你別說想逃走，就是想使這痛苦的身體，多動一動，寬一寬，立刻，前後會送來「蓮心子」的，包管你吃得「要勿要。」

過了許多路，汽車停了下來；將我們的手脚縛在公路的楊樹上，也不開槍殺我們，他們將汽車開走了。

這使我們弄得莫明其妙，到底是讓多活一刻，還是放我們逃走？大家等待着來一個行路人，祇要解下一個，別的都有活的希望了。可是，沒有，連影子也沒有。等了一天，天黑下來了，寒風凜冽，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但，想到死的恐怖，那末露宿一宵，比較要好得多了。身上傷痛，寒冷，飢餓，疲倦……在這臨死的前一刻，想到將來要是真的做了亡國奴，不是比現在還要難過日子嗎？還是劫死殭場，死也萬古流芳，還管甚麼嬌妻愛子！但，這些只是空想而已，至少現在不能自由，先該渡過這難關，再作道理。絕望，絕望，……天

到快亮了，一切都絕望了。我不管手上的痛苦，身上的鮮血，拚命想掙脫這粗繩，不成，不成……任你怎麼都不成。

五點鐘光景，一輛汽車載來了殺死我們的儈子手，共有四個，拔出手槍，裝上子彈，每人一粒，槍聲響處，腦漿和鮮血齊飛！臨刑時，有的呼「爸媽，」有的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是，都沒有喊完，就被槍聲所蓋沒了。空氣是悲慘而嚴重。

最後一個輪到我了，就是昨天那個掛武裝帶的，將手槍指住了我。我合上眼睛，等死了，也沒有看見他們做些什麼動作。過一刻，汽車馬達響了，漸遠漸低……我再睜開雙眼，汽車不見了！我想這是做夢麼？我不知自己是死是活，但，我覺得我並沒有死，左右垂着身子，流着鮮血的青年同胞，不是剛才看見的嗎？可是他們和我，是永遠再會了。

我還是縛着，不知道他們是放了我，還是再讓我多活一宵，我不懂。

太陽爬上了地平線，慢慢地升高了。還是沒有人來，我怕「鬼子」再來，我焦急着。

午後，這或者可以用迷信來說：「天無絕人之路，」「祖宗保佑，」總之，有人走過來了。

一個農人，攝手攝脚地想走過這汽車路，我拚命地求他救我，他把我解了下來。我自由了；但渾身的痛苦，使我寸步難行。我掙扎着去找我的本家同學，他半個身子斜倒着靠近地面，臉孔被血液塗得看不清了，脚下二個深深的窟窿，手裏抓滿了樹皮，可見他臨死時的痛苦與掙扎，是不能形容的。

為自己，為死者，我悲痛極了，流下了眼淚。看到這形狀，想到這形狀，我憤怒，我毒恨：

「你們殺死我的朋友，多麼忍心！好吧，總有一天，在求民族解放的戰場，會跟你們碰見的！」

奔波

雷鋒（學）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　上午陰下午雨

今天天氣轉冷，沒有太陽，從城裏搬到這裏已經整整十天，成日不聽見砲聲，也沒有敵機的空襲。但是今天却有點奇怪，早飯後就有隆隆的砲聲。有人說是我國的高射砲隊在射擊來空襲的敵機。確實否？不得而知。一會兒，父親從鎮上回來，買到一份昨天的新聞報，才知道我軍已向梵王渡撤退，戰局不大好，北方也沒有什麼動靜。午飯後父親又出去了。我便獨自到屋後的竹林裏散步，天空在灑着牛毛細雨，只能回到屋內；這兩天精神不大好，再加上無聊，我想老是這樣下去會悶出病來。假如在今年九月初剛開學的時候就到上海去，那裏還會有今日？唉！從暑假回來後到現在，什麼事

也沒有做；眞慚愧！朋友們的信也早就不通，而我獨自一個孤零零地在這裏，……愈想愈氣，還是睡覺吧！

朦矓中，聽見隆隆的砲聲，父親慌張地跑進屋來說，日軍今晨在金山衛登岸，其先頭部隊已經到達離這裏二十里的×行鎭；母親急得在跺脚。我也醒了，跳起來拿着洋傘就到外面看看虛實。還不到×橋，岸上河裏都塞滿了男女老幼的逃難者，他們是從×涇，××口等處逃來的。據他們說，今天早上隆隆的聲音是敵機轟炸×陽鎭，以掩護他們登陸部隊的挺進。而我方的守軍恰巧在這時調防，去而未來，只有少數的壯丁在瞭望。因此，破曉時，在敵方飛機大砲的掩護下，敵軍的陸戰隊得以登陸。人是愈湧愈多了，東南角的白烟在細雨中冒起來，並且依稀地還能辨出機關槍聲。我知道了確實的情形，立刻走回去。到家時母親在收拾亂七八糟的東西，父親又叫到了兩艘江北船，預備逃到城裏再說。本來預備立刻就走，但據父親剛才所得到的消息，中央軍已有一師由平湖，乍浦出發，火速前進，向登陸的日軍取大包抄的陣勢了。為了要避免今天匆忙中的疏忽，和近來夜間土匪的活躍等危險，決定明晨開船。晚飯後，正在商議着後辦法時，突然聽到東南角上人聲很嘈雜，我們便把燈熄了；半個鐘頭後，機關槍聲和步槍聲自遠而近，手電筒光撩人眼花。我們於是冒險躲向竹園裏平常堆什物的小屋去，從牆縫裏望見鄰居紅紅的火光、和一個個閃動的人影，驚懼與不安襲上我們的心頭。但我終於在暴風雨中睡熟了。（908）

逃出海門（二十七·一·八·）

銘挑（廿·商·）

海門縣城在大雨傾盆的一天晚上失陷了，這，不能不令避居在六哩開外——三廠市——的我們感到頭痛。

大生三廠雖是經過「獨逸人」承包下來，日人或許對它能够輕易放鬆；可是，我們呢，只怕難以寬饒；是的，我們是當地某大省立銀行的一個支行，對於政治上多少發生一點作用。例如，當地軍警退到第二道防線去，縣長當晚就向行方提了一萬五千元法幣去辦理給養。——當然，我們是中國人的銀行，我們不願讓敵人跑來抓牢住；逼使我們拿出錢來供「牠」殺害我們的同胞，強佔我們的領土。於是祇有三十六着，走為上策。

一大早，經理要我跟他把款子寄存開，私人的東西一點都不準帶，什麼也沒有吃進肚子裏；就偷偷地離開這住了五天的大生三廠而踏上泥濘的征途。

路上，好容易找到了四倍於平時價錢的獨輪車，每人乘坐一輛，然而，走得非常慢。

三月裏的天氣，棉衣穿不上，夾衫又嫌涼。冷風吹飽了饑寒的肚子，褲腰帶收緊一把，讓全身憋出的汗液洗一次汗水浴吧！

幾天來路上的强刼事件多到難以估計，我們冒着風險要通過這僅有的道路。恰巧過橋處的茅棚前面立着一個便衣上加了一件灰色破棉大衣的持槍朋友，無疑的，這是一位便衣隊。他老遠就命令我們站住，盤問和檢查我們。走在前方的經理爲了不願吐露自己是一個銀行職員，在跟他辯答。後來，他定要將我們用來包着款子的一個[illegible]布包袱打開檢查，離開稍遠的我們却趕上了，方才解圍。原來這位戰士的面龐雖給昨晚的彈烟薰得跟猢猻一樣，可是，我却能辨認他是縣城裏志成西服店裏的學徒，他過去曾做過我們的生意，我也知他是受過壯丁訓練的。我確定是他，於是走上前去打招呼，告訴我們的來因和去路，又安慰他幾句；蒙他答應免檢查，並指示我們到常樂鎭去的一些不安的路線。我們穿過人家的村莊，給狗兒追着咬，大人們，孩子們好奇的望着我們。對於敵人佔領了縣城的事，他們好像一點兒也不知道，雖則我也聽到他們嘴裏在咕嚕着：「我們鄉下人靠種田吃飯，沒有錢，逃到哪裏去？……」這是何等悲慘的呼聲呀，我惘然了！直到車子把我的脚由泥水裏拖到綠油油的麥苗上，我才清醒。

到常樂鎭，街上冷靜得很，僅有一兩個菜販在等候他們的主顧，店舖早已關門大吉；間或看見幾家窗洞裏探出頭來，神色很恰悼，驚異地注視着由縣城裏逃出來的我們。

經理領我們敲開一家典當的後門，藍布包袱裏的東西，就由經理的一個知己——袁君收了下去，我們不客氣地討了一餐早飯吃，而且是很豐富的，有火腿，有鹹鷄鴨，有油氽果類。他們說：「現在不吃，可要養肥敵人嗎？這却不高興！」話說之間，嗡嗡的鐵鳥聲，傳佈四週，經驗告訴我們這正是敵機掩護步兵的前進。我們恰悼地取回了寄存當裏的金屬押款，經理分了一半裹在我的腿上。三個人就這樣空身離了常樂鎭。

我沒帶雨鞋，地上仍是泥濘不堪，獨輪車也沒有地方去僱了，事實上即使有法子，自己也不敢去僱。所走的路，爲避免盜刼和鐵鳥的目標，不得不儘揀羊腸小徑。

聽說敵人已經從縣城出發東侵了；然而，我們祇有挺進，通過公路就是我們的生路——港口有輪船的話，我們便可直到上海；否則，被困在這一邊，却是等於挨死。

幸運得很，我們穿過三廠市。敵人還沒有來到，我們在這兒已看不到青天白日旗了，廠的外面，儘是紅卍字的德國旗——是的，已經向敵人的盟主註冊過，聽說還有兩個德國人專事料理「人事」。此外，我們却看到小孩子們手裏拿着一面面紀[illegible]樂的紙旗，不時的搖擺着，眞令人痛心！

早飯過後，我們到了黃府——我們行內的儲戶，我發覺我的脚底裏生了泡，脚趾破碎與麻木，絨棉鞋也拖得像刺猬一般。我們預備上青龍港搭輪船，然而結果是一個失望。我們就從失望中安

定了心，休息下來，蒙黃府很優待我們，好像他自己的親戚似的我們真是感激之至。雖則，過去人家都說他是一個高利貸者的「三糧戶」。

這幾天，經理自己去過一趟家，我四出找尋着走失的母親的下落；最後，我還去探望一回留在廠裏的其他同事們，可惜都已離廠他去了。結果我運出了全部行裏沒有帶出的賬册，以及同人的行李等。回過頭來拜別那偉大的紗廠，然而可令我心酸看紅卍字的旗幟下面又添了一面膏藥旗了！

雖然敵人的血掌，握住了海門，但我們是順利的退了出來，現在我們又活躍在這大上海了。（725）

誰毀滅了他們的家

樹之（南二十・）

馬橋鎮——牠是離開繁華的上海六十華里，靠近上松公路旁邊（上海至松江）的一個小鎮。那邊有豐茂幽鬱的草木，縱橫交錯的河流，肥沃的土壤，三四百戶都是儉勞的居民。在平時，對於這樣優美的環境，一切都呈現着和平的氣象；誰料到會來個這樣荼毒的浩劫！

「八一三」的烽火，燃起了全民族神聖自衛的抗戰，我鎮是靠在公路旁，——後來公路改爲京滬國道——所以終日往來的車輛，絡繹於途，變成後方的重地了。

戰事的演變，日趨激烈，在我們的鎮上，可以看見從寶山羅店大場一帶逃出來的同胞，天天如潮湧般成千累萬地走過，看到他們流離失所地在路上行乞的慘狀，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要傷心落淚！「誰毀滅了他們的家」，這是大衆的怒吼！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的早晨，鎮上傳來一個惡消息，說是上海蘇州河的國軍，因戰略關係後撤了，金山衛的敵軍，已登陸要攻米市渡。消息如雪片般的傳入每個人的耳鼓，使每個人的心中，激起了驚駭的巨波，整個市鎮都陷入緊張恐怖的狀態中。當然，有錢的人們，早已逃入上海租界裏，開始在安樂窩中享福，受不到這種的驚慌；可是留在鎮上的大部份人們，都是驚惶失措地，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去問問警察局——鎮上除警察局外，無別的公共機關——以爲他們的消息總比較靈通些，可是警察們嚴守秘密，只說「不知道。」看看他們的行動，卻在整理衣服物件，似乎很忽忙地已預備「三十六着」了。但是惡耗的傳來，是愈緊張，愈凶惡，每個人的心裏，增加了異常的恐怖，在這種不利的情勢下，商店打烊了，鎮上頓成死市，大家已在準備着嘗一嘗逃難的滋味。

因爲見到別處難民逃離的痛苦，所以我們鎮上，對於逃難的方法，大家似乎預先討論了幾個辦法：

一、搬到上海租界裏暫避。

二、隨國軍後撤。
三、離鎮到鄉下農家暫避。
四、不逃就在鎮上「聽天由命」。

的確，除上述四種辦法以外，再也沒有較好的逃難的方法，鎮上的居民，已很雜亂，各自開始逃難了。我的家，因爲上海有幾位親戚的關係，一切比較可想辦法，所以採取了第一種暫逃到上海租界裏的方法。可是公路上的汽車早已停駛，敵機終日在公路的天空上不斷地巡邏轟炸和濫放機關鎗；而局勢又如此的緊張，到上海去的路程，又如此的遠，逃走也走不了的，那時，眞是焦頭爛額，一籌莫展。忽然，天公發了慈悲心，下起細雨來了，使敵機停止他們肆虐的課程，同時，事又湊巧，上海忽然放下來兩輛汽車，這正是我們絕好逃難的機會。不管這汽車是誰所有的，更不管這汽車是開到何處去，直接向汽車夫要求卽刻帶我們開到上海去，經再三的央求，結果以法幣五十元的代價，並在車上不准帶笨重的行李的條件下，方始成交。啊！這樣昂貴的價錢，比平時要高漲了十幾倍！在這非常時期，還有這乘火打刼的敲詐行爲，這種喪心病狂的人，實使我們切齒痛恨！但是我們那時急於保全生命，一切都忍耐着，立卽檢了三四個小包袱，就在匆忙之間，一家人——除了我年老的父親，他老人家爲了捨不得自已歷年所積聚下來的家產，堅決拒絕逃難，願與鎮共存亡，——在恐怖和淒慘的情景中，坐上汽車，別了可愛的故鄉。

汽車如飛般地把我們送進租界裏來。從車窗裏望見一片迷霧的天空是陰慘慘的，田野變成一片枯黃的草地，秋樹已開始落葉；鳥雀似乎也受了戰神的威迫，連聲息都沒有，不知逃避到何處去了！索索的西風，帶着微微的細雨，刮在面上，似乎含有血腥氣味！在馬路兩旁，只見那扶老攜幼的人羣，爭先恐後地擁擠着。在某一處的路旁，橫陳着一輛被炸燬的汽車，並幾個女人和小孩的屍體，爲狀至慘，這正是表現「皇軍」所賜的「王道」啊！

「誰燬滅了他們的家」現在加在我們身上來了！我苟活在這寂靜黑黯的「孤島」上，眼望着可愛的故鄉，受了敵騎的踐踏和蹂躪，心痛淚洒！（448）

到吳興去

志　白（學廿一）

去年（廿六年）八月十三的那一天晚上，轟轟的砲聲，不斷地打擊我的耳鼓，報道我國的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可是那時候在上海的人們，莫名其妙地抱着一種極恐怖的心理，都紛紛逃往內地去。有錢的富紳巨賈們，還有逃到國外去的。這樣看起來，似乎租界已是靠不住了！

那時候，我們的家裏，預備逃回故鄉——湖州去。因爲號稱

「安全區」的租界已發生驚人的事件，大世界，先施公司，都發生了炸彈慘案，死傷的人數也非常驚人，所以有許多租界的居民，已充分地認爲租界比不上「一二八」時的租界了！

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候，我們的家庭也起了無限的恐怖。母親雖然是受了戰爭的驚嚇，但是她同我們說話的時候，仍是露着慈祥的面容：

「你們的父親此次到湖州去，上海就打起仗來，現在不能上來了，我看還是你們幾個大孩子先走吧；我們這些人，待你父親上來再設法囘去。」

我和大哥聽了母親的話，就帶着三弟一同到南站去趁火車。南站上，人山人海，非常擁擠。每一個人的面容上，都帶着恐懼的神態。但是火車還沒有來，大家都等得着急了。爲要避免飛機的轟炸，我們不得不離開那人山人海的火車站，重復囘到家裏來。與母親商量的結果，我們三個人改乘湖社的輪船囘故鄉了。

我們足足坐了三十六小時的輪船，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途中又遇着父親乘輪船到上海，可是不能多講幾句話，只隔船打着招呼就很快地過去了。那時我驚呆了！爲什麼父親還要冒這樣的險呢？想問他，又聽不見。我只呆望父親，深深地覺到父親臉上有驚惶的神色，知道父親是不得不到上海去一趟，在上海，不是有母親一批人麼？……父親所乘的船，愈去愈遠了，可是我仍在沉思着，因爲我很就心他老人家此行的危險。這時輪船的囘聲，嗚嗚地吹了起來，與天空嗡嗡的飛機聲，合成一種驚人的音調。我靜悄悄地坐在艙中，心跳得很利害；過了一會，不見有甚麼動靜，跳動的心才漸漸地安靜下去。在這樣的恐怖擾亂中，不久就到了我那久別的故鄉——吳興。

我們到了湖州沒有許多時候，父親帶着母親姑母等一塊兒來了，都在鄉間安居下去。過了三個多月的鄉村生活，我們飽嘗着天然的美景，除了規定的工作之外，就是散步或游泳，因爲那時天氣倘熱哩！在這樣的大自然懷抱裏，當然比我那久居的上海有趣得多了！

「大上海全淪陷於敵人」的幾個大字，發現在報端上，湖州全城的民衆，已流露着恐慌的現象，每天警報有四五次之多，後來形勢益見緊張——還有人傳說：敵人已到平望了！這時候全城的民衆，非常擾亂，逃的逃，搬的搬，到了十三，十四兩日，幾乎變成一個淒寂的死城。但是我們離開湖州却在十六日。

當我們離開湖州的時候，有許多親戚們也跟我們一同走。一個是表姐夫，一個是堂姐夫，他們都是懷抱着剛毅的精神；可是都因爲被環境所支配，未能實現其報國的宏願。同時我的兩位姐姐——堂的表的，她們雖是「女流之輩，」但都蘊藏着偉大的思想，不是現在一般庸碌的女子所能冀及的，這不是我過於讚揚她們，

實在有使我敬佩的地方。……正在糊思亂想的時候，我們船已經駛出我們故居的湖州西門了。這時的我，內心覺得爽快一點，因為我們已從第二次的逃難掙扎中，能得到生命的安全；可是一想到不知那一天才能和故鄉相見，又不覺黯然；

船行駛着。突然嗚嗚的飛機聲從東面飛來，同時夾着一陣拍拍的機槍聲，知道敵人已追近我們的城廂了。確實在什麼地方我却很難猜想，然而我們這次的出奔，是有命哩，否則恐難免遭禍！船仍是向前駛着，可是我的心忐忑着。機槍和大砲的聲音仍不斷從東邊的一角傳來。聽到了這一種聲浪，每一個人的臉上，增加了一層惶恐的神色。

十八日到了一個有生以來沒有到過的地方，——梅溪，我們逃難的目的地。梅溪的街頭，幾乎擁擠得走路也不能走，因為各處的人都聚集在這兒，好像梅溪就是永久的安樂土了。

一到梅溪，我同父親就去看房子，但找不到，大家只好在船內過了一夜。

早上起身，聽見一陣軋軋的聲音從東南邊傳到我們的船中；同時梅溪的警報也發出嗚嗚的聲音。這繁盛的市鎮，立刻被擾亂了。我們一家大小，嚇得甚麼似的，逃到岸上，恐怕被襲；住在船中，又恐受累。在這進退兩難的當兒，我的父親已面無人色了，他老人家本來最胆小。大概騷擾了數十分鐘，敵機才漸漸地逸去。但是我們已知道梅溪並不是甚麼「安樂土」，於是我父親就命船家開到離市鎮三里路的一處鄉間，散濟橋，在那兒租了一所房子，和親戚們一同住下來。

在散濟橋住了不多幾日，就發現飛機掃射平民的事件，又知道我們的故鄉——湖州已淪陷在敵人的手裏。同時，在我們附近的地方，又有軍隊走過，情勢益見緊張了。那時幸虧我們的親戚有船，於是立刻將一切重要的物件都搬在船內，預備避居到湖泊中去，我們以為水上可比陸上隱匿些。

開始過着湖泊生活的第一天，父親向着我們這一般年輕的人說道：

「我是老了，也不能走旱路，我想你們還是逃到安徽姨母家裏去吧！我們年老的人，即使遇着了日人，也不要緊的；不過你們年紀輕的，是逃不了他們的毒手，你們還是快快收拾東西走路吧！」

這樣的，我們就很快地整理好東西，辭別了老親，向安徽地界前進了。一同去的共有七個——我和哥，嫂，表姐夫，表姐，堂姐夫，堂姐。

自梅溪出發，從水路經過安吉遞鋪，遞鋪以後的路完全是旱路。正是秋末冬初的時候，走路不發生甚麼困難的問題；如果是夏天，那末一定要苦得多了！當我們到了離孝豐卅里的橫潤路上就遇着軍隊從上面開下來，並且他們同我們說：

「前面不能走，馬上就會開火了！」

我們聽了這話也不當一會事。但是軍隊祇管在開下來，這才使我們不敢再前向進，把到安徽去的思想完全打消了！我們由原路回到梅溪；可是不曉得父親他們住到什麼地方去，後來才打聽到住在曉墅的梅花地。於是我們到了父親的住所，將經過的詳情告訴他。

在曉墅的梅花地住了二個多月，一天的下午就發現日本軍隊進犯曉墅的事實，我們和同住的幾家人家，幾乎嚇得「魂飛天外，」「呆似木雞。」我們連夜離開梅花地，搬到南樓塢。那裏的環境的確不錯，房子造在山上，很是幽僻，眞是一個避兵亂的好地方。

在南樓塢，我從村莊上人們的口中，聽到一種讚美敵軍的言語，不覺使我戰慄，覺得他們眞是「愚民」！

事實勝於雄辯，後來果然證明了所謂「皇軍」的行動，及他們所施的「仁政」，是專以屠殺擄掠和「找花姑娘」爲能事。

現在我們已從九死一生中，回到上海的家，可是所經過的一切，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46）

暴風雨中

張其棣（十七・學）

碧青的天空，突然蓋上一陣陣的烏雲，將大地的四週變成灰黑色。「這天恐怕要下雨了罷，」我膽怯的自語着。老天若是不幫忙，可眞倒霉極了！我的一雙脚已在拖泥帶水中磨折了許多苦痛，三百里的路程，已將我的脚跑腫了，鞋襪亦開了洞，若再受一陣暴風雨，恐怕要死在這路中了！——我想到這裏，眼淚如潮般的湧了出來。

雨滴已如黃豆般大向我那件灰褐色的棉襖上打來，那時我又怨又恨，但是性命總是要緊，不得不拔起那疼痛的脚步向前面狂奔，找一座房屋躲避。

祇見公路的兩旁，盡是那一片片荒涼焦黃的田地，連半座破屋，一棵大樹都找不着！樹林都被敵軍燒去了，到處是燒焦的枯黑的禿枝，他們大概是怕游擊隊罷？我狂奔了三四里，方見到一片濃密的樹林，樹林間隱着一座紅色的古廟，我不覺心花怒放，直向那邊竄去。

我不管有人看守無人看守，直撞了進去，把身子拋在拜凳上。我的棉襖已被水完全浸濕了，頭髮披散下來，髮端的水滴一點點的滴在衣領上。忽然覺得一陣寒顫，我連忙的脫下了濕衣；寒風凜凜的從窗隙刮來，刮得我裸露的四肢麻木了！我掙扎着到後殿找了一些柴火，堆着，點起火烘着。我一面將濕衣翻弄着，一面抬頭留望着。牆垣已破落了不少，屋椽間積滿了塵埃，蜘蛛網，殿上的三尊佛像，金粉剝落，有的斷了臂膀或腿兒，完全顯露着一片悲涼的景

象；大概廟持早已逃跑了。一會兒，我的棉襖乾了，身子亦覺得溫暖起來了，我想穿起衣服趕路，但是黃豆大的雨滴，把我禁住在這一座淒涼的破廟裏。

天漸漸地黑暗下來，廟裏已是伸手不見五指。我走到佛像前想尋幾枝臘燭頭亮亮，誰料找了半天沒見半枝？我祇得仍靜坐着，等待雨晴。這時廟裏是鴉雀無聲，黑沉沉地怪可怕，更雜着那雨點打在玻璃窗上尖銳的聲音，好像鬼叫。我縮做一團，低着頭不敢再看，再聽！

突然間，轟隆的一聲，把我驚得抬起頭來，眼前覺得電光一閃，耳鼓中跟着聽到那傾盆的大雨聲，震得屋瓦嘩啦作響；風聲呼呼的怒號着。那破窗突然倒了下來，西北風亂刮進來，刮得佛台上的布幔亂飛亂舞；我被刮得幾乎倒下來，嚇得連忙向後殿逃去。

接着聽到一片淒涼的哭聲漸來漸近，這聲音像是女子的叫喊聲；接緩地連「救命！救命！」的悲啼聲也聽到了。忽有一種巨大的撞門聲；我不敢去問，我害怕，我的心忐忑不安。一聽到廟門被堆倒聲，我趕緊的向那神櫃下躲了進去，閉着嘴，屏着氣，不敢出聲，蹲着不動。門倒了，一會兒手電筒直向神櫃這邊射來，我嚇得蒙住了頭。一個女子的淒哭聲和跺脚聲引誘我向那櫃脚邊偷偷地望過去，祇見有三個敵軍，掀住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嘰哩咕嚕的像是叫她服從，並且指手劃脚地；但那女子，眼淚淌了滿面，掙扎着，呼喊着。我看得心腸絞斷了，眞想奔上去殺掉他們，但是一見到那三枝明亮亮的刺刀，把我呆住了。我不敢動，但我心中的憤怒幾乎要爆裂了！我瞪着眼睛，祇見那女子，已沒有掙扎的氣力了，面色灰白了，已給他們從從容容地剝得精光，任他們踐踏了！我幾乎哭出聲來，我不願看那禽獸的行為，我悲傷得昏了過去。……

過了一剎那，聽到那三個敵人在嘻笑着，女子在呻吟着，跟着又聽到那敵人哼哼的聲音。一會兒，他們都走了，在黑暗中，祇剩那被踐踏的可憐的姑娘，她是死了！她躺在她的血泊中！我還看到熱氣騰騰地往上冒着！我發狂了！我咒罵，我咒罵那班禽獸的人類！……我冒了雨，趕着我的路程。……（1306）

何日再歸家

洛思（廿五・教員）

壁上的日曆，老是像秋葉般的往下掉，逝了一天又一天，過了一月又一月，時之神，永不停息地前進着，前進着，……終於帶來了這麼難忘的一天——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這幾個烏黑的阿剌伯字，清晰地映入我的眼簾，投進我的腦海，腦海裏立刻湧起了無限的思潮。

回憶去年今日，天氣亦是這般地炎熱，東方剛現出魚肚白色，雲際裏還閃爍着幾顆殘星，眨着惺忪的倦眼，彷彿向着那初醒的

大地告別；靜息了一夜的蟬兒，又噪刮着嗓子；開始唱起惱人的老調，那是多麼美麗的夏之晨。微風輕輕地吹拂着樹梢，悄悄地吹進窗口，吹醒了慈祥的母親，她滿懷着萬斛的悲愁，整理各種東西，可是每一件東西都使她感到不忍捨棄，她拿起了心愛的這樣，却又遺棄了可愛的那樣，紊亂的心緒，累得她不知該收拾些什麼東西才好！

「唉！想不到『一二八』的創痛，還沒有回復，敵人的鐵蹄，又將殘踏到這小小的城垣了。唉！這可惡的鬼子，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母親顫抖聲音，自言自語的嘆息着說。

「母親，時候還早，待我起身後一同收拾吧！」我一面說着，一面就立刻起身，幫助她整理那零亂的東西。

「現在時局已緊張得很，看來終不免一戰了！你們年輕的人，總該早走的好！」母親這樣柔和地對我說。

「母親要走，就一同走，你不走，我一定亦不走，就是死，也寧願死在一塊兒！」我發急的說。

「唉！我年紀已老，一輩子亦沒有用了！我怎忍離開我一生辛苦所掙下來的這個家呢！我死亦得死在家鄉！不願……」母親固執地說。

「無論如何，你總得帶領着我們一同走，你不走，我們決不走的！本來好好的，誰願意離開可愛的故鄉而逃亡呢！實在……」我禁不住的酸淚，已奪眶而出了！

這時候，陽光已放射着強烈的光芒，寒暑表裏的水銀，又慢慢地升高起來了。我呆視着壁上掛着的照片，畫幅，以及桌上憔悴的殘花，零亂的書籍，……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充溢着無限的離愁，鉤起我無窮的傷感！時鐘滴答滴答的聲調，更深深地激動着我的心弦，奏起了痛苦的交響曲！我意沉了！我心碎了！茫茫然墮入了悲哀的深淵！

時間加速地消逝，離開九時二十分的火車班次，已是迫近了，可是母親還堅持着不肯走，急得我只是流淚，不知所措！幸經父親再三的苦勸，感動了她的慈心，終於放棄了她的成見，答應和我們同走了！於是把輕便而應用的東西，整理妥當，其餘笨重的東西，只好忍痛讓它遺棄在家中了。

忙亂了一會，一切的事情，都經母親一一的安排妥貼，同時又諄諄地叮嚀了看家的老僕；就在戀戀不捨的情況之下，走出了家門，一家五六個人，都禁不住的掉下淚來了。——雖然死沒有什麼可怕，可是時代的暴風雨逼迫着我們，已不容許我們再多留片刻了！我們爲爭整個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我們自然不願無謂的犧牲！所以我們終於忍住一切的苦難，暫時告別家鄉，開始向那茫茫的前程邁進了！我頻頻回首，遠望着我的家門，却又痛思着：「何日再歸家？」心坎中一陣陣的酸楚，淚珠便又簌簌地落下來了！

二十分鐘的時間，已到達火車站了，平時乘客很少的車站，今日卻祇見男男女女，扶老攜幼，擠滿了整個的月台，笨重的行李，更堆積如山。我們等了約有半小時的光景，火車還沒有駛來，大約又就誤點了吧？大家唯有站立在强烈的驕陽下，流着汗，失望地等待着；直至十時餘，火車才咆哮着，拖着疲乏的身子，駛到了月台前，於是洶湧的人浪，波動着儘向那狹隘的車廂裏奔放，秩序立刻混亂了起來，好容易動亂了半天，火車就又轟轟地開動了。我擠在人叢裏，遙望着矗立的城垣，默祝它：「別後無恙！」

車過各站，每個站上，同樣地擠塞着無數的逃亡者，可是，天啊！這樣狹窄有限的車廂，如何容納得下這麼無限的人羣！所以車門門，車頂上，亦都佔滿了人，只有上車的人，卻沒有下車的人！愈擠愈緊，愈緊愈覺悶熱，窒息，全身不停地淌着汗，幾乎使人透不過氣來！一時悲哀和憤怒的火燄，燃燒着每個同胞的心頭，緊鎖着雙眉，咀咒那侵略者的罪惡。這時，我亦不由自主地喊出了這麼一句：打倒侵略的巨魔！

車到目的地，——寶山路車站——只見撤場者絡繹不絕，緊張的空氣，瀰漫着四周，除了全副武裝的警察和巡捕，站立街頭，維持交通和秩序外，更看見××師英勇的將士們，雄糾糾，氣昂昂地，已散佈在各處，開始担負起神聖抗戰的工作了。這許多爲大中華民族爭取自由的急先鋒，多麼值得我們欽敬啊！我恨不得立刻加入這抗戰的最前線，保衛祖國，與敵人拚命到底！可是事實終於衝破了我的理想，粉碎了我的幻夢，我竟快快地踏進了租界的鐵門，開始度我流浪的枯躁生活了！

時至今日，家鄉淪入敵手，已屆一週年了！生命財產的損害，實不能計數！撫今追昔，怎不令人悲從中來！我遙望着故鄉的風雲，自覺慚愧！但願而今而後，全國的同胞，團結一致，不妥協，不氣餒，臥薪嘗膽，努力奮鬥到底，期望來年的今日，故鄉重樹起美麗的國旗！

（688）

從南通到上海（廿六・十七）

志弘（廿四・商）

今天從南通乘英商同和輪回上海。房艙裏擠得密密地，多數是蘇州無錫的避難客人，談起來皆有「天涯淪落」的感想。南京來的也有四位，據說是去上海讀書的大學生，他們裝束入時，吉吉呱呱洋話連篇，早飯用過便攤開桌子賭撲克牌，比其餘客人顯得自由活潑。無錫來的有位美國傳教士，年紀在七十開外，因爲受不住飛機轟炸，加上市面混亂，所以離開服務的傷兵醫院到上海暫住。他上海話說得很流利，同我天南地北瞎扯一陣；最後問我：「爲甚中國學生不參加此次前線作戰？」當時實想不出充分的

理出解答這個問題。

船過狼山，水面漂滿稻草木頭、不時有日軍運輸艦上駛。遠望吳淞口，只見不計其數的黑點停在海面，等距離稍近，那黑點也漸放大成一隻隻的日軍運輸艦，黑色船身，漆白色數字，掛上膏藥旗，最大的號碼在五百以上；星羅棋布的擺列在三夾水外。我們坐船和穿弄堂似的灣灣曲曲繞進黃浦江；當兩船相傍而過時，對方艦上水手看把戲似的朝着我們，還鼓手舞足的怪叫，又用手指在臉上亂劃，它的用意不言而喻。

本來，在未進港之先，乘客們就互相警戒，將所有書籍證章，連服裝衣飾，預先「自我檢查」一番，凡帶點國家意識認爲「有礙邦交」的東西都投之長流。後來，日軍小艇雖穿梭地繞過本輪，檢查的事終在提心吊胆中僥倖避免。經吳淞鎭，極目四望，盡是殘垣斷壁；尋不出半塊完整的牆；路上只有異國兵士和他們的軍馬，軍用車，看不到一個「支那人；」江邊或坐或立，零零落落、散佈着幾個受傷的異國兵士，紮着繃帶，很優遊地閒眺；貼紅膏藥的飛機，一起一落成排的翺翔空中：合天空地面水面，完成一幅佔領區的活模型。

虬江碼頭改做軍用堆棧，碼頭上軍用品小丘似的，砲火損壞處都用木板撐補，想那時計劃的工程師總未料到有這麼一日！

出雲艦仍「雄據」領事館前，前後甲板統排滿沙包，砲塔也轉對浦東；這隻建立殊勛的戰艦；看見了心頭總有些辣辣的不舒服。

船身兜半個圈子，靠在從前金利源現在羅斯福碼頭的中部。碼頭上圍住一大圈人；他們是來歡迎這批九死一生的難胞麼？不是吧，在這種趨炎附熱的世界誰肯管這種閒事。一問之下，他們原來是看來日本海軍接收江海關巡艦的悲喜劇啊！羅斯福碼頭前部的拾幾隻巡艦，包有最新式的緝私艇，母艦，整齊的升起太陽旗，臨風招展，紅光耀閃；甲板上異國水手，忙碌非常的拔錨起碇；圍紅腰布的原有職工却背負行李搬運什物忽忽下船，也有受人指揮而勉強幫同解纜的。在這種境地，格外覺得國家强盛完整的可貴！覆巢之下，决無完卵！

離開輪埠，在市區作一度巡禮，市容好像比去年離開時還要繁榮些。

鐵蹄的來臨

雲 三（十九・學）

東方露出微曦，我就爬起來了，看看同逃到山裏來的親戚們——這裏包括着七八十歲的老翁至剛出娘肚的小弟弟，都還呼呼的睡着；雖然從昨天日夜盡響着炮聲，可是在日裏他們過度的疲勞，在夜裏是迫切需要來安息一下。在山澗裏完畢了我的漱洗

工作，遠處隆隆的礮聲似乎是比昨天更近一點。前方的失利消息使我們不得不逃到山裏來，可是昨天從鎮上來的人說，中央軍已是源源的退下去了，這次的劇戰，百姓的受難，已是充份表現着不可避免了。

吃過午飯後，正和費君談起從前在學校裏的黃金生活，遠處軋軋的機聲隱約可聞，最初還沒有注意，可是不久很顯明的「齊藥飛機」已在頭上，而且在打着轉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殺人的惡魔又在找尋目標了。於是老少男女都朝着山上狂奔，躲在茂密的竹蔭裏掩蔽着自己，連自家的父母兄弟也沒法互相照應。這時機槍聲像密雨一樣，殘酷的飛機正在行使牠殺人的使命。突然步槍聲又大作。大家已悄知不妙，因爲距離我們十里路的小村上正駐着中央軍一排。接着又是手溜彈爆炸聲，這一定已和日軍發生接觸。於是機槍聲，步槍聲，手溜彈聲打成一片；而老婦幼兒的嚎哭聲令人聽了心酸。微風吹着竹林，發出淒涼的聲音，探頭從竹葉縫裏看去，青松上的白雲很幽閒的飄着，間或看見那深黑色的飛機從頭上掠過。

步槍聲慢慢息了，機關槍還不斷掃射着，這時又加上小鋼礮的吼聲，在山谷裏發着空洞的回響；而我們的心已是和它一樣的空洞，明知兇多吉少，少數的中央軍一定經不起飛機大礮的猛轟。二度的被鐵蹄蹂躪，正不知多少的男同胞要受槍殺，女同胞要受姦淫！

匆匆的從山上跑到屋裏吃完夜飯，證實了張渚已被日軍佔領，又匆匆的跑回山上來。一條被一條氈子鋪在竹林深處，我們是躺上了我們的席夢思，費君在輕輕的唱着集訓時的軍歌：「……礮彈兒飛過來莫迴避，我們肝腦塗地亦願意，只要報國仇出了一口氣！……」（895）

某村記實（廿六・十一・十五）

鐵鈴

這個離上海不遠的鄉村，也受到炮火的洗禮，悲涼與辛酸，充滿在村前和村後。

現在村民已剩不了多少，祇有三分之一。這些不願離開祖宗墳墓的子孫們，在鐵蹄下過着悲苦的生活。這時，黎明的雞啼聲催他們從自己的床上爬起來。

有的早已掮着鋤頭下田工作去了。

當「魔鬼」還沒有到村上來的時候，村民們為了避免種種麻煩，都紛紛的上街買東西。

住在村頭的阿林，因今天有事，也走到街上來。阿林才走到較山口的轉灣處，就看見「魔鬼」在前面巡查了。他自以為是識時務者，就遠遠的向這班「魔鬼」們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不

料他鞠躬時忘了脫帽，「魔鬼」們見了認爲是大不敬，立刻賞給一「雪茄」五枝和「外國火腿」一隻，於是揮一揮手命令他「快滾。」好像得了赦令，阿林急急地趕他的路。「魔鬼」們見他走遠了，才哈哈的笑了一聲，又復向前巡查。

這班「魔鬼」的巡查隊，漸漸的巡行到了阿林住的村上。

剛轉到前村，就看見那邊門前坐着一個「花姑娘」，魔鬼們互相招呼了一聲，就急急的跑過去。

這「花姑娘」名叫小玉，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家中除了一個爸爸和弟弟外，還有一個廿四歲的哥哥，在鄉村淪陷時就失蹤；現在維持他們生活的是幾畝田和一小塊菜畦。當小玉看見「魔鬼」向她走來的時候，就想躲避，可是來不及，早被這班踩躪了不知多少女子的「魔鬼」們拖住，拉進屋裏了。她的爸爸在後面急忙的趕了出來，掛着兩行眼淚，拉着弟弟向「魔鬼」們磕頭如搗蒜般求他們釋放小玉。天哪！這班魔鬼像蒼蠅見了蜜樣的那裏肯放，早已把小玉拖進房裏，扣上了門，幹他們的所謂「武士道精神」的勾當了。

絕望的爸爸哽咽着沙啞的喉音，眼見着十三歲的女兒在這班「魔鬼」的踩躪下，斷送了青春，斷送了她的一切……，而且將被踩躪得不能行動。

「魔鬼」們臨去的時候，又翻箱倒篋地將儲蓄了許多年，以血汗換來的東西帶走。

「魔鬼」們去了，爸爸所期望的女兒是被踩躪了；幾年來血汗換來的用具傢伙也被刼走，一切都完了！爸爸捶着胸號啕着，弟弟哭着，被踩躪了的女兒悲啼着，哭着哭着，就在這哭聲中播下了毀滅「魔鬼」的種子……

夜深了。全村又陷在紛擾和驚恐中，小玉的爸爸傾聽着從遠處傳來的時緊時稀的槍聲和手溜彈聲，還夾着機關槍聲和迫擊炮聲。遠了，遠了，恐怖的聲音像蠕動着的蝸蟲，慢慢地向遠處消失，往後便一些也沒有聲響了。

明天的報載：我軍連夜收復某村。

雜亂的行伍

白樺

已經是經過了一天的汽車顛簸，但是在西子懷裏能休息一夜，那也就把公路上顛簸累了的身子恢復過來了。

當睡在旅館的床上時，眞是有說不出的抑鬱，剛才是好像在洶湧像壯的錢塘江上，現在却是平靜得和子夜的西子湖一樣，看看時間已廿四日的下午夜兩點了。（廿六年九月）

這天醒來已十點了，想到今天還有更長的旅程，我就特意多睡一會，一直到十二點才起來。

雖然滬杭路上常被空襲，可是旅客仍然不少，當我在杭州車站作最後巡禮時——因過後不久杭州車站遭轟炸而毀——看到站上的旅客一列客車還是不能容納的。

就因了同車的人多，我又是如勞動者似的背了一個大包袱，穿着布鞋，藍布的長衫，在這自顧自的時候，我沒有力量可以搶到一個坐位，一直站了半個多鐘頭，有人下車，我才找到一個很擠的位子，安坐到石湖蕩——這是獸軍的獸機會轟炸過的地方，那裏的鐵橋就是三十一號橋。

當車子在杭州一出車站，一個恐怖的觀念籠罩在每個人的心裏，而使每個人都有戒心地看着遼遠的天空和注意微小的嗡嗡之聲。一忽高談闊論，一會就靜如坟墓。每個人的臉上是那麼地平板，有的是沉靜地暇想，不知所想的是什麼；有的雖是有說有笑，但隱隱的悲哀和恐怖使那笑聲變成很勉強，那眸光也是很不自然地閃爍着。

天漸漸黑下來了，大家似乎是鬆了一口氣，因為夜裏不會有空襲，就是有也是偶然的。這暫時的安全，使每個人都活躍起來，打破了死悶的空氣，但是戒心仍然有着，而對於抽烟的人却是有些不便，因為怕那偶然的空襲。火車是在黑暗中進行，全車廂也是黑的，原野也是黑暗，而人們也希望黑暗就是有星星之火，人們也不願意，因為這星星之火，或者會召致更大的悲劇。於是全車中先是警告那抽烟的人，後來更禁止人們的抽烟。這禁止的原因，不但是為了怕成獸機轟炸的目標，同時因車中人多，人氣蒸發，使車中的氣息難聞。而且，就是較大聲的說話也是被禁止的，因為在靜靜的夜裏，這聲音也可以造成大災難。這集體制裁的力量真是偉大而有效。

在互相慶幸中車到了「三十一」號橋前，於是一陣轟亂，各人把簡單的行李背着下車，我也背了包袱隨着大隊前進。突然地大隊停止了；在互相傳遞消息中知道因橋身被炸後，沒有完全修理好，所以過橋時須魚貫而行，不能大隊蜂擁而過。於是凌亂的隊伍，起了一陣爭先恐後的騷擾，但很快的被橋上護路的警察和鐵路職員叱止。在那密密的細雨中前進着，使我憶起軍訓時的夜行軍，是那麼地沉靜、緊張。

「不要用電筒！不要走到鐵軌外面去，當心滑下去！」

「你要尋死嗎？擠什麼呢？」

「慢慢的過橋好了，車子還沒有到。」

「大家講話輕一點！」

這是護路警察和鐵路職員所發的責任話，那聲音也是那麼地輕，那麼地短促，使這四週的空氣更緊張起來。

「喂，不要用手電筒，你沒有聽到警察的話嗎？」

「要不是活命的財產在上海，我真不願來冒這個險。」

「哈哈，誰不是爲了在家裏要餓死，也不會來的。」

「但願天保佑能平平安安的到上海，阿彌陀佛。」

「前面還有女人帶了三個很小的孩子，眞有點可憐。」

「人家也是沒辦法眞是……」

「唉，倭子害人眞不淺。」

「所以中國人要把倭子打出去。」

「可是中國的漢奸也太多了……」

「這種漢奸眞該千刀萬剮。」

「中國眞不知道能不能打勝東洋？」

「啊，祇要中國人齊心，什麽都不怕！」

這是雜亂的行伍中所發出的輕聲談話，這裏也有失望，怨恨、希望，懊喪，和堅信，但是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這次打仗不是三五個月可以了結的，而對前途則抱着茫然的憧憬和勝利的渴望。

自這行伍過橋後，等了一個多鐘頭，看看時候是十一點已過了幾分鐘，而自上海來的車子還沒有一點影子，向鐵路職員和護路警問信也祇給一個沒有邊際的回答。漸漸地說話聲少了，沉寂又襲來，焦急和不安也漸漸地生長，使這雜亂的行伍越是沉靜下去；但是那焦急和不安越是蔓延，越是生長。天上是那麽地陰沉，雨又絲絲地輕一陣緊一陣地下着。黑暗，黑暗，一切都陷入黑暗，中但是恐怖却還沒有來，因爲這大羣人中逼退了黑暗的恐怖。

在十一點三刻才傳來隆隆之聲，接着是一點星星的火，聲音是越傳越近，亮光是越來越大，但是那光亮也是那麽地暗淡。那鐵龍終於在渴望中到了，人們也騷動起來，帶着喜悅擁上車去。

由車上下來的是上海逃向內地的逃難者，都是背包牽子，呼兒叫媽的，機警而恐怖地叫着伴侶或親友，向我們來的路上前進。

這時秩序大亂，小孩子的哭聲，大人的叫聲，找不着東西的發急聲，互助的感謝聲，互擠的叫罵聲，女人，男人，小孩，老人，都是急促匆忙地向前進行，雜亂的行伍就在這雜亂中交替了。

當我們上車時，秩序大亂。爬，跳，擠，使人羣更加紊亂，在這紛亂中，大都是運物連人地爬進車廂。我總算幸運，向前走了幾個車廂，找到了一個坐位。但是人是又累又餓又渴又想睡，當我一坐下時，頓覺昏暈，失去了一半知覺；幸而是屈膝臥，倒還能一點點地吃着預備好的乾糧。在震盪中，我漸漸地入睡，昏沉沉的如失去知覺，也不覺得車身的顚簸。

車過松江，這第一次逃難者被炸的車站，沒有燈火。幾個守站的職員，悽慘地如幽靈似地執行着他們的職務。

這雜亂的行伍，在飢渴恐怖靜肅中進行着，使我想起：鐵流中的革命者的隊伍，他們是堅決地前進，走向光明的目的地，是那麽地勇敢，那麽地耐勞；我也希望我們的行列，將來會變成鐵的隊伍，衝倒敵人的陣壘，毀滅獸行的侵略者！

無錫途中雜記

浩慷（十八·學）

光陰過得眞快，今天是二月二十六日了。早晨醒來，見天已發白，睡在牀上，想父親回家已有二星期了，今天大約可以回來了，於是馬上起身，預備迎接父親。

父親在沒有回鄉以前，他說：大約二星期可以到上海來。在二月十一日的傍晚五點鐘，父親就和友人丁君乘車同去，我送出門外，直到看不見人影，纔慢慢的走回弄裏。我本想同去，但父親說：「一路上危險很多，你就不要去了吧！」我只得謹尊父命了。

吃過早餐，等到九點多鐘，還不見父親回來，就走出弄口守望，但足足有半個鐘頭，仍是不見人影，就走回店中。好容易到了十二點鐘，吃過飯，而父親還沒有來，直等到下午三點鐘，有人來說：「你的父親來了，在門口，快去！快去！還有你的母親，弟弟，妹妹，都一同來了。」我不等他們說完，就連忙跑出去，見一輛雲飛汽車，已停在弄口，父親正在搬下行李，我就相幫把行李搬到廠內，母親和弟妹等，都到嬸母家中暫住。嬸母和小妹妹，本住在一個小小的亭子間，現在再加上三四個人，那眞是擠得水洩不通了。好在這時候的天氣，還是春天。如是炎暑，那可要熱得氣也透不過來的。

父親在沒有回家之前，已經是和幾個同事，在附近租了一幢樓房。自父親走後的第一天，就發生了種種阻礙，因此停租，等到父親來了，一時沒有屋可租，只好暫住在嬸母家中。

× × × ×

談到家鄉逃難的情形，眞是可歌可泣的了。當無錫沒有陷淪之前，侵略者的鐵鳥，一日光臨十數次之多，警報一鳴，就連忙躲到檯底下；檯上面是預先放好了許多濕的棉花，等到警報解除方走出來。當鐵鳥撒屎的時候，只聽見很大的聲音，如雷響一樣的爆炸着，好像就在身邊一樣，嚇得魂飛魄散。看看自己，到還在檯底下呢！那纔定一定心，不料又是一聲響，這一響非同小可，閉上眼睛，想這一次一定不能再在人間了，可是開眼一看，還好好的活着。孩子們在校中聞得轟炸聲，一路哭到家中，一家人慌得團在一塊兒，一聲也不敢響，飯是沒有一定時候可吃的。唉！這些撒爛屎的鐵鳥，將來看你如何結果呢！侵略者的如此行動，愈使我們同胞們團結，將來終有一天，會得到滅亡的命運的！……

無錫淪陷後，就同鄰人逃避到鄉下。家中只剩了年老的祖母守門，當逃到鄉下的時候，租了房子，非但飯菜沒有吃得飽，連吃飯的檯凳都沒有，只好席地而坐。天氣熱得好像火山一樣，汗是不停的流着。一遇鐵鳥空襲，都逃到桑樹田中或麥田裏，弄得滿身汚泥，狼狽萬分。一到晚上，蚊子臭蟲，咬得你不能睡眠，眞是吃盡苦中苦了。過了年後，好容易脫離了這個人間地獄，逃到「孤島」上來。

× × × ×

一路上是乘小船來的，八塊錢雇了一隻小船，往偏僻的小河道到天生港，再改乘行駛滬甬間的公司輪船，到上海來。一路上所見所聞，不勝枚舉，現在選一二件觸目驚心的事寫在下面，以供讀者對侵略者及一般漢奸如何作惡、暴虐的認識。

船自從鄉下出發，到了某地天色已是黃昏了。這一條河是鄉間到城中的一條必經的路，故有很多的船隻經過。前面是已有五六隻船停下來預備歇夜，等天明後再行。我們乘的船，也就停了下來；後面繼續也有三五隻同樣的停在我們後面。這時，天還沒有黑暗，路上已沒有行人。正在預備吃晚飯的時候，忽見岸上遠處來了三五個敵軍，我們想他們是大約在趕路返隊的，不料他們五人，跳到了第一隻船上，後面船上的人，都嚇得一聲不響，伏在船艙中，有的逃藏到船板底下。只聽得第一隻船上，發出一陣響亮的聲音：——「花姑娘……花姑娘……」一陣憤怒的聲音過後；又是一陣悽慘的哭聲：——「我不去！……我不去！……先生……謝謝你，救救我吧！……我有一個二歲的小孩呢！」接着，看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被一個敵軍拉上岸去了。其他四個，繼續的跳到第二隻船上。一刻兒，又見二個二十左右的女子被拉去了。後面船上的女人，都嚇得面無人色的逃到我們的船上來，她們是恐怕又要遭到同樣的命運。但是這些敵軍去了，再不到第三隻船上來了。於是大家穩定了一定心。約莫有二十分鐘，只見這些敵軍，把拉去的三個婦人，送回船上。叫船上人上岸去，他們五個人，自已摇了一隻船，到對岸去了。天是黑漆漆地，船上的人，嚇得這一夜沒有睡眠。第二天早晨當船夫們正預備開船的時候，對面的皇軍已把昨夜的那隻船，開到原來的地方上岸去了。這一夜又不知做了多少的惡事破了人家幾許的貞操呢！一會兒，那昨夜被趕到岸上吃着一夜露水的朋友，也回來了。我們船上一些女人，也回到自已船上。

船到了無錫，走出城來，到城門口，見對面有一輛包車進城來，坐車的下了車，並沒有脫帽就向敵軍行一鞠躬，等到抬起頭來想走時，却被那「懂得禮貌」的敵軍，吃了兩個耳光，一手拉住，要他脫帽重新行禮。後來旁邊一個警察對他說：這是縣長秦某，那才放他過去。我們見此景狀，不禁替這些新貴們覺得可憐。縣長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平民呢？縣長被吃了耳光，尚且沒有地方可以伸怨，我們將要受到不可思議的虐待了，想到這裏，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走了一里多路，已到達我們的家中，敲門進去。坐定後，和祖母談着逃難經過的一切事情，祖母也告訴了我們許多在家被敵軍如何的搜查，失去多少東西，如何哀求才得保住這所險被燒燬的房屋。這晚到二點多鐘方睡。

明晨就收拾行李，告別年老的祖母，走上原路，向上海進發。

水陸生活

嚴　肅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卅日，我重又來到現在被稱爲孤島的上海了！這一天，我的生活是水陸各佔一半；是的，這裏我該把這整個的一天，從零時起，一直敍述到午夜十二時爲止。

一　豬狗般蜷伏在甲板上

在這天下午二時以前，我像前兩天一樣，只能在從香港到滬的一隻某國商船的甲板上，作豬狗般的蜷伏！根據票位說來，應該在大艙裏佔居一席，可是那裏擺滿了許多帆布床，你要想舒服的話，除了已出船價法幣二十二元以外，還須拿出十元港幣來，才有睡在大艙裏的資格！結果，把窮鬼嚇退，只能在甲板上，走廊上，像癟三睏水門汀樣的東倒西歪！烈日，你得用皮膚去承受！風雨，你得用皮膚去抵抗！茶役，船員，頭二等客人，經過時，踐踏你的蓆子，或竟雙足侵犯到你的頭上，你的腿上，你只能自怪不該睡覺！七月卅的零時至四時，我就是同旁的命運者一樣，還是在過着這樣的生活。記着：從零時起，輪船已經駛近吳淞口了，所以我仍有把它納入「上海的一日」之權利。再告訴你，我們的「席夢思」之旁，有一間小屋，裏面睡着一頭肥胖的豬，另外還有一間，那是幾只肥壯的雄雞的寢室；它們不會有風雨侵襲的危險，不會有髒水　然侵襲的恐怖！說句笑話，實在我們這般乘客，還沒有豬雞那樣的舒服！可是我們所付的代價呢？大艙票七百張，合銀約一萬五千；就中享受帆布床的，大概有四百位左右，出價港幣十元六元五元不等，統計扯每人法幣十元，約有四千元。所謂頭二等客，無論如何，當不會也有兩萬元塞到船老闆的腰囊裏吧？但是我們卻竟被當作豬狗般的看待！要是我們再一想，與我們作芳鄰的豬，雞，是買辦特地備給頭二等艙裏的騙子所享受，而我們竟除了白飯以外，連洗臉的冷水（淡水，）止渴的開水，都享受不到！我們有什麼感想呢？買辦的剝削！我們沒有錢這是活該！

二　改頭換面的船隻

四點鐘，從鐵皮上的蓆子上起身，那時吳淞口已經在望，可是船卻拋錨了。一直到九點鐘才進口，吳淞浦東一帶的戰跡，我沒有再贅的必要；沿途除了各國的軍艦商輪以外，當然我們不會看得到青天白日旗的標識的。那許許多多的戴着猙獰面目的動物，插着紅圓旗幟的小火輪，帆船，雖則已經改頭換面，或是沒有引擎，但已一變而爲汽船了。可是你得明白，這都是十足的中國人的財產！兩岸的建築物，也都已高插太陽旗，表示是它們的了！朋友，這景象，看見以後，你還能安然地吃飯麼？不多幾時，船進了黃浦江了，挺神氣的醫生踏上輪船來驗疫了！爲了恐怕忍不住氣，一眼瞥見了他們，我連忙走向後艙去，歇了多時，一直到他們下船，我才仍回到船

頭聞眺。這時全船緊張而恐怖的空氣，才逐漸地鬆懈下來。

三　便宜貨充斥於市

船泊岸了，我踏到碼上，正是下午兩點鐘。逃過了神氣活現的檢查難關以後、才雇了黃包車直向四馬路進發。從黃包車夫嘴裏的報告，才曉得孤島不但不受戰事影響，而且市面邪氣好。眞的，後來我在馬路上作了一次巡禮，才曉得那邪氣好的緣故！不說別的，光就各舖子的櫥窗裏說，我們就可以知道，這裏同香港竟差不多；便宜貨充斥於市！賣的有厚利可圖，買的有巧貨可得，市面怎會不邪氣好呢！

四　還有一種邪氣好的緣故

從六點到十一點，我在一家雜糧花米商的集團裏同朋友談天，眼見許多來自淪陷區域的商人，正同友邦的人們，在很忙碌地做交易！使我又恍然明白了市面所以邪氣好的第二個緣故。

五　讀週報完成這篇報告

十一點五分，我趕忙離開這個集團，再做馬路巡閱使，一面就買了一本華美週報，急忙帶到旅館閱讀，（在香港只有華美報却看不到週報、）一翻，發現了徵文，便引起我寫這篇東西的旨趣。因爲就要離開上海，所以馬上執筆。回憶當沒有幾年前給「中國的一日」寫稿時的情緒環境、我不禁要擱筆長嘆；並且也沒有再寫的勇氣了，好，再會，現在是卅一日零時十五分了。



第四輯
生的掙扎

尋母

矛岡

幾天來總是打聽着媽的下落,和新進所裏的鄰人談起,有的說媽給青藥飛機炸死了,有的說還好好的在家裏。雖然收容所裏不要我一個錢,給我二頓飯吃,可是總嚥不下去,晚上總是睡不着,成天的呆望着大門口等媽來。昨天他們又在一堆堆的談論着,面色是相當的緊張,我知道南市的陷落已是一刹那的事,再加上那雜亂的鎗砲聲,更使我着急。

當天還罩着一層灰色霧氣的時候,我已醒了,他們都還在呼呼的甜睡着。但是我怎麼會忘記媽呢?——除非是喪良心的。機槍聲響了一整夜,消旱飛機已經大羣的在頭上飛去,我再也不能躺着了,一骨落的翻了起来,把身上的幾個白蚤處了死刑,洩了我的恨,又把稻草理了一下,翻身擠進管理先生的臥室,冷不防先生在夢中叫了聲「誰?」把我嚇得退了下來。鼓着勇氣,把母親受了傷,住在親戚家,和急須去探視的理由踏說了一篇;先生見我眼中充滿着淚,同情的揮了一下手,吩咐我下午四點之前一定要回所。我沒有聲息的溜出了收容所,輕快的沿着愷自爾路一直奔去。商店還在睡夢中,路上是冷清清的,只有飛機在頭頂上盤旋着好像伴護我,只有我刻刻的向他注視,恐怕它向我下蛋。

陽光帶來了熱鬧,我看見人們都在東張西望的匆匆的奔跑,不覺驚疑起來,後來從一個老女人囑付他小兒子的話中,才知道是「恐怕吃流彈」這使我觸景生情,又想起了慈愛的媽。沙堆旁的洋兵是增多了,鄙視着我。我依次向鐵柵外成萬的人海中找尋我的媽,但是總被洋鬼子惡狠的趕跑了。

上午過後,我躲在馬路口向那面張望,眼見一大羣的汽車裝來了美味的大餅,向那鐵柵外拋出去,接着是一陣陣的騷動和呼喊。我收緊了褲帶,搜索着,但是那裏有媽的影子?槍聲烈焰是漸漸地迫近了,外面的人頭像浪一般的在掀動着;可是人間地獄是還樣分別得清爽,誰來理睬你?

我開始踱回去,人是一堆堆的在議論着,店鋪是上了牌門,我當是罷市了。那邊救亡會的門上加了二張交义的封條,「媽的!」我踱入了呂班路,看熱鬧的倒不少,但都是觀望不前的。我假裝向洋巡捕揚了揚手,表示我是住在那邊,於是獨個子通過「封鎖線」

後面一個郵差跟了上來。「嘟嘟嘟……」「咯咯咯……」，我連忙的避到水泥的電桿柱後面「噓」的一聲把柏油路上的泥灰揚了起來，流彈多麼可怕。意大利式的老鷹在窺視着我，我恐怕被發見。黑點漸漸地由小而大，接着轟的一聲，黑烟冒了起來；我只有祈禱着母親平安。鐵門外蹲伏着大羣的戰士，「拍拍！拍！拍騰」有幾個跌了下去。炮彈掠過我頭頂的天空；火藥氣和血腥氣幾乎使我作嘔。槍炮聲慢慢靜了下去，模糊的黑影垂着頭，向後退却了。

突然四五十個洋兵飛一樣的奔了過去，很短的時間他們接來了幾百個年輕的兵士，數十輛的汽車集中了，那些黑色怪叫的吐火的東西和人都被汽車載了去。我在人堆中找尋我的媽。人們都懊喪的散去，四圍是寂靜了，我好像聽到在濃煙縈繞中的慘叫。

我頹喪的踱了回去，晚飯已發過了。在黑暗中我向着紅光照耀的天空禱告，希望着媽是平安的還在人間。（29·）

去年「九一八」之夜

戀瑚

（一）

午夜，四週沒有一絲的燈光，整個的宇宙靜靜地，九月的月亮，朦朧地照遍了原野。一隻花白狗，躺在路旁那餓癟了的肚皮，一起一伏地蠕動着，當聽到我們的脚步聲，時立刻跳了起來一而逃，一而還是汪汪地叫。

我們一夥兒，剛從火車上跳下來，爲着今天要想進租界，所以走得特別的快。

「幾點鐘啦？」

「唔，九點半吧。」斯泳看了一看手錶，回答我。

（二）

一塊烏雲移過來，月亮陷進雲團裏，大地立刻黑暗，一會兒月亮從雲山中爬出來，又跟着我們跑。在轉灣角的大樹下，站着一個年青的兵士；手緊緊地握着槍，正在練習開步的姿勢。

「你們從那兒來的？」

「我們是老百姓，剛從火……車上下……來，」斯泳口中說着，口不流利的北平官話，聲音中還帶了些發抖。

（三）

沿路的小房子緊關着門，屋子裏沒有半點兒燈光透出來，我們一夥兒踏着零落的步子，向徐家匯走去。

「轟！……」

「打雷？」

「不是雷，是砲聲！」

突然一條電光裂開來，把整個的原野，在人們的眼簾中一閃，剛才說「炮聲」的人沒有話說。

法租界的鐵絲網邊站着許多人，因租界內戒嚴不能進去。「等到明天五點鐘。」巡捕神氣活現地喊着，不時，用那犀利的眼睛向我們一掃。

我們揀了一個地方坐下來，把包裹塡在屁股下，低着頭沉沉地睡去。

「小瑚，露天睡要受寒的，起來！我們去吃豆腐漿吧！」斯泳推着我。

「那兒有豆腐漿？」我一聽見「吃」就跳了起來，手搭在斯泳的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向那邊的小房子去。

（四）

小屋子裏，擠滿了人，因爲夜裏天氣太涼，我們都擠在一塊兒。

「喂，四碗豆腐漿，八根油條。」

豆腐漿的味兒不錯，尤其是餓了大半天的我們，眞把牠當作金湯玉液了，一個人喝了二碗，又吃了兩根油條，心中還有些不够似的，但是，終於跨出了門，只走了十步路，還回過頭來望一望，有些戀戀不捨。

（五）

石階，冷冰似的，眼睛又想睡了，可恨那個蘇州人眞有些討厭。

「倷阿曉得，大世界格炸彈，是啥人……？」

「他媽的，眞討厭！」斯泳讀討厭蘇州人，尤其是說着蘇州話。

風吹過來，帶着一陣陣的寒意，我加上了一件衣服，向豆腐漿店望了一望。

（六）

天空黑黑的，月亮照在石階上，六七隻飛機在薄雲裏很快地竄着，隆隆的聲音一陣陣地傳入我們的耳鼓。

「中國飛機來了。」有人在喊，大家的眼光都射向天上，一顆顆的紅星升上天去；接着就是高射炮，驚醒了睡着的人。

白煙一縷縷的瀰漫在天空，一點點地散開，慢慢地溶入雲中。

「Bang! Bang!」幾聲巨大的炸裂聲，我們興奮得跳起來。

飛機完畢任務，飛入雲層，向南方飛去了，遺下來的是幾十顆興奮的心。

（七）

太陽還沒有升起來，東方的天空泛起一陣魚肚色的白雲，曙光四面散射着，映出紅的、藍的、白的，……

在露天過了一夜的我們，舉着疲乏的腿，一步一步地挨着回家去，馬路上冷靜得沒有一輛車子與一個行人。（235）

悲慘世界

顧旭初

從朋友寓所裏出來，已是晚上十一點，在白天也並不怎樣熱

闇的街頭，靜寂得簡直使人疑心置身在荒山之中；那幽暗的燈光，那躺在地上的樹影，那蜷伏在街兩旁的積雪，使你的心靈上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惆悵。

踏着暈黃的燈光，飛奔着，向着那儘在往後伸長的馬路。

「先生……先生……」半空裏飄起了悲慘的呼聲。

音調悽涼到極頂了，尤其是在這死寂的黑夜，然而在聽覺上太熟習了這種聲音，我連頭也不回一下。

「先生……請你……先生……」

面前的影子已不止一個，當腳步聲逼近耳畔的時候，我殘忍地吐出了：「我沒有錢！」

「我不要錢。」

「那末你……」好奇地回轉了身，映入我眼裏並不是想像中衣衫襤褸的乞丐，而是一個很結實但是似乎很愁鬱的中年男子，旁邊還有着一個五六歲光景的小孩。

「先生，請你不要拒絕我的要求，我想把這孩子送給你，是的，我沒有說錯，請你收留他但是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想換錢！」

打那兒說起呢？平空地想把孩子送掉而又不要錢！

「先生，別懷疑，我誠懇的請求您！先生，我沒有家，砲火奪去我的妻——他的娘，風吹雨打，長長的時間在艱難困苦中飄泊過去，現在，這種生活，良心再不允許它繼續下去了，我決定到內地去！但這孩子是阻礙……我捨不得拋棄，可是叫我怎麼辦呢？……」

「那末把他送到收容所去得了！」我淒然地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凡是經過我請求的人也都同我說過。但是，先生，在冷靜的街頭，不是常常有小孩的屍體拋在地上嗎？報紙上不是說難童死亡率的高漲嗎？這叫我失掉了勇氣。並且我還這麼想，假如有一個好心的先生肯收留，時常告訴他：家是如何毀的，媽是為什麼死的？爸是怎樣失掉的？自己的苦又是為誰吃的？那麼，將來長大起來也許會比他的爸爸中用一點……先生，你說我在發瘋嗎？或許是的，誰願意平空地找這許多麻煩？但我相信在廣大的人海中我一定會找到同情的人的……誰知我跑遍了大街小巷，人們都拒絕了我！先生！請求您的哀憐，救了我的孩子吧！」

熱淚在打轉，血液在奔騰，我恨不得撲過去告訴他：「我答應你，我決定照你的希望做去！」但是立刻我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我失去了勇氣，剛才的熱情變成美麗的幻想，痛苦咬住我的心！

「請你原諒朋友，我同情你但是我沒有能力幫助你！這兒有……」以下的話我說不出，把二張紙幣塞在他手中，回轉身拔起腳向前就奔，我想逃出這悲慘的世界去掩面痛哭。

「先生，你你不要這麼殘忍啊！」後面繼續送來比在宰割羔羊時所發出的悲鳴更淒涼的聲音。

但是，叫我用什麼話來回答他呢？天哪！（選自文匯報世紀風）

同情

金谷

民國二十七年的初春，在上海的一日，氣候好像特別冷，溫度在冰點以下，太陽好像怕羞的樣子，若隱若現的老是躲在雲堆裏，裂人皮肉的西北風，吹得怪緊的，人在外面跑着，兩隻耳朵被刮得麻木，像失掉了的一般！

在滬西××路的起點處，那幾幢建築得矮小而精緻的房子，據說是××××的宿舍，宿舍的四週，植着許多常青樹，尖厲的寒風吹來，常青樹便發出蕭蕭的聲響，使人意味到在不遠的地方，有千百萬英勇的戰士們，正在鏖戰喊殺着！

從宿舍南向沒幾步路，本有一片大荒場，現在却蓋滿了許多的竹蘆棚，那是××難民收容所，裏面居住着千百個毀了家的同胞！

夜深了，風刮得更厲害，路旁的電線桿，被吹得格格的作響，這時××收容所的門前，靜悄悄的沒有一人，在那××宿舍牆脚邊的暗角裏，却滾着一段黑黝黝的東西，遠遠望去，似乎還在顫動着。

那邊傳來一陣剝剝的皮鞋聲，接着跑過來一個中國探捕，神氣十足，兩個眼兒朝着天；突然，他「噁唷」的喊了一聲，原來他一脚踏上那黑東西，給拌了一跤！

「噯喲！」是一個微弱的聲音。接着那黑東西漸漸的爬動起來。

「先生，可憐我……」聲音簡直軟弱得聽不出來！

原來那黑東西是個人，在黑暗中還能看見那一副枯槁的臉容。

這時，那個跌跤的探捕已爬了起來，他雙眼圓睜，惡狠狠的指着那黑東西：

「半夜三更，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伏在這裏幹嗎？想偷東西麼？害累你老子拌了一跤！」

接着便向那黑東西——一個遭人間遺棄了的可憐蟲——使勁地踢了幾脚。

「噯喲！……噯喲！……」

只見那黑東西頭縮縮，脚伸伸，那軟弱的聲浪又起了：

「先生！……我並不是偷東西的賊……我……是個無家可歸的難民，……可憐我從×地逃到這裏已四天沒有吃飯，……今天……聽說此地有收容所，……雖然精疲力盡，却滿存一線希望，……希望收容……所以從大清早起，……空着肚皮跑到此地，……誰知收容所人已滿了，不能收了，……我再三懇求他們，總是不答應，……沒奈何，躺在這裏偷活等死，……讓西北風吹殭了我的身體好了，我的苦也吃得够了，……就這樣的死去了吧！再不要見這汚濁的世界了！……但可憐我那……」

「誰要聽你這些鬼話！」

一聲粗暴的喝罵打斷了那微弱的斷續的泣訴。

那個中國探捕大約是在想到剛才摔了一跤的事情了，他好像再也按不住這股怒火！

「他媽的狗東西！算今天老子霉氣撞到你，你這小偷兒，還想在老子面前掩飾嗎？哼！今天跟我行裏去，打斷你這兩隻爛狗腿！」

接着又是使勁的踢了幾脚！

「噯喲！……噯喲！……」

……………………

剝剝剝，又是一陣皮鞋聲，接着是手電筒光一閃，一個外籍探捕出現在他的面前。

「×偵探，甚麼事這樣憤怒，碰到了强盜麼？」

「不知從那裏逃出來的鬼東西，伏在這裏裝腔！」

那中國探捕用生硬的英語回答着。

「逃出來……的，難道他是難民麼？」

外籍探捕的目光開始注意到那黑東西，低頭想了一想，口內沉吟着。

「他算是難民，你幹嗎鬧他？」

頓時一絲憐憫的笑容浮上那外籍探捕的臉上，一張五元的簇新的法幣，從他的衣袋內飄了出來。狂風漸漸的平靜下來，小星在雲縫裏偷窺着，晶瑩的月兒開始在天空中展開，銀白的光輝，悄悄地映到××宿舍牆脚邊的暗角裏，好像對那可憐的黑東西伸出同情的手臂！

（作者自註。聽了友人報告上面的一段事實，我麻木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我簡直不相信有這麼一同事，那外籍探捕的義俠行爲，我們應向他致無限的敬意。）（712）

覆巢

陸鑫

九月秋涼的一天，上午十點鐘左右，我走過這成爲上海中心的大動脈——霞飛路。因爲小病，我二十多天不出門了。一雨便成秋，道旁法國梧桐的葉子似添幾分憔悴，照面的陽光也那麼柔和無力，失其脅人的炎威，轉覺有幾分可愛。這條路的情形和二十多天前已大不相同。記得我最後一次踏過這條街的時候，路上的行人形色都有點張皇，漂亮的少年少女一個也沒有，滿街都是衣服不整潔的工人商店伙計，童子軍救護隊等，路旁坐滿面有飢色的被難同胞。目前情況是不同了，商店大半復業，櫥窗裏鋪陳着誘惑的物品，無線電在播音，電車汽車照常走動，衣履入時的男女也以極安詳的姿態緩步人行道上，一切是這般和平，謐穆，設若不是常有隆隆的炮聲繼續送來或軋軋的鐵鳥掠過空際，眞會令人疑心

這裏是避亂桃源；大家過着安閒歲月呢。

我對於這樣安閒之繫雖有點担心，但是我覺得大家愁眉苦臉也用不着。這時候，除了工作，工作，工作·牛衣對泣是無補實際的。所以心裏儘管苦悶，臉上却有笑顏存在的必要。

我慢慢地通過這成爲上海中心的動脈，心裏胡亂想着。在一條比較冷靜的轉角上。我遇見兩個婦人，一個三十左右，一個則是五十開外了。她們坐在一家閉鎖了的大門沿階上，好像沒有感覺似的，不理睬路過的人。她們的衣衫尚新，却滿沾泥污，一看便知是戰區逃出來的難民。我瞥視了一眼便走過去了，但是我的感覺有點異樣，使我覺得有兩個人的面形跟着我，一副有着明亮的眼睛，另一副則是悲切的表情。

我走了很遠，那兩副面孔始終跟着我，好像它們是素識。我搜尋我的記憶，我把步折回來，我再注視這兩位婦人，而我仍想不起她們是什麼人。

「是×先生麼？」突然我聽到從老婦人的口中吐出這樣的稱呼。瞧她的臉，眼淚珠串似地滾下來了。我端視了好久，我才認出她們是什麼人，至於我和她們怎樣相識，却是一年前的事。

去年夏天，我應了一位朋友的邀請，在長江邊的一個小村裏作了好些天。那裏原是我從前學校所在的地方，那一帶我很熟悉，我非常喜愛這所在。沿江的長堤上長着蓊鬱的槐柳，堤下便是不盡東流的長江，堤裏邊却是一片蘆塘，不知名的鳥類吐出款款的啼聲，襯着這瀾綠一片；遠處乃是一角城樓，是縣治的所在。每當朝暾初上，或夕陽將下時，我曾有不少的年青的記憶，使我對這河山發生深厚的感情。

我們原是暑假偷閒，到這江邊樂一樂的。我們居住的是一家漁戶。房屋像俱很簡陋，但瞧他們的家庭生活，却很美滿。他們一共七人，一對中年夫婦，一個母親，三個孩子，和一位死了丈夫的弟婦。男的晨出晚歸，漁汛時捉漁，平時則種菜耕田，薄薄的田園，一家衣食粗可維持。女的一年到頭打絨線衫，說這是包工，絨線由工頭供給，打成絨衫照件論工資。有一次我說要請她們替我打一件，她們說這是不可能，查明要罰的。

由於我們隨便的習慣，使得我們和他們很親近，如同一家人一樣。我們也不講禮貌，跟着家人一般的稱呼他們。男的叫阿祥，他的妻子大家叫阿姊，弟婦便叫阿妹了。我們的生活也和他們一致，我們一同吃麥飯，夜裏一同坐着拍蚊子，談天，看螢火，有時坐在他們的小船到江邊逛一逛；我們羨慕他們每天的生活，他們却希望兒子做讀書人。

不久，我們離開了，我已經把江邊故人忘得乾乾淨淨。却料不到今天在這流水游龍的霞飛路逢着她。五十多歲的老婦是鄰人，她認識我。三十左右的婦人即是阿姊了。

「是×先生麽」老婦人繼續問。

「是阿姊麽怎樣來的？」我明知她是怎樣來的，但我還是老套地問。

青年女人惘然望着我。她的眼睛似有幾分異樣。那是顯露着驚惶，恐懼和無可告助的精神。這眼睛，我一向熟悉的溫和，明潔，含笑的，現在却異常撩觸，我令我寒慄。她望着我，却不回答我的話。顯然她是認不得我，或者受刺激太深，感覺麻木了。

「阿祥他們呢？」我轉身問鄰婦。

「天啊他們死得可憐！」接着她告訴我這一家人不幸的遭遇。說是戰事發生後，他們因爲捨不得家園，別處也沒熟人，只是惴惴地躲在家裏。終於有一天敵人侵入這毫無防禦的家宅，勒迫阿祥交出漁舟，强他划着去偷襲某某河口。阿祥在淫威下，載着敵人向自己的弟兄方面衝去；漁舟覆了，阿祥肩上中了彈傷泅水回來。到家以後兩天又有四五個鬼子闖進他的住宅，對阿妹意欲强加凌辱。阿祥按不住怒火；持刀逐去，砍傷了一個鬼子，於是這全家的慘運便開始了。爲了報復這一刀之恨，阿祥被縛在柱子上，備受刀刺鞭撻。三個孩子和老母殺在他的面前。在他未曾完全失却知覺之前，眼看胼胝經營的家園起火了，這時阿姊剛巧外出，所以留得一條生命。

「阿妹怎樣呢？」我問。

「聽說被鬼子擄去喂馬了，大概成了馬蹄下的泥漿罷。可憐忠厚的一家人，遭到這橫災，還說天有眼麽？」

一種沉重的心情佔據了我。我沒有苦痛，沒有悲哀。我知道像這樣的例子不知還有多少！「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乃理之當然。歷史上便有無數先例，而且我相信以後的歷史還要照演下去。我們除了自强還有別的辦法麽？

不知不覺間我離開她們了。突然我聽得悲切的聲音。

「×先生，叫我們到那裏去呢？」

「到那裏去？」叫我如何回答她。我想起長江邊上的小小家園，她們除了那老窩是沒地方可去的。我戚然了。我回頭看她們。一副悲愁的臉撩觸了我。我只能掏出身邊不多的錢給她們，替她們雇了一輛黃包車，對車夫說：

「到××同鄉會。」

（選自烽火第四期）

露宿街頭的人們

譯報特寫

砲火把萬千無辜的人民驅逐出家屋，雖然本市有「難民收容所」來收留他們，然而還有很多的人們却露宿在街頭，過着悲慘的流浪漢的生活。記者每天深夜踏着自己孤寂的瘦影回家，在店鋪的門檻旁，像一大堆垃圾一樣，總有好幾人蜷縮在一起，偶爾

聽到他們的打鼾聲，在這沉寂的夜空中聽來，眞是悽慘極了！

這幾天差不多每天都有雨水，而這些露宿在街頭的人們，好像並不把「雨」當作怎末一回事的，他們依舊呼呼地打着鼾，在慘澹的電燈光下，記者站住了向他們細看，那種黑沈沈的臉孔上，呈露出一種極度的疲勞之色！記者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仰着他的骯髒的瘦臉兒，這時雨水正像水簾一般往下直瀉，而這一個孩子却正呼呼地酣睡着！雨水打在他的臉上，並且往耳朵兩邊流去，記者再也不忍看下去了，只是帶着滿腔的辛酸，向前奔走。

轉進另一條路，記者聽見一個沙啞的聲音，似在求饒，又似咒罵，說：

「國難期間，應該幫幫忙才好呀！白天你們是要做生意的，晚上總不要做生意呀！那末睡在你們的店門口又何妨呢？不是吹牛皮！打仗之前我也跟你們一樣是睡在房屋中的呵！現在是沒有辦法呀！……」

「不準多說，你不想想你自己身上是一身的白蚤麼？……」

記者掩起耳朵來，急忙忙地走着，不敢再聽下去。於是又轉進另一條街。這條街，燈光是比較地暗澹得多了，記者捧着顆辛酸的心兒，向前趨趄着，不幾步，聽見一片沉重的歎息聲，記者定眼一望，在暗灰的一角，只看見一個骯髒的人兒在街沿石上，雙手捧着頭兒，手指還亂搔着蓬亂的頭髮，於是，又是一聲沉重的歎息聲發出來了

記者覺得好奇起來，走上前去問他，他只是向記者眨了一眨白白的眼珠，於是又垂倒他的頭兒，經記者再三催問他，他才說：

「什麽人都瞧不起我！我有老婆也有孩子，可是打仗了，從虹口逃生出來，帶出的一百多塊錢沒九個月都用光了，於是住到難民收容所中去，可是沒兩個月孩子死掉了，老婆是頂愛那孩子的，自那孩子死了，她也就發了瘋。在一個深夜中，她趁我熟睡的當兒跑掉了，從此我再也找不到她了！唉！只我一個人活着，一個人呵：：」

他又垂倒他的頭兒，一聲聲沉重的歎息聲，又連續地發出來，記者急忙又向前逃也似地奔去。……

砲火把萬千無辜的人民驅逐出家屋，人民雖在受苦，然而中國却有個輝煌的「明天」是無疑的！

（廿七・六・二十四・譯報）

一個神經病者

朝露

——難民所裏的特寫——

這幾天老天老是板起牠那一副陰沉沉的面孔，雨下個不停。牠好像爲這一羣不幸的人們而悲傷而流淚。

層層的烏雲籠罩了整個的天空，每個人的臉色，更顯得悽慘枯瘦得可怕。這闊大而不透光的——這房子原來是堆棧，僅只高高的屋頂有幾個小窗——堆滿人的屋子裏，整個的空間似乎充滿了悽切悲慘的景象。

有的人聚集在一起談天，有的人閑坐在被頭裏緊靠着牆閉起眼睛不知在想些什麼。此刻屋裏現出從未有過的靜寂。

因爲怕雨飛進屋子裏，把窗戶統統都關了起來，同時又因陰天發潮，於是由人們的身上和各種不清潔的東西混合着發出一種惡濁的臭味。房子裏的空氣更加惡劣，使人感到頭昏心惡。我因忍受不了這種氣味，就跑到房門口，背靠緊門板，呆呆的站在那裏望天落雨。當時我的腦神經像亂麻一樣在胡亂的想着一些不關緊要的事情。

當我正在想得出神時，忽然從我背後左角落裏發出來一種怪異的笑聲，很尖銳的刺入我的耳鼓裏，使我吃了一驚；不過立刻我便理會是曾經聽過的笑聲。我本能的回過頭來，將目光轉移到那發聲的地方。我看見了那一位約有四十來歲的難友曾劉氏，穿着一身公家發給她的黑色棉短衣褲，披散着頭髮，呆板着一副似乎久未洗過的又黑又瘦的面孔，那一對黑而圓大的眼睛一溜一溜地轉動着，揑緊兩拳兇狠狠的好像要和誰拚命似的。她的上半身像北平動物園裏的動物吃飽之後，無意識的前後搖擺着。

本來她這種奇特而使人看見又好笑的動作，是大家已經看慣，都以爲她是一個瘋子，所以也就沒有人去理會她。

我心裏在想想這個人究竟是先天的愚癡呢，還是受了什麼刺激？如果是後天的話，那就一定有她的歷史根源了。我因被好奇心的驅使，就跑到她跟前和她閒談。我想由談話中也許可以窺探出一點她的身世。

「喂！你是那裏人？」我開始這樣問。她只是不出聲的癡笑而不答。

「曾劉氏阿姨！喂你告訴我，你是什麼地方人。」

她呆看着我。

「阿！好好的告訴我……」我一面笑着，像愛護小孩子一樣很溫和的哄着她。

「東三省人」，她癡笑了一陣，才慢吞吞的吐出這四個字。

她仍坐在她自己的鋪位上，身子還在不停的搖擺着。她終天不離坐位；只要不直接礙着她，無論天大的事，她依然安坐不動，像沒有看見一樣。她好像有她自己的天地。

「哦！東三省？這麼遠。你什麼時候來到上海？此地可有些什麼人？」不料這一問倒問出禍來，她聽了我的問話，起先大笑了一陣，後就嗚嗚地哭起來了，發眶的眼淚樸簌簌地滾滿一面。我看看她那可憐的樣子，心裏很難過，我想這人一定別有隱痛。於是我也不

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林先生，做做好事吧！把她調到別的房間裏好吧！」靠近她睡的一位十六七歲的阿妹難友向我提議。

「為什麼要調，還不是一樣麼？」我這樣的回答。

「先生，你不曉得她常常睡到半夜裏，還在叫喊，有時候夜裏坐起來，嘴裏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些什麼。」阿妹接着又說了這幾句。

「她說些什麼，你一句也沒有聽到麼？」我問。

「——你看！你看！那不是一隻脚麼？我那天夜裏聽她這樣的叫。有時我睡得好好的被她這種聲音驚醒。」阿妹說着還做着可怕的表情。

「你還聽到她說些什麼？」我又問。

「有的時候聽她叫着愛珍！愛珍！有時駡着：媽那個巴子！可惡的鬼子！媽的巴子！」

我本是為了想知道這人的來歷才來和她談話，可是談話的結果仍得不到要領。我想用什麼方法才能够探聽出她的身世呢？

我無精打彩的呆坐在那裏，朝住門外望望天空，雖然還有一點點毛毛雨，可是稀濛的雲層中彷彿透露出一些兒光亮。房子裏的空氣似乎好了一點，我也沒有那麼難過了。

「謝謝你呵，林先生，還是把她調走吧！不但到了夜裏看見她那個怪樣子可怕，而且有時候吵得我們課都上不成。」另一個素珍難友懇求着。

她們這樣左一求右一求，眞使我覺得沒有理由再不允諾她們的意見。我只好用「好吧，讓我慢慢的想辦法」來塞責。同時我一面想着——把她一個人住在一個房間吧，那有這麼多的房間，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同時也不放心。調到另一個房間吧，還不是吵得別人睡不着覺麼？這個問題倒使我有點為難了。

「喂！阿姐！你知道曾劉氏來到這裏有多久？」我想試試看她可知道這個神經病者的來歷。

「她麼？讓我想想，……呵！恐怕快四五個月了吧？」素珍這樣回答。

「她來的時候有沒有神經病？」我追着問。

「不！她來的時候還好，和她說什麼她都知道。」

「那麼她是怎麼發癡了呢？」我急急的追問着。

「呵！說來這人才傷心呢！她本是奉天人，自從『九一八』東北被强佔之後，她的惟一心愛的獨子，因不甘受壓迫便投身義勇軍，不幸在入伍未久就犧牲了。因此她對於敵人更加痛恨。以後畢竟因厭惡那塊被敵人蹂躪得汚濁不堪的故土，隨着她的丈夫和一個女兒——今年十九歲——忍心的拋棄了她久居的故鄉，到北平謀生。在北平住了幾年，去年到盧溝橋戰爭爆發後，她一家三

口才來到上海。不料來到上海不久，上海又遭了和盧溝橋、東三省同樣的命運。」

素珍說着嘆了一口長氣。

「現在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兒呢？」我因急欲知道她的病因，不等素珍說下去又問了一句。

「她去年從南市往外逃的時候，她的丈夫和女兒早上出來，她下午出來不知爲了什麼原故出來後到處找不到她的丈夫和女兒，同時因爲她來到上海不久又認不得一個人，打聽也無從打聽起，一直到現在還是無影無蹤。

「以前她常常對我說她晚上常常做惡夢，有時候夢見她的丈夫被炸彈炸死了，尸體分爲幾段，血肉模糊使她辨認不清。有時候夢見她的女兒被日兵强姦或殺害，有時她被惡夢驚醒，有時在睡夢中呼着她女兒的名字——愛珍！

「以前她常對我們說她老想死，覺得活着沒有意思。那時我們還爲她擔了不少的心呢！」

素珍講到這裏因事就走開去。我已經知道這個神經病的病源，也就沒有留住她再講下去。

我想抗戰以來，與這會劉氏遭受同樣命運的恐怕還多着吧？

離了廠的「包身工」

啓一

——何處是她們的歸宿？

難民收容所裏收容大批難民，可是街頭巷尾還集有許多難民。在一條弄堂中兩個中年男子和一個中年女子領着十幾個女孩子蹲在那兒。仁濟堂派出來在街頭收容難民的卡車經過了那兒，他們一看非常地怪奇這一大堆人，難道是一家不成嗎？決不是的！他們走上前去帶着威脅性的盤問，却原來是一堆「包身工」兩個男子，一個是老闆一個是助手再一個中年女子却是老闆娘。

「包身工」似乎用不着筆者多加解說，大家都已深知了。

當下仁濟堂派了兩輛卡車一輛裝着老闆，老闆娘，助手；一輛裝着這十幾個肌黃膚瘦的「包身工」分開兩個方向駛去了。

在××難民收容所裏這十幾個青年的女「包身工」蹲在地下，一聲不響彷彿十幾條禿了毛的瘦狗。

難民收容所裏的人，告訴她們：「你們的老闆，老闆娘，助手，不在這裏，快說他們是怎樣的虐待你們？」

有幾個青年的「包身工」拉着沙嗓子哭起來了，嚷着要「老闆」！有人問她們：「爲什麼要老闆？」回答的是：「我們沒有飯吃了！」難民收容所裏的人告訴她們：「這裏可以把飯給你們

吃，而且可以將你們送回家去！」

有幾個沒有哭的「包身工，」就將腦袋抬起來了：「先生，老闆捉去了頂好，我們都是被騙出來的，有的被拐出來的，我們替他做了四五年工了，一個錢都拿不着，每天只吃一頓飯一頓粥！這一次，我們差一點把性命都送去了，我們有幾個小姊妹都被老闆送給東洋人……」她嗚咽起來了，哭得很傷心，不再說下去了。

難民收容所裏的人，一再地追問她，她才說出了下面的一串話：打仗打了好幾天，楊樹浦的人都跑光了，老闆還不帶我們跑，他恐怕我們自己偷逃走，就把我們幾個小姊妹，關鎖在兩間屋子裏。老闆天天到日本紗廠裏去，他對我們講，日本紗廠等兩天仍舊要開工他說是東洋人親自告訴他的，工錢還沒有領到，即使要逃，也要等工錢領到了才能逃！

「一天晚上，我們親眼看見我們老闆帶着幾個日本兵到另一間關閉着我們小姊妹的屋子裏去了，一個日本鬼子用着一柄尖刀，在對着一個小姊妹的胸中刺去；我差不多嚇昏過去了！」她停了一停，說話的聲音與聽的人的心一同地顫慄起來了！

「第二天，我們偷偷地跑到另一間我們小姊妹屋子中去一看，她們都赤裸裸的倒在地上，滿身都是血跡，還有一柄小刀插在一個小姊妹的下身。……

「當天的晚上，我們的老闆也跑回來了，據他說：日本人用皮鞭子打了他一頓，工錢仍舊沒有拿到，他說要帶我們跑了，此地住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們便逃了出來！」有人問她們是情願回家去，還是情願仍舊在上海做工？多數的回答是情願回家去，其中有兩個一聽到這話，都嚇得哭喊起來了，據她們中的小妹妹說，她們出來有十多年了，是一個被「包身工」老闆拐出來的，她們兩個都是人家的養媳婦，現在都不敢回家了，其先拐出她們的一個「包身工」老闆，將她們已經轉押過好幾個老闆了，他們的老闆是從另一個老闆手中買過來的，現在這兩個「包身工」已經成爲她們的老闆的私有品了，兩個賺錢的工具。

以上均是記者耳聞與目見的。　（救亡日報）

失業女工的呼聲

譯報特寫

十路公共汽車把記者帶到了延平路，跳下車，向南走幾步，就有三四輛黃包車衝向記者來問：「阿要擺渡？」記者一呆，抬頭向前面一望，原來一片泱泱大水，正橫在記者不遠的前面。

「中國收容所」就淹在那一片泱泱的大水之中。

像從岸上走下船去，一條一條的「跳板」縱橫地交叉着，記者小心翼翼地走着，深恐掉下「河」去。走進潮濕的「辦公室」記者說明來意後，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A女士來接見記者，A女

士請記者坐在靠窗的一隻桌子旁，記者剛一坐下那隻破椅子，覺得我的脚有點濕了，向桌下一望：天呀！原來記者的脚正浸在一層薄薄的水里哩！

A女士精神非常好，一口寗波音，詳述着華成烟草公司所有的女工友怎樣在抗戰前後替廠方努力願「爲廠犧牲。」

「八月十二日整個的虹口陷在戰爭的恐慌中，工友們有的想搬家，有的想回到鄉下去暫避一下，可是廠方有命令：——不得擅自離廠，否則收回牌子！——我們全體工友爲了資本家的廠，同時也爲了自己的生活，恐慌地工作着，直到八月十四日，離我們廠不遠的一個日本司令部裏發出轟轟的砲聲，把整個的華成烟廠震動了，於是工友們方全體離廠，各自逃命。可是先生，爲了不能擅自離廠，我們在事前什麼東西都不能取出，只光着身子逃出砲火，我們吃盡這種痛苦，而這種痛苦又爲誰吃的呢，廠方難道可以忘掉的麼？……」

A女士說到這裏，聲音顫抖着，顯然，她的內心中是很悲憤的。接着她又說：

「先生！我們向廠方前後請願過幾次，可是廠方總是打電話給巡捕房，用武力來威脅我們。第一次我們一千多個工友去請願時，還有工友被打傷呢！」

這時，圍在桌子週圍的，已有很多的女工友了。大家的臉上，都有一層憤怒之色。A女士又說：

「現在金鼠牌美麗牌又都出品了，生意非常好。在名目上，華成托德隆瑞綸代捲，實際上，華成是盤了德隆和瑞綸了，而廠方爲什麼不用我們老工人呢？我們也會要求：我們情願一個月做半個月，讓大家都有工做，可是這條件也辦不到！……」

「這次因爲這裏都是大水，所以要求廠方給我們搬一個地方，同時，也請求廠方給我們每人每月維持費五元，在廠外住的十五元，可是廠方還是不答應！」

這時站在桌子周圍的工友們中間有一個說了：

「像英美烟公司對待工友就好了，他們還是外國人哩！」

有一個B女士說了：「這次我們去請願時，有一姓顧的說：——你們爲什麼一定要靠老闆呢？聽說虹口正在大批招請女工，你們爲什麼不去呢？——天呀！那個姓顧的不是叫我們去做漢奸麼？……」

於是大家都嚷叫了起來，說廠方有些人說了許多對不起國家的話。最後A女士說了：

「廠方雖然怎樣欺壓我們，侮辱我們，然而在國家多難的時候，我們還是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向廠方提出合法的要求的！我們全體工友都希望廠方也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不要欺壓我們，我們是應該共同一致的！」

聽了A女士的話，記者很受感動。後來由A女士陪伴記者去看「申園籃球場」（這是華成收容所的一部分。）我們小心翼翼地走過好幾條「跳板」方到「籃球場。」A女士告訴記者說：

「前幾天水大的時候，差不多要齊到大腿上哩！」

而現在呢？籃球場四面低窪的地方，都是汚濁的臭水，A女士說：「這眞可說是孤島了！」

記者打從「申園收容所」走出來，回轉頭去望望泱泱一片大水的時候，忽然想到「水深火熱」四個字來，是的，她們是在「水深火熱」中，記者很希望廠方能答應她們很微小而又合理的要求，她們究竟是替廠方賺了很多的錢啦！

（譯報）

被虐待與毒打

立報特寫

昨天記者在克能海路鐵欄邊無意中遇到一個被日兵虐待過的小販張妙富，他說：他本是英商老晉隆洋行的工人，在戰事爆發後的第二天上午七時他在虹口四卡子橋被日兵捕了去。先押到沈家灣後面的東洋小學，一起用繩把手脚都綑在欖子上，總共有二三十個人，每人被打幾個嘴吧。由善操華語的日兵問：「你們有受過公民訓練的沒有？」大家當然說沒有了。晚七時許送到遂路日本人俱樂部、那兒的窗子是用蓆子遮住的、裏面點着電燈、由胸間掛着「補助憲兵」紅字白條的日商民訊問他們。又問：「你們當過兵嗎？」「誰會說日本話？」問過就把所有錢都拿去了，每人又被打一頓。晚上十一點左右、共卅一人，被押到東武昌路三元宮一齊用繩索吊起來，由一人問口供一人記錄。接着殘酷的刑罰便開始了，先是用木棍打屁股，打得一個個鮮血淋漓，後來又用嫩裏的毛竹條抽，抽壞一根又來一根，身體好的打得更厲害，每個人都打得發昏。這樣一直打到天亮，纔讓你跪下來。小便時，他替你把褲子拉下，讓你撒在褲子上或地上，然後再跪下去。

「十五日晨」那小販最後說：「每人前面丟了一個飯糰，一塊臭東洋蘿蔔，要你把頭觸到地上像狗一樣的去吃。這眞够人受的！有的前面竟放了一塊爛泥，要你低頭注視，旁邊有人在監督着，你一轉眼，籐條就落在你身上了。這非人待遇共受了卅四小時，在下午二時僥倖的送到虹口捕房，在那兒問過姓名，送到外白渡橋，這纔重見天日！」

（九·八·立報）

一幅悲慘的流亡圖

馬蘭蓀（廿三·學·）

初夏的早晨，（四月廿八日）天氣還不十分熱，習習的涼風，吹得人身上異常舒服！蔚藍的天，蔥蘢的花木，將我們的校園，點綴得更美麗了！我們的校舍，位於滬西一角·環境幽美，空氣鮮潔，確是

讀書的大好地方，尤其是距市區較遠，不聞車馬聲喧，置身其中，大有隔絕塵囂之感！

這天早晨，可不對了。當我們上完第一課的時候，忽聞校門外人聲嘈雜，接着就是數百上千的人蜂擁而來，我們莫明其妙，只得靜靜的看他們怎樣動作。

這一羣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個個衣服襤褸，面有菜色，一望而知他們是受過很多苦來的。但他們的精神，却很抖擻：少壯的都挑着蓆子、小舖蓋，以及零星等東西；老者攙着幼者，女人提着小包，潮水般的向我們校裏直湧！少壯的且跑到總務處定要打×—先生。我們非常奇怪，×—先生那會有這許多寃家？多方打聽，才知道他們是難民，從前曾經幾十個一起的來過多次，皆被×—先生趕走，因此懷恨在心；這次聯合進攻，必欲打死×—先生而後快！幸×—先生運氣高，適未在校。茶房出來說了兩句話，即被打傷，別人也不敢同他們理論了。

他們打人不着，便紛紛的散開自找舖位。我們操場南面的十二間新宿舍，從前原住得滿滿的，「八一三」滬戰爆發，同學多被阻於內地不能來，所以空出來了。他們便將十二間宿舍統統住滿！男女老幼，各就地搭舖，一時手忙脚亂，倒也草草安置妥當，孩子們都到操場上來跑跑跳跳了！我們吃中飯的時候，他們也去吃東西。吃燒餅油條的也有，不過都吃得很少，我想一定吃不飽，僅免於餓死就是了。

他們也頗有組織，推舉出各組長隊長等人物，擔任管理，看門，及與人接洽等工作。究因太缺乏基本知識，說話不免無禮貌，許多事也弄不清楚。又不知愛清潔，齷齪得實在夠瞧。環境如此，却也怪他們不着。

我曾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穿着棉襖！初夏的天氣，我們都穿單衣，她沒有單衣換，熱得滿頭大汗，看上去實在可憐！我給了她兩件舊單衣，她父親看見了，連忙走過來向我道謝。我乘機問他一切的經過，並怎會到我們校裏來。他告訴我一段可悲的遭遇，聞之令人酸鼻。下面是這個可憐女孩的父親說的話：

「我的家鄉離上海不遠，交通很方便，長途汽車，直達上海。我家世代都以種田為生，薄有一點田地，和自住的一間茅屋，家中有母，妻，小孩等七人口，平時自耕自吃，倒也無憂無慮。不幸戰事發生，敵機濫施轟炸，母妻皆被炸斃死，茅屋也燒了，我只得同小孩子們逃出來，沿途歷盡艱苦，一個小孩被擠散得不知去向了，兩個小的又在收容所中傳染天花死掉了，我一家七口、只有我同這個女兒留在世上，在難民叢裏過生活。我聽見人家說：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我心裏也就覺得快活，可是一想到死去的家人不能復活，又不自禁的悲痛起來了！

「我們難民中，有許多從前都是很寬裕的。他們也送子女到

上海來上洋學堂，打扮得同你們一樣，現在什麼都完了！有的給炮火打死了，有的給敵人鎗殺或強拉去作苦工，作完工就給殺掉！逃出時擠死擠傷擠散的也不知多少，留在難民收容所，直到現在還沒有病死，已算生命特別的牢了！幾時再過從前的日子呢？」

聽了這位刼後餘生的自述，不勝其感慨與同情，一時眞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他！後來他又告我他們到我們校裏來的原因：他們原住在蘇州河北，北山西路北浙江路一帶的空屋內，近因公共租界北區交涌秩序逐漸恢復，各房主均要遷回，於是限他們幾天內將房屋讓出，他們不願露宿街頭，打聽得我們校裏有空房子，便一同搬來了。

他們處境的確堪憐，可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他們和我們住的地方，中間僅隔一個操場，窗口遙遙相對。多人雜處，難免發生疾病，萬一傳染給我們，豈不有礙我們的健康與學業？且人數過多，終日出出進進，無論從觀瞻方面，安靜方面着想，都覺不好。所以我們的校長，和他們的隊長商量，擬送他們到別的空屋去。他們初不允，後來才勉強答應。次晨我們便用大卡車，一車一車的，將他們送到一個堆棧的米棧內去。同時即將米帶到我們校裏來堆積。這是我們校長同人家事先接洽好的。還有不肯去的難民，只好讓他在我們校裏空地上搭棚暫住。一部流亡劇，至此總算告了一個段落！

我眼望着他們一車一車的被裝出去，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難過！亂世人民的顛沛流離，生命竟比蒼蠅蚊子還不値錢！他們原是安居樂業的自耕農，是誰之咎，使他們弄到如此家破人亡的地步？戰區日廣，敵人製造的大批可憐蟲——難民——亦日增，我們應如何救濟他們，練訓他們，使他們能爲國効勞，不要使他們無法生活，致爲敵人所利用，結果誤國殺身，多末可憐！

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幅悽慘的流亡圖！（01）

雪

孫抗（二十七·三·八）

——在難民收容所裏的一日

我不得不說老天變態，像「島國人」一般地。雪，已是接連着兩天，今朝却下得更起勁。每個空隙塞滿了凜冽的寒氣。

我起身得很早，天昏矇矇地像塊鉛，園子裏還是很厚，很不勻地塗着一大層，難胞們艱辛地跑過去後遺留的幾個疏落的脚印，又被脫框般倒下來的雪球填沒了。眼前只是一片光亮，每個草棚頂，都被塗得白皚皚的；裏面靜靜的沒一些聲息，只有幾個孩子顫抖地在籬隙張望。

開出大門，呂宋路，愛多亞路只是一片白；對面一座中世紀風

的小洋房，門前的幾棵樺樹，壓着雪，眞像畫片裏的雪景。送報人和牛奶車在雪地裏艱苦地走動，帽子車蓋上也白白的敷了一層。

教育組「韓蘭根」先生，眇着眼睛從辦公室出來，咭咭地說：

「你看雪多均平，只要面着天的都披上一層，讓世界像雪一樣純潔無私吧！——這才好過日子呢！」

我笑了一笑說：

「爲什麼雪蓋在洋樓上，裏面的人不覺得；蓋在草棚子上時難民却打着牙齒發抖呢？」

「韓蘭根」先生並沒回答，搭訕着進去了。

咬着一副冷而硬的大餅油條，我想：在另一種人或許以爲賞雪和踏靑沒多大差異吧，誰知它蓋沒了嫩芽，壓殺了生機，是種苦難還是種蹇運？

九點多鐘，×所長來了，一身挺闊的貓皮袍子，嘻開了紅潤的面龐用不純粹的上海白嚷着：

「啥人來雪戰？」

兩個孩子正蹓滑地溜着，不提防被他只一拉，就是個筋斗，爬起來時，又是一個筋斗；於是惱了他倆，站起來就是一把雪，所長被擊中了，又回過去一把雪。

像火藥線的點引，雪地上頓時開始混戰起來。難胞和職員立成兩大陣容，兩方都隨時補充，隨時加强，雪塊紛飛着，交織成無數的白的光帶。

一個鐘點以後，停戰了。

所長跌破了膝蓋，褲子也擦穿了，專打官話的總務先生滿背心雪團，一面孔雪水。……

難胞們在笑，並沒換掉淋濕了的衣褲，臉孔却變得從未有的紅潤。

這是一種洩發性的戰鬥，不時積受着的「先生」們的癟氣，今天該輕鬆好些了。

晚上爲避免蓬子被積雪壓塌的緣故，於是全收容所動員掃雪。

一共二十四間棚子，每個棚子需要四個人上去淸除，人工的徵集并不是由於强迫的命令，而是要自願的。頃刻間，人數齊了，在密集的雪點下他們輕鬆地爬上去了——光着脚，他們踏在屋頂的雪塊上！

每個角落悉率地騷動着，雪的塊，雪的球，跌到地下來。

職員臥室裏緇配組奚文德在被窩裏模糊地叫着：

「喂，輕點！輕點！」

「輕點還是不掃好！」這回答是有力的，像一把刀刺進軟綿綿的心房。

我羨着每個所謂「先生」們！你們有這種勇氣麼，光着脚和

冰雪摩擦？你們只好永遠站在鬥爭的圈圍之外，指摘人家，諷嘲人家，丟着面具把真正的自己隱藏在背後，骨子裏永遠找不出勇氣和毅力的成份。

十點多鐘了，全收容所差不多睡得沒一些聲息，「小南京」却還在九號房頂上哼着「鋤頭舞歌」，風聲應和着沉重的雪塊聲，越顯得單調冷寂了。

查夜的警衛員在盤問着，「小南京」回答得很漂亮：

「他們沒掃乾淨，我再來掃掃總不會錯吧？——！壓死了人是大家的事啊！」

他還不滿十三歲，他的堅定和勇壯却超過了他的年齡，我太感動了，腦海裏浮出了一幅與艱苦環境博鬥着的苦幹者的圖影。

三月八日的雪給了我一個啟示：「真正的人性是存留在困苦的階層裏的！」（897）

兒子打游擊去了

劍萍

太陽的餘輝，斜掛在西方，喧噪的晚風，雜着人羣的噪鬧聲，已經變成怒號了。每個角落裏的人羣，都是無精打彩地在地下的鋪位上，有的赤着足，有的縐着臉，老的在流着淚水，小的在呻吟，——這一切交織成無節奏的淒楚的難民曲。

人羣像豬子似的一排一排地被編排着，他們所佔的地位，有的黑暗不堪有的連空氣也不大光臨；這是全憑着他們的運氣，和編排的先生們的高興來決定的。每個人被指定的鋪位，闊僅一尺有餘；年歲小的，還要縮小一倍。在這一堆一堆的人羣中，週圍都塞滿了污穢的碗筷，和一袋一袋的破布破衣，還更加深了黑暗的陰影，和空氣的窒息。

人羣的聲浪是嘈雜的。一股異樣的汗臭，在人羣裏暗暗地浮上來，很快地就會鑽進你的鼻尖，使你感到精神的疲憊，甚至於惹起你的痛恨，恨那驅逐他們到難民所裏來的惡魔！他們並不是沒有職業的，也並不是沒有生活能力的人羣。可是，那班惡魔，為了要滿足貪得無饜的慾望，用炮火驅逐了無辜的他們，走進難民所來度那悲慘的生活！

但，他們都在企望着，企望能有機會回到那被炮火所燒毀的家鄉，拿起民衆的自衛刀槍負起保衛鄉土的責任，將那惡魔驅逐出中國境外去！……

「媽，我要離開這兒到鄉下去了！」亞四裝着鎮靜的樣子，面孔上顯現着急切的情緒，又帶着一種假笑似的表情，向母親徵求同意。

「到什麼地方去？不是去幹游擊隊嗎？」母親常聽見別人對她說，亞四是全收容所中最熱誠愛國的青年，常常在計劃着到故

鄉去參加抗敵工作，據說這還是一種很有道理的工作呢！

「我不能再在難民所住下去了！媽我眞忍不住了！」他壓制住自己的熱情用着溫和的態度，低着頭向母親反問着「媽！有許多的同鄉，他們都回家了，難道我就不能回去嗎？」

「我不能讓你回家去！」母親本來沒有阻止兒子去幹救國工作的理由，可是亞四是她的獨生子，而她的丈夫在逃難中又被敵人殺死！……想到這裏，她的心頓覺難過起來，她流淚了！

亞四不懂母親的眼淚，只覺得她的話沒有理由，突然增加了他的痛楚。他翻下去兩眼直睜着天花板，曲着左手做枕頭。他想到他的父親的死，和他逃難時親眼見到的敵人用槍尖刺死同胞們的慘狀，更堅定了他回鄉幹游擊隊的決心。他不但要替同胞復仇，而且要和他的父親復仇！他立即站了起來，離開他母親的地位，走到人羣中去了！……

夜的空氣，已籠罩了大地。人羣中的嘈噪的聲浪，也漸漸地低下去了。

亞四的母親，似睡未睡地翻在鋪上，用手在週圍一摸，知道亞四還沒有回來睡，亞四照例是要到十一二點鐘才回來睡的，因此，她毫不注意，不久也就入睡了。

在第二天的早晨，亞四的母親，還未見到他的兒子回來，覺得難過，不自禁地掉下「愛子」的眼淚！於是她哭了，大聲地哭了！

這天早晨，同亞四一樣逃出收容所的有十多人，而他們的父親和母親，也同亞四的母親一樣的在傷感流淚，雖然知道他們這批青年是回鄉去幹游擊隊的。

太陽的光輝由窗裏透進難民所的一角，照耀着每個蓬頭穢臉的人羣。喧嚷聲又浮起來了。三個五個圍着談天的人羣，今天又增加了談亞四等人的可驚可佩的事件！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議論着：他們回鄉的人是「有種！」「中國人應當這樣幹！」「我們都要快走上這條路了！」

空氣是混濁的，但他們的面孔上，都顯示着一種鎮靜的表情。

當義勇軍去

林林

隊已經排好了。

這一隊人有五十九個壯丁，由於內心的慷慨激昂，臉部都顯得異常緊張而興奮了。他們在難民所的席篷裏，已等了二三星期之久，沒有工作，整天在吃閒飯，天天聽着飛機聲，炸彈聲，大砲聲，……他們太難忍了，他們有些人老早就要求當兵去的，今天既然達到目的，怎麼不高興呢。

天很陰沉，細雨還在降落。他們站着，在難民所的竹籬畔馬路

旁的梧桐樹下站着。一百多條的滿是汙泥的赤脚，都準備走上征途了。

混在人羣中抱着滿腔熱忱的總幹事，向他們致辭：

「諸位，你們都是給敵人的砲火轟出來的，我們很明白我們的敵人的慘酷和野蠻……你們此去要好好受訓練，爲自己報仇，爲國家盡力。不把敵人趕出中國以外去，我們便不能得到安寧。你們都是壯丁，不要看不起自己，應該抱負着要作中華民族的好漢，中華民族的英雄……」

「對！對！」他們聽到這些話，越發興奮，每人的心頭，都擁上血潮了。

訓話不能繼續下去。隊尾有個婦人在哭着，她的手緊拉着隊中的一個青年。同事就向他的跟前走去。

「她是誰？」

「我的母親。」他一面答，一面梳理他母親的散到臉部來的頭髮，又以手巾擦他母親的眼淚。

母親默默不言語。緊緊拉着她的兒子，不讓走。過了一會兒才慢慢地講出一種鄉下人說話的腔調說：

「他走，我怎辦呢？……」

兒子很沉着。我們勸他不要走，想不出竟這樣堅決的回答：

「不，我得走，跟大家一齊走！在這時候她要靠我，我是無辦法的，今天一定跟大家走！……媽媽在這裏，請諸位先生照顧。……」

說到這裏，他的鼻子有些酸側了，幾乎要落下淚來。我們勸他好好說服母親再走，既盡忠也盡孝；可是他還不肯，後來因爲看到母親的痛苦，並且聽到往後一定有機會去，他就眼巴巴地陪着母親到棚子裏去了。

天很陰沉，細雨還在降落。人們準備出發。名點過了，慰勞袋分發過了，大洋五角的津貼費也分發過了。

當募集的時候，有個能幹機警的廚子，他不在場，沒有參加，現在匆匆忙忙地補報了名，插到隊中去了。他領到慰勞袋和津貼費之後，他的徽章和符號都已扯起來了。

壯烈而嚴肅的隊伍，就要出發了。那時廚子，眼紅紅的，在流着淚。我們上前去問他。

「我要跟大家當義勇軍去，可是，我有個父親，跟他商量，他是不會答應的，不跟他說，我太難過了。」

人們都看着他，他用自己的袖子擦了眼淚，壓抑自己的傷悄。

在談話之間，突然他的父親跑出來了，據說是一個老太婆的女同事去通知他的。他父親還是一個矮健的四十歲左右的漢子，看來是能够過獨立生活的。

「喂，你不能走！」父親拉兒子拿着慰勞袋的左手。

「我要走。」

「你走了，我靠誰養活？」

「現在，我不能養活你。」

「當什麼義勇軍，我已當過二十幾年兵了，沒意思，你不能走！」

「不對，你當兵的時候，是自己中國人打中國人，現在不對啦，我們是要打東洋人！」

在那老頭子說出否定當義勇軍的意義的話後，我們有人提出抗議了。但當廚子激烈地回答時，隊伍裏的壯丁，都異口齊聲地喊出：

「對！我們現在是要打東洋人。」

但是，老頭子沒話說，死不讓他兒子走。我們很怪那個通知他出來的女同事。時間不多了，結局，我們以勸那個給母親攔阻的青年一樣的話，來勸他，留待下次再走。

總幹事把訓話結束了，並向他們一一握手。

平時跟我最熟悉的幾位，也都參加隊裏，時時向我微笑。在楊樹浦日本的公興鐵廠作工，一到難民所來就想從軍去的C君，懷着惜別的熱情要我的通訊處，我緊緊握着他的手，我心裏說不出的感動了。

天很陰沉，細雨還在飄落。他們在難民所的竹籬畔，馬路旁的梧桐樹下站着，一百多條的滿是汗泥的赤腳，就即出發了。

微微的風吹着，難民所門口高豎着的旗子飄着，好像壯烈地歡迎他們，祝他們前進！

五十九名的壯丁，在這旗子下，在冷冷的細雨中前去了，抱着熱烈的壯士心向前去了。（廿六·九·廿三·救亡日報）

「七套，雪白的……」

呂彥

天氣是炎熱的；但職務使我們每天得跑上幾個收容所。跟着幾個同事替一般難民們檢驗身體，有病的替他們治療，有時也帶幾隻盒子，瓶子，針筒針頭等替他們打打針……工作使我們忘了氣候，忘了疲倦，忘了一切。

下午二時半。

很抱歉，我去遲到了一點。高，劉，李等幾位先生，早已等着我了，而且他們什麼都預備得好好的。於是我乘着車子向要到的地方出發了。

在車中是一個苦悶的沉默。

有人在打扇，拍拍的聲音節奏着車身的行進，混合着在窗口中透進來的微風，給予我一種涼快的感覺；然而那僅有的一點風，還是帶點熱的。

炎熱的天氣中，稍爲感到一點舒適，就容易引起睡意。我開始

覺得朦朧了，眼皮沉重地垂下來。但給車身停下的震動所驚醒了。

這裏我記得很清楚，我已經是第三次來了。主任×先生是一個浦東人，說話的聲音有點像開留聲機，又快又清晰，還帶點尖銳。他從來沒有遲疑過；二個透亮的眼珠，適當的嵌在眉毛的下面；可惜稍爲有了些大小，可是不要緊，有了一個挺正的鼻子來補充。瘦削的頰上，還添上二條弧形的皺紋。年齡大概有卅多了吧？看見了我們，又開了留聲機：

「喔！你們來了，我已等了好多時了，難民們正伸着手臂呢！」

因爲今天我們是來替難民們打預防針的。

他說時笑了笑，弧形的皺紋加深了些，像二條深而且遠的達道，那右面的眼珠更擠緊而凹進了。

他招待我們走進會客室（也兼辦公室。）我們管自己忙着的點火，倒酒精，消毒各種的用具，李先生跟他搭訕着。

也正在這時，二三個人氣喘喘的跑進來。他們每人背着個很大的包裹；在包裹的四角裏，有一個是伸出了一只汗衫的袖子。我才知道這是××會送來的，裏面都是衣服，給難民也給辦事的職員的。

他們一起的背着進來了，最後的一個幾乎連再走一步的能力也沒有，在門口就很重的摔了下來。跟着是喘氣，揩汗，地面上揚起一陣灰……

那是一個被派爲做傳達工作的難民，當我們第一次來這裏的時候，就是他引進的。他個子並不高大，然而却比×先生要高點，他有結實的肌肉和果毅的精神；但近來也略見消瘦了，大概收容所的生活給予他一種打擊，因之精神也漸見萎頓了些。皺紋在慢慢的爬上他那稀疎的眉際，和那流露着倦寂的眼角。平坦的額邊，正冒着氣，下巴上掛着汗滴頭髮。——雖然是那樣短短的——但也透過了垂到額際。他正擦着他僅有的一件破背心，揩拭着頭上的汗。可是糟得很，胸前的一個洞給撕得更長了些——嘣！

然而他微笑了，他忘了熱，忘了倦，事實給了他興奮，使他一切的希望維繫在他背上的大包裹。那僅有的破背心，該換一件了吧！

……他也許正在這樣想着。

他更形活潑了，他讓汗直淌下來，壓制不住的快活顯露在他的臉上。他跑着——簡直是跳着——到×先生前，用一種顫動的聲音：

「×先生！我來解開好嗎？」

但他的慇懃被×先生所忽略了：

「不！你到外面去！」聲音簡直有點像叱咤。

「…………」

他望着那包裹的一角露出來的一隻袖子，懊喪的走了，拖着沉重的步子，頭不時的回來望着。

但是他踏着輕快的脚步走出了門，轉向左面一灣就不見了。

「呆什麼總會拿到的！」他嘟嚷着，他自己也笑了。那聲音，那笑容，一直跟他向左轉。

×先生又開留聲機了。這裏他已換了一張唱片：

「張先生，趙先生還有老高你們來選吧！」

特別是「選」字很使我觸耳。

我需要一個答覆，我以詢問的眼光望着劉；可是她祇顧了霎眼。

水在特製的小盒裏滾着，細微的聲音在空氣中蕩漾。我們更忙了：擦針頭，漉苗……酒精燈給熄滅了，冒着一縷清淡的烟。自己手上也用酒精擦過了，那裏汗正在滲出來；但抹了抹，又像沒有了。

×先生大概有「經驗」吧！他見了這情形，又連忙把機鈕扭動了：

「阿根，聽見沒有？叫他們挨着號數來。」

於是一個一個的來了，一個一個又撩着袖子的走了。劉，高，李先生，和我四個人不斷的忙着替他們打針。陳醫消毒的工作，把用過的針頭再去點火用水燒。這樣不滿廿分鐘他們一半已是打過了。

我們緊張的工作着；職員張先生，趙先生，老高更緊張的也在工作着。他們佔據着一張方桌，開始着在第二個包裹裏「選」了。一個已經「選」好，成績是在方桌底下理出了幾件，大堆的還是在原來的包袱裏。

我不能看見他們的動作，但是聽見他們的聲音：

「趙先生，這件發黃了！還是我手裏的。」那是一種不純粹的本地話，略帶點寧波「腔」。

然而也給發見了破綻：

「那鈕扣不是脫去了麼？」大概是趙先生的回答。

於是二件都落了選。嗣！——擲向大堆裏去了。

「喂！老高！那件小孩的褲子你拿着做什麼？」

「倒很好的，想給阿毛去」

大概阿毛是他的孩子。

「先理大的吧！還祇理了四套呢！」尾音低了下去，被抑制得不很自然。

「喂！輕些，那邊……」

「…………」

「…………」

終於趨向沉默了。

「那邊」自然是指我們。我的心劇烈的跳動了，我憤恨的望了望他們六隻尖銳的眼睛死釘着一堆衣服，手脚匆忙的蠢動着，

嘴角上掛着鄙夷的笑。那眼睛，流露着自私，刁滑，貪婪……

「一分，二分，五分——」又過了十分鐘了。

×先生的留聲機再度的響了起來：

「喂！阿根！再叫他們挨着號數來領。」

阿根應着在天井裏。

於是瘦削的，皮膚焦黃的，像患了第三期肺病似的……什麼樣的人都來了。又每雙枯黃的手中拿着件破舊的上衣或褲子的走了，每個都拖着沉重的步子，像有繩在他們後面牽着。

我偷空的抬頭望着，看見了剛才背包的那個，他仍懷着希望的神色在望着那堆破舊的衣服，他也望着桌底下那整潔的一堆：那顏色是鮮明的，邊沿着整齊的摺痕……然而他，那些同伴拿的並不是這些。他像失望了，眉打着結。但，我在這樣想：

「那好一點的也許給背過包流過汗的人吧！」

於是又見着一道快意的影子閃過他的臉，大概他也想到了這。

終於叫到了他。

他跳躍的挨到×—先生前。

×—先生遞給他一件背心，焦黃，衣角缺了一塊，胸前一個洞……

他望了望自己的：

「×—先生！我是剛才背那包裹的！」

「唔！我知道，你拿去吧！」輕描淡寫的把那希望的夢打碎了。

「呃！那桌……桌下的……」

「……」主任又叫另一個了。

他顫着手接了那件背心，失望給他在快樂的頂點摔到了悲哀的深淵裏。

終於他灰心的走了。

接着的一個，我簡直不敢看那濃闊的眉毛，含着憤恨的眼光簡直在瞪着×—先生，拿的時候也並不懷疑，更望着各個職員及桌下的那堆，露着報復的笑，於是走了。我疑心他有所表示，也許會……但我自己也趕緊的再繼續着工作。

打完針後，還到各處走了一遍。回來時，辦公室祇剩幾個職員，及一堆整潔的衣服，從桌下移到了桌上。

他們鬧得很混亂，大概在爭論：

「不錯的啊！張先生，你也在一起理的，剛才十一套，現在變了四套！」

「是啊！整整的十一套！」瞪着眼說。

「看錯了吧？」投着猜疑的眼光。

「瞎說！」

「那麼怎會少的呢？」×—先生想抓個總紐來說：「你們一共十一人，理了十一套，少也少不到七套的！」

沉默。

「……」有人在蚊叫似的嗡着。

「阿根！阿根剛才有人進來過沒有？」

「沒有！」

「……」

我們走了，×先生叫阿根領我們，他自己忙着「衣服」的事。

「天知道！少了七套，誰明白是那個拿的！」阿根嘟噥着。

我們五個，慢慢的踱出了。走過走廊，一個老婆婆把我拉住了，懷着譏笑的口氣：

「先生！知道吧？七套，簇白的……咳！……這纔「強盜遇着叔賊」呢！」

于事後一日七月廿三午後

第五輯　收容所

難民參觀團

雅廬

他們一行三十多個人，——有老太婆，年青婦女，小姑娘，也有年壯力强的成年男人。他們沒有戴帽子，也沒有拿陽傘，冒着六月的驕陽，踏着燙熱的柏油馬路，朝着××路的××××收容所出發。他們給太陽晒得臉兒發燒，汗珠像雨點般的從毛隙中湧出來，但是他們為一種同胞愛的激情激勵着，每個人的心都有說不出的興奮和歡快。他們走完了一條馬路又一條馬路，他們一點也不覺得累。走了半個鐘頭，經過了幾條馬路，好容易才到了目的地。

經過了一番通知的手續，從辦公室裏走出幾位職員和難友來，把他們招待到辦公室裏。他們在辦公室裏，每個人喝了一碗茶，休息了一刻鐘光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難友跑進來，向他們招呼說：

「棚子裏的難友們已經佈置妥了，請諸位分做六隊去參加我們的午會吧。」

參觀團到棚子裏的時候，每個棚子都傳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匯成一條熱的河流泛濫着全個收容所，激動着每個人的心。

「敬禮！」一個「大先生」這樣的喊了一聲，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難友們都站了起來，那熱烈的掌聲也跟着靜穆了。他們雖然是從各個不同的階層，各個不同的角落裏集攏來的；他們雖然沒有見過面，沒有交談過一句話，在過去，他們也許為了一枝柴，一隻雞，一隻猪，甚至於一個口角便要扭打起來，吵鬧起來，可是，現在，他們的家沒有了，什麼東西也沒有了，他們所有的是同樣的命運——苦難，而且他們都知道驅逐他們走上這死亡線上的是誰，他們都為一種同仇敵愾的感情激動着，所以他們的心已經默默的契合着，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着一種同胞愛的歡笑。

「諸位難友，請坐下來吧，我們開始開會了。」主席使勁的拍了拍手，又做了一下手勢，要難友們坐下來，他開始致歡迎詞，說：

「今天××收容所的先生們和難友們來參觀，來慰問我們，我們是非常感激的。我們都是同樣的受難，同樣的給東洋鬼子刼去了我們的田地，燒掉了我們的房子，使我們沒家可歸，沒飯可吃，流落到收容所裏來做難民。但是我們各人在各人的收容所裏，從來都

沒有往來，大家感情非常隔閡。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是應該互相幫助，互相安慰，互相鼓勵的，所以，我希望××的先生和難友們，把他們那邊的情形告訴我們，同時，我們這裏有不妥善的地方，也請他們指導。」

他的話是很懇切的，他一邊拍着手，一邊向××的一位領隊的先生點了點頭，隨着四周圍也鼓起了熱烈的掌聲，在這熱烈的掌聲中，一個身材瘦小的青年，撑着一枝黑色的手杖，拐着脚朝那張做講台用的桌子走攏來，他向主席和全體難友點了點頭，說道：

「我們今天到貴所來參觀，蒙諸位這樣熱烈的招待，我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愉快和感激。要說我們的生活情形，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給養都是由紅十字會分發的，做難民的生活都是一樣苦，沒有什麼兩樣，我以爲無須提起了。現在，我所要說的，剛才主席也已經說過，我們過去都不往來，一點也沒有聯絡，感情太隔閡了，一句話，就是我們上海的難民太不團結了，只是各管各，譬如泰利收容所的難胞，因爲房東要收回房子，把他們趕到馬路上去，有誰來幫忙他們呢？這次東洋人又要接收國際第四收容所，結果因爲總會和難胞們反對，沒有接收成功，但是他們却又藉口要收回地皮，要想盡方法把第四收容所的難胞趕出去。我們不是還聽到他們要挨挨接收上海所有的收容所嗎？接收收容所，就是接收我們的生命。他們佔去了我們的土地，打破了我們的家，現在還要來接收我們這條殘餘的生命。難道我們甘心做他們的奴隸嗎？不，我們寧死不做奴隸，我們要反抗！……」

看樣子他是受過相當教育的，說話很有次序；開始的時候聲調很平和，但是每個字音都拚得很清楚，說到這裏，他的聲帶被他的憤激的熱情窒斷了，臉兒漲得紅紅的，頸項的青筋一條條浮坆起來。聽衆都被他激動了，他們大都又憎恨又扭變。每個人的臉上都冒着大汗。他咳嗆了一下，又接着說：

「反抗是要靠大家的力量，一個人是反抗不得的，所以我們難民應該先自己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然後請各界救亡團體，慈善機關，和租界當局幫助我們，保護我們。我們來參觀的目的，一方面是學習貴所難胞這種堅苦奮鬥的精神，另一方面是打破我們過去的那種隔閡，想法子把上海的難胞組織起來，團結起來！」

啪啪！……

又是一陣熱烈的鼓掌聲，在掌聲響過以後，主席便拿出許多紙製的玉蘭花分贈給他們，接着是全體小先生唱歡送歌。指揮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由主席扶她到講台上，汗珠從她的額角直流下來，烏溜溜的眼睛射出銳利的光芒，她一邊用纖細的兩手，很老練的按着拍子指揮着，一邊張大嘴巴合着大家唱：

「要得到我們最後的勝利，就要組織我們自己……武裝我們自己！……」

在雄壯的歌聲中，他們每個人拿着兩朵玉蘭花，歡快的告別了××收容所。（烽火）

救濟院收容所參觀記 （立報特寫）

昨天下午，上海市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招待新聞界參觀各收容所及救濟醫院。首先到杭州飯莊該會所設難民救濟醫院，次參觀大世界，上海國貨公司，太平寺，西海大戲院及其他六處難民收容所。茲就記者所得印象報告如後：

設在杭州飯莊內的難民救濟醫院，據九月份的統計，從開辦以來，總共收過一百四十幾個病人，他們所患的病症，以脚氣病和痢疾佔大多數，病的來源前者是因爲他們有的本來營養就不足，到難民收容所後多半吃陳米，麵面缺乏維特命B所致；其次患痢疾的是由於飲食不清潔，因大頭菜和鹹蘿蔔之類，是最容易招引蒼蠅的。此外該院因地方嫌小，設備有限，按規矩除門診外，不收時疫病人及其他特殊的病人如產婦肺癆等，但也有例外的。當記者離開該院時，曾目覩三個不同的悲慘現象：一個重脚氣病者，他是虹口逃出的難民，曾經做過掮客，滬戰後病已重到不能挽救的程度，現在躺在隔離室的一張病牀上，已經目瞪口呆，心臟痲痺，失了知覺，胸口不斷地起伏抽搐，他的妻子只是整天默然地守在他牀邊流淚。又有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子，他的左脚小腿上有一個彈洞，用白布包裹着，這是在大世界被炸傷的，現在雖然到了快要痊癒的時候，不過他的父母早已逃散了。還有一個婦人眼睛低陷，面容青白，據說曾經患霍亂，以致流產，初進院時手脚冰冷，將近半死了，現在雖經救治，但精力的磨損，絕非很快就可以恢復的。然而這些，究竟是誰的賜與呢？

隨後，我們到大世界難民收容所，這裏，收容所的難民除大部份已被遣散外；餘下的家鄉都是在寶山，江灣，羅店等戰區的，因此他們苟延殘喘於惡臭的氣息中，整天都在仰首期待我軍速將敵人驅逐出境。在他們自己所辦的壁報和牆頭貼着的標語上，全流露着：我們是苦難的兄弟，使我們失去了家鄉，變成了難民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同時，小孩們也是學會了唱「打倒日本」「除漢奸」歌曲，就一個一個的傳誦着；六十歲老婦，雖然眼睛昏花了，却很勤奮地縫着兵士們的棉背心。

至於其他幾處有壯丁……希望飄到戰地去服務的，有婦女們在爲孩子們挨饑受凍表示憂據，同時向各界要求棉被和寒衣，見管理員便建議，除了兩頓飯以外，希望設法給他們吃得更飽一點。此外還有一批難民，是被編配在一個地方工作，他們對於生活，似乎比較滿足。當記者參觀這一切之後，虔誠地默禱着：願這些苦難的兄弟姊妹，除了不斷地應在苦難中生長，在苦難中鍛鍊，在苦

難中努力並要準備着將來對給我們苦難者報仇。

難民區一週記

救亡日報記者

踏進南市難民區，內心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惆悵。難民們鵠立在街頭，望着他們那一副浮着沉重愁容的臉子，記者心中深深地感到難民的痛苦。

天正飄着牛毛細雨，一羣烏鴉盤旋在天空，不時地落在屋頂，像搜尋着食物，街頭猛有一聲難重們餓急了的哭嚷聲時，它就呼拉一聲飛起了。

站在，貼靠街口，槍口對準着方浜路的敵人，也像烏鴉，可是他却不像老鴉那樣驚慌。是前天，各慈善團體曾經組織視察團赴難民區視察，走到了方浜路時，頑強的敵人會對準着這一羣慈善家們開槍，搜尋着食物，然而是一羣手無寸鐵的弱者的食物！

圍繞着難民區的，是漢奸們和鬼子們放火燃燒的民房，冲入雲間的火焰，這火焰侵入了難民區，老年人和孩子們閉上了眼睛，悚悚地流着眼淚，他們爲着自己的家被敵人燬去了而哭，抑是爲着被烟燻入了眼睛而流着淚呢？

不知從那條街的角落裏傳出了隱隱的啜泣聲，還悲慘的聲音，就如同在深夜小巷中，聽婦人們提着一盞紅燈籠，呼魂的聲音相彷彿，記者循着這泣聲走去，在一家破爛屋子的瓦簷下，尋着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夥子，他抱着流着鮮血的腦袋在哭泣着，人們打漢奸却打着了他，而把眞的漢奸放走了。

「放走了漢奸倒不去說他，那位老槍模樣的漢奸却反而說我是漢奸，於是人家都來打我，要不是那位外國先生攔住了，我眞大有被打死的可能，眞的漢奸却站在一邊笑着，有幾個流氓樣的人保護着他，要不是人家都來打我，老子眞要和他拚一拚命。」

嗚咽啜泣的聲音，變得嚎啕大哭了，滿腹的悲憤，一下子從心底冒出來：「那位攔住人家打我的外國先生也差一點挨了打，那狗樣的漢奸，老子認識他，瘦瘦的個子，老槍『色氣』下次老子不看見他則罷，若看見他，非打死那王八不可！」

非打死那王八不可！記者握緊了拳頭。

發麵包的人來了，是國際救濟會發的大一扭小一扭，據說每人每餐兩隻，每天非發廿萬隻不可。

那打破了腦袋的小夥子，一下子跑開去了，用淋溼的衣服，揩淨腦袋上的血，一會兒，他從人叢中跑出來了，手中握着兩個饅頭，再一會兒，兩個饅頭不見了，腦袋上冒出了更多的血。

坐在另一個角落裏的一個婦人，嘶着嗓子嚷：「先生，給我一個饅頭！」

發饅頭的人將饅頭從簍子裏面拿出來了。她却無法走上前

去拿，只在地下挨了兩下。

是患了一種輭脚病嗎？不，我仔細的一看，她的袴子被鮮血染紅了，一個紫紅色皮膚的嬰兒躺在她的身邊。

嬰兒的母親沒有爲着她已死去的嬰兒而哭泣，要是在往日，也許會放一點鞭砲，請幾個鄰人來吃紅蛋糖麵吧？

這個難民區中應該設一個產科醫院呵！我這樣地想着，腿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南市流通圖書館的門口，那上面分明地寫着臨時產科醫院的條子。

也許產婦太多了吧，顧不了這些，難人知道這婦人悄悄地在角落裏產下了孩子呢？

踏出難民區時，從民國路那頭，走來了一長串難民們，大約有一千人之多，他們步子是那樣地沉重，是一羣怨魂，是一幅活活地流亡圖；據說這羣難民都是從浦東逃出來的，他們在浦東已經餓了四天四夜，躲在白蓮涇美商大來碼頭上的堆棧中，昨天才由南市難民區當局設法將他們救了出來。

然而這一羣都是奄奄待斃的了。（救亡日報）

第一次的早餐

黃企衡

一座已經造好而沒有裝飾過的二層酒樓，地板還沒有完全裝好，磚塊什亂的堆積在泥地上，這裏就蟄伏着百來個難友，——流離失所的同胞。

幾個預備開窗開門的牆洞，吹着冬天的使人戰慄的冷風。

樓上地位比較好些，約摸五方丈的地板上，集合着四百多個散髮的人們，裏面有老年的婦孺的，壯年的孩童的，聲音并不怎樣嘈雜，他們都沉默着。

這裏的人們大部份是來自上海四週的鄉村，多數是農民，工人，次之商人很少。

由於總管理員的解釋，知道這裏的組織分爲一大隊：伙食，糾察，衛生，每隊工作人數在十六人到十八人，全由難友中的壯丁充任，每隊自選隊長一人。

我所擔任管理的恰好是難友中最最重要的飲食的事，——伙食股，老馮擔任了糾察股。

冷酷的西風裏，還夾雜着絲絲的細雨。

午飯時候到了，照例是老朱領隊，——一位對於世態似懂非懂的青年難友漲紅了臉伸長了頸子，在召集着伙食隊下着雨亦祇得出發去領取粥和菜。

不多一回兒十六個人都給雨淋濕了囘來，二個人擡着一桶，匆匆地踏進大門。

——飯來了！飯來了！

站在門口的難童在呼喊，興奮的聲音鼓動着樓上下的人們的耳膜。

盛飲食的是個黔黑的小木箱，衛生是談不上的，細碎的黃米粥有的厚像荳腐渣，有的簡直薄得像黃水湯，帶黃色的薄膜浮滿在上面，這是第一次顯現在我面前的食料，使我驚異地想：

「這食料夠幾百個難民飽肚嗎？這便是人生活的源泉嗎？」

警笛一聲，上下的人羣由騷動而靜止，各上各的舖位，仰着頭蹲伏着等待粥的分發。

在起先分發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的，全是一些稀薄的湯漿，這些稀薄的食料，吃飽是成問題的；而沉在下面的濃厚的米粒，却又含着多量的細砂。

分配工作完畢後，才開始輪到我們自己。

勤務們把嘴唇都割得碎的粗厚的飯碗端上來，鹹蘿蔔切成了小塊，井列地放着二盆，另外還有花生和黃荳，菜算來已經是比難友多了兩隻。

——辛苦了！吃粥，吃粥！

張先生一面捧着一碗厚粥，一面說着；其餘的也就自己去動手了。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收容所生活，我有着一種驚異的感覺，看着那污穢的碗筷已經把我窘住了，我慚愧，我瞪視了好些時光，有點不自信起來，我擔心我會不能工作下去，望望他們，瞧瞧老馮，他們正很有味地呷着，於是自己才鼓足了勇氣，嘗試着。

剛吃了二口，使我不耐煩了，細粒的砂石哽住了喉嚨，但是在最後，我終於連砂帶石地統統嚥進了肚子。

我吃完了一大碗不能再吃了；老馮可真不差，竟吃了兩碗。

在我們還沒有走進收容所服務的時候，我聽到許多人都爲着不能克苦耐勞的幹去而仍舊退了回來，老馮和我這次在事前已堅定了意志：無論怎樣我們不允許自己爲着辛苦而退出。

是的，爲了祖國的堅苦行進，每個人都應該犧牲自己。

難民收容所服務記（廿六·一·十六·二）沙久（廿·南）

照例的，起身後把鋪蓋打好，像要動身的樣子，然後由「勤務」去泡水洗了臉，這是「刻板文章」

我很僥倖的到這裏來服務，差不多有三個星期了。同我一起來工作的是明德和曙，本來我一個子在訓導科專門教育全所的難童，後來曙也來幫助我了，明德是在總務科中管理伙食。我們的難民收容所是屬於慈聯會的，所名叫××。

早飯就是用隔夜的冷飯泡了開水，菜是青干，因爲我們工作人員的待遇是和難友們一樣的。慈聯會給我們的車馬費，我們也是全部拿來做教育基金作買書籍文具給難童的費用，因爲這裏

如我們主任張先生所說一樣：我們是爲了工作而來工作的，祇要肚子不餓就是了。

上午，第三四課都是我，下午也是二課。上早二課是教「新文字，」因爲在短時期中，祇有教「新文字」收效較易，漢字是不能使他們記得的，即是我，也是學得不久，這就是教育自己，教育大衆的意思。我教他們不久，他們能得很牢，字母已教完，開始教拚音了。

時間相當的快，一會兒，曙笑迷迷的出來了，當然，這羣兒童對他相當有信仰。「久，你去吧！」他說。於是，我拿了上課時應用的物品踏着像去候法官審判般的脚步向所謂「教室」走去，雖然，我同難童們相處了二三個星期，但每次上課時，總另有一種描寫不出的情況，帶着又驚又喜的心理。但他們總是靜靜聽講的，非常專心用功，這一方面是難童們的興趣，另一方面不得不讚許曙的工作的成績，因爲他總是用着非常和緩的手段去說服這羣頑皮的孩子，而使他們變成一個非常用功的好學生。

看他們的情形，及時採用適合他們的教授法，這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事。很快的下了課，有秩序的出了「教室。」其實那地方也是他們的「飯室」也是他們的「兒童隊俱樂部。」

飯後，曙祇有一課，另一課是明德擔任講笑話，因爲我們的工作並不是機械的分開。

我很快樂的找到這樣一個可以安慰自己的工作，雖然我吃的米是很粗糙，住的是水門汀，但壓不住我工作的愉快。每天還可以聽到難胞們的逃難述略，驚險萬狀，令人感憤交集！我覺得天下之大，祇有這一羣受難的難胞是我的朋友，使我深表同情。

晚上，曙出來，談了一回，他說他將要找到一個同我一樣的工作，我非常替他高興。

到八時半的時候，開了一個「今日工作檢討報告會」之後，打開鋪蓋像昨天一樣的睡了。(784)

抗戰服務的第一天

鄭仲芳（十七・學）

大約十點半鐘吧，張先生到我家裏來，談及關於戰時服務的事。據說閘北已經開火了！我們意料今天下午難民必定很多，需要多數的人去照顧，廣東同鄉會前天就關照我們預先準備，如今戰事既發，必定要去學校裏找人了，我們決定，立刻到學校裏去看看情形怎樣。到了學校，見教師們正談論着時事，好幾位同學也聚在操場上，洋洋得意地談着戰事。當然，誰不感覺着無限的愉快呢？一來是民族解放的神聖的抗戰已眞正的揭幕了；二來，自己也有了服務人羣的機會了。校長見了我們，就立刻吩咐我們，召集服務的同志，務須在下午兩點以前齊集學校待命。於是乎打電話、趁車、走路……忙得不亦樂乎，把蒲石路的、白克路的、什麼格洛克路的：

：租界上每個角落裏熱心服務的同學都通知過，到一點多鐘，所有的同學都到齊了！

由陝先生的領導，我們雄糾糾，氣昂昂地大步踏向高乃依路目的地進發、「這路名是多麼的生疏呀！唔！恐怕要走到脚都酸了吧？」我這麼想着。可是我們好像只走了十分鐘，「高乃依路」的路牌是站在我的前面了！「怎麼這樣近的呢？」我到底有點兒莫名其妙，看看錶子、哦！我們委實走了三十分鐘啦！

再走到廣東同鄉會的大門口，往裏一看，知道建築並不算得輝煌，可是却藏着「硬磞磞」的氣概。兩三丈見方的花園，綠草長得很繁茂，雅緻極了、但誰知不一會兒就是臨時的難民收容所呢？花園之後，就是二層的西式房子、不怎樣大、樓上有個很適於演說或報告的涼台。辦公室內出來一位管理員，請我們在園中坐下休息，其實，我們那有什麼心思坐下來呢？我們看看這些，看看那些。沒多久，一輛「祥生」就載來了一家七口，指示他們一個位置之後，因沒後繼者的進來，於是幾個同志圍住他們，問這問那，知道昨晚有好些難民已在「中國花園」住了一夜了，這回運來的多是從那邊過來的。約十五分鐘，三五個，一兩個，陸陸續續地進來了。一次，我們見有兩位老太婆乘了人力車進來，年紀至少都在五十歲以上，我們十分小心地扶住她們，兩隻箱子也好好地給她們放好，又對她們說：「箱子看好啊！很易遺失的！」連小便處等都給指示過，但是，她們不够車資怎樣？好在拉車的還算好，給了一半，沒辦法，只好走了！一切都給做好，我聽到其中一位帶着感謝而驚訝地說：「Ah 怎麼有這樣的好人呀？」我覺得這話太誇大！我們到底沒有「好人」的資格呀！

約四點鐘，難胞們不斷地來了，走路的很少，多趁人力車，最聰明的是坐汽車來，因為人力車資也須在九毛以上，而汽車的速率、容積、可比人力車強多了。

人，是越來越多了，小小的花園，尤其量容得多少人呢？於是廁所邊也住人了；而來的人仍是不絕的來呀！眞沒法了，滬街邊人行道上也站滿了，因此，人們的怨聲到處都能聽到，恰好黃牧師來，遂向難衆略作演說、請他們放心，房子正努力設法去找，今天倘找不到，只好在這裏露宿一夜了，不落雨，無論如何是沒有問題的。於是難衆靜下來了。

然而接着來的人還是和流水一樣，沒有一時停止、辦公室的走廊是這麼光滑的，怎可以住人呢？所以房子內始終不許閒人進去。那末，這些後來的怎樣處置呢？據最後的消息，房子是找不到了！人們都好像很失望，幸而在八時正，有兩輛卡車來，把百多人送到膠州路去，接踵而至的也沒有了，這裏，我說它「剛好」容得下吧！

大約八點半，先施公司送粥來了，我們爭着打粥桶抬到廚房去，有些大桶的，拿牠不動，好在難民中有年富力強的，自動幫忙我

們不到一刻工夫，所有的粥都抬了進去。隨着便是發粥，有難民的幫忙，我們做事十分便利。粥發完之後，一切的事都可算完畢；我周圍巡視着，除了寒暄和關同鄉會，別的話，如逃難的經過等等，却很少聽到。

水的供給，無論是冷的熱的，都感覺得不足。一面盆的水，兩三個小孩子洗了浴，大人又拿來冲一冲那雙辛勞了一整天的脚；熱水更是少了，很多病人也沒得喝，請想他們是多麼的不方便呀！

有十點半鐘了，辦公室裏那位管理員叫我們上去用些餅干充充飢，其實有什麼使我們肚子餓的理由呢？我並不覺得肚子餓，在路上巡巡，替難胞們弄些開水、萬金油、八卦丹、濟衆水等物，倒比去飲水吃餅干爽快得多——可是，我們終於一個一個地輪着走上去吃了，而且吃得很多呢！

待我再到大門口，多數的同鄉都準備睡覺了。照例，我在高乃依路上往來，有人需要些什麼，就替他設法辦到，有時望望閘北方面的火燄。唉！殘暴的敵人又在焚燒學校和文化機關，慘殺不及逃出的平民了吧？看呀！慘淡的天空正表示着敵人猙獰的面孔！哼！讓你兇暴一時吧！總有一天，你們的兇燄會消滅在我們爲正義爲和平而戰的英勇鬥士的手上的！

正十二點鐘，我們都集合在大門口，有幾位同學爲了種種原因回家去了，剩下只六位同學，三位教師，當卽分作二小隊，每小隊値崗三小時；我是第一隊，現在正是可以睡覺的時候！我睡在應接室中的沙發上，覺得比家中的睡舖舒服得多。

三點鐘到了，我們立刻走出來，外面很靜，談話的人很少見到；我仍是被派到街道外面，隆隆的砲聲不絕於耳，整個天空都被陰沉籠罩着，風很大，單穿一套夏季制服，覺得有點冷。空氣很濕，怕會下雨，大約四時左右，細雨果然連綿地落下來了！於是人們開始騷動了起來，在街上的，都拿着自己簡單的行李，向各方面走去，希望得到一個好好的避雨的地方，起先，我們是極力的勸導着；「雨是決不會下得大的，各位請放心罷！」那知雨愈來愈大！只好把一小部分送到左近可以避雨的地方，但大部分在雨下淋着。唉！這裏七八百人，怎樣處置呢？最後，我們決定體質柔弱的婦孺，暫時都可到辦公室內的走廊和空的地方避避，至於較强壯的，無論男女都不許進去。這末一來，問題可算是解決了！但是不能進內者，那有不罵之理？我們到處都可以聽到：「既是辦慈善事業，就應做得妥妥當當的，怎麼連屋子也租不到，就叫我們來的呢？」「他們只知道要錢，那管我們這些窮人！」「照這麼看來，我們花了車錢到這兒來爲的什麼呢？」「吃了這些黃泥粥，你們辦事的人請來看看今晚多少人肚子瀉了？」一聯串責駡之聲，掠過我的耳朵，雖然盡力的解釋，到底沒效用，他們一直駡到天明。七點鐘雨算是停止了，我們受了三小時的洗禮，身體也是濕透了！

天明又怎樣呢？年青人還是三四個，五六個，一堆堆地議論着，也有許多心平氣和地指教我們的，雖然我們不能贊同的地方也很多，可是大部分都是很有理由的；我認爲這才是最合理的方法，有意見盡管發表，怎用得着開口就罵呢？我實在不知道他們在那兒嚕囌有何用處，而且他們是愈罵愈激烈了，一部分且準備動武起來。到八時左右，情勢更是嚴重了，有人這般高叫着「十時以前租不到房子送我們去，請看我們打進辦公室來！」負有維持秩序之責任的我們，當然竭力設法把他們的氣燄壓低，管理員也出了幾次通告，勸他們靜止些。結果，學校裏派來的同學到達之後，一切問題都完滿解決了！難民們也在當日遣送到汶林路燕平會館去。我們把工作交替了，在十時左右返家休息。(824)

難民救濟一日記

林林

本月廿三日午前八時餘，我們到了馬斯南路震旦大學操場的時候，已經搭好了四席篷的難民室。被砲火轟出來的難民，錯綜着痛恨，悲憤，疲勞和呻吟的表情，在那裏圍着。四個難民室，當時分爲男人，婦女，家屬，婦孺四部。這難民收容所，據說是由法國天主教會拿錢主辦的，要比其他難民所完美些。

人道主義，是在野獸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毒手下死滅了。在這裏，這種帶着宗教意味的人道主義，我們覺得很可貴，我們中國同胞，不能不向他們感謝。

在嘈雜的難民羣中，怕難免有惡劣份子，非首先檢查一下不可。於是我們分部檢查了，男的檢查男的，女的檢查女的，難民大包小裹打開的時候，一股難聞的氣息就昇發起來了。一些窮苦的婦人們，在這兵慌馬亂的關頭，還拖拖累累地背着不值得二個銅板的破布包，好像那就是她唯一的寶物。

在男人方面，我們搜查出有嗎啡汁和注射器，我們把它扣留了。還有一個抽大烟的難民，偷對我們中一個人說——先生，你能弄些烟泡給我嗎？

像這一類的人，是要特別防備的，他會是「害羣的馬。」

很困難的是登記工作。這使我們很吃力，因爲其中有大多數的難民，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自己的籍貫也說不出，他們不曉得哪一省哪一縣，只說出自己村莊的名字，另一方面因爲語言不通，也頗感不便。在這裏，我感得識字運動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話，

難民有各種各樣的人，有鐵匠，理髮匠，汽車夫，廚房，……這些應該要有發展他們的技能的機會。

人們從馬路，從弄堂運到這上蓋篷子下鋪木板的房子來，不怕風，不怕雨，並且還有分發麵包和米飯吃，生活當然是較好了。但

是，到了吃飯的時候，因爲這次是第一天，忙不過來，麵包分發得遲晚，他們就有的陸陸續續要自己外出去買，有的便嚷着：

——先生，怎麽還不送東西來吃？

——對不住，請忍耐些，我們也沒有東西吃呢。我們答。

在這時候，他們好像以爲人家應該給他東西吃，並且，也不知道，吃了飯要作工的。負訓導力面的任務，是非常重大的。

難民中，有一羣很純良的小伙伴。

他們有的是杭州人，有的紹興人，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只是十二三，十五六歲的光景，雖然流浪異鄉，作爲難民，但毫不在乎，聰明，活潑，結實地駡着「東洋鬼子。」

我曾叫他們裏面兩個人，把守門口，不要讓人隨便出入，他倆把守得眞好。

還有一個人，我要特別提一提。

當我們在辦公處的時候，有一位同學帶去了一個赤膊的青年工人，他憤憤地說他一切都沒有了，從前是在楊樹浦日本人紗廠作工的，受盡日本人的氣，現在更是忍不住了，一定要：

——當兵，殺日本人去！

我們大家都給感動了。

有好些女同學，也都是很踴躍工作的。在婦人部工作，想是比男人部困難得多但。她們却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

大概是在五六點鐘的時候，不知由那裏請派來了六個童子軍，來維持秩序。他們要求着多來兩個人，四個人……他們非常忠於工們，勇於工作。

到了黄昏，我們暫時每室選出幾個難民來作自我的料察。於是，六個童子軍，就在那天的晚上看守五百多個難民了。

在電燈淸晃，路旁梧葉飄動的夜景中，我們走回家去，同時又深深地擔憂着，六個童子軍的守夜辛勞。

綁票與招待（廿六・十二・十二）

阿　洛（十九・學）

——難民區的一件事——

看到了「上海一日」的徵稿，就連帶地想起了我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難民區被東洋人拘去的一件事。當時因某種關係沒有把它記下來，釋放出來以後也沒有好好地去記它，惟常常在腦海中浮現着，現在趁着這機會，就把它寫下來，告訴大衆。

×　　×　　×　　×

午飯後，我正在寫着難民的號牌，忽然門外起了一陣喧嘩，我悄悄地走到涼台上去看看。（那時難民區中的風聲很緊，因東洋人在搜查「不良份子，」所以有一點聲音，就很會使每個人注意。）啊！他們正在把比較年輕的難民強拉硬架地一車車的裝載

走。哭泣，叫喊，和皮鞭聲混成了一片。一家家的門都像遇到了颶風般地砰砰硼硼地關了起來走路的人遠些的都很快地跑掉了，近些的不敢跑得快一個個地鑽進了離他最近的門戶……。這時我眼中爆出火來；牙齒緊咬着牙齒只「敢怒而不敢言」

忽然扶梯上有足步聲，我仍回到我的坐位上。這時走進來一個穿制服的人，他的鼻孔下還留着二條像黑毛蛆般的髭鬚，在每個房間中都巡察了一遍，手中的「哭喪棒」在牆上，椅子上，桌子上……的的篤篤地敲個不休；後來，走到了我的身旁，細細地看着我所寫的東西，並用他那「洋涇浜」的「支那」話對我說：「噯！不要寫了，這統統沒有用，難民統統要到『阿拉』地方去了。」我抬起頭來向他瞧了一瞧，好像沒有懂得他的意思似的，仍低下頭只管寫着，他也就走了。可是在他背後我還發現了一條「走狗」也一搖一擺地跟着他的「主子」走着……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氣，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更使勁地寫着。

忽然下面有一種江北口音叫着：

「樓上的先生請下來」我知道他是叫着我，所以把筆向桌上一放，氣忿忿地跑下了扶梯，當我剛走進辦公室的時候，那有毛蛆般髭鬚的傢伙，忽然很兇地叫了一聲：

「統統……立起來！」

我們一共有十一個人，除了一位年老的外，其餘十個都是廿歲左右的小夥子；那個老的，他還懂得「泥膀」(NIPPON)話的。

「他們是不是學生軍？」那傢伙問着我們的老頭兒，他的眼睛中燃燒着驚慌，但他極力地鎮沒着，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表情，很險惡的樣子。

「不！他們都是在法租界做生意的，因為難民區缺少會寫字的人，所以請他們來的。」那老頭兒替我們瞞過了——其實我們都是童子軍。那傢伙的眼睛惡狠狠地在我們每個人的臉上「巡禮」了一番，好像要尋出一個槍疤或額上被鋼盔所壓的影子來。後來「一、二、三、四……」地把我們點了一點，就跟了出來。這時我們大家都鬆了一口氣，把眼睛睜得很大地面面相覷，幾位年紀小一點的他們臉上的顏色都已經過幾次變化了。這樣靜靜地默了一分鐘，那傢伙帶了一個憲兵又進來了，在我們各人的身上都細細地搜了一遍。

「走！」那傢伙命令似的把手向門外一揮，我們都魚貫地出了辦公室，跟他走到門口，我們對門的第五區辦事處的門口也等着十幾個職員，他們都呆呆地望着我們，我們也對他們表示驚訝。裝難民的卡車都開去了，只剩下幾個「蝗軍」星散在各街口，於是他要我們跟着他走了二步，他忽然對我們說：

「你們的被頭都帶去吧，因為你們到那邊要住二天的。」

我們再回到屋裏，匆匆地包了幾條被頭——都是三個人或

二個人合用一條，小唐阿潘都急得臉變成灰色地對我說：

「大哥哥那末糟糕啦，我家裏知道了，不知道怎樣急哩！」

「我還答應我媽明天出城去看她的，」小唐再接了一句。我正想不出要說什麼話來，遲疑了一會就對他們說：

「不要緊的，我們是國際救濟會的，他們決不會怎樣地爲難我們，膽放大些，別急昏了你的腦袋！」

我們背了鋪蓋跟着那軍官走了，後面還跟着一個剛才叫我從樓上下來的漢奸。

老談忽然從街旁的窗口中伸出頭來，向我招呼了一聲，我呆了一呆，癡癡地對他一笑，還暗暗地替他慶幸着——他恰巧和阿謝離開辦公處還沒有一刻鐘哩！他們正像漏網的魚。我們從侯家浜一直下去到方浜路轉了灣。

「你們要飯吃，都跟着走，東洋先生會待你們很好的。」那個跟在我們後面的漢奸對路旁的難民這樣地宣傳着，我們都回轉頭來冷冷地瞧了他一眼，馬兄對我說：

「假使不是這樣的環境，我定要敲他一個半死！」

一路上，沙包鐵網堵滿了街道，三三二二的「蝗軍」散佈在每個街頭，忽然有二個漢奸在一條小弄堂中搶一包東西，一個「蝗軍」一飛奔過去，把槍柄在那二個人的頭上，結結實實地敲了一頓，但那二個人却很服貼地倒在他的「主子」面前，任他敲個爽快。

一會兒，到了民國路，又經過了一番更仔細的檢查，再向南走去。陳英士先生的紀念塔高高地聳在我們面前，我們大家不約而同地仰着頭向他敬禮。塔的鐵門也被敲開了，路旁每一家商店的門都沒有了，這大概也學了「夜不閉戶」的風度吧？玻璃，紙碎，斷了脚的桌子，椅子……滿佈在行人道上。在夢花街附近一帶都成了黑叢叢地一片平地。

走了一刻，正不容易看到旁的行人，偌大的地方，在三星期前我還來過的。可是那時車子，行人，小攤……在路上擠得水洩不通。而現在呢？一切都像死去了一般地，除了我們幾個人的脚步聲外，幾乎是沒有聲息了。

蓬萊市場變成了一片瓦礫——哼！賣國貨的商場也是應該「消滅」的！

後來那傢伙領我們到志成小學內，裏面有許多剛被拉來的難民，更有許多是事前不及退出的居民，也被關在裏面，他陪我們到各難民的房間去「參觀」一會，再對我們說：

「阿拉格難民所辦得好不好？天天有二頓飯，（其實只有二頓薄粥，而有時還會少一頓的。）國際救濟會辦得壞來些，難民吃不飽，所以統統到「阿拉」地方來……阿拉把難民區要過來自己辦，不要法國人，英國人……他們統統壞來些……」

我們都暗暗地好笑，覺得他把我們都看得太幼稚了。

後來他又陪我們到愛羣女校去叫了另一個人出來「招待」我們，我們自己便離開了。這出來「招待」我們的，他的名字叫做横山（這是我在他胸口的符號中看見的。）他走到我們的面前，二隻手一叉，咳了一聲，便開始「招待」（啊！還是爽快點說「宣撫」吧，）我們了：

「統統先生來幫阿拉做事體……非常好……今天沒有好的地方，在……明天再換一個……辛苦，辛苦！謝謝，謝謝！」他斷斷續續地講了半天，才講出這些話。什麽「幫阿拉做事體」，正叫我們有些「莫明，」你們强迫我們來的，又不是我們送上來的，又何謂「非常好」呢？我們大家都呆了一呆，我正佩服他們的「宣撫」本領。經過道番宣撫後，他就陪我們門走到口，那二個「奴才」還很起勁地向我們喊着：「敬禮！」他們的左臂上還別着一條寫着「游勤警察隊」等字樣的白布。他陪我們到樓上一間教室中，再命幾個「奴才」把教室撤清，那班「奴才」等不到他的話說完，就擠進來把教室中的櫈板，椅子，講台，書櫥都從涼台上丟了下去。一會兒，還教室除了一塊黑板外，就沒有別的了，涼台下的草場上也就多了一堆柴。

天已晚了，横山帶了一些「奴才」拿來許多席子、被頭、枕頭、替我們鋪得好好地。

「別人房子裏沒有好的被頭了……這幾條特特揀來的！……統統被頭都有蟲（指蝨）的……不好給你們先生用……」横山好像得意地告訴我們，又去拿了二盞火油燈給我們，替我們放在二邊窗上。「統統有幾『隻』先生？——呵！……『念隻』……飯慢慢叫……送來……請等一息……原諒，原諒！」他說完就退去了，他的「支那」話到底還不行，怎把「先生」叫幾「隻」，的（聽說「泥勝」話的人是稱一隻二隻的。）

「什麽！」第五區中一位職員叫了起來，「我們這樣地被留下了嗎？剛才那個東西到我們辦事處來，是叫我們來參觀的，他叫我們來看看他們的難民所辦得有沒有比國際救濟會的好，並且說就可回去的……」

「我們被騙了……！」另一位插上了一句。

「他對我們沒有說什麽，只說來住幾天。」我對他們說。

「我們不要想出去了。」第五區中一位姓吳的說，和他一區中的一位姓王的，比較謹慎些，他安慰着大家說：

「不必急的，看明天好了，饒神父現在應當得到我們所遭遇的消息了，他一定會向日方交涉的。」

我無心地把自己的被頭鋪鋪好，向枕頭上一躺，舒一舒我整個下午的疲乏。小唐阿潘嗚嗚啼啼地在我旁邊悲傷起來，我勸慰了半天，他們才停止哭泣。

「我們第五區幾個年紀比較老些，倒還不要緊，你們第四區幾位實在太年輕了，倒有些危險。」一個曾在「一二八」時指揮過大場打仗的人說。

於是大家都在幻想着恐怖的來臨，懊喪，悲哀，煩燥……充滿了整個房間。

「此地是不是念個頭先生？」一個蘇州人問着。他是一個大胖子，拿着一鉛桶飯和一鉛桶湯，另一個人又搬進許多碗筷來。

「剛才橫山先生關照過的，此地念位先生特別燒些飯來，所以遲了……難民早就吃好了，他們吃的是粥，落手快的多吃幾碗；落手慢的，就塡不飽肚皮。」那個大胖子很想和我們親近似的。

我們都是十二點鐘吃了午飯的，而現在十點鐘了，晚飯才有，肚子已餓得很可觀了。大家很快地動着手。可是一桶湯是海帶菜做的，洗也沒洗淨，我們只吃了一口都嘔了出來，大都是第一次嚐到海帶菜的味道，腥氣得說不出的。於是大家都淡咽了幾碗白飯。

十一點鐘還沒有敲過，我們一個個地都鑽進被窩裏，聲音漸漸息了，聲音也慢慢地低下去了，每個人的腦海中都在沉思着自己的命運，顧慮着家人的着急，轉側，吁噓，咳嗽……整整地鬧了一夜，誰也沒有合上眼過。

忽然有一陣劈劈拍拍地聲音鑽進了我的耳根，我輕輕地掀着其餘的人，大家都以爲是機關槍的聲音，到窗口去一看，却是大火。離我們大約有半里路光景，火星飛滿了一天，我們大家都猜疑了一陣，希望是我們國軍的光臨。有的說這不是機關槍聲，燒的是砲仗店，我却猜它是竹行，因爲假使是砲仗店，怎沒有大砲仗的聲音？我們都穿了衣服坐着等，風像針一般的刺入了胸口，大家都冷得發抖。

一會兒，火熄了，聲音也沒有了，我們的希望也沒有了，於是再脫了衣服躺下去睡，可是睡了許多時間總是睡不着，看着天上的雲，由黑色變成灰色，由灰色變成紅色……太陽已逼到我們的枕頭上來，我們若再不起來就要睡到午晌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追記——（478）

被逮捕（廿七·三·一）

李云

這是一個三月初的下午。

民生食堂的飯已經送來，一木桶鐵皮飯送到兒童隊來，小黃不曉得跑到甚麼地方去了，廿多個難童都眼把把的望着飯桶，等待着吃飯的命令。我正在寫着鋼板，由於孩子們的吵鬧和焦急，才代替小黃下了「集合」「排隊」和「吃飯」的命令。

小朋友都安心的在吃飯，沒有一點兒吵鬧，時間已經四點多了，我把牆上外出的名牌子翻了過去，準備去開會。

小黃若無其事的走進來，似乎他並不知道飯已經送來的樣子。我責備他，但是他却回答我一個報告一個緊急而重要的報告。

「辦公室那邊來了好多東洋人，手裏提着盒子砲，不曉得做甚麼。」

馬上我曉得了這是怎麼一回子事，同時，看着小黃的態度——那種莫明其妙的慢吞吞的神氣，我眞不曉得他在別動隊學了些甚麼！爲要應付這個襲擊，我馬上跑出去打算通知樓上的別個工作者做緊急處置，我來不及責備他。

「站住！」一句生硬的命令使我不得不暫時住脚一看：一個西裝的矮胖子，手執着盒子砲從樓梯跑上來，後面緊跟着跑上一個熟習的面孔，手上拷着一付新手拷。

「別放他！就是這小子！」手拷着的唱過「罵王克敏」的熟人喊起來，現出很得意的樣子。我一切都明白了，我的命運已經被決定於虹口了。

我等待着再一次的非人類的遭遇。

手被反背過去，盒子砲的咀兒貪婪地觸在腰際，一支手拉住棉袍領，完全無反抗地被牽進屋子裏。一個人要三個人這樣的看守，拉着，恐怕反抗，已經足够證明鬼子肚子裏所懷的都是恐怖的鬼胎。是的！除了狗子以後，那個中國人不要反抗呢？

孩子們都怔住了。不知道是爲些甚麼幾十隻小眼睛瞪着這張大家熟習的面孔，漸漸的這些小眼睛都射出怒火來；是的，他們已經知道這是怎樣一回子事了！

馬桶間裏進出來一位西洋人，手插在衣袋裏，瞪了我們一眼，隨後，兩個東洋人走進去，那四狗跟了進去，過了兩分鐘，我也被牽進去，槍咀依然觸在老地方。

「你的槍放在啥地方？」訊問開始了，顯然他們企圖恐嚇我，逼我說出一些他們希望知道的事，或搜出任何東西來。

「我根本沒有槍！」

「你說！」這個矮胖的敵人對那四狗子問：「你在南市殺皇軍，是不是他給你的槍？」

「是的！這是他！」

「你快說！不說我就打死你！你把槍放在那裏了？盒子砲？手溜彈？」他們所準備的對話很順利地依照原定的樣子說出來，然而沒有發生一點兒的效力，因爲我並沒有槍，即使像他們所計劃那樣——我是便衣隊有槍在我手裏，可是那槍是我們中華民族交給我來保衛祖國和民族的，我能爲自己的活命（那是一個幻想，僅僅一個幻想而已）而送給敵人嗎？！嘿！休想！

「我沒有！」我肯定的答覆，同時，我想起小黃今天上午玩弄的空子彈殼，我等待着這個送命的證據。

「叭」一個咀巴「快說！」

「沒有!你們搜好了!」我開始賭命運了!我想着小黃拾來的子彈殼。他們搜到處搜，一點兒甚麼也沒有搜着，於是我又被塞走。

為了準備晚上的拷問，我閉起眼來打了個盹。一會兒又被找「那兩個女人」的聲音吵醒。

被捕是我們最好的休息時候，是的，已經好久沒有休息了，現在該是休息的時候，我準備在上海再休息一次。

現在的中國青年，除了被捕以外，那裏會有休息的時候呢?

(272)

難民習藝所

蘇迅

沿着戈登路走到將近新閘路一帶短短的竹籬邊，密密的樹影中，隱約地瞧見那一座紅磚砌成的洋房。旁邊低矮的木棚子裏有許多年輕的女孩子，在拿着洋瓶玩耍。我回頭一看，原來那裏是難民習藝所。

轉了一個灣，走進難民習藝所，所長楊培文招呼了記者，在樹蔭下走了幾十步，踏上了階沿，就看見那擺着各種顏色玩具的營業部。紅的、綠的、黃的，都是孩子們玩耍的玩具。顏色漆得很調勻，裝得很靈巧。坐在櫃台裏的營業員在記着他的賬簿。

上扶梯就是辦公室，職員都在忙碌地工作。楊所長坐了下來，告訴記者：本所的創立在去年十一月間，動機是為了政府長期抵抗，求取最後的勝利。戰區裏難民流離失所，逐漸增加。收容所收容着不少的難民，可是他們在收容所吃着睡着，很容易養成了懶惰的習慣，這未免消耗國家的元氣。所以收容難民也應該採取積極的方法，就是要儘量使那難民有生產的技能，將來到社會上，可以自由地生活。發起人是紅十字會救護主任葉植生先生，後來得到林康侯先生和一般社會上有名的人士的贊助，本所便很順利地維持到現在。但是為了困於經濟，還不能充分地發展，我們殷切地期待着社會上各方面的指導和贊助。

該所最高機關是董事會，林康侯先生便是董事長。正所長是紅十字會救護隊的徐偉隊長，楊培文先生本來是教育局文廟路民衆教館館長，現在終日在這裏主持一切工作。為了該所不屬於慈善機關，而是私人創辦的善舉，經費是很困難的。除了外界捐款和各董事的捐款，便靠着難民工作生產出來的工資和貨款的贏餘。外界的捐款也達三千餘元之數；難民自己的生產，雖不能固定，却每月也有一二百元的收入，維持是不成問題。

走出辦事室，分別參觀了全數的工場。刺繡是難女做的，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裏，放着二十隻繡花的木綳架。難女都很年青，海昌布的罩袍，顯得整潔，低着她們的頭在抽着線。記者走進去的時，她

們微微的抬着頭，看了一看，却仍舊繡着她們的花。這批刺繡是代西洋人做的。那繡在綳架上的緞子上面一朵朵美麗的花朵却非常生動可人。

刺繡工場隔壁是造花工場，難民們把各色的花紙，造成各種不同的花。那天是停止着工作，但是紅的桃花還一枝一枝的掛着，恐怕掛有好幾天了，桃花也顯了殘落的樣子。跨過了窗踏上洋台，便是難工們玩具的油漆工場，他們正在忙着油漆各種玩具，零亂地陳列着。

走上樓，到洋房後面，看見大蒸鍋的旁邊，難工們在洗着衣服被單。他們伸出了充滿肌肉的臂膀，似乎很忙碌的樣子。過去便是燙衣處，許多熟手的工人，燙着平鋪在桌台板上的衣件。他們燙好了，便編成號碼，從一千零一號到一萬零一號，分做十項，排着醫院，旅店，工廠，學校，等等次序，所以他們一點也不雜亂。洗價非常低廉，每件不論大小，只需六個銅子，所以他們每天的工作很忙。

毛巾工場正在籌備着，五月一號便開始工作了。工場是在洋房左邊，沿馬路那面的木棚子。這是所裏自己搭的，機器也是木做的手搖機。除了局裏有一批從南匯川沙崇明來的熟手女工，她們已在訓練着，沒有學會的難女了。

其他像麥管草織的工場，現在都停着工，因爲最近幾天正在替一家藥房裝痧藥水。記者在竹籬外看見那女子拿着瓶，便是做着代裝藥水的工作。

記者走出來的時候，覺得該所致力難民生產工作，頗有意義。難民們除了衣食住圓滿解決，更可得到工資，最多的每天二角四分，最少也有一角錢。所以看見他們都很快活地工作，沒有悲怨苦悶的神氣。他們在這個年頭，得到了生活的解決，他們很足自慰了。

（文匯報）

今別離（廿六·十二·廿九·）

光燊（十八·學）

一夜北風緊，破窗中透入多少寒氣，把大衣也蓋上了，正暖和一點，可以入睡，蚤子又來了，坐起來給風一吹，睡眼也醒了，看看鐘，四點正。月亮如鈎地掛在西方，給北風括得發出青光，照入窗來。

這是在這裏最後的一個黑夜了，下午四點鐘就得走，到這收容所來已有四個月，牠給我的還是親切之感。要不是母親在廣東病得重，我願和這些難友們共同生活一輩子。幾月來，吃飯，睡覺，及辦公所在的辦公室，對我是如何熟悉呀，我還能在這微弱的亮光下看到我親手寫的表格，歌曲，然而我還想看一看孩子們的「睡」遂決定這次的夜行。

走廊的燈幽靈似的點着，我輕輕地跑到第二室——兒童室中去，冷是冷透了，靜寂中只聽見自己牙齒的打戰，與平坦安靜而

又輕微的鼾聲。

裏面五十四個孩子睡得熟極了，破的窗上雖都糊了紙，但大半的孩子都連頭縮到綿絮中去。

地上暗極了，除了靠門的能得一點燈光外，要靠昏暗的月色，是辨別不出東西的，我小心的進去，怕踏着他們的手或腳，終因太昏黑而退出來。靠門睡着的許祖蓊，睡臉紅極了，像在微笑。他旁邊睡着沒有爸媽的朱長生，從長不足蔽身的棉被中漏出一隻腳來。

我跪下來，我體會到自己的呼吸是如何的充滿情感呀，假如有鏡在我面前，不知能否照出我雙眼的悲哀的陰影；輕輕地給長生蓋上了被，而他夢中給我這一驚擾，翻了個身又睡去了，嘴中喃喃地說些什麼，最後還哭着叫媽媽。

我留戀這夜景，然而走廊上的風，卻把我吹回被窩裏去。

醒來已是七點半，暖和的太陽晒了一窗，老莫在張羅着吃早飯，見我醒來說：「老徐快起來，今天大家請你吃凍羊肉。」

今晨早餐大家特地爲我燒一鑊白米粥，加了一盆子凍羊肉。老莫第一個添了粥叫道：「沒有離愁，牛羊不要反芻，來來來，」他向我挑戰：「看誰一口氣吃三碗！」

然而我偏是吃不下，老張又來挖苦人說：「你看，他到底是個孝子！」

今天和我同行的鄒嚴兩位，在這時候跑來，氣吁吁地捧了我們的粥鍋子暖手，說：「下午三點半開船，我們兩點鐘在碼頭等你。」坐也不坐一回，他們又去找朋友辭行去了。

今早起來得遲，沒有跟孩子們出去馬路上跑步，這一小時的生活顯得空閒寂寞，但老莫望着窗口說：「小蟚蜞來了！」他把那些小孩子叫小蟚蜞。

我在整理書桌上我的一個抽屜，孩子們既不能走進辦公室來，便一大堆的站在門口叫：「徐先生，出來！」有些在嚷：「徐先生，你幾點鐘去？」這時，開始勞動的叫子吹了起來。

第三室女童室清潔是我管的，我到那面去，他們都已開始工作了。將所有的被褥包裹都搬到貯藏室的空地上，我說：「我們唱鋤頭舞歌，一面搬東西一面唱，一二三！」幾十只小鳥唱起來，由這枝頭飛到那枝頭，同聲唱着——這不像小鳥嗎？

別室內的勞動者也跟着唱起來。我們唱完了，靜悄悄的聽第二室，唱他們唱完大家拍一陣手。

王蘭弟停下手來問我：「徐先生，你幾時去？」我告訴她，今天兩點半鐘，大家工作都停下來聽了，但沒有聲響，我說：「快搬呀，不要給第二室快了。」

工作很快的又開始起來，用抹布揩牆壁，揩玻璃窗，口裏一首一首的歌曲交替地唱着大刀進行曲、熱血、打回老家去。我也脫了布袍和她們一道揩她們所揩不到的牆和窗。

第二室的楊永海已做完了工作，跑到第三室門口叫我，問我幾點鐘去，我也告訴他兩點半鐘。

這消息傳出去，第二室的孩子大部分跑過來了，夾七纏八的，問我爲什麽要走叫我不要走……這些話講過四五遍了，但他們索性跑到室內來要拉我出去談，結果給女孩子們把我「搶」回來，在和男孩子合唱聲中完畢了這清潔運動。

孩子們早上還有兩點鐘，但今天我却沒有課，回到辦公室中交代一點事務。

老朱接着我教中級班，我把一些講義和教材交給他；「老朱，請你以後幫我忙，對不起，朱長生那天欠發他一根鉛筆，還有周阿根缺第六張講義。」老朱都接下來「承辦」了。

老莫說：「阿徐，別忘了，你在那邊一找到關係就來通知我，我等着你的回音。」老莫也想到廣東或內地去工作。

午飯了，我跑到第二室去吃，大家盛了飯坐下來吃，周阿根拿過來一盆子豆芽說：「徐先生，你吃！」許柄福、王雪根全拿了菜來了，有的是青菜，有的是肉凍，最後，蔡招弟跑來拿了一大碗紅燒豆腐皮，她說：「我姆媽聽見你要去了，要我拿來請你吃！」

孩子們這樣興奮，我不能推却，我說：「好吧！」叫勤務周長法替我加快買一百文豆腐廿文醬油和二百錢豆承花生，大家一道吃。

第三室的女孩子也過來參加了，大家把自已的菜拿來一道吃，團成一個大圈子，先唱吃飯歌：

「蘿蔔大頭菜，好過一頓飯，大家快吃，但是不許搶，吃呀，吃吃，吃，吃，吃！」

在這熱鬧的循環歌中，吃罷了這「最後的午餐。」末了我們大家還舉杯飲「矮子血」——半碗熱開水！

飯後我忽忙的在收檢我的行李了，用繩把被鋪札得更緊一些。把手巾，漱口壺收在布包裏。心亂得很，幸喜東西昨天已收拾妥了。躺在已捲起褥子的床上歇一息。

幾位先生都很忙，但也得去找他們告別，只要一出門，尾巴後就拖了一大堆孩子，他們甚至沒有話說，只是他們幼嫩的臉上不應有的皺紋分外加深了些。

很容易到兩點鐘，我也應走了，勤務幫我把行李扛到下面去，孩子們去而復來地在門口截住我。

「不要徐先生走！」「徐先生不要去。」他們的語氣是單純的，而他們的語氣是這樣迫切，他們擋了門口一起地叫：「不要放徐先生走！」

已是兩點一刻了，我說：「你們去上課呀，昨天不是對你們說好了嗎？去到朱先生那裏上課去。」

「我們要徐先生！」孩子們吼着，但朱先生出現了。他對我說：

「徐先生，你上一課吧，你們不放你走的。」我說：「時候不對了。」他說：「那怕一回兒呢？」我說：「我實在也捨不得這些孩子！」

我們一大堆再坐到課室裏，王蘭弟哭了，我說：「王蘭弟，你記得我的話嗎？」她更哭。王命保說：「徐先生說，不要哭，我們一生一世要笑着做人！」王蘭弟哭得更厲害。

我說：「孩子，你們坐好，我要去了，三點鐘要開船，你們想一想，我假如搭不到船，我的媽媽怎樣呢？你們很好，很懂事，別忘了我教你們的東西，也要聽朱先生的話。」蔡招弟也哭了。但我仍接道：「一沒有講完的夏伯陽，朱先生講下去。以後我給你們信，你們有信也叫莫先生寄給我，我將來有機會還是囘來的，昨天的宣誓你們永遠記着，我要走，你們可以送我到門口，完了，來，讓我末了來點一次名。」我點名了，一個個熟悉的臉再早顯到我眼前，一個個熟悉的聲音，囘答着「到，……」然而，我要走了！

一口氣走出收容所，乘黃包車到碼頭上來，鄒嚴埋怨我累他們久等。我腦子脹得很，沒說什麼。

船艙很熱，還是到甲板上看看。很大的風，冬日的陽光是可愛的，江水和天空是一樣的遼闊。一個深呼吸間，却見無數的太陽旗，在四圍飄蕩着。（250）

解散之前

艾青（廿六·收容所指導員）

我被派到第二十五難民收容所擔任兒童教育的工作，誰知才接手，翌晨收容所就解散啦！我別的都不難過，使我最難過的還是那一班四十多個的天眞孩子！雖然我來這裏只有一個整天，好像還談不到什麼情感作用，但是難胞們都跟我這樣的親愛；年紀比我大些的，好似我的爸爸媽媽；年紀和我差不多的，好似我的兄弟姊妹；再比我年紀小的呢，好似我的小天使。一天來，我們已經成爲一個大家庭似的一家啦！這家庭裏，充滿了「天倫之樂」的空氣。誰知靑天來個霹靂，叫我硬生生的離開他們，怎麼不難過呢？尤其是那班小孩子，誰也不肯跟我分手，那時我的內心是多麼痛楚的喲！

當我聽到了二十五收容所將要結束了的消息，我的心立刻像萬針千刀樣的刺着；像有種說不出的隱痛，使我很想哭。

夜晚，什麼人都睡了，而且都睡得很熟了；我一個人癡癡然坐在床沿上。眼前展開着一本「烽火」在看。可是我一點沒好心思讀；我的腦際，正在想着明天這裏的二百多個難民，都要歸併到別的收容所裏去了。一班怪可愛的孩子們，也只好跟我離別了。明天他們知道了這消息，一定要哭哭啼啼的。我到了明朝，將如何去對付這班可憐可愛的孩子呢？將用什麼話去哄騙他們呢？「不！孩子是不能欺騙的呵！假使我這樣做，將來他們要永不信任我了。但我又將怎麼的說呢？我的心酸楚起來了，忍不住嘆息一下，頭倒在桌沿

上痛哭起來，不知不覺間我在淚水的浸濕裏昏然睡去。

天剛亮，我睡在床上，已經聽到外邊很多的紛亂的囂嚷聲音。我喊了個難民過來問道：「今天這裏的難民，眞的要到別的收容所去嗎？是不是？」

我還希望這不會是事實，可是他的回答卻偏這樣說；「是的；現在他們都已在打鋪蓋紮東西了。」

我的心立刻震了震；我差點掉下眼淚，說：「眞的就這樣的解散了嗎？」

我臉也不洗了，早膳也沒喫；一切都不高興去幹了。我的心，一逕在痛着。我不願意跑出去看他們——許多難民收拾行李的樣子。因爲反正多叫我膩了，更要倍增無限的痛苦啊！

「張先生！我們今天要跟您離別了，今天要不要上課？」

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似小麻雀似的跳到我面前來，喜躍地紅着臉這樣問我。

「要上課的。」我含愁地說。

「嗯！張先生！昨天您講的那隻『瞎子和聾騾的旅行』，還沒有講完呢！今朝橫豎我們都要分散了，這隻故事是不能不講完的呵！張先生，快出來吧！出來講！我們已經都坐在那裏等您來聽您講故事了。」

她鼓起了小嘴唇，嬌聲地說。

我不覺一陣心酸起來。

「我現在還有事，妳先囘去說：我停一會兒就來，我一定來把這故事講完的。」

我看她麻雀似的又跳了過去。我把袋裏的手帕拿出來揩去了眼際的淚水，便頹然的跑到一羣孩子的面前。他們都快活地跳起來了，都張着小嘴巴在輕動：「張先生來講故事了，我們大家不要吵！大家靜點呵！」

他們幾十隻眼睛活靈靈的望住我；我的目光在他們的臉龐上，只淡然的瞧了瞧就說：

「諸位小朋友！今天我們大家要分別啦！你們心裏難過否？我想你們一定很不好過的，是不是？」

「難過得很啊。張先生！」

許多聲音像銀鈴似的響起來。

「您們願意我離開你們嗎？」

我這話的語音已變成沙聲了。

「我們都不願意和您分別，都要跟您在一個地方！」

「那是怎麼可以的事呢？我也想常跟在你們一塊地方，實在是不能的喲！我們只有很苦痛的分別了……」

他們的頭都沉沉地低下了，沒說話，空氣靜寂寂的。

「你們都不要難過啊！你們該知道，天下無有不散的筵席，今

天在一桌子上很歡樂的吃飯，等到飯吃好了，就各自分道揚鑣，各跑各的前程；一個人的生離死別，誰都逃不掉的呵！那麼何況我們在常常流動着的難民收容所呢？所以，今天我們的離別，正不必悲哀！」

他們都默默地不說什麼，個個的臉兒上，顯得了很不快活的神情。

「假使強暴的東洋鬼子，不來進攻我們中國，我們決不會這樣苦了，不會住到難民收容所裏來了。住到難民收容所裏來，是大家的房子都被東洋飛機的炸彈炸光啦！您們沒有了家，沒有了飯吃，沒有法想，才逃難到難民收容所來。您們從前的生活，一定是蠻好蠻好的。現在苦得你們這樣子，你們都要明白，這是吃了誰的虧？誰給你們吃這些大苦頭？這是——我們的暴敵——日本呵！你們要記牢！……」

他們聽了我這番話，空氣變得多麼快；現在是每個人像在生命活躍的原野里跳呀奔呀的了、又像在加入了民族革命戰士的戰線的最前哨了。

「我們一定要打倒東洋鬼子！」

幾十隻小拳頭伸起來；那麼緊定，勇毅，多令人感奮呵！

「我們今天是分離的日子，也是我們上最後一課的時候了。今天的書是不敎，我們來舉行一個分別的儀式罷！儀式完了之後，我就把那天講的那隻沒有講完的故事來講給你們聽。你們以為好不好？」

「好的，好的！」

他們似悲似笑的叫了起來。

「全體肅立！」

我很嚴肅地喊了起來。

他們都嚴肅地立起來了。

「向總理行三鞠躬！」

「靜默三分鐘！」

「恭讀總理遺囑！」

他們中間有幾個還念不來，念錯了，引得大家都笑起來。

「喊口號！」

「中華民國萬歲！」

「三民主義萬萬歲！」

「打倒東洋！」

「肅淸漢奸！」

他們的喉嚨喊得多響亮呵！聲音直透穿了屋頂。

「唱黨歌」

「義勇軍進行曲！」

「打回老家去！」

「八一三」

「…………」

他們唱著唱着都高興極了，臉上露出一絲天眞的笑痕。

；「好我現在來講故事罷！你們都坐下去聽。」

他們都很有秩序的坐了下來，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

我故事講完了，他們聽得都笑得合不攏嘴。

「你們這樣會笑，大概這隻故事很滑稽可笑吧？」

「這故事眞滑稽！眞好聽……」

他們異口同聲地答著，臉上都充滿了可愛的微笑。

載送難民的卡車駛來了；已經停在大門口。車夫已經在緊緊地催着起程。我已不能再多說話，我們心好像已粉碎了。

「車子已經來了，你們就要和我分別了。別的我都不擔憂，只是您們的讀書。我是再不能跟了你們去教您們讀書了。以後你們自己好好的去看看書寫寫字，這是我最後的希望呵！你們現在就散課罷！……」

他們的臉色，立刻難看起來了。幾個年紀稍大點的女孩子，兩頰紅紅的，已經掉下了晶瑩的淚珠。

天在飄着細雨。我呆呆地立在馬路旁邊，目送着這一羣可憐可愛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上車去；我的心猛烈地絞痛起來了。他們看見我擠在人叢裏，在望着他們出神，都在車上揚起小手來，意思是叫我可以進屋去了。我不忍多看，脚站不穩了，含着在眼皮裏將要流下來的眼淚也揚起手說：

「可愛的小朋友呵！別了，你們好好的去吧！祝福你們快活！」

我跑進屋來的時候，汽車開行的尖聲，已在我的耳朵裏響起來了。噯！可憐可愛的一羣小朋友喲！我永遠忘不了你們的！（768）

嬰兒們的刦難

L

自從上海淪爲戰區，已不知有多少市民遭遇了刼難。而一般無知孤嬰們亦同罹此禍。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記者昨天去參觀了天主教仁愛會所主辦的「戰時難嬰臨時收容所」，該所地址是在呂班路口一宅沿馬路街房的底層，是家煤球店的故址。門口原有的兩邊玻璃櫥窗，現在簡陋地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紗布，勉强作了難嬰們的遊戲和「面太陽」的處所。門外的陽台上，晒滿着大小不等的尿布，一切都顯示着主持者在無辦法中求辦法的苦心。

走進門，一間不到二丈見方的房子裏，臥着幾十個嬰孩，一個個躺在元寶型的小篾籃裏，幾個比較大些的就在櫥窗裏打滾。

據負責管理該所的一個老媽媽告訴記者：仁愛會本來是不

收容嬰孩的，因爲自從戰事發生以後，各方面送來的難嬰實在太多了。起先還可設法送到南市普育堂去寄養，自華軍退出了南市，就沒有辦法了。這裏三十多個難嬰，還僅是三星期內從各方面收集來的。因爲經濟困難，只得草草的租些房子，因爲僱不起奶娘，所以三十多個孩子，每天只吃三聽罐頭牛奶，不足的時候，用白粥來塡補一下。看顧他們的老媽子，都是臨時向難民收容所去徵求來義務工作的。

接着，她領導着記者參觀。那些難嬰，有的僅出世不過幾天，最多是一兩個月的。有幾個面頰尚稍帶有蘋果似的可愛色彩，但大多數却是顯露着營養不足的面容，有的簡直瘦弱得有些可怕。

那些孩子差不多都是從馬路角，垃圾桶邊，廁所裏等等地方拾來的。當拾來的時候，有的尙是剛出生，鮮血淋漓地用席包裹着。有的僅用一塊爛碎的破布捲着，凍得已快半死了。也有從他們中流彈或炸死的母親們胸懷中救護下來的。

那老媽媽說着，她指着一個有一對令人愛憐的大眼珠的孩子說：「這孩子拾來還不到一週，發現時她是被綁在一個郵筒上面，救下來的時候，身上有他父親的一封信，字跡秀氣極了，想必是個有學問的人。信裏說孩子的母親給日人的飛機炸死了，他自己又決定從軍去，留下孩子無法處置，所以祇得忍心棄之，以求仁人君子的救濟……」。

她接着還告訴記者，她原是在南市普育堂裏服務的，當閘北戰事吃緊的時候，那裏還收留着一百多個難嬰，後來日軍佔領南市，育嬰堂臨時不及遷移，留下了七八個看護照顧孩子，後來該處有人每夜向該堂吵擾要「女人」，那些女看護們都嚇得不敢露面，最後沒辦法，還是由教會方面向法租界當局商量，派了一輛汽車，把她們救了出來，而那一百多個難嬰，因爲交通關係，牛奶來源斷絕，自來水也沒有，都先後病餓死掉了。那老媽媽最後很悽然地向記者說：「這裏的三十幾個比較起來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大美報）

兒童節在兆豐公園

草　炎（廿・教師）

四月的太陽，含着微笑，把它的光芒，照耀着整個的大地，空間時時盪動着春風，靜靜的吹拂過來。那天，沒有過去的陰沉，黑暗；一切都朝着陽光顯得活潑有生氣。

在照耀着陽光的柏油路上，一羣小孩子，整齊地排列着前進；長長的隊伍，像一座新的堅固的長城，他們都是沒有了家的難童，穿着不同的人家捐助的舊衣，臉色是那樣枯黃，灰白。但是，在眼眶中的小眸子，卻烏溜溜地閃着憤然的火光。四面三角式的白旗，在他們的隊伍中揮舞着——寫着××收容所的黑字。救亡

的歌曲，從每一張大了的小嘴裏，有節奏地合唱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我們都是沒家歸的流浪兒……我們要在砲火下面長大起來！長大起來！要活命祇有殺……，」這刺耳的親熱的歌浪，吸引了街路上的行人，他們都用驚異的目光，注視着這些小朋友的隊伍，有的面頰上浮泛着微笑、像看到了光明，孩子們的心靈在激動，眼睛冒着火，歌聲更響得粗壯，有力。

我們的隊伍繼續前進！從蘇州河的北面，穿過了都市的中心，而向着比較僻靜的滬西區進行。雖然，陽光照得毒辣，火熱；汗珠像管似潮水般地淌着，滲透了破衣。孩子們並沒感覺得半點兒的疲乏，他們越走越興奮，越有勁；每一個人都記得：今天是「兒童節」——他們自己的紀念日，戰爭以來的第一個「兒童節。」雖然，環境沒有過去的好，四面都有兇狠狠的臉兒怒視着，但他們管不了這許多，半日窒息的空氣，把他們悶死了；要透一下自由的新鮮空氣，潛伏在胸膛裏的憤氣，儘量地狂吼出來。

「咳，亡國奴！」

「走狗，沒良心的，哼！」

「哈哈！『黃狗！』」……

走過了一所「大道」警察局的派出所的門口，孩子們指着幾個黃制服的「狗，」賭着氣，他們狠狠地瞪矚，吐了一口沫噪，用憤恨的目光，怒視着那羣沒了心的「狗。」隊伍迅速地轉過了丁角場，又沿着一條靜的路進行。

踏着太陽光，和油路晒得軟軟地。像是一條長蛇，我們的小隊伍，浩浩蕩蕩。啊！一支英勇的行軍——在苦難中生長大的孩子的行列。

因為是「兒童節，」兆豐花園今天特別開放，招待難童免費入園。半日靜靜的園子，散佈着各個孩子的隊伍，各色標幟的旗子，在熱風裏飄盪。空氣是溫暖暖的；景物都生氣蓬勃起來了。從樹叢的那面，傳過來威風凜冽的「大刀進行曲，」歌聲是那樣嘹嘵，粗壯。「大刀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看準那敵人，把它消滅……殺呀！衝……。」三兩個腰間執着長刀的鬼子兵，沒趣地在散步，他們用異樣的眼光，狠狠地向四周掃射。「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國主義，打走日本帝國主義，華北地方是我們的！他殺死我們同胞，他強佔我們土地……」另一支歌聲，又抖動起來，每一個字都這樣強壯，粗大，激動了每一顆沸騰的心。啊！是偉大的交響曲，悲壯的合唱。整個的公園，變成了預祝勝利大演唱的舞台！

在一塊碧綠的草地上，我們的隊伍散開了，坐下來休憩。孩子們張大了嘴，更猛烈地，整齊地迸發出雄壯的歌曲，像怒潮的洶湧，

他們不肯給溜走一些時間，儘力吐着蘊藏在肚子裏的氣，精神更提得興奮。

那面圍着一個圈子，是另一個團體的孩子們在表演「打殺漢奸」的遊戲。小孩子都興高彩烈，站立着的大人們也快樂地笑了。人叢的飛機戰鬥，更搏得雷似的掌聲。

天黑了下來，斜陽歪着頭西沉了！我們聯合了別的兩個收容所，雇着卡車回來。在候車的時候，歌聲又激動起來：「弄冬弄冬一弄冬，今天過節熱哄哄，從前世界屬大人，現在世界屬兒童。……我們不再讀死書，手腦雙用來做工，……拿起鋤頭與斧頭，造個世界大不同……。」他們挺着胸吶喊着自已的歌曲，他們要做兒童先鋒，新中國的創造者。

「嘟！……」孩子們跳上了車，引擎開動了。輪子迅速地前進，奔馳地向着歸途。歌聲隨風激盪，突破了夜空的靜寂。

他們氣昂昂地抬着頭，夜風猛烈地括着，在心靈裏燃燒着的怒火更旺了。當穿過一條熱鬧的四叉路口，「喊口號」不知誰勇敢地叫出了這一個提議；立刻給得到了響應。

「打倒漢奸！」

「打倒賣國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民衆武裝起來！」

「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

全車的人們，從心的深處狂吼了出來，每一個人的情緒，控制不住了！熱血在胸膛中沸騰，怒火在燃燒，終於勇壯地喊出了！這震天的吼聲，刺透了每一個行人的心，他們用着同情的視線看着我們，他們的心弦在抖動，喉嚨在發癢，想跟着喊，但又給吞了進去。

車迅速地劃過，這粗大的吼聲激盪了整個的夜空。頭上光明的月亮，微笑地撫慰着我們，牠代替着白天的陽光，來迎接我們的歸來。

我們開始上課了

張惠芬（十五女生：）

今天張先生要教我們讀書了。我們許多難童都知道了這個消息，都快樂得跳起來。眞的呵！我們自從眞茹逃難到了上海，沒有飯喫，沒有地方睡，終算幸運地由××先生介紹我們到這裏——第四十難民收容所，才算得到暫時的歸宿。不然我們一家人，不是要活活地餓死在街頭嗎？

午飯後，一個年紀很青的，個子也並不十分高大的女先生到我們睏的地方來關照我們：「今天要上課了；現在已是上課的時候，希望大家都到教室裏來，別不來呵。」

那個女先生去了。我向一個比我大一點年紀的孩子問：

「那個先生可是張先生嗎？」

「是的。」

我們一百幾十個男女小朋友，都高高興興地跑到課室裏去；張先生早在那裏等我們了。我們跑路眞沒有秩序，像潮水樣的衝進敎室去，差些把門也碰倒了。張先生一看我們這樣兒，高聲地說：

「慢點跑呵，別跌痛了身體。大家坐下來。地上很乾淨的，剛剛掃過呢。」

我們在張先生一再整頓之下，漸漸地安靜下來了。可是張先生却煩忙得頭都要裂開來啦。好容易才把我們大家安排得齊齊正正。我們每個人的眼睛，全朝張先生直望着。

「諸位小朋友，從今天起，你們照常也有書讀了。這裏比不來從前在學校裏的舒適，一切東西都有設備完善；這裏是什麽都沒有，連一只椅子也找不到，只好坐在地上唸書。吃的東西呢？更慘極了！天天吃些麩皮和豌豆一起燒的黃炒飯，和一頓麩皮薄粥。比牢獄裏犯人吃的飯，還難咽，一天又只有吃兩頓。睏呢？都睡在一個地方。一切全簡陋不堪。……這樣的生活，眞可憐哪！」

張先生略爲停了停，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說下去：

「小朋友，你們在家裏的時候，不是很舒服的嗎？現在你們的生活是多麽苦呀！你們要記牢呵，這次你們吃了誰的虧？是不是日本人欺凌我們？……」

張先生還未說完話，許多孩子，全舉起手來，叫：

「對的，眞是東洋人壓迫得我們這樣的呀！」

「將來你們要不要替自己的祖國報仇雪恥？」張先生又問。

「要的，要的。將來我們的年紀大了，一定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的土地，打得他們喊救命討饒！」

我們每個小朋友，興奮得跳起來了。聲音是非常的響亮。

「只要中國的小朋友，都像你們一樣，中國準有無限的希望。將來國家復興的責任，是負在你們的肩上，我很希望你們能够負起這個任務來！」

張先生說完，又敎訓我們：上課時應守的規矩；要用功讀書，……

「張先生，書今天可以發了吧？」王漱芳立起來說。

「書，明天可以發給你們了。今天就散課吧。明天你們早點來上課。」

我們在「起」「禮」「退」的聲浪中，跑出課室了。(853)

難民聯歡大會記

源泉

難民，尤其是在上海的難民，住房和食糧尚且有時要鬧恐慌，怎能談到精神上的安慰？雖然時常看到有什麽難民遊藝大會等

的舉行，可是爲着要籌募救濟的經費，表演的遊藝，只好讓有錢人觀賞，難民們根本沒有眼福。

可是在七月三日的那天晚上，在一個「慈聯救濟會民毅收容所」內，卻舉行一個空前的熱鬧的「難民歡聯大會」。那天晚上的每一個難友及來賓的那末熱烈，興奮的情景，到現在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

在開聯歡會的二個星期前，我們同該所的主任王震雷先生商量之後，就積極的籌備着。王先生是我們的一個好朋友，曾在「愛文」「大鴻運」等好幾個收容所服務過，是一位很熱心難民教育的人。一切的遊藝節目，都是經我們大家考慮過的。會場就在該所的四樓屋頂平台上，（原是前川康銀行舊址）地位很寬大。白天，我們就在炎熱的烈日下，和幾位難友及所中辦事員不辭勞苦的佈置會場。承精武會借給我們椅凳及鴻運樓的台板，聯誼社又借給幕布和電燈等。一切的佈置，雖然很簡單，但是倒還過得去。於是這個對於難民實際享受到的聯歡大會開幕了。

這次我們發出去的入場券有六百張，二百張是給來賓的，其餘的都給了難民。時間未到下午六時，場內四五百個座位早就給所內和外來的難民及來賓們佔了大半；樓下簽名處的招待員還是陸續殷勤的招待着客人上來。到六時半已經擠滿一堂，到場的人數，竟超出預料之外！

在沒有開幕之前，大家都互相慰問着談話着，有的很嫻靜的翻開着業餘社參加的「遊藝節目說明單」，靜待台幕的揭開。幕內不斷的放着留聲片，動人的歌曲小桃紅等，以解觀衆的渴望。

在台旁高掛着的鬧鐘，正指着七時，忽地一聲哨子，臺上的布幕啟開了。黨國旗，總理遺像，插着紙花的花瓶等，已呈在觀衆們的眼前了。司儀員毅君高喊着開會，主席王震雷站在台上，誠懇的致着開會詞，整個會場陡然沉靜。接着是很詳細的時事報告，以及前途的展望等演講，台下都寂靜的細聽着。在熱烈的掌聲中，開始進行表演的節目了。首先表演的是本所編排的節目，有全體難童合唱的「黨歌」及「救災歌」；接着是一位五六歲的女難童，很天眞活潑的表演着邊唱邊舞的「賣報歌」，台下的風琴在伴奏着。在一位難友表演舞單刀後，便是本所的幾位辦事員的平劇會唱，每幕皆搏得掌聲滿場。「流浪兒」是一個很動人的歌劇，當難童表演到悲慘的一幕，竟有幾位難胞感動得暗暗地裏在流淚，也許他們憶起了自己的兒女吧？此外還有客串的節目，如二位女士合唱的「努力」，丁君的口技，都很有趣。而最惹注意的是「韓蘭根先生客串」的紙條才揭出來，台下觀衆的掌聲已如雷動了。他首先發表了些帶滑稽性的講話，接着唱了一支滑稽歌唱：「小麻雀呀」末尾又來了個「叉麻將」。這節目使全場觀衆們笑開的嘴唇從沒有合起來過。最後是民毅收容所的業餘同樂社參加的節

目，有合唱，有口琴，而最有意義的是話劇「趙福的末路。」一切的舞台佈置，燈光，演員，都不錯，收到很好的效果。劇情的緊張，演員的努力，捉住每個觀衆的情緒。當台上演至最後在正義和公憤之下，要結束趙福末路的時候，台下觀衆那樣憤怒，熱烈，興奮的表情，都呈現在每個人臉上；有的竟興奮得好像敵人就在眼前，高舉拳頭，一齊高喊着：「打死他這個出賣祖國的漢奸！」

這盛會就在極度熱烈，興奮的掌聲下，宣告了結束。那些過着苦難生活的難胞，今天得到這樣的一個娛樂機會，個個帶着熱情的微笑，在留聲機片唱着「送別歌」聲中，留戀似的散去。(677)

收容所的演劇(廿七·十二·二)

郭敏之(十八·學)

很興奮的一天！今天我們在這孤島上，能有一個機會來做我們所要做的事，說我們所要說的話。

上完了第四課就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由陳君演漢子，黃君演靑年工人；香姐這角色是外面請來的，因爲生疏，所以排了一個多鐘頭。

四時一刻，周君來了，於是我們一同步行到××路的××收容所去，途中經過新垃圾橋，有巡捕守着，不許行人通過，只得走老垃圾橋，到了目的地已經天昏地黑了。

我們——一共約二十人——和二百少一些的難民難童都擠在一個雙開的客廳裏，在客廳的正中的水門汀地上鋪了些稻草，圍繞着我們掛了五六盞煤油燈，黯淡的燈光之下，人面只能勉強辯認出來，空氣很窒息。我們的宣傳工作就在這裏的環境之下硬幹的。

曹君說明了來意之後，我們就唱起來了。

「戰！戰！戰！一齊上前線……

報仇雪恨，奮勇爭先！……」

「來，來作前鋒，拚命向前衝！

爲民族謀幸福，促世界進大同。」

「快樂的心隨着歌聲跳蕩，快樂的人們神采飛揚，我們的歌聲喚起了羣衆。」

坐在前面的孩子們仰高了頭，靜聽着，不時地點點頭，發出會意的微笑。

於是我們覺得更有勁，歌聲也更宏亮，高吭了。

「大家看！」陳君舉起一張大幅的漫畫問：

「這是甚麼人？」

「中國人。」孩子們搶先嚷着。

「那個呢？」

看見了靑面獠牙，一手執刀的人，自然很容易聯想到：「這是

東洋人。」

陳君接着說：

「東洋人給錢中國人，叫他們去做漢奸，等到事體做好了，就把中國人用那把刀殺了。小朋友你看東洋人壞不壞？」

「交關壞！」

「做漢奸的笨不笨？你們要不要拿東洋人的錢，去做漢奸？」

「勿做漢奸！」清脆，響亮而一致的聲音向四壁撞擊着。

接着，一個老頭兒上來了，和小夥子一搭一擋地說着旁邊站着一位大姑娘。那老頭兒起先敲着鉛桶，唸着：

「五湖四海皆朋友，南邊去了北邊收，……」

後來又叫那姑娘唱小調兒，唱了還要叫他做「鷂子翻身」，姑娘可不行了，跌倒在地上、老頭子可用鞭子抽她了，……

「奇怪，老子用鞭很狠的抽自己的女兒！」有一位老太太不懂了，但我聽得很清楚，站在她旁邊的中年男子向她解釋着：

「喏！狄個老頭子爲仔伊個房子在東三省，被東洋人打脫哉，所以到別地方去做把戲，又賺勿着銅鈿，餓昏了就連自己的女兒都打了，伊拉唔勿飯吃，才（都）是東洋人害他的呀！」

老太太滿意地微點着頭。

我有點喜出望外了。生疏的演技，簡陋的道具，不良的環境，一切都在不利的條件之下，竟能收到這樣的效果，的確是可喜的！

「放下你的鞭子」的本事很簡單，可是宣傳劇却正需要這明快，清爽的手法。

看了戲，觀衆的臉緊張着，張大了口，有的則閃着驚奇的眼光。所長來了，叫他們唱個「大刀進行曲」他們拍拍屁股，站了起來，搖頭幌腦地唱着，好像說：「我們也會唱哩！」

最後，歌聲從全體的口中放送出來，合成了一條洪流，在這斗室裏奔騰着，衝擊着。

「七七」的戲劇

坦克（十八・學）

七月下午的太陽是强烈的，射到滿街招展的國旗上，更顯出牠底燦爛與莊嚴來。有一點風，舒卷的旗角輕拂着上海無數跳躍的心，落在國旗上的目光都變堅定。

國旗下面走着我們一行人，散兵線似的，一小堆，一小堆，手中挾了一包包服裝，道具，腦中裝滿了台詞，演講，穿過了街心，穿過密佈的包探與警察，向大上海的動脈——××路上的收容所進發。

今天去的一共有三個劇團，預備聯合起來演三齣劇，一方面慶祝，一方面紀念，和幾百難胞們一同渡過了這偉大的日子。

我們陸陸續續的進入××收容所，劇務先已預先和一班早

到的朋友，在辦公室等好，一方面和職員們在交談。我們入去的時候，好些難胞們在歡迎我們，於是有些停下來和他們談天，有些到辦公室去了。

劇務向我們報告，難胞因今天節食一餐，還剩下一餐要在三點鐘吃，所以我們要三時三刻才開始演戲，還有一小時的空閒，於是一堆一堆的坐攏來，利用這點時間把台詞對得熟一點。

我們的戲雖只排過三次，但都是老資格的演員，而提示的又是老手，我們便放下了台詞，到難胞們當中，和他們談話去了。難胞們在開始吃飯，我們若到成人堆中去，看他們吃飯，也許令他們發生反感，於是都跑到孩子堆中去和他們攀談。

我談話的對象是一位很瘦弱的女孩子，看她瘦小的手臂怎捧起這樣一大碗飯。很容易的和她談起來，問她節食的意義。

她帶了浦東口音說：「我們難胞絕食，有錢捐給政府打敵人，有銅錢人也絕食，也捐給政府，我們錢就多了，錢多了就可以打殺多一點東洋人。」

我又和她談七七的感想，她的政見很高，但時間不容我們談下去，劇務來通知、我們是第一個戲要馬上化裝。

我扮演一個敵軍官，須穿一件很厚的服裝，湊巧今天熱，只好咬了牙換上，又扎上綁腿，已是一頭大汗，揩了汗，仍化裝。負責化裝員報告今天有燈光，油彩要打得厚，臉上打上半分厚的凡士林，再上膚色油彩，又有半分；眉毛，鬍子，眼圈打好，照照鏡子，臉上的汗已由很厚的油彩之下擠了出來，一彩一彩，豆子似的大，近看不知像什麼，自已也笑起來。

跑到後台，宣講組的開始在演講，難胞們——大半是孩子，一共約二百人，仰了頭，張了口坐着。

宣講的是阿劉，他以氣吞三江的氣概和亦莊亦諧的口吻，來報告紀念七七的意義：

「中國向來只會跪着討饒，現在卻和敵人打，打三個月，打一年，敵人不退出中國，那怕十年……現在剛好打了一年，一年……只要我們有決心，不怕世界第一等强國……我們紀念七七，要做到這幾件事……一、不做漢奸，二、不買劣貨，三、擁護抗戰……」他講了十五分鐘、但台下滿是興趣的笑，鼓掌也相當長久。

開始了，第一齣是我們演的太陽旗下，故事是說失地上一個人效忠於敵人，他的妹妹和朋友勸他走，他反以爲敵人喜歡他，後來敵人的軍官來吃酒，調戲他的妹妹，姦殺了他情人，而他還給敵兵打傷，於是他只有毅然參加游擊隊去了。

這劇本故事既緊湊，內容也不難理解，所以我們演的時候，很是平穩。敵軍官的暴行，起初吃醉酒時固然可笑，後來觀衆的情緒都趨向憤恨，憤怒了，最後這主角被殺回家的高潮，也給老張牢牢地把握起來。

這戲究竟只排過三次，而且沒有「彩排」，尤其是小道具更亂得很，這樣幸虧大家隨機應變，加以有效的穿插，才沒有露出破綻，末了，主角說：「好，咱們家也立不成了，成一道走打游擊去，趕走了敵人再說話。」幕便落下來。

拍手，很長久的拍手，宣講組利用這情緒高漲的時候，告訴大家打游擊不一定拿槍來打，經濟的游擊，思想的游擊……這些我們沒有聽，悶去卸裝去了。

老鄧跑過來說：「今天成績很好，我們演了近十次戲，却從來沒聽見這起勁的掌聲。」

揩去油彩，卸了服裝，內衣已濕透，可以絞出水來，我只用手拍拍一下，就出來看第二齣戲。

第二齣剛上演，叫察北的風，是一班做百貨商店小店員演的，他們都是第一次上台，而且加之都是廣東人，其成績我們當然不會奢求的了。

故事是察北的村子裏，僞組織的僞員終日到鄉下征稅，不然就是發些軍衣大家做，後來竟要村裏秦二嫂把媳婦嫁給什麼指導員，結果，引起農民的大反抗。

故事是很好，但編劇編得太沉悶了，所以引不大起觀衆的興趣來，但一部分文化水準較高的難胞，却也凝神引頸的在聽，在看，演完之後，還是一通鼓掌，宣講員又跳上台去……

第三齣是名劇盧溝橋是我們的墳墓——保衛盧溝橋第五幕——由我們和其他一個劇團合演的，角色實在太多了，而此時演此劇，自有一番意義。

盧溝橋是我們的墳墓一劇開始時，是橋頭二哨兵的閒談，談及豐台之退兵命令中之不抵抗，兵士愛國之心，油然可見。是夜，盧溝橋敵軍正在演習，殺人放火，百姓逃來相告，這老頭兒眞是一字一淚！後來排長出來，衆士兵激昂異常，責問兵士是作什麼的，然而排長雖報國有心，但也屈於命令，只有剖懷向大衆傾談。這樣的慷慨激昂，難胞們都拍起手來。最後敵兵與我軍前哨接觸，排長大呼抵抗，大批士兵出外佈防，敵兵走近，槍砲大作，排長大呼發槍，還裏的高潮，借大量鞭砲擴砲，與喊殺的聲音，最後戰至只剩排長一人，正危急間，吉團長援兵漸近，排長負創舉旗而逝。

戰事場面有十多分鐘，舞台太小，不能調動，但幸全體努力。演畢下幕，鼓掌之聲足足連續了一二分鐘，我們都在後台無從得悉觀衆的情緒，據宣講員說，有些孩子興奮得流淚呢。

我們末了和他們一道唱着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我們的歌聲溶和在一起。

正唱得高興，收容所主任跑來報告，說工部局有電話來通知停止一切集會，原來剛才的一大堆擴砲鞭砲，已引起捕房注意，我們看看節目也快完了，便「遵命」結束。

大家卸了裝，聽說外面風聲緊，以早回去爲妙，於是下令十五分鐘之內，閉拔竣事。一聲呼哨，向難胞們告別，各各回去了。

天已垂黑，安靜的坐在電車裏，看看晚報，竟然上海發生了十三個炸彈案，我們還算在安穩聲中，過了這偉大的節日。（682）

在荒淫逸樂的背面

懷　疑（教育界）

「五一」勞働節在動民收容所

（一）

冠在血腥氣氛充滿着五月的第一天，那是個偉大的國際勞働節。以往的每年今日在中國的各個階層，曾經興高彩烈地開過會；喊過口號，貼過標語的，尤其在上海。自然，環境的特殊與條件的限制，今年的五一在淪陷後的上海，事實上我們無法看見公開的熱烈的集合，表面上一切的一切完全給荒淫、逸樂、奢侈、所掩蓋住了。但是在它的背面，却還是一羣一羣的沒有忽略沒有遺忘。是的，我們雖然在靜靜默默的一個很少人注意的角隅，總算也來了個有意義有史實的集合。同時因爲這當兒親眼目看見郵政海關被擾奪的悲劇的演出，所以正謠傳着難民收容所將被某方接收的消息，覺得也在可能之中。因此，我們要借着「五一」開會的機會，對這個問題來一個切實而有效的商議。

在事先，我們在五百多難胞羣中挑選了幾個比較有識的人來組織一個「五一勞働節大會籌備會。」事雖由我們發動，但佈置大會時的一切均由難胞們自己去支持，所以在籌備時間，標語的製定，會場的佈置，參加者的動員等等，全都交代在他們身上。而一方面爲了籌備期與「五一」會期的距離是相當短促的，所以在他們首次籌備會的當兒，第一就决定了主席團的人選。第二爲要配合目前的趨勢，爲要使大會在趣味化中加强大衆的注意與認識，復因難胞羣中以往大多是工人羣衆，於是便推定了「收容所被接收傳聞」的報告者，各業工人工作情形的演述者。此外，我們又籌集了三塊多錢預備去買一些花生糖果餅干之類（最低限度的淺陋的茶點，）以備大會舉行時讓大家稍稍快活一下。

（二）

在開會的前一些時間——當我們踏進了最闊大的一間壯丁室裏（預先佈置的會場所在）的時候，一種並不感情作用的刺激，頃刻竄進了心頭。那情形，實在够使人興奮的；地上用粉筆劃了區分，左邊寫着的是「紗廠工人席」與「烟廠工人席。」中間是「碼頭工人」席，右邊是「銅鐵匠席。」「水木匠席」及「其他工人席。」另外又設「農、商、婦、孺、席。」每個區分裏，早已擠滿了人，擠滿的人都是屈膝蹲踞在地板上。沒有主席台，主席站的是靠近進出口的一角。門邊上首張貼了國旗與大會儀式及「五一

歌」四周壁上，却是横七竪八而誘人注意的貼着標語。

九點鐘，不遲也不早，振鈴開會。主席團中一位難胞，曾當過兵的，後來又做過碼頭工人的北方人，開始致開會詞。他約略講述了些「五一」開會的意義後，他又興奮地說着：「……可是在今年，全中華民族一致努力抗戰的二十七年度的五月，在自然而然的趨勢中造成了一種新的力的刺激後，於是一方面是由於多年累積的憤懣和恥辱，而一旦爆發出的特別高漲特別熱烈的復仇情緒；另一方面却因大上海的陷落而形成了斷絕中心聯繫的孤島，四周環境是黑黯與毒氣瀰漫，窒息得每個人都感到苦悶填胸。因之，今年的「五一」這偉大的勞働節在上海，雖不能光明公開的舉行集會？不過至少限度我們還要想法做一些可能紀念的工作。……」

接着另一位主席來講述了「五一」的歷史，演詞雖不長，但對「美國芝加哥某工廠要求八小時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的口號而響應到國際間」的簡史，的確還沒有被遺漏。後復由煙廠工人，紗廠工人，碼頭工人……等各單位代表將各方面在業時工作情形與待遇苛厚，以及失業時的狼狽情形，鎗砲下的一切遭遇，以及形形色色的故事都講述完了後，大家便提起嗓子唱了一隻呂驥編的中國的「五一歌」。歌聲激昂，情緒又相當緊張。

「……要得到我們最後的勝利，就要組織我們自己！……要得到我們最後的勝利，就要武裝我們自己。……要得到我們最後的勝利，先要爭取民族的解放與獨立。……」在唱到這幾句歌詞的當兒，音調是更加有力，更加雄壯，每個人的臉蛋在正氣的威聲裏，都漲得通紅了。

（三）

「來，我們大家來備用點淺陋的點心。」是陳君的話。

把淺陋的點心都分配遍了。於是一方面開始大嚼起花生，糖果，餅干；一方面由陳再來一次具體的報告——

「某方預備要接收上海的慈善機關與各收容所，前天在某報上也有這種消息登載。消息雖不幸，但我們應當從不幸當中的惡劣的環境裏奮鬥，掙扎！現在各個收容所的難胞都願聯絡起來，來一個共同的對付方法；我們不能否認團結的力量才會有效消極的苦悶與煩惱濟什麼事呢？……」

對的，每個難胞都能認識這一點。所以馬上有人接口說：「要是真被接收的話，我們要做全上海各收容所的先鋒，不受他們的給養，寧願露宿街頭。」也有人說：「我們就怕沒有機會，有着這個機會，我們的賤命還要來受人家的踐踏嗎？不能的。所以我們要跟鬼子們一拚！」每個人的靈魂被刺激着，感情被衝動着，不能怪他們的口吻都給感情所控制了。

「祇是感情的衝動而說話是不對的！鎮靜一下，不用煩噪。據

某某等收容所的意見，先去呈慈聯會，工部局，納稅華人會呼籲，請求他們密切注意這空氣傳播的發展，必要時請求他們據理力爭。這是第一個步驟，要是你們以為對的，那麼就得無庸疑議的馬上加入他們一條陣線，用團結的力量去逐步進行。」

「贊成的舉手，」一個難胞站起來這樣發表了一個意見後，在會的難胞竟全都舉起手來了，中間還夾雜着「贊成」「贊成」的呼聲。

「××等收容所推舉我們這兒起草一個呈文稿。我想先把這個初稿，請那一位難胞來宣讀？假使以為不對的，大家就提議修改。文字的技巧方面，我們再可以商量。」

有一個難胞自動起來宣讀了。這位難胞一面讀着，一面詳詳細細切切實實的講解了一番，連幾個無知無識的難胞也明白而拍起手來。

一個人也沒有異議之後，隨手取了幾張白紙，每個難胞都興奮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那是表示他們的同意與內心的願望。

（四）

十一點鐘，發中飯的鈴聲響了。但大多數難胞要求延遲時間發飯，說是需要乘着難得的大集合而討論些必要的問題。

於是，首先有人感到了「團結與聯絡」並不是官樣文章的那麼容易着手進行的步驟應該怎樣？對的，這是個應該討論的組織上的問題。

又有幾個碼頭工人，他們以往與目前在碼頭上工作時，常被「畢三們」有組織的來欺侮他們，威脅他們；可是他們的同道，卻大都彼此不大相熟，又因平時少於聯絡，非但不能得到一點同情的援助，甚至有因生意上的關係而仇嫉起來，敵對起來，於是當「畢三們」來欺侮的時候，竟做出了幫凶的行為。其實這不僅是碼頭工人的不幸遭遇，類似的情形，普遍的見到在每一股人羣裏。所以，當問題提出了後，在場難胞都義憤地互相熱烈的議論了起來。

事實上是千眞萬確，東方的野狗挑起了中國無可忍受的抗戰以後，每個中國人的認識力都驟然的提得很高了。我們看看許多難胞們對於這種新的問題的討論，眞會感覺到興奮！這時候，我們完全以列席的資格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絕對不加入一些偏見或主張，有不少的難胞在發言時是非常鎮定與沉着，因此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也相當有意義。把很多意見的結果，綜集在紀錄冊上，有的是：

「對外聯絡，必先對內團結。其實團結與聯絡也可以說是相關的問題，自己的內部團結了才可對外聯絡。」

「抓住了團結與聯絡的問題中心，所以要聯絡各收容所而謀大團結，先在我們的收容所裏組織起來，團結起來。」

「從這個中心出發；碼頭工人的受人欺侮，也就是少於聯絡，

少於團結的關係。」

「爲了要使團結的基礎鞏固，團結的力量易於發展，我們應當在自己的收容所裏先組成幾個單位，分頭組織；如碼頭工人互助會，紗廠工人互助會，烟廠工人互助會……等等，然後再組織一個總的互助會，根據了總的互助會而向各個收容所去參觀訪問，從中妥謀聯絡。」

除此以外，把「互助」的廣義與狹義二面，以及組織的進行步驟也相當的討論了好些時候，中間，也有人提出了「潔身自愛」的問題，意思是「在自己本身的收容所裏日常一切秩序，都要做得有條不紊，那麼即使有人要來參觀或接收時，我們自己也就有坦白的話頭對付了。」又有人提出「在我們收容所裏至少也要設法一二樣生產的工作做。」——這個問題須要向外界去接洽的，所以暫時沒有結果。

不論從那一方面說，事先我們的打算，我們的初意，總算完全滿足了。是的，收容所的難胞，決不是飯桶，決不是造糞機！

散會時，時間將近一點了，人聲嘈雜中，我看見了花生殼與糖果皮擲了滿地。（413）